妖我劍

古典小說之四・張谷著

古典小說之四

娥我劍

張谷

妖我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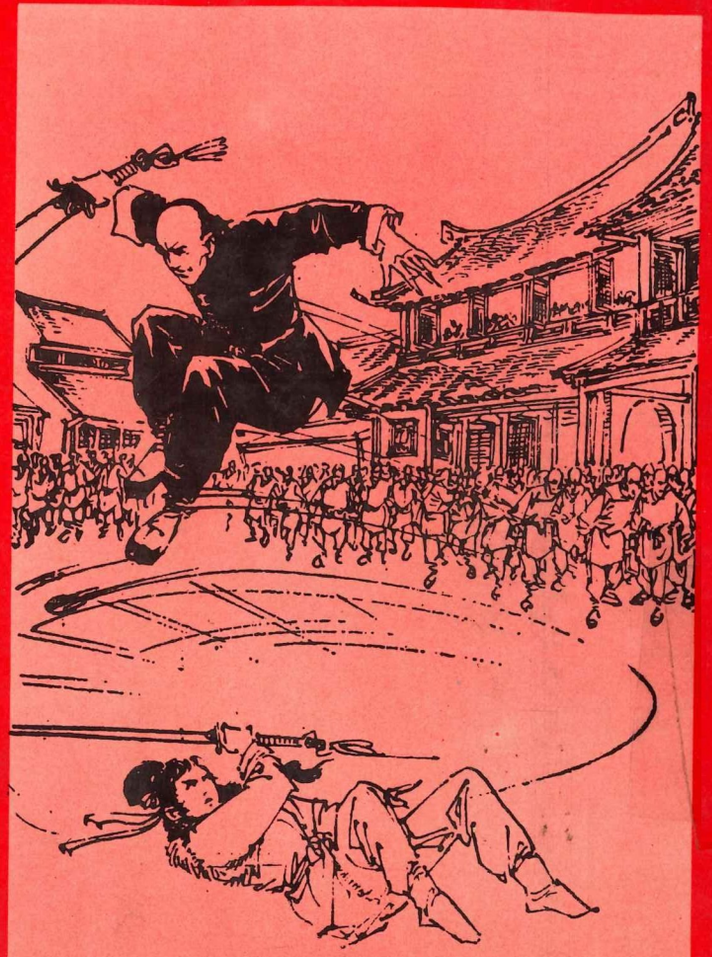
古典小說之四・張谷著

品作的谷張

花蘭白
丐鐵
五王刀大
娥劍
三沙
雲黑
騎鐵

娥我劍

著谷張・四之説小典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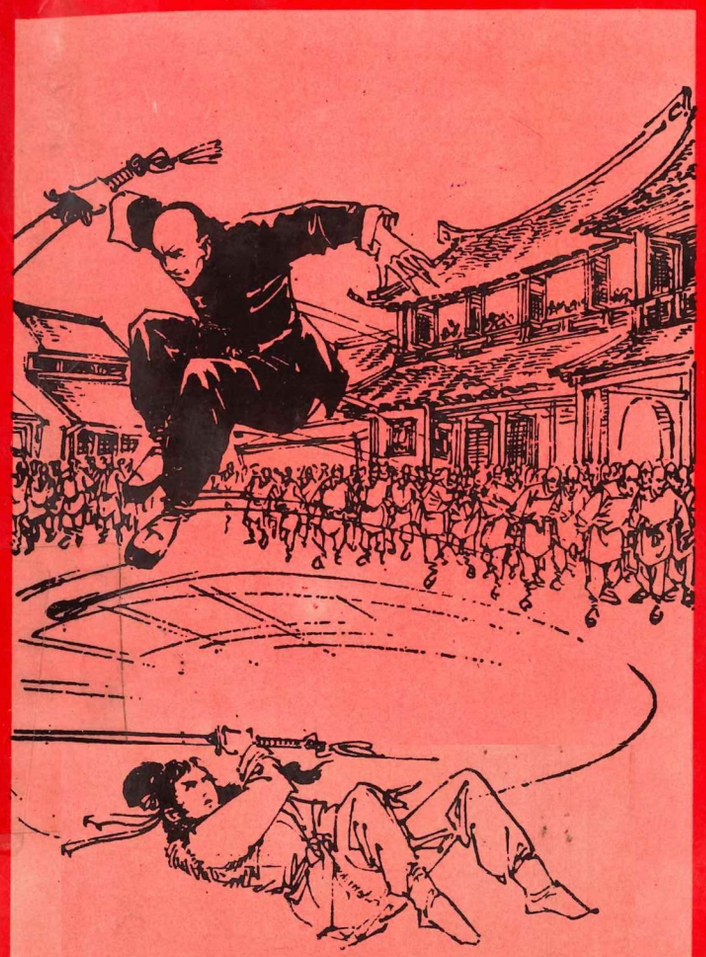


皇冠叢書第三一八種

劍娥

娥我劍

著谷張・四之説小典古



娥劍

古典小說之四

張谷著

目錄

缸害……九三七
陶什陶……九八七
呂四娘……一〇一三
顧南郎……一〇五九
大江八俠……一一〇八
甘鳳池……一一三五

176022

缸窯

一

空山僻谷，冰天雪地。

趕車的長得鑾頭鼠目，猙獰可怖。又粗又黑的兩道濃眉，壓住了一對閃露兇光的三角眼，扁塌塌的鼻子，嗞啦嗞啦的直在噴着白霧。濶嘴，黃板牙，全縮進了翻穿皮襖的高領子裏。瞧他那肩背，既寬且厚，一望可知，他有天生成的一身蠻力。

拉大車的五匹馬，馬脖子上鸞鈴急響，外加上趕車的把長達兩丈的馬鞭子，在半空中舞得呼呼生風。偶或右手一使勁，猛抽一鞭，鞭梢沒刷上馬背，竄蛇閃電般的收回。嚇——啪一聲，山谷四應，馬匹驀地一驚，洒開四蹄，迎向風雪，便是一陣奮力衝刺。

這一陣陣的快跑，讓坐在大車裏的金老爺子可有點兒受不了。關外的大車，光一塊板，架在兩隻將近一人高的大車輪上，木輪子週圍箍起寸來厚的生鐵。車上呢，木板四面疏疏朗朗的釘些木柵條給攔着，擋住車上坐着的人別往下掉。頂沒蓋兒邊沒簾，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透風。山路崎嶇，石子兒又多，鐵箍車輪蹦上了石頭子兒，會把大車蹦起三兩尺高，然後再沉沉的往下直落。怪不得七十二歲的金老爺子拔尖嗓門，在風聲、鞭聲、鸞鈴聲、車輪轟隆聲裏忙不迭的喊叫：

『趕車的大哥喲！不爭着快跑這幾步。甭說我搭在車架上這兩條胳臂早不聽使喚了，週身這一把老骨頭，都快顛散啦！』

那趕車的却怪，打從出了趙家堡，走了十里地，當大車一進這荒郊野外，雙峯夾峙，山徑盤折狹隘，只容一人一騎，四週不聞半點聲息的遼東第一險隘大峽谷裏，頭先還有說有笑的，這會兒反倒咬緊牙關不吭一聲不出一語。任金老爺子叫破了喉嚨，他也不睬不理，還一個勁兒的揮鞭猛擊，讓五匹馬沒命的拔步飛奔；他身後的大車鶻起鶴降，倒東歪西，就彷彿他存心要把金老爺子從車裏顛出來摔死似的。

『趕車的大哥啊！』金老爺子被顛得頭暈眼花，混身痠麻，四肢軟棉棉的全沒了氣力，幾次三番車在蹦跳，他便先一步凌空顛起，再重重的摔在那硬木板上，實在撐不住了，他祇好一聲聲的嚷着：『勞您駕趕緊把韁收一收吧！讓馬匹再這麼跑法，眼看我就要下去啦！』

金老爺子再也沒有想到，那趕車的分明聽得見，他却充耳不聞。金老爺子祇聽到風聲淒厲，鞭聲更

急，嚇啪——轟隆巨響像是鼓聲震地，晴天霹靂，自個兒的身子直在博浪鼓似的猛跳急搖，不是鯉魚打挺，便是鶴子翻身，一震一顛都成了外功拳法裏的招數。他心裏明白，一旦翻落車外，那就必定粉身碎骨，一命嗚呼。摸不透的，是那趕車的他怎麼了？無冤無仇，毫沒來由，難道他眞想謀害自己不成？

從家鄉缸窰，走府城遼陽，一年一趟，到今年爲止都跑了整五十年啦。縱使這程遠路山高林密，盜賊出沒無常。可是人人知道缸窰的金老爺子愛朋友，講義氣，一輩子行事端正，爲人本份，從來沒人對他起過歹心，想在他身上打什麼主意。金老爺子不論到那兒都受人歡迎，得人奉承，口口聲聲老爺子長老爺子短的。再說，他跑遼陽不過一年一度收他家的窰貨帳，多則三兩百，少則百兒八十兩。獨行大盜、綠林好漢、翦子馬賊，外加成羣結隊攻城掠地的大股土匪，全都瞧不上眼，爲這點點銀兩傷了一位和和氣氣老者的性命，受盡衆人的指責，喫江湖上朋友恥笑，那才不合算呢。因此，五十年裏金老爺子跑了五十趟遼陽府，其實是趟趟平安，從來沒出過事情。

可是，今兒是怎麼的哪？眼見這趕車的不存好心眼。寒風刺骨，鵝毛大的雪片直往脖子裏鑽，馬兒越跑越快，顚簸越來越兇。到前面打尖的地方三家屯，足足還有四十里。金老爺子已經把心一橫了。他在想，今兒個準定是完兒完。唯一讓自己死不瞑目的，就是永遠鬧不清楚，那趕車的究竟是爲了啥呢？

正在緊急關頭，偏就天無絕人之路。

再一次車輪蹦着了大石頭，一蹦三尺高，讓金老爺子在半空中翻了個筋斗，然後重重的跌回車裏。他已筋疲力盡，沒法再撐，就唯有四仰八叉的躺在車上喘氣，等下一回車再蹦起，乾脆把他摔出車外去。

金老爺子閉上眼睛在等死，心裏雜七雜八，其亂如麻。驀的，他聽見一陣鸞鈴聲響，分明不是前面拉車那五匹馬脖子上的。金老爺子驚喜交集，他喫力的欠起身子來細聽，兩眼一睜，呼呼的一陣風聲，一片耀眼的紅光，刷地一閃而過。金老爺子正要扭頭往前看，身子猛可一搖晃，不知怎的，車停住了。

緊接着，又聽到串鈴兒似的一陣笑，有一位年輕的姑娘，鶯聲嚦嚦的在說道：

『趕車的，怎麼啦？是牲口發了瘋，還是你這麼大個子，連馬韁都控不住呀？』

金老爺子一骨碌從車裏爬起來，急轉身，往頭裏探看，——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方才由後向前，驀的一閃，竟是一位十七八歲，長得千嬌百媚的紅衣姑娘。蒼茫的天，皚皚白雪鋪滿了的山石樹木和地面，把那位小姑娘的臉蛋和紅妝，襯得像是五月榴火，熊熊烈燄。小姑娘戴着紅風帽，紮起紅抹額，披着大紅哆囉呢面的赤狐披風，騎一匹紅如赤炭的棗騮，咧開了紅紅的小巧嘴唇，露出兩排雪白的糯米細牙。她已經把那個相貌兇惡，居心不良的車伕吓呆了。金老爺子一眼就看得出來，方才是她在千鈞一髮的當兒，救了自己的一條老命。她那匹棗騮其快如風，從後面老遠趕上來，一伸纖纖玉手，抓到了頭匹怒馬的籠頭。她若沒有千斤之力，就斷然不能使五匹怒馬立刻止步，將這輛橫衝直闖，連蹦帶跳的大車，一把拉住。

一想到這兒，連金老爺子也驚得目瞪口呆，跟那趕車的一般說不出話來了。

趕車的奸謀敗露，直嚇得面如土色，他不但張口結舌，成了啞巴，連身子都直在哆嗦。那麼高高大大，威武雄壯的一條漢子，在這一身是紅的小姑娘面前，就像是個做錯了事的孩子似的。幸好，小姑娘也不難爲他，仍然臉上帶笑的說着：

『這會兒，該可以慢慢的走了吧？我鬆籠頭，你讓馬四小跑。這條路上怪僻靜的，正好，讓我伴你們一程，路上聊聊。』

趕車的如逢大赦，這才回過神來，連聲的答應：『是是，我這就聽姑娘您的吩咐！』一面，嘴裏得兒得兒的，他不再揮鞭了，讓五匹拉車的馬，輕輕快快，穩穩當當的洒步小跑。

大車起步，東顛就跟在車子左邊緩緩的走。金老爺子一眼瞧見小姑娘正冲着他笑，趕快坐定了，雙手一拱，正要開口向她道聲謝。可是，小姑娘却跟他拋了個眼色，朝前面那趕車的一噘嘴。金老爺子會意，把不勝感激的話又縮了回去。於是，小姑娘閒嗑牙般的，邊走，邊聊了起來：

『老爺子上哪兒？』

『姑娘，』金老爺子却正好趁此機會自個兒介紹一番：『做姓金，家住寬甸缸窰，世世代代在做燒窰的營生。不瞞姑娘說，小老兒就是缸窰金家鍋莊當家的，我有三兒六女十九個孫子孫女。一年一趟，上遼陽府城結個賬，如今正在回家的路上。』

小姑娘耐心的聽他把話說完，長長彎彎的眉毛一挑，挺歡喜的說道：

『那眞巧，我也上缸窰去。這一程，正好跟老爺子結伴而行了。』

從趕車的那邊，傳來一聲低沉的嘆息。可是小姑娘噗哧一笑，裝沒聽見。她在側耳傾聽金老爺子與高采烈的說：

『那可眞是再巧也沒了。姑娘，您到缸窰，一定要在舍下住，咱們那個莊子裏呀，一沒棧房，二來也就祇舍下的屋子整齊些，夠寬敞。姑娘，您莫嗔怪我託大，我那幾個大些的孫兒孫女，年紀正好跟您相彷彿，我讓他們好好兒的陪您玩幾天。』

『那麼，』小姑娘居然也就毫不遲疑的答應了，她笑吟吟的說：『我這就先跟老爺子道個謝！』

趕車的又嘆了口氣，還使勁的跺了跺脚。

金老爺子挺關切的在問：

『姑娘，您上咱們缸窰，是探親呢？還是訪友？』

輕輕的咬了咬下嘴唇皮，略頓了頓，小姑娘方才吐出了兩個字：

『訪友。』

『您訪的是那一位？』金老爺子興冲冲的在追問：『缸窰就祇我們姓金的一戶。您所要訪的朋友，準定是我們一族。』

小姑娘却避重就輕，支吾着回答了一句：

『那當然是貴族的人了。』

可是金老爺子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

『您倒說說看，究竟是誰？是我族裏的那一個，交上了您這位體面朋友？』

那對黑白分明秋水也似的大眼睛，眸子候地一轉，從金老爺子的臉上，轉到趕車的那寬厚的肩背。小姑娘點了金老爺子一點，再搪塞的說：

『等到了缸窰再告訴老爺子，好不好？』

金老爺子略微有點掃興，他曳長了尾音，快快的應了一句：

『那——敢情好。』

臨近中午打尖的三家屯，那趕車的神情，越來越顯得焦躁了。

三

在三家屯的那間小店裏，金老爺子要了夠三人喫的斤餅、合菜、血腸湯。趁小姑娘被店老闆娘領到後頭淨手去了，趕車的一抽冷子便跑過來，往金老爺子的身邊一站，先陪個笑臉，說是：

『方才實是馬匹受了驚，累老爺子顛的慌，還得請老爺子多包涵。』

金老爺子淡淡的一笑，揮揮手，答了句：

『顛都顛過了，還提它幹啥。』

『老爺子，』趕車的彎下腰，聳肩諂笑，闊嘴巴湊近金老爺子耳畔悄聲的說：『咱們這一路，是否跟那位姑娘同道兒走？』

金老爺子不假思索的回答：

『那當然啦！路上你沒聽說，她是上我缸窰訪友去的。她訪的朋友，不是我的媳婦、女兒、姪女，就是我的孫輩。她是咱們莊子上的貴客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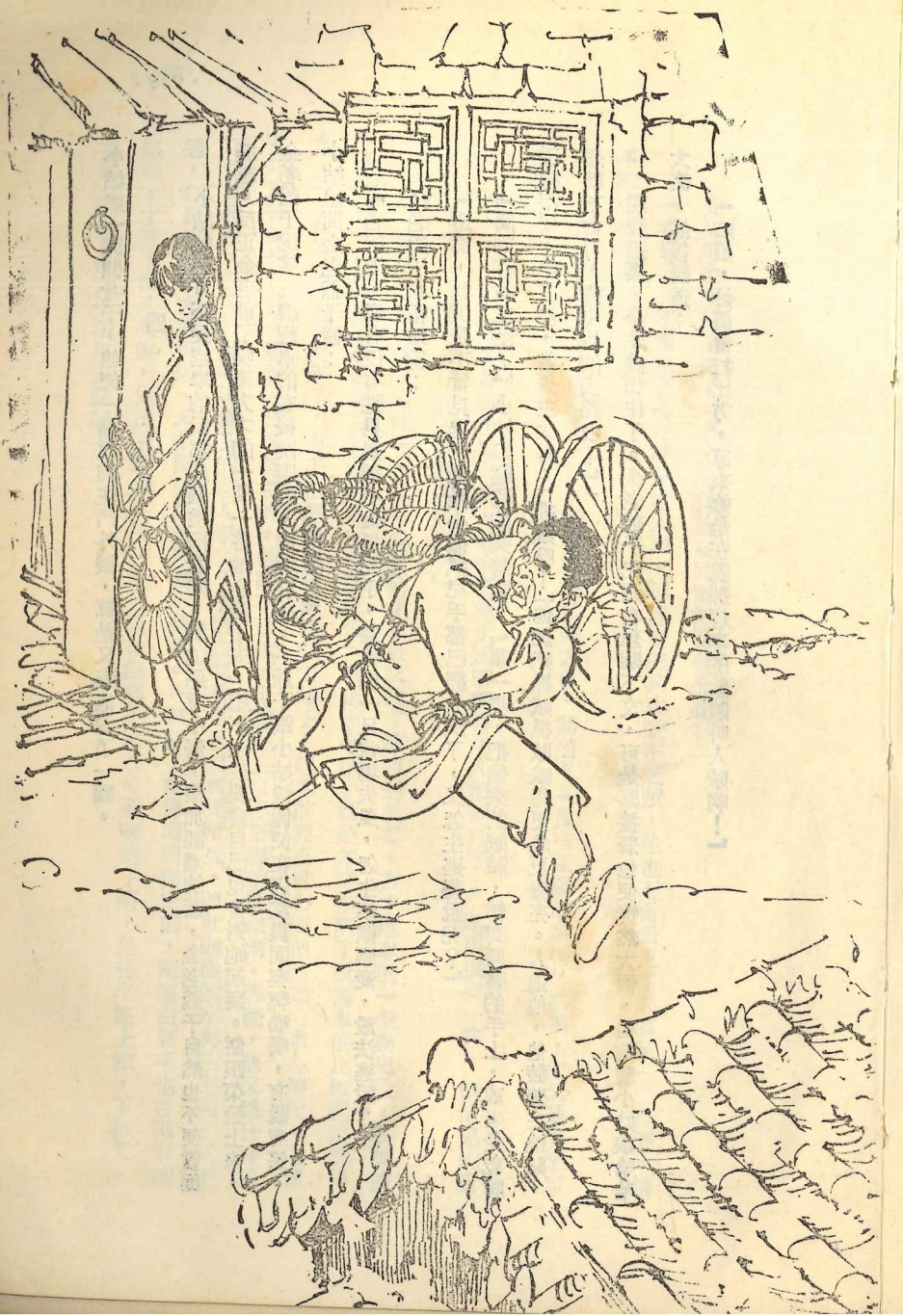
『那——，』趕車的再湊近些，方說：『剛才老爺子問她究竟訪誰，她怎的答不上來？』

『這個——，』金老爺子被他問住了，又不便跟趕車的說明，他是因爲小姑娘跟他邂逅點子，叫他別再追問。於是他祇好反問那趕車的：『你問我這些個，究竟是爲的啥呀？』

『沒什麼，沒什麼。』趕車的一疊聲的答道，他伸手猛搔搔頭，然後，又忍不住的再往下說：『老爺子，咱們幹趕車的這一行，對客商安全，肩膀上多少有那麼副担子的。我是——呃，我是在提醒老爺子您啦。遼陽府的道兒上，什麼樣的人物全有。走長路結伴，您老人家還是小心在意一點的好。』

『你這是什麼話？』說得金老爺子動了氣，他把臉一抹，回過頭來，目光閃閃的望着他：『難不成，你在說這位姑娘是歹人？』

『我祇不過請老爺子出門在外，凡事謹愼點兒，』趕車的就怕小姑娘回來得快，他一口氣直說下去：



『在江湖上跑跑的人都懂：方外、婦道，千萬沾惹不得。因爲方外、婦道多半是綠林高手，獨行大盜。老爺子，您瞧瞧看這位姑娘，騎馬掛劍，一身武林打扮。小小年紀，一伸手就有上千斤的膂力，我自己餵養的馬匹，受起驚來連我都控不住韁。小姑娘她竟然一出手就籠住了，您老人家就該想到她的手段有多高。』

金老爺子聽了老大不服氣，他憤憤然的回答他說：

『她手段越高，越挨我不着！趕車的，我實告訴你吧，我走遼陽道前後五十年，從沒出過漏子。尤其是這一回，我更沒有什麼可躭心的了。論性命，我今年活到七十二，死了也算中壽，說錢財，今年的客貨銷得頂少，遼陽道上誰都知道。我這趟收賬，歸里包堆才收了一百八十一兩紋銀，外帶用賸下來的四百個錢，高人才瞧不上眼咧！若是有那位需用急，或是眼眶子淺的見財起意。乾脆，由我雙手奉送，讓他別費那麼多心機！』

趕車的見說他不動，也聽出了這位金老爺子話裏的弦外之音，有點兒像是『指着和尙罵賊禿』。他一饒盤兒，臉一紅，想趁早溜，便搭訕的邊說邊往後院走。乍聽起來，他是在自怨自艾：

『是是是，老爺子您見多識廣，看人頭料事那能出錯呢。好了好了，剛才的話算我沒說，算我放屁！』

一個『屁』字才撥出口，正好走到了通後院的那扇門，趕車的驀地覺得眼前紅光一亮，他大喫一驚，忙抬起頭來看時，居然就是那位小姑娘，她手扶着門框，站在門前。這一瞥之下可把他吓得臉色發黃，魂飛天外，還以爲小姑娘聽見了他方才說的，會跟他當面算賬呢。沒想到她又裝沒聽見放過他一馬。所以當

小姑娘一閃開身子，他便一溜煙的往門外鑽，算是又讓他過了一關。

四

小姑娘絕口不提趕車的說那些個挑撥離間，對她惡意中傷，橫加誣衊的話，金老爺子自然也不便當面提起。反正金老爺子曉得方才的一問一答她全聽了去，總不至於誤會自己也會對她起疑。餅跟菜送上來，金老爺子說聲就讓趕車的在後院喫吧。白髮紅顏，老爺子跟小姑娘倆便在店堂裏面喫喫喝喝，有說有笑。小姑娘問金老爺子說：

『老爺子，您有沒有瞧見過那小偷扒兒手，當他們一旦當場失風，怎生臨機應變，設法逃脫？』

金老爺子搖搖頭說：

『這個，我倒是不曾見過。祇是小偷扒兒手都已經失風了，又怎生逃得脫呢？』

『簡單容易之至，』小姑娘輕盈的笑着說：『頭一步，把偷來的賊贓，轉到同夥的手上，或者是乾脆丟掉不要。第二步，當失主大叫：「抓賊呀！」他就把抓賊抓賊喊得更急更響亮。人追他，他裝着在追賊，這就不會有人攔住他的去路啦！』

說到這裏，小姑娘頓住了。金老爺子先還在想聽下文，可是緊接着他便恍然大悟，他望着小姑娘哈哈大笑，然後說道：

『姑娘，妳眞會打比方，原來妳是在說那趕車的做賊叫人賊啊！』

小姑娘也陪着他笑了一陣，笑後她忽又壓低聲音說道：

『老爺子，不是我存心吓唬您老人家，那趕車的其實並不是賊，他也不會看上您那區區一二百兩。趕車的比賊且厲害得多咧！』

『啊？』金老爺子白眉毛一掀，面露驚詫駭異之色，問道：『會有這樣的事嗎？姑娘，您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噓——，』小姑娘連忙噓一聲，讓金老爺子別嚷嚷得衆人都聽見了。她再抿脣一笑，悄悄兒的說道：『老爺子，回頭得了空，我再告訴您。』

她這麼欲語又止，吞吞吐吐，可叫金老爺子心裏又起了陣陣的疑雲。方才趕車的一個勁兒說，眼跟前這位救過自己性命的小姑娘可能是歹人，他不相信。可是如今這小姑娘却又指明了說趕車的比賊還厲害得多，他倒是不能不起疑惑了。方才在那條險峻狹窄的山路上，趕車的簡直居心要把他顚出車外摔死，這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問題却在於，他既不是賊，也瞧不上自己所攜帶的銀兩，那麼，他又爲什麼要下這種毒手，謀害一個年邁蒼蒼的老人家呢？小姑娘攔着自己這會兒甭提，他就聽從的不再往下問。祇不過，心裏的這一大塊疙瘩，却是說什麼也揮洒不開去。一頓飯，喫得悶悶悒悒的，兩道白眉毛也在緊緊的皺起，才喫了個八成飽，他就推說喫不下，嘴裏直在讓那小姑娘可要喫飽了啊，免得半路上餓，下半天，還有夠難走的六十多里山路咧。

等小姑娘也放下了碗筷，老小兩人，又閑閑的聊了陣天，仍還是不見那趕車的來催他們上路。金老爺子便跟掌櫃的齜牙笑笑，說是：

『老趙，勞您駕，往後面瞧瞧，咱們那位趕車的大哥，他喫好了沒有？』

『是哪，金老爺子，』胖嘟嘟，臉上老掛着笑的趙掌櫃，滿口答應，拔脚就往後院跑。可是，不一會兒，當他回到了店堂來，趙掌櫃的却神情大變，捻圓了一對眼睛，伸手直拍後腦勺的在說：『怪了怪了，那趕車的怎麼也不言語一聲，就把大車給駕走了呢？』

『他把大車給駕走啦？』金老爺子驚得站了起來問：『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說好了到紅窰給一吊車錢，他怎的連錢都不要了？』

小姑娘也一扭腰肢站起了身，她彷彿一聽就明白了緣故，冲金老爺子笑笑，一撇嘴說：

『人家連上百的銀子都瞧不上眼，還會在乎您這一吊車錢？』

『可是，』金老爺子心裏着急，兩手一攤的說：『誰都知道三家屯祇是個打尖的小站，這兒沒車可僱。他這麼一聲不吭的就走，把我撂在這半路上，豈不害苦了我嗎？』

趙掌櫃的不但認識金老爺子，而且還跟他很熟，瞧着他這般進退兩難。便連連搔頭，終於被他想出了個主意，他跟金老爺子說：

『老爺子，我瞧您老人家雖然過了七十，可是體子還挺硬朗的。要是有口穩便的騾，您能騎這下半天

的六十多里路嗎？』

『老趙，』金老爺子右手兩指一叠，指着他說：『你是說你能借匹騾給我？』

『只要您老人家能騎，』趙掌櫃的雙手直搓的道：『我那匹騾不但脚力健，還豢養得挺馴的咧。』

『那敢情好，』金老爺子樂啼啼的笑了。他緊接着又想起一件事來問：『我把你的騾騎到賽馬集，再僱輛車。可是，到了以後我又怎生還你的騾呢？』

『那容易，』趙掌櫃的聳聳肩膀答道：『您老人家上賽馬集，不是回回都宿保安棧嗎？保安棧劉掌櫃是我姐丈，您把騾交給他，明兒喊個伴當騎回來，不就結了。』

『對，那我就這麼辦。』金老爺子一掀狐皮袍下襬，從錢褡褳裏，取出了五錢碎銀子，往桌上一擱，告訴趙掌櫃的：『這兒是飯賬，外帶租騾的脚力錢。該剩下多少，你就代我賞給明兒騎騾回來的那個伴當。』

『這——，』趙掌櫃的忸怩的笑着：『這多不好意思，老爺子，您給的太多了呀。』

『多不了幾個大的，趙掌櫃，』金老爺子說着便邀了小姑娘，一道往外走，『我在荒山郊外三家屯，讓趕車的給半路撂下來了。要不是你好意借匹騾給我，至少我得遲上兩天才到家，那可不要把我那些個兒子、孫子、孫女兒給急壞啦！倒是今兒個多多承你的情，趙掌櫃你這趟幫了我的大忙嘍。』

『好說好說，慢走慢走！』

趙掌櫃的跟趙大娘倆，把金老爺子、小姑娘送到了大門口，眼瞧着他倆上馬的上馬，騎驢的騎驢，一高一低的待要走。這時候，趙大娘一眼瞧見了雪地上兩道清晰的車輪印，她嚷叫起來說：

『金老爺子您瞧，那趕車的方才也是在往賽馬集那道兒去。您二位要是快馬加鞭，八成還能追上他呢！』

『算了吧，』金老爺子騎在驢背上一陣搖頭：『他存心要躲開我們，那就絕難追得上。再說，那車上裝的東西，祇不過是些花布跟糖呀餅的，全是給我孫兒女帶的，還值不上那一吊車錢呢。這麼着我跟他就算是扯平了事，誰也不欠誰。』

說罷，向趙掌櫃的兩夫婦一拱手，道過了別。一馬一驢，轉眼間便沒入大風雪裏。

五

打三家屯到賽馬集，道兒越來越難走。雖說跟上午的那半程路，一般兒的是羣山夾峙，一谷中分。可是這頭十多里路的山勢却越來越高，山徑還越來越窄。高山狹谷，難免風更狂，雪更驟。小姑娘怕金老爺子年邁體衰，受不了三冬嚴寒，在驢背上坐不住。她小心翼翼的傍着黑驢，伸手拉着籠頭，一步一步的往前挨。

頂風走了十里多地，忽然山勢開朗，道路一寬，風雪自然而然的減小。金老爺子這才喘過一口氣來，他從皮圍脖裏露出了口眼鼻，長長的吁了口氣，偶然之間向路邊一望，又驚訝的叫了起來：

『咦，這不是我坐來的那輛大車嗎？』

小姑娘抖了抖哆囉呢面上的雪片，滿不在意的接口答道：

『老遠的我就瞧見了。』

大車被推倒在路邊，車上的大包小包，散散落落，拋了一地。有雜沓的馬蹄印一路奔向東邊山脚，唯有清清楚楚的一行蹄印一逕向南。連金老爺子都可以一眼瞧得出來，那趕車的是走出狹谷，到了這處空曠地方以後，把車推翻，又攆走了用不着的四匹馬，再一人一騎直奔賽馬集。

『我又沒想跟他爲難，』金老爺子在驢背上一聲長歎：『他幹嘛逃得這麼急？連四匹馬跟一輛大車都不要了，那該折了多少本錢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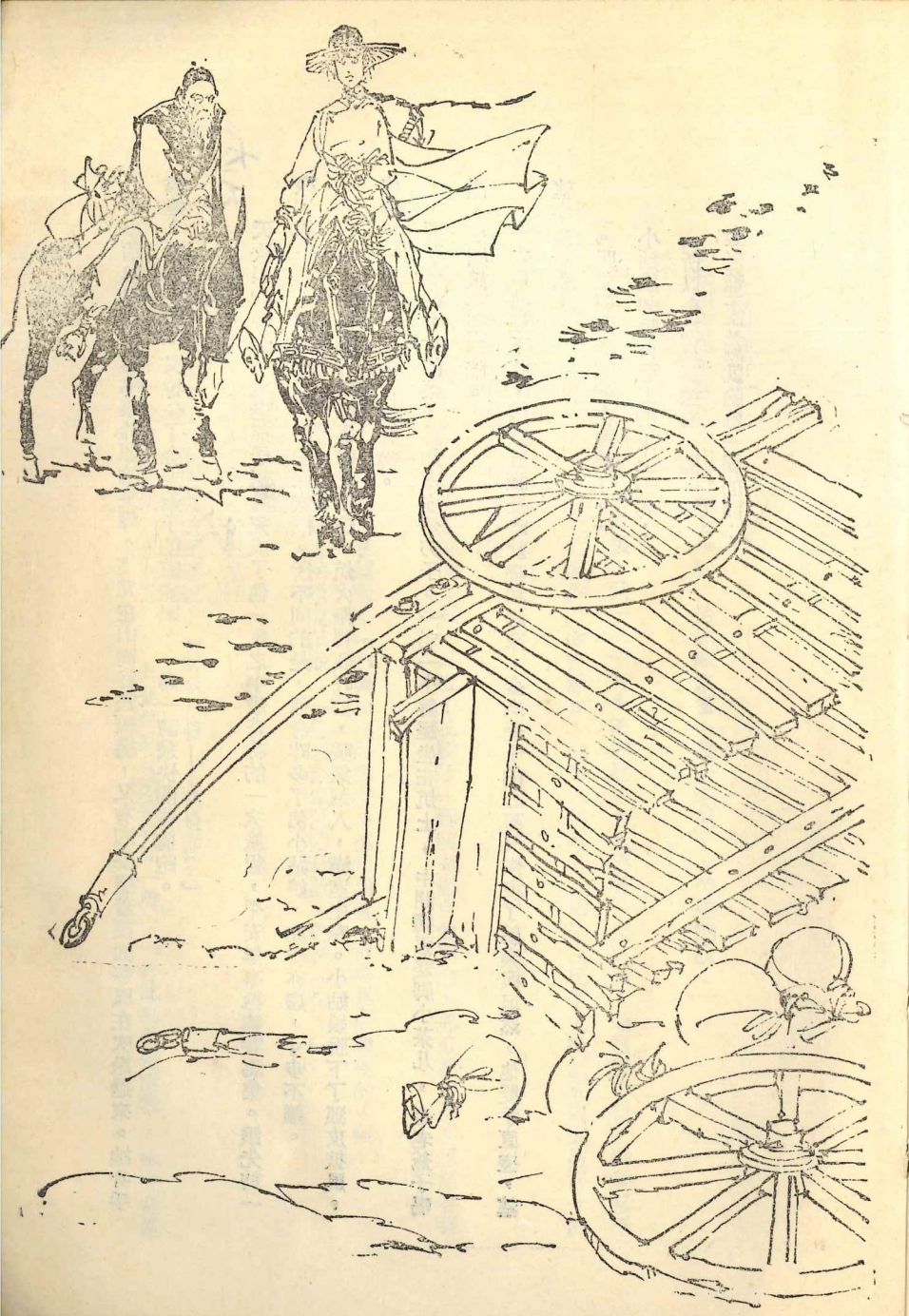
小姑娘却一聲冷笑的道：

『他有正辦。』

『正辦？』金老爺子又茫然不解的問：『一個趕車的，能有多要緊的正辦呢？值得連四匹馬跟一輛車，全都捨了嗎？』

『誰知道呢？』小姑娘却又故意支開了話題說：『反正他這麼做總有緣故罷了。』

『也許。』金老爺子無可奈何的點點頭，接着，他又靦腆的笑笑，囁嚅嚅的問：『姑……姑娘，能否在這兒耽擱一會兒？』



小姑娘詫異的問：

『您要幹嘛？』

金老爺子伸手指指點點的答道：

『這地上的大包小包，雖然不值兩文。可是，揹回家去，也夠讓我那些孫兒孫女樂一陣的。』

小姑娘聽懂了，她霍的下馬，自告奮勇的說：

『還是讓我代您去撿起來，地下雪厚，您就在驢背上坐着，別下地了。』

『謝謝謝謝，罪過罪過。』

其實也沒幾包東西，小姑娘一會兒便全撿起來了。她找了條帶子出來一捆，就拴在她那匹褐騮的鞍後。這時候，她想了起來的問金老爺子：

『老爺子，如果那趕車的告訴您的是眞的，我是個歹人，那您可怎麼辦？』

『姑娘，』金老爺子瞥了她一眼，苦笑着答道：『您甭跟我開玩笑了。』

『不，老爺子，』小姑娘仍然正經八百的問道：『我說的是眞格兒的。』

風在吼，雪在飄，茫茫大地，萬籟寂寂，嚴寒森冷之中，金老爺子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噤。與此同時，心裏升起了一層層的怯意和畏懼。他已經頓住好半晌了，終於他開口說了話：

『那——我只有認了！』

小姑娘揚起一連串銀鈴似的笑聲。笑聲在山麓谷底繚繞，又有回聲隨着撲面寒風在吹送過來。她身手矯健，霍地上馬，又拉住了金老爺子的驢籠頭，一馬一驢飛快的往前跑。

六

天快黑的時候，金老爺子總算完成了他一生之中最奇特的一次旅程，平安無事抵達賽馬集。跟先前一樣，他住進了劉掌櫃的開設的保安棧。所不同的是，他身畔多了個小姑娘，亦步亦趨，寸步不離。

晚晌，他要的那間房裏掌上了燈，炕火撥得旺旺的，暖氣迎人，滿室生春。小姑娘脫下了狐皮披風，依舊是一身大紅面的皮襖棉褲。

要了幾盤可口的菜，外加兩壺燒刀子。一老一小盤腿坐在炕上，中間擱張矮脚小茶几，金老爺子喝酒，小姑娘喫菜奉陪。

一大口熱酒下肚，四肢五臟登時就暖和起來，金老爺子的心裏又恢復了朗爽與坦然，他雙手直搓，望望小姑娘說：

『明兒個這時候就在家裏了。』

小姑娘却脫口而出的接上一句：

『所以今兒夜裏還有一關。』

金老爺子立刻就臉色一變的問：

『妳說什麼？』

小姑娘自覺失言，不由得臉上一紅，抬起頭來望一眼金老爺子，閃避的說：

『沒……沒什麼。』

『啊——，』金老爺子的聲音裏，又一次帶有失望的意味。他再喝一大口酒，偏頭想了想，畢竟忍不住，於是他再舊話重提：『姑娘，妳眞的不能告訴我，妳尊姓？閨名？那兒人氏？上咱們舡窖去訪那一位？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小姑娘又格格的笑了，她笑着說：

『老爺子，瞧您，這一路上您都問了幾十遍啦！我說了一到明兒您自會明白，那可就非得委屈您等到明兒個，這不就結了嗎？』

『可是，』金老爺子連連的搖着頭說：『心裏頭擱着那麼多個悶葫蘆，可也是挺難受的。』

『不，老爺子，』小姑娘仍還在笑嘻嘻的說：『您心裏頭的悶葫蘆，就祇一個。』

金老爺子撞屈般的嘆嘆着說：

『多啦多啦，怎的就祇有一個呢？』

『就祇一個！』小姑娘嬌憨的笑着說：『就祇一個——我是誰？』

『這話也對，』金老爺子畢竟也同意了，却是他乘此機會再問一聲：『妳此刻就告訴我，妳究竟是

誰，我豈不是就能一覺睡到大天亮了？』

小姑娘的神色，顯得略微有點不耐煩了。她先不理金老爺子的碴兒，自顧自的問道：

『老爺子，倒是您能不能告訴我。您那貴莊上，一共有多少位丁壯？』

金老爺子左手捋着白鬍子，右手端着酒杯，想了想，方始回答：

『缸窰就祇有我們姓金的一族，別無外姓。全莊男女共是五百七十一口，丁壯一總是一百另一名。』

小姑娘緊接着再問：

『那麼，您們一總有多少桿槍？』

『四五十桿吧！』

『有土砲嗎？』

『就一門，灌鐵砂子皃的。』

『沿莊子起的是石牆呢，還是土牆？』

『妳是說咱們的園子啊，』金老爺子放下了酒杯，回答她道：『實不相瞞，咱們缸窰因爲沒大戶，離縣城又近，歷年平靜無事，所以連園子都沒起呢。』

一聲低哨，小姑娘輕輕的，彷彿是在自言自語的說道：

『還說沒大戶咧，如今誰都知道，光您們缸窰，就是一宗奇寶。』

『是奇寶呀！』金老爺子一挺胸，得意洋洋的接腔說道：『就在我上遼陽府的頭幾天，還有人來開過價錢，姑娘妳猜猜看，前途開的價錢是多少？』

小姑娘不假思索的回答：

『十萬。』

『是十萬呀，怎的妳一猜就猜着了呢？』方一問，金老爺子又頓住，兩隻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在小姑娘的臉上，——小姑娘却裝着毫無所覺，不動聲色，她祇顧喫她愛喫的菜。於是，金老爺子驚疑不定的問了：『姑娘，莫非妳早已知道咱們缸窰的那碼子事？』

小姑娘失聲笑了，她說：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況，老爺子您把這件事鬧得這麼大呢！莫說是如今正走向缸窰的我，只怕全奉天的人，早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吧。』

『喝，那我豈不是成了大名啦！』金老爺子笑嘻嘻的說道，又問：『啊，姑娘，妳來評理看，妳說我這樣做得可對？』

小姑娘却在反問他說：

『老爺子，這就得先問您究竟是怎麼樣個做法了？是您心口如一，把金山銀海堆在您跟前，也斷乎不賣。還是藉此機會把價錢抬高，抬到二十萬、三十萬兩的時候，您再脫手。讓您那一族裏，不分男女老

幼，人人發上一筆小財？』

『姑娘，妳說這話，可把我當做什麼人啦？』金老爺子突如其來的動了氣，他滿面秋霜，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情，毅然決然，斬釘截鐵的說：『套句古人的說法，我金某頭可斷，血可流，我誓死不賣缸窖！不論誰想逼強，我先請他把我們缸窖五百七十一個活口，全部變成屍首！那怕誰們殺了我們五百七十個，祇要缸窖金家還剩一個奶娃，他也會死守缸窖不退！』

『眞了不起，金老爺子！』小姑娘向那位滿頭白髮，銀髯飄拂的老人家一伸大拇指，極口稱讚一聲，然後方說：『老爺子這兩壺酒都喫完了，該喊棧房裏的伴當收拾了去，早些睡吧！』

金老爺子正自亢奮，他覺得意猶未盡，想再跟這萍水相逢的小姑娘，多談些有關缸窖的事。然而，小姑娘却是極力攔阻，不讓他再往下說。鬧得金老爺子也是爲之無奈，他祇好搖頭苦笑的道：

『好了好了，姑娘，如今我只好事事依妳啦！』

進門來收拾杯盞碗筷的棧房伴當，聽到金老爺子這麼說時，還眞以爲小姑娘就是金老爺子的閨女呢。他笑容滿面的也岔進嘴來勸：

『老爺子，您瞧瞧，您這位千金對您有多孝順，行人在道嘛，甯可少喝兩杯，圖個旅途平安。明兒個您回到缸窖，到那時候您愛喝多少就喝多少。』

伴當收拾了杯盞碗筷出去，金老爺子但覺得啼笑皆非，好生不快。他望着雙頰酡紅的小姑娘說：

『這下妳可稱心如意了吧，連剩下來的酒，伴當都給我拿走啦。』

『老爺子，您怎可以這麼說呢？』小姑娘却裝着大發嬌嗔一跺脚道：『老爺子您該明白，我這麼做，完全是爲您老人家好。』

『好好好！』金老爺子說時就想往炕上躺，他大着舌頭在說：『姑娘，我這就睡。我睡炕頭，妳睡炕尾。』

『不行！』小姑娘却猛一下的把他拉了起來，低聲的警告他說：『今兒夜裏，老爺子和我，誰也不能在這炕上睡！』

金老爺子掙大了兩眼，雙手一攤的問：

『不睡炕，睡那兒呀？』

『噓——』小姑娘又一次噓止了他莫再開口。然後，使勁的一拉金老爺子，她把他拉到炕角，讓他蹲下，方又悄聲的說：『老爺子，爲時不早，這正是老爺子和我的生死關頭。老爺子您暫且不動，在這兒蹲一會，讓我佈置佈置。』

金老爺子給她鬧得莫名其妙，反倒提高了嗓門，嚷嚷着問：

『嗨，姑娘，妳這又是在幹啥呀？』

『別嚷！』小姑娘竟會着急得一把捂住了金老爺子的嘴，嚴詞警告他說：『老爺子，您若是再這麼大

嚷小叫，不依我的安排，那今兒夜裏咱們倆都得送命！』

喫她一吓唬，金老爺子果然縮身炕角，不再吭聲了。

看那小姑娘動作迅速，趕緊佈置，她把油燈捻子挑賸了一根，偌大的房裏立即陷於幽黯，又用兩個忙頭兩床被，一在炕頭一在炕尾，裹成了兩個人似的。然後她拔出了腰間所懸的青霜寶劍，映着窗外透進來的隱約雪光，森寒凜冽，清輝四溢。小姑娘伏劍走到金老爺子的身邊，便是嬌軀一挫，跟他並排兒的蹲着。

『姑娘，聽妳這樣行事，』金老爺子已經吓得酒意全消，他有氣無聲的在問：『莫非今兒夜裏，有人要上這兒來行刺？』

『一點兒也不錯。』

『可是，姑娘，』金老爺子挺躭心的又在問了：『妳能敵得過那行刺的人嗎？』

略一沉吟，小姑娘方始開口答了話，她在安慰金老爺子說：

『八成兒敵得過。老爺子，快二更天了，刺客隨時會來，您就蹲在這兒少開尊口吧。一會兒給刺客聽見了，反倒誤了大事。』

『我知道，姑娘，』金老爺子順從的說：『祇不過，我還有一句話要講。』

『什麼話，您就快說吧。』

『姑娘，蒙妳垂憐，今兒已經救過我一次命了，』金老爺子語調由衷誠懇的說道：『我今年七十三啦，半截身子都已經埋入了土。這生與死，我委實看得淡極淡極。一會兒果眞有刺客來，姑娘妳可要琢磨點兒，鬥得過，便撐他走，鬥不過呢，姑娘妳自己逃生要緊，就別再顧我這行將就木之人啦。須知我這一條老命，跟姑娘妳比起來，那可是一文也不值啊。』

聽得小姑娘在暗裏頭失聲笑了，她低悄的再囑咐金老爺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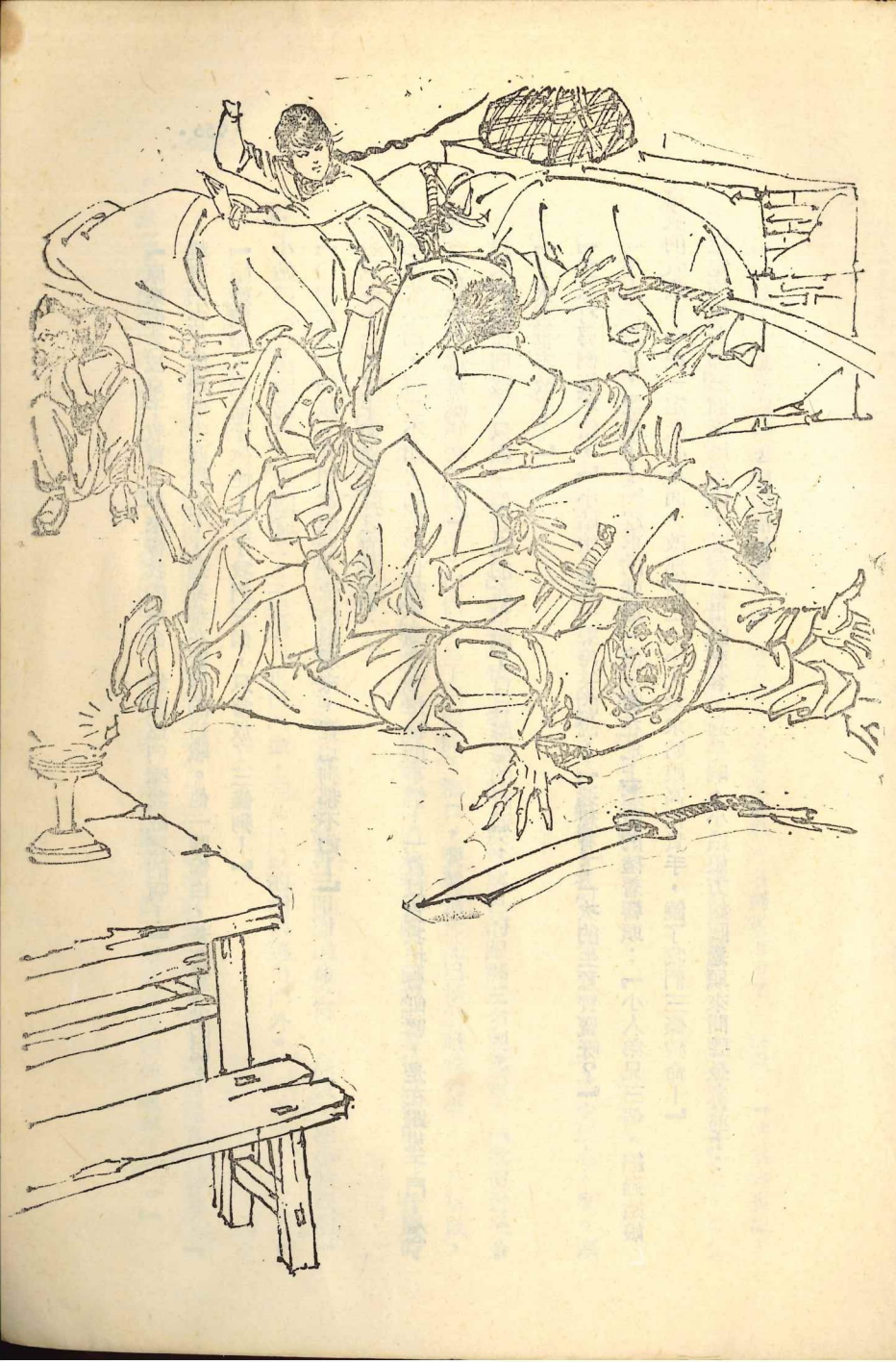
『好了好了，老爺子，您就別再說話了好不好？您說您一文不值，我倒在您身上看到了上百萬，上千萬的白花花銀兩！』

金老爺子好生驚異，正要問她此話怎講？小姑娘暖馥馥的一隻手，先已掩住了他的嘴。於是，金老爺子凝神傾聽，這會兒，連他也聽到了，屋頂瓦面，正有細碎的脚步聲響。而且一聽便知，飛簷走壁而來的刺客，還不止一個人咧。

燈光搖曳，萬籟俱寂，刺客沒到，屋裏先已籠罩下巨大的恐怖陰影。

七

縱使金老爺子自始至終目不轉瞬，盯牢了在看這電光石火般的一場生死搏鬥。可是，往後他却凝神回想了許久，方始想全了刺客入門以後的經過。首先，是三名刺客從屋頂上一一躍下窗外地面的聲響，輕悄得像是猫兒落地。緊接着，他順着小姑娘的手示，又瞧見了窗戶紙上被刺客用舌尖帶吐沫舐穿了個小洞。



一定是刺客在偷窺屋裏的動靜，當他看清楚了炕上一頭一尾躺着兩『人』，便招來他的同夥一道下手。

又安靜了那麼半盞茶功夫，這一回，金老爺子連房門外的脚步聲響都沒聽見。他只瞧見房門縫裏伸進來一截明晃晃的刀尖，刀尖輕輕的一撥，便將門閂撥開。這時候，小姑娘從炕角全無聲息的移向炕前。她仍然緊蹲着身子，頭都不曾冒過炕沿。

房門無聲的打開，三名刺客魚貫相連的踅了進來。三條六尺開外，手執鋼刀的大漢，把金老爺子嚇得渾身痠軟，魂靈出竅。他眼睜睜的見那三名刺客動作好快，一進門就直撲熱炕。兩把鋼刀霍的舉起，照定了炕上的兩條被窩揮刀便砍。却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三名刺客全神貫注要殺炕上的兩『人』，殊不知小姑娘先在地面飛起了彈腿，她像是凌空坐了個軸，左脚掃左，右脚勾右。揮刀的刺客怎防到有此妙招，兩條大漢推金山，頹玉柱般的砉然跌倒。更妙的是緊跟着上來的第三名刺客，他被仰臉摔向右邊的同夥猛栽到他身上，三名刺客就此滾成了一團。

那小姑娘以一敵三，她蹤身一躍快得像電閃一般，左手勾起油燈裏的燈芯，登時燈火驟亮，滿室通明。燈火亮時右手寶劍早已指向摔在地面的三名刺客，她鼻子裏哼哼冷笑的說：

『我道鬼子有的是錢，能買通江湖好手來行刺呢。沒想到竟是三個窩囊廢！』

金老爺子便在這時抖索索的站了起來，他一瞥之下，躺在地面頭一名刺客便是那趕車的。又聽小姑娘方才在說『鬼子』，懷裏的悶葫蘆，登時就打破了一個，他恍然大悟的指着趕車的說：

『原來你是被鬼子收買，專來害我的性命，好讓他們奪我缸窖的啊！』

趕車的在小姑娘劍尖直指之下，週身都在猛烈的抖戰。他一臉慘白，苦苦哀求的說：

『姑娘饒命，老爺子休怪！放了我們三個，只當放了三條狗！』

小姑娘却在滿臉鄙夷不屑的道：

『你們拿鬼子的錢，甘願當漢奸。依姑娘看來，竟比狗都不如！』

金老爺子也在咬牙切齒，聲聲的罵着：

『畜生不如，畜生不如，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情！一直以爲我拒賣缸窖，是在跟鬼子鬥，怎料到會引起你們這幫漢奸來了！』

趕車的跟他同夥，只顧一個勁兒的在求饒，口口聲聲的說道：

『下次再也不敢了！』

『主意打得倒挺不錯，』小姑娘又是一聲冷笑的說：『還想有下一次的生意買賣呀？』

『小人說錯了，說錯了！』趕車的就地一滾，跪在地上蓬蓬的磕着響頭：『小人弟兄三個，經過姑娘這次的教訓，今後一定洗心革面，改邪歸正。小人求求姑娘高抬貴手，饒了我們三條狗命！』

定定的望着那三個搖尾乞憐，醜態百出的刺客，過半晌，小姑娘方始回過頭來問聲金老爺子：

『老爺子，您說應該怎樣懲治他們？』

『上天有好生之德，』金老爺子動了惻隱之心，反過來替那三名刺客求情了，他說：『姑娘妳也犯不着爲我這老朽，跟這幫小人計較。我看還是把他們三個放了吧。免得殺了他們以後，還得驚官動府，多生枝節！』

那趕車的不等小姑娘回答，便轉過來朝金老爺子磕着響頭說：

『老爺子啊，您眞是大慈大悲，菩薩心腸！多謝老爺子饒命，我們兄弟三個一輩子感激您老人家。願來生來世，變犬馬報答！』

『好，』小姑娘終於也應允了，她納劍回鞘，雙手叉腰，疾言厲色的跟那三名刺客說：『我便遵從金老爺子的處斷，饒了你們三條狗命。你們在鬼子跟前誇下海口，要幹這無恥已極的暗殺勾當，一旦事敗，諒你們也不敢再到鬼子跟前去露面。如今姑娘我放了你們，你們是曉事的，就趕緊滾得遠遠的去。什麼時候再讓姑娘瞧見，可別怪我手下無情。』

三名刺客得回了性命，便磕頭如搗蒜，向金老爺子和小姑娘再三叩謝饒命之恩。然後，在小姑娘的一疊聲的『滾！滾！滾！』中，棄下了三把鋼刀也沒敢撿，抱頭鼠竄的相率逃出門外。

一聲雞唱，敲三更了。

『姑娘，』金老爺子先去把房門關好，他轉過身來，朝向小姑娘就是一揖及地，嘴裏還直在說着：『承蒙姑娘垂憐，一連兩次，救了老朽的性命。大恩大德，永生難忘。眞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才好。』

小姑娘連忙雙手攙起了金老爺子，她極口遜謝，向金老爺子正色的說道：

『老爺子，我是衷心敬佩您老人家的忠君愛國，抵禦外侮。當我一聽到您呵斥鬼子，拒賣缸窖，使詭計多端的鬼子居然也束手無策，我眞覺得痛快極了。如今大清朝廷媚外，貪官汚吏賣國，任讓老毛子和鬼子在東三省境內予取予求，任意宰割。就祇有您老人家大義凜然，表現咱們中國人的骨氣。同時我也聽說，鬼子不得缸窖斷然不會罷手，我想到您老人家的處境是多麼的危險，因此才特地趕了來，一則想瞻仰瞻仰您的風采，二來也看看我能有什麼幫忙出力的地方。所以，老爺子千萬別再說什麼承情感激的話，我這一趟還沒到缸窖，就能爲您辦了兩件事，已經夠心滿意足的啦！』

金老爺子被小姑娘感動得熱淚盈眶，滿肚皮的話，一時間連一個字也掙不出來，他祇是在說：

『姑娘，我這一趟拚却身家性命，也不讓鬼子買我的缸窖。區區微衷，都給姑娘您代我說出來了。由此可見，姑娘年紀雖小，見識極高，妳不但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還是我的生平知己。』

『您這是在說那兒的話？』小姑娘忸怩的笑笑，又說了句：『老爺子您太誇獎我了！』

掏出手帕，抹一抹感激的眼淚，金老爺子再望一瞥窗外的天光，他挺關懷的問小姑娘道：

『都快天亮了。姑娘累乏了一天半夜，是否要略睡片刻，休息休息？』

小姑娘莞爾一笑，答道：

『經過這半夜裏一鬧刺客，此刻竟是想睡也睡不着了！』

『那好！』金老爺子歡喜得一拍手說：『姑娘若不想睡，我們正好挑燈夜話，談到天亮。』

『不，還可以談到缸窖呢，』小姑娘巧笑倩兮的道：『今兒個我不是說好了，要陪老爺子到您府上的嗎？』

『好極了，好極了！』金老爺子高興得什麼似的。忽然，他又想起了一件緊要的事來，於是他便先請小姑娘到炕上坐，自己跟她仍然隔着張矮茶几坐定了，然後方始雙手一拱的問：『姑娘，此刻已經到了昨兒的明天，妳該可以打破我心裏的那個悶葫蘆，告訴我妳的尊姓和閨名了吧？』

小姑娘先笑了一陣，再說：

『這倒不是我故意賣關子，其實內中有個緣故。此刻我不妨向老爺子從頭說起。我姓鄧，叫劍娥，張家口的鄧家鏢局便是我家祖傳的字號。先父只有我一個女兒，多年前他到關外保一趟鏢，中了仇家的冷槍。我便侍奉家母，從口外來到關外，想找到仇家，報我的殺父之仇。』

『啊，原來是鄧家姑娘，』金老爺子趕忙先岔一句道：『而且還是一位孝女，老朽方才着實失敬了。』

『老爺子過獎，』鄧劍娥先謙一句，再長話短說的道：『可是我在關外一住三年，總算給我找到了改名換姓的仇家，也曾冒着九死一生，隻身探山，鬥過幾陣，其結果竟是仇沒報成。』

金老爺子大爲訝異的問：

『怎會沒有報成的呢？』

『說來說去，無非祇有兩層緣故，』鄧劍娥一聲苦笑的答道：『第一，是仇家自己先已有了江湖上的處置，一個出了家，一個三刀六眼斷了腿。第二呢，是我親眼瞧見他們幹的是除暴安良，痛懲外寇，週近十幾個縣的百姓，都受到他們的保障，不至於被老毛子和鬼子欺侮。留下他們來對成千成萬的百姓大有用處，國仇總比私恨要緊，所以我就放過了他們！』

『可了不得！』金老爺子猛可伸出了大拇指，高聲讚道：『姑娘呀，這自古難以兼顧的忠孝兩全，不是已經給妳做到了嗎？』

『那兒稱得上忠孝兩全，我只不過求心之所安罷了。』劍娥低下頭去，盤弄着自己的衣襟，繼續的往下說道：『從仇家的山寨回到盛京，我本來答應了一位長輩，跟他一齊回關內去的。因爲他老人家事沒辦完，還得耽擱一陣時候，偏巧我又聽說了老爺子您的事，一時興起，便拿准那位長輩和家母，單人一劍的趕了來。才到遼陽，就瞧見有人指指點點的在提您老人家，我這就把您老人家給認下來啦。打從遼陽起我就暗暗的跟着您，一直到這兒爲止。』

『蒼天庇佑，』金老爺子一臉虔敬，雙手合什的說：『讓姑娘您跟我猝然相逢，否則的話，我這條身子，早已摔在深山大谷裏，餵了野狼啦！』

窗外，天色漸亮。鵝毛般大小的雪，仍還是團團滾滾的飄墜。

八

過賽馬集，穿越營陽邊門，從深山峻嶺驟然降到河谷平原，積雪較淺，大道如砥，路程好走得多了。金老爺子和劍娥昨兒奔波一天，又是通宵不眠，可是一老一小談得投機，精神煥發，竟然娓娓不倦。金老爺子坐在新僱的一輛大車上，雙手搭在車柵欄架。他在源源本本告訴劍娥，鬼子跟他之間的那場交涉。

金老爺子說：他們一族五百七十一口，世世代代在缸窰燒窰維生。那缸窰地方，總共也不過四五十晌地。可是缸窰位在羣山環繞之中，一線中分。而山高石堅，極難炸山開洞。當時清廷正跟鬼子簽了條約，讓鬼子從高麗邊界的長甸河口，修建一條鐵路到賽馬集。鬼子對於修建鐵路所需要的地皮，有的強行奪取，有的出高價收買。缸窰正在勘定的路線中間。金家鍋莊那四五十晌地鬼子非要不可，否則的話鐵路就得繞道而過。穿山打洞，得多花上百萬銀兩的築路費用。所以在鐵路興築之初，就有好些個人熱心的前來指點金老爺子，既然奇貨可居，便該多問鬼子要點地價，趁此機會發一筆橫財。

仰天打了個哈哈，金老爺子自嘲的說道：

『鄧姑娘，我不瞞妳。聽到這個說法，當時我也曾有過發筆橫財的念頭。可是有那麼一天，我在盛京唸師範的大孫子金怡他回家來告訴我說：鬼子利用咱們大清朝廷昏庸顢頇、畏蒽怕事，光是一條南滿鐵路就佔了我們五千八百八十多萬坪地。不但如此，一旦鐵路修成，沿鐵路兩旁所有的出產和寶藏，就都成了鬼子的了。我一聽之下，細想這話果然不差，鬼子他們有錢修鐵道，幹嘛不在他們自己國內修，而要幾百

上千萬的往咱們大清國送？他們當然不存好心眼。因此我就打定了主意，這種橫財我不要發，拚了我一族五百七十一口性命，我也斷乎不許鬼子的鐵路，在咱們地面上通過！』

『老爺子，』劍娥騎在馬上嚷聲的說：『您有這個想法，就夠大快人心了。這麼些年來，眼瞧着朝廷和官府，大塊的國土往洋人鬼子手裏送，引狼入室，甘作亡國奴，那眞能讓人氣炸！』

『嗨，姑娘，光有這個想法還不夠，咱們中國人必得敢作敢當，才能夠不受洋人鬼子的欺侮！』金老爺子津津樂道，咂嘴咂舌的再往下說道：『我有了這個主意，當初可也沒跟誰們提過。有那麼一天哪，我正跟幾個小孫兒女在大門口晒太陽講故事咧，忽然之間聽到我小兒子高聲的在嘆嘆：「鬼子來啦，鬼子來啦！」不一會兒，便有十幾匹馬，馬上有十幾名鬼子跟傳話的漢奸，耀武揚威來到我的跟前，把我族裏的婦人孩子全都嚇得東逃西躲，面無人色。當時族裏少年丁壯們都到窖上做活去了。就祇剩下我一個老人。鬼子們心想我一定怕事，下了馬就揚長直入，都往炕上一坐，把我叫到跟前嘰哩呱拉說了一大堆鬼子話。然後那傳話的漢奸就指着我的鼻子尖說：大清朝廷已經允准鬼子在咱們這一帶修鐵路，他說咱們的舡窖正好擋在路線上，我若是曉事的，就趕緊舉族遷讓，否則便有大禍臨頭。』

劍娥當下就憤慨不平的說：『連備價收買的話都不提，這簡直是公然搶奪嘛！』

『哼，偏我就不讓他們强橫霸道，公然搶奪！』於是金老爺子又說，他聽完漢奸的傳譯，當下就義正詞嚴的回答鬼子們：『要我舉族遷讓，沒那個話！誰不知道大清朝廷專門賣國媚外，大清朝廷可以賣國，

我金老頭却決不賣祖宗遺留的地！須知咱們舡窖這塊地皮，是咱們金家祖宗當年用血汗換取得來的，祖宗創業艱辛，世代相承，咱們一大族人正仰仗着這塊地皮供應衣食所需。鬼子們說是大清朝廷答應了他們，那就請他們向大清朝廷要地去！如果一定要咱們這塊地的話，祇有一個辦法，——讓鬼子們來把咱們全族男女老幼殺光，讓咱們五百七十一口的血，把這塊祖宗遺留的血汗地淌滿！』

『答得痛快極了！』劍娥興奮的一拍大腿說：『老爺子，您眞是在給咱們大清國的人，揚眉吐氣。讓鬼子們也曉得，大清國的人不盡是好欺侮的！』

『說來也好笑，那些鬼子們居然欺軟怕硬，』金老爺子手捋鬍鬚笑着說：『漢奸把我的話一傳。喝！那幫鬼子們的臉色變得好快！他們不但不惱，反倒一個個的換上了笑臉，請我抽煙，跟我低聲下氣的談價錢。一萬兩萬的往上加，一直加到十萬兩銀子。可是我却早已抱定了主張，就跟姑娘妳所講的一樣，那怕金出銀海堆到了我跟前，我也只有兩個字奉答：「不賣！」』

劍娥欣然色喜的說：

『這一下，鬼子總該沒折了吧？』

『才不呢，』金老爺子直在搖着頭說：『鬼子詭計多端，他們且難纏咧。當時見我堅持到底，一口回絕，方才變的笑臉，便又換上了猙獰可怖，窮兇極惡。由一名鬼子軍官，從皮包裏取出了一張十萬兩的銀票，往我家的炕几上一放。叫那個漢奸說什麼：「不賣也得賣，反正他們錢都付了。」說罷，鬼子和漢奸

全都站起來就要走。』

劍娥搶着搶着的問：

『老爺子，那您可怎麼辦呢？』

『我當然有我的辦法呀，』金老爺子挺得意的笑着說：『我一看他們打算霸王硬上弓，强逼强買。我一急，便跑到門外，敲起了召集全族丁壯趕緊回家的那口鐘來。鐘聲一響，鬼子跟漢奸不由自主的發了陣呆。就在這時候，一百多名少年子弟，全都拿槍擎刀的跑回莊上。當時我就一聲令下，將那十多名鬼子漢奸團團圍住，然後我再喝問：「茶几上的銀票，你們帶不帶走？」鬼子見咱們人多，怕喫眼前虧。姑娘您說怎麼着？哈哈，他們乖乖的收回銀票上馬逃啦！』

一直聽到這兒，劍娥情不自禁的替金老爺子躭起了心來，她在金老爺子的哈哈大笑聲中，審愼的問道：

『老爺子，這是您跟鬼子們頭一回辦交涉的經過嗎？』

『是頭一回，』金老爺子神采飛揚的答道：『可也是末一次。因爲自從那天鬼子們被我撵走以後，不出三天，我就獨自一人上了遼陽城。』

『老爺子，』劍娥柳眉一皺，一聲苦笑的說：『依我看來，這場交涉還沒完。』

『當然還沒完啦，』金老爺子絲毫不以爲意的說：『鬼子不得咱們那塊地，決不死心。咱們爲了保全那塊祖宗的地皮，老小五百七十一口決心一死！就憑這個，交涉再沒完我也不怕！』

劍娥低聲喃喃自語的說了句：

『看起來，我這一趟總算沒有白跑！』

可是，坐在車裏的金老爺子，偏就清楚明白的聽到了，他接口就說：

『姑娘，妳當然沒有白跑。要不是妳，我這條老命早就完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老爺子。』劍娥十分懇摯的說：『方才是您自個兒說的，鬼子得不着缸窖這塊地，他們決不死心。買通那三兄弟向您行刺，那還是他們的頭一步。往後，硬軟兼施，威脅利誘，好戲還在後頭咧。所以我說這話的意思可以分作兩層：我這趟沒白跑，十中有九趕得上這一場熱鬧。還有呢，我既然跟您到缸窖來了，多多少少總能爲您盡一點力。』

這時候，金老爺子驀的兜起了一樁心事，以他爲族長的缸窖金家鍋莊五百七十一口老小，經由他的領頭和號召，早就準備跟祖宗遺留的血汗地，同生死共存亡了。以區區的缸窖一地，對抗鬼子的强大勢力。那分明是以卵擊石，鹹牲到底。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又怎忍讓鄧劍娥也參加他們奮戰不屈的死亡行列呢？一想到這兒，金老爺子不禁又起遲疑，他暫且捺下自己的慷慨當歌，雄心壯志，委婉的跟劍娥說：

『鄧姑娘，妳對我的大恩大德，我早就圖報無門了。這一回我請妳到敝莊，我得好好的陪妳逛逛。等妳遊覽過了缸窖週圍的風景名勝以後，容我再派幾個妥善的人，伴送妳回盛京去。』

殊不料，鄧劍娥聽了以後，竟會失聲大笑。她直笑得前仰後合的說：

『老爺子，您這是故意跟我假撇清，還是在說笑話呀？普天之下，會有人到缸窰來遊覽風景名勝的嗎？』

在大車上，金老爺子的那一顆心，正自忐忑不安，往下一沉。繞過山崗，眼前景物豁然開朗，缸窰平疇業已在望。迎面，正有一匹駿馬，在以風馳電掣之勢急驟奔來，鄧劍娥一望之下登時驚覺，她從懷裏掏出她那支小巧玲瓏的掌中雷，預作準備。却又聽見金老爺子在說：

『來的是我大孫子金怡啊。』

鄧劍娥唯有暗自竊笑，笑自己過度緊張。將她那柄掌中雷重又納入懷中。一轉眼間，那匹駿馬已經跑到了跟前。金怡，原來是一位唇紅齒白，英俊瀟洒的青年。他一見安然坐在大車之中的金老爺子，立刻湧上笑容，滾鞍下馬，氣喘吁吁的在說道：

『爺爺，可盼到您老人家回來了。』

『還有一位貴客咧，』金老爺子伸手一指劍娥說：『小怡，快來見禮。這位正是兩次救我性命的大恩人，鄧劍娥鄧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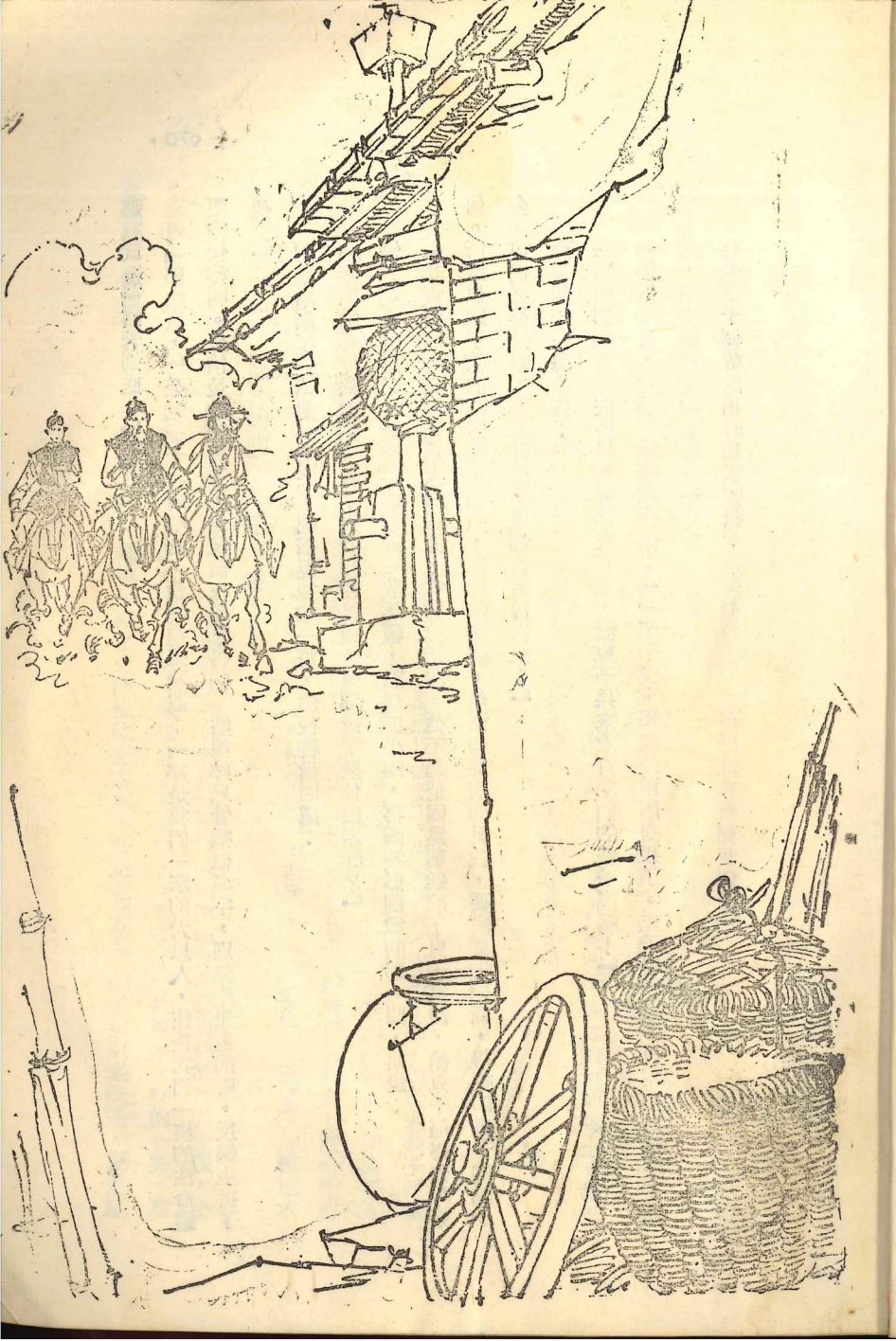
毫沒來由的，鄧劍娥的雙頰，頓即湧上了五月榴火紅。

陶什陶

一

缸窰四面環山，形勢威武雄壯，往北邊過一道山崗，通往寬甸縣城，向南連翻兩個山頭，就到園甸鎮上。東西兩面的懸崖絕壁，拔地而起，俯瞰着羣山脚底的一片平陽。金家鍋莊有那麼百十來間瓦房，座落在深山大谷中央。

騎在馬背上放眼一看前後左右，就明白鬼子打高麗往奉天修鐵路，爲什麼非買缸窰這塊地皮不可。鐵路從園甸炸開個隧道通過來，一出隧道就能夠貫穿缸窰，邊過山崗通往寬甸和賽馬集。假使金老爺子大義凜然甯死不賣缸窰地，那條鐵路就得從兩旁石山再炸老長的隧道鋪過去。瞧那巉岩峭壁，石堅如鐵，加上山高路遠，這一筆炸山開道的工程費，少說也得花上個百把兩百萬老洋錢。



遠出十多里地，前來迎迓他爺爺的金怡，人家眞不愧是唸師範的。三言兩語，就說明白了缸窰爲什麼斷不能賣，——怕的是由朝鮮進奉天的這條鐵路一通，鬼子那一天要對東三省下手，部伍就可以源源不絕的從朝鮮開進來，平添一支直撲盛京（瀋陽）的人馬，盛京萬難扼守，東三省也就完兒完啦！大清朝廷專一的賣國媚外，反倒是缸窰的金家鍋莊婦女老幼，決心拚却性命來保全祖先遺留的產業，阻止鬼子的步步深入。金怡還告訴他爺爺跟鄧劍娥說：

『爺爺上遼陽府的第三天，寬甸縣的縣太爺，鳴鑼喝道的上咱們莊子上來。爺爺不在，只好由我出面接待，縣太爺說他曉得了爺爺拒賣缸窰的經過，如今竟是鬼子逼着他出面辦這個交涉。他說鬼子很不好惹，讓我勸爺爺不如趁此機會發筆洋財，倘使十萬大洋不夠，他能叫鬼子那邊再添點兒。』

『叫他們別做夢！』金老爺子一聽這話，頓時便掛下了臉，『鬼子想咱們這塊地，一邊陷買漢奸毛賊謀害我的性命，一邊威脅縣太爺來跟咱們說好說歹。我頭先在路上就跟鄧姑娘說過啦，除非鬼子把咱們一族五百七十一口全給殺光，咱們缸窰就祇剩下一個奶娃子，也是不賣。』

『爺爺的這個話，』金怡緊接着便說：『我可是稍微婉轉些兒，跟縣太爺當面呈明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爺爺在路上險些遭了鬼子的毒手，遇見了心黑手辣的刺客。』他轉過臉去，望着劍娥誠摯的道謝：『鄧姑娘，妳的大恩大德，我們全族的人永遠不忘。』

『言重了，金先生，』劍娥嫣然一笑的答道：『這碼子事，分明是我自格兒找的差使。既然管上了，

那我就得一路管到底。』

『鄧姑娘，』金老爺子打着哈哈，岔嘴進來說道：『妳是我們一家的大恩人，往後我們一族的性命還要仰仗妳咧。金怡是我的孫子，他是個在學唸書的。姑娘妳只管喊他名字，別先生先生的叫，反倒生折了他！』

劍娥串起了一陣朗爽的笑，她掃視金怡一瞥，然後啓齒問道：

『貴縣的那位縣太爺，聽了你的回答以後，他還說了些什麼話呀？』

快到金家鍋莊了，金怡跟他爺爺一收馬韁，讓馬匹小跑，再回答鄧劍娥的那一問，他說：

『其實咱們的縣太爺爲人很正直，官聲挺不錯。他不過是因爲朝廷准了鬼子築路，給鬼子逼得無可奈何。所以他聽了我的回答直在點頭，臨走的時候，他還悄聲的知會我，要我稟告爺爺，得提防鬼子的點子多。他們必得缸窖，那就什麼手段都會耍得出來！』

金老爺子一聲冷笑：

『看他們還有什麼手段可耍？充其量，派鬼子兵來攻打我們的莊子罷咧！』

『那倒不會，』鄧劍娥搖頭笑道：『一起干戈，那就是兩國交兵了。鬼子再橫蠻，也不能爲這一丁點兒小事，鬧出那麼大的交涉。』

金老爺子輕輕的拍着馬頸脖說：

『就算他們敢於興兵攻打，拚着這條性命不要，咱們又有什麼可怕！』

鄧劍娥鼓勵的說：

『老爺子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白小我爹就告訴我：「不怕死的才死不了呢！」』

說得金老爺子跟金怡都失聲笑了起來，三匹馬，並轡齊驅，十二蹄馬蹄踢起了陣陣飛揚的塵土。眼巴巴在莊子口望着的一大羣孩子見到，拔脚就跑，直迎過來，一個勁兒的聲聲歡叫：

『爺爺回來了！爺爺回來了！』

二

一大屋子的人，把金老爺子、鄧劍娥跟金怡三個圍在正當中，少婦長女，青年丁壯，跟金老爺子同輩份的老爺子、老太太，還有高低不一，擠來擠去的孩子們，讓金老爺子那間四根大柱頭的敞廳，擠成了人牆肉陣，水洩不通，都在傾聽金老爺子細說鬼子買通趕車的三兄弟，怎的在荒山僻野顛馬狂奔，存心把他摔下車去，又怎生三兄弟潛入賽馬集，黃夜拔刀行刺，喫鄧劍娥暗中埋伏，一一擊倒，三名漢奸跪地求饒，將鬼子賄買他們行刺的由來全吐了實。

金老爺子的話剛一說完，驚呼駭叫，嘖嘖稱奇；破口大罵鬼子險毒，跟極口稱讚鄧劍娥行俠仗義，小小年紀，身懷絕技的，七嘴八舌，人語喧嘩，頓時就像揭開了沸油鍋蓋，灑下了一杓涼水，咋的一聲，轟然而起。你說我道，指手劃脚。站在劍娥坐處左近的幾位老太太，都是金老爺子的弟婦跟老妹子，更是慰

激無限，親暱熱切，有的執起了她的手，有的輕拍拍她的肩，說着：

『姑娘，可難爲妳了！』

『姑娘，多虧有妳呀，要不然，咱們大哥不中了鬼子的暗算才怪？』

還有人打量她的上下，一疊聲讚不絕口的說：

『哎呀，你們倒是瞧瞧，這位鄧姑娘，一朵鮮花兒也似的，跟畫裏的大美人兒一樣，眼見風都吹得倒的嘛，居然能有這大的能耐，這高的見識！一人敵仨，救了咱們大爺的性命，還保着他平安無事的到了家，眞是戲文上，鼓兒詞裏也沒聽說過的啊！』

你一言，他一語，滿廳上百人的眼睛，都盯在她的身上，可把個打口外來到關外，保過貝勒府的鏢，探過醫巫閭山紅鬍子的山寨，連贏四位江湖高手鬍頭的俠女鄧劍娥，情不自禁的兩頰湧起了紅暈，她抿唇一笑，深深的埋下頭去。她這一扭捏，一害臊，恰好給坐在她身旁的金老爺子看到，當下他仰天打了個哈哈，含笑帶啐的數落道：

『瞧妳們，村姑蠢婦，嘴尖舌快，上不得檯盤，沒見過世面，連個待客的規矩都不懂？誰讓妳們跟鄧姑娘動手動脚，風言風語來着？沒瞧見鄧姑娘都生了氣啦！』

那幫老太太們挨了罵也不惱，咧開癟嘴嘻嘻的笑，趕忙就跟劍娥賠不是的說：

『姑娘，咱們大爺罵的是。咱們是前脚不沾城，後脚不出屯，世面見得少，唐突、得罪了姑娘，還得

請姑娘您多包涵。』

劍娥聽了好生過意不去，便大大方方的抬起頭來，冲着那幫老太太們笑了笑說：

『大娘們，這是說那兒話來？倒是列位大娘對我劍娥太過獎了，讓我自個兒覺得愧不敢當！』

老太太們跟劍娥搭訕上了，正好趁此機會，向她問長問短，親熱近乎，七八個人嘁嘁喳喳，說個沒完。劍娥苦於自己少生了幾雙耳朵幾張嘴，簡直的週旋應付不過來。正窘時，金老爺子接連咳了幾聲嗽，將一廳的人聲鼎沸全給壓下。他捋着白鬍子，從炕床上站起，劍娥忙與他同時起立。衆人曉得老爺子有話要說，猛一下子便鴉雀無聲，連吵吵嚷嚷的孩子們全都自動閉上了嘴巴。這時候，金怡上前一步，攙住了金老爺子的右胳臂。衆人但見他神情肅穆的發了話：

『不用我說，你們大夥兒也該曉得，鬼子必得咱們的紅窖，軟的硬的，全都用到了頭。往後，這檔子事兒唯有越鬧越大！我爲保全祖宗交到我手裏的產業，已經讓鬼子遣人暗算了一回，承蒙鄧姑娘拔刀相助，讓我撿回了這條老命。打那夜起，我每過一天就算是多活了一日，何況我早就打定主意，鬼子們倘若再來紅窖，那除非他們踩在我屍身上過！』

『不！爺爺，』金怡在一旁聽得熱血沸騰，他掙得滿臉通紅的說：『鬼子們倘若再來，他們得踩在咱們大家夥兒的屍身上過！』

『對！小怡說得對！』滿廳的金家子弟，異口同聲的發出了怒吼：『誰想動一動咱們祖宗遺留的產

業，咱們就大家夥兒全跟他們拚了！」

金老爺子臉上出現了欣慰的笑容，他連連頷首的說：

『你們能這樣有志氣，能拚死保全祖傳的產業，當然很好，相信我們的列祖列宗，聽說了也會在九泉之下含笑，你們不愧爲金家的子孫。不過，我有幾句話，必得跟你們在事前說明白。鄧姑娘她說鬼子怕起兩國交涉，不敢明目張膽派兵前來攻打咱們缸窖，她這話當然很有見地，我們也巴不得鬼子還有三分忌憚。祇是那鬼子兵是連北京皇城都曾經打進去過的，大清太弱，隨時都能亡國，就祇有任人宰割。所以鬼子會不會派兵前來攻打，那就很難說了。』

趁金老爺子停下來，歇口氣，劍娥便朗聲的向衆人說：

『老爺子這話說得不錯。總而言之，鬼子這一回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列位也就不能不防着他們興兵來犯的這一着！』

金老爺子朝劍娥點點頭，算是向她道過了謝。然後再提高了嗓門說：

『萬一鬼子興兵來犯，連大清一國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咱們這區區缸窖彈丸之地，又怎能抵擋得住？也許有人要想，這豈不是以卵擊石，自個兒找死？當然，大廈之將傾，非一木所可支持。但是一幢大廈倒了，連一根頂過一頂的木頭都沒有，那咱們又怎對得起九泉之下的祖宗，怎能夠使咱們的子子孫孫，挺起背脊骨，不作奴隸牛馬的亡國奴呢？你們說我這話說得可對？』

『對！』

『很好，』金老爺子臉上又露出了微笑：『你們能懂得這一層道理，哪怕明兒個鬼子就開大兵來，咱們明兒就跟他們性命相搏，拚到最後！讓他們曉得大清國並不是人人貪生怕死，沒有骨氣，個個都是含冤負屈，忍氣吞聲的！』他伸出了拳頭，在半空中激動的揮舞，『你們不必怕，不必愁這愁那，瞻前顧後。是金家的子孫，我要你們都跟我一樣，既然決心跟鬼子拚，那麼，打此刻起，咱們金家一族的人，就算從老到小，全死光了！此刻一過，咱們有三天五天，一分半秒，那都是白撿得來，憑空多活了的！』

滿廳老小，一致的攘臂捏拳，發出憤怒的吼聲：

『明兒咱們就跟鬼子拚了！』

劍娥直感到血脈僨張，盪氣迴腸。她望着黑壓壓一廳的金家男女老少，但覺到面頰上颼颼的涼，伸手一摸，不知何時，她淌了一臉的眼淚。

三

跟金老爺子的大孫女兒金雯同房，談了小半宵，睡了大半夜。一覺醒來，昨夜並頭睡的金雯早已不見，劍娥一驚，欠身便起，就金雯先已打好的面水匆匆盥洗，佩上寶劍，揣着轟天雷，三步併做兩步奔出室外。從內室直走到做廳，從裏到外不見一個人影。劍娥驚疑不定，滿心納悶，她再快步奔出大門，放眼看去，觸目所見的景象，不由得使她深心感動，興奮莫名。——原來，金家鍋莊的男女老幼，由金老爺子領

頭，正忙着呢。他們把唯一的那門土砲，架設在面向正南大路的大堪中央，又在土砲前面兩三丈遠的地方，堆土成牆，好讓開槍迎敵的，身體有個掩蔽。還有人在用木料搭起一座望樓，眺望敵蹤，探看敵陣。全村子人都在忙碌緊張，金老爺子尤其奔前跑後，指揮衆人，他一眼瞥見劍娥，立刻就迎向前來，訝異的問：

『姑娘，我叫雯兒留下招呼妳的呢！怎的姑娘妳一個人上這兒來了？』

『爺爺！』金雯在人叢中也瞧見了劍娥，她飛也似的在跑過來，聽見她爺爺在問起自己，便邊跑邊嚷：『是我見鄧姑娘睡得正熟，估量她還有一陣子才醒呢，抽這個空，出來幫大夥兒忙的。』

『誰讓妳來幫忙的？』金老爺子見他十八歲的大孫女跑到了跟前，故意抹下臉來一聲叱喝：『瞧妳，果然就給我慢待了貴客！』

『老爺子，』劍娥忙岔進嘴來說：『您可別錯怪了孫小姐，原本是我自己昨兒太累，今早貪睡，都睡到老陽兒當頭了咧，那能讓孫小姐儘那麼等着？』

然而金老爺子依舊責備金雯的不是，一面殷勤的邀劍娥回屋喫早飯。劍娥推說不餓，金老爺子和金雯却說什麼也不依，祖孫二人把劍娥挽回屋裏，金雯脚不沾地去端早已準備下的豐盛早餐。金老爺子便陪着劍娥邊喫邊談，他自嘲的笑着說：

『鄧姑娘，這才眞叫做「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看着多年地方平靖，連個圍子都沒起。如今面

臨大敵，祇好趕着趕着築一堵護牆。』

『老爺子，』劍娥用筷子往南一指：『我方才瞧見土砲、護牆都只朝正南一面，是否老爺子料準了鬼子會從南邊來。』

『那大概差不離吧，』金老爺子莞爾一笑：『這一帶打南到北，只有一條大路。』

『假使老爺子料得準鬼子必定從南而來，』劍娥關懷的再問：『那麼北邊就無須派人照看了嗎？』

『不派人怕不成啊？』金老爺子搖了搖頭說：『除了鬼子，咱們還得防鬼子收買的漢奸。所以我派了二十人，十桿槍，在山口子上日夜把守，萬一有漢奸從北邊攻過來，他們可以抵擋一陣，讓咱們這邊把砲口調轉，人嘛，從牆這頭翻過牆那頭，我這一字長蛇陣，豈不是就能兩頭兼顧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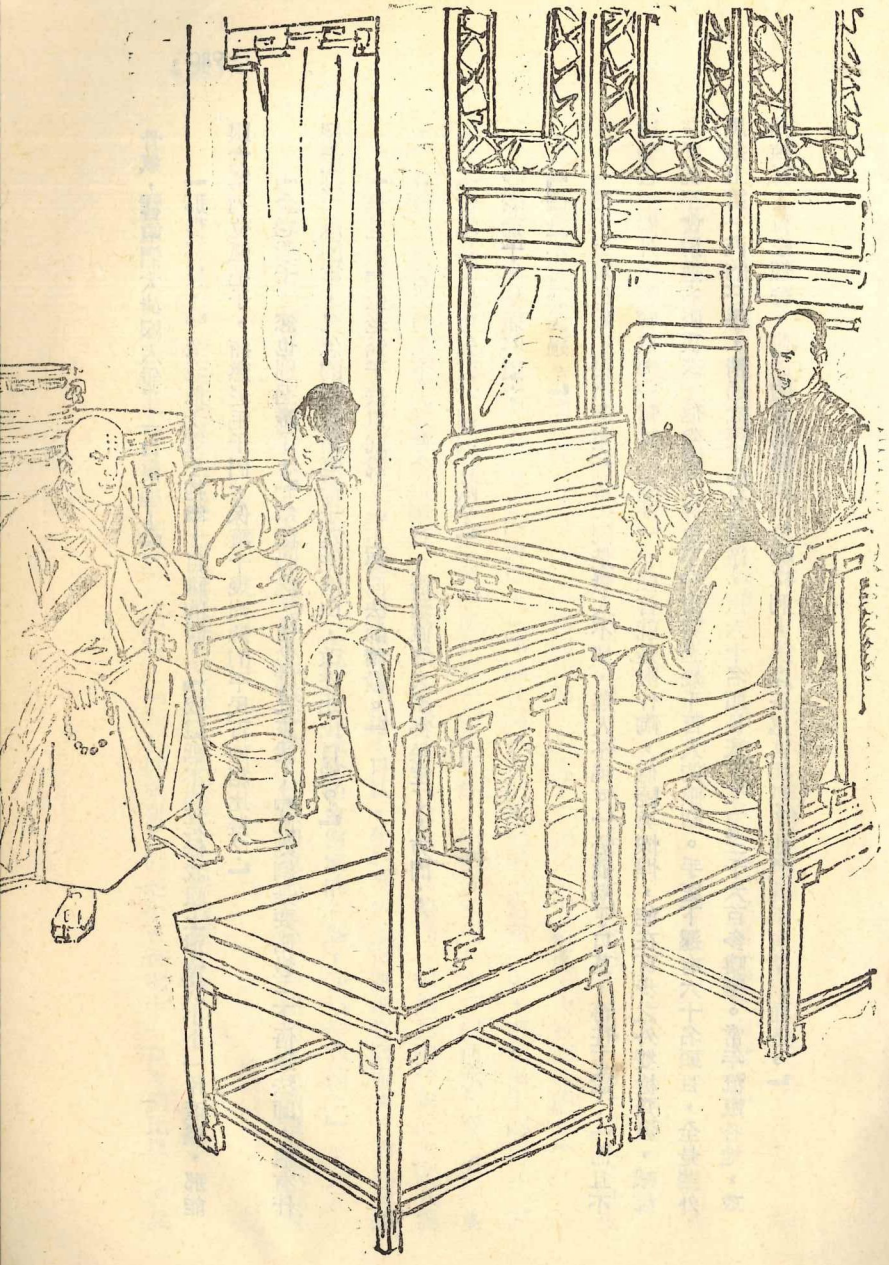
於是劍娥這才點入正題，她建議的說：

『老爺子，依我看呀，南北兩道山口，形勢的險要都差不多。如果料準鬼子打南邊來，又何不守住南邊大路的山口呢？守那道口子，要比在平陽地上起護牆，好守得多啊。』

金老爺子一經劍娥提醒，當下就恍然大悟，他猛可一拍腦門說：

『嗨！我眞是老糊塗了！怎的沒想到這一層上去？普天之下，那有不守山口子，反倒去守平陽地的道理？』

可是，一語方畢，門外便響起一陣粗獷豪邁的笑聲，笑得聲震屋宇的在說：



『當家的，依貧僧看來，您還是別守南山口，趕緊把人調到北山口去吧！』

金老爺子和劍娥齊齊的一怔，連忙轉臉去看。首先是劍娥，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驚呼：

『咦，悟通法師，你怎麼會到這兒來了？』

悟通一見劍娥，立刻雙手合什，喃喃的說了一句：

『無量壽佛！姑娘啊，我這一路追妳追得好苦！』然後，身披袈裟的悟通，再向金老爺子施禮，說聲：『當家的，恕貧僧來得冒昧。』

劍娥不待悟通答話，忙着爲他給金老爺子，和方才陪他同來的金怡介紹。金老爺子聽劍娥說過她出關報仇，探山比武的那段往事。因此一聽醫巫閭山那四個字，頓時就明白了悟通正是山上的二鬍頭，鄧劍娥跟他『寃家宜解不宜結』，舊憾瓦解冰消了的殺父仇人。只有金怡滿腔納悶，他稟告他爺爺說：

『這位法師單人一騎，跑得好急。要過咱們的北山口，我不知他是誰，放了一響朝天鐪，攔住了他。他一開口就說有十萬火急的事要見鄧姑娘，我只好領他來先見爺爺，沒想到鄧姑娘也在這兒。』

一聽悟通說有十萬火急的事，劍娥就顧不得追問他怎生尋了來的，她忙問：

『悟通法師，莫非你也聽說了鬼子要强佔匪窩的事？』

悟通哈哈大笑，一伸大拇指說：

『我從醫巫閭山快馬加鞭，星夜攢趕，沿途所經過的地方，到處都在談起匪窩金大當家的了不起，有

骨氣，替咱們大清國人爭了一口氣哩！』

『那裏那裏，』金老爺子雙手抱拳，自謙的說：『我這祇不過是保我祖上遺留的小小一片產業，那能跟貴寨列位瓢把子，痛懲老毛子們，保護十幾州縣的平民百姓相比擬？』

『金老爺子，您也別過謙了，』劍娥心急，便岔嘴進來說：『此刻倒是要請教一下悟通法師，他有什麼十萬火急的事，又怎的在說請老爺子莫守南山，改守北山口呢？』

『是是，』金老爺子接口就說：『正要向法師請教。』

說時，他請悟通坐下，又命金怡奉茶。悟通直等大家都坐定了，方問：

『當家的，您可知道有個陶什陶？』

金老爺子搖搖頭答道：

『倒是不曾聽說過。』

『嗯，這陶什陶在遼南蒙東一帶，倒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悟通喝了口茶，再往下說：『而且不論蒙古、關外，都管他那一幫叫「套匪」。匪首就是陶什陶，他驍勇慓悍，能在百步之外雙槍齊發，喊聲左眼就不會射進右眼裏去。他半輩子裏也不知射穿過幾千百人的眼睛。手底下還有六十名頭目，全是關外黑道上第一流的好手，精通武藝，官兵難敵，這六十名頭目底下又有三千六百多嘍囉。常年流竄各地，攻州掠縣，打家刼舍。他們的人馬精壯，槍械犀利，所以各處官兵見了他們就祇有望風而逃。』

一直聽到這兒，奉過了茶的金怡，方始得空岔進了嘴來，他嚷嚷着說：

『啊，我知道了！我在瀋陽唸書的時候聽說過的，這陶什陶是關外天字第一號大漢奸。』

一聽漢奸二字，金老爺子驚得臉色都變。他側過臉來問金怡：

『你怎知道他是漢奸？』

『他本來就是漢奸嘛，』金怡兩手一攤，振振有詞的說：『那年鬼子跟老毛子開戰，陶什陶就是由鬼子給他槍械糧餉，叫他專門騷擾老毛子後方。那陶什陶正是鬼子支持他，方始成了大股套匪的。』

『不錯，』悟通點點頭，侃侃然的說道：『那陶什陶專一的跟老毛子爲難作對，咱們山上的弟兄，認爲他這一點還可取。所以，只要他們不太騷擾咱們那一帶的百姓，咱們就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睜隻眼閉隻眼的放他們一馬。彼此途中相逢，也裝做視而不見。可是，前兒個我乍過遼陽，却瞧見陶什陶的大隊人馬正在往東南進發，我跟着他們隊伍走了大半天，這才探出了口風，他們果然是爲寶地缸窰而來。因此我連夜的趕，一方面爲了早些追到咱們劍娥姑娘，一方面也想儘快知會當家的一聲，好預作準備。』

聽完了，金老爺子和金怡祖孫二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劍娥却義形於色，一腔怒火，她憤憤然的說道：

『鬼子眞是居心險毒，爲了奪這缸窰這四五十晌地，居然用上了漢奸套匪！』

『當然囉，』金怡悲憤交集，他聲聲苦笑的說：『用套匪來殺我們老小五百七十一口，總比鬼子與兵

進犯，大動干戈，來得省事便利得多！』

趁金家祖孫倆心亂如麻，埋頭深思長考，應該怎樣緊急應變。悟通壓低聲嗓，跟劍娥說：

『姑娘，您那日在貝勒地莊子上留了一封信，說是要上缸窖做一件行俠仗義的事，就這麼不聲不響的走了。您走後不久，府上老太太和李四爺兩位老人家，便打聽了出來，缸窖這邊的漏子可捅大啦，兩位老人急得沒法，連夜派人來追，又使人去知會咱們總舵把子。我一聽說登時就揀了匹快馬飛奔下山，貪夜來趕。姑娘，李四爺跟府上老太太全都有話交代，見到了您時，得請您片刻不許停留，回盛京去。』

劍娥耐心的聽他把話說完，她那一對橫波眼，此刻正是目光閃閃，嚴而帶威，緊盯在悟通的臉上，她字字着力的問：

『法師，你還記得那日在醫巫閭山上，你跟我說過的那番話嗎？』

悟通好不惶恐，他脹紅了臉，老大半天，僅祇掙出了一聲：

『姑娘——』

『你忘了，我可以一字不遺的背給你聽。』劍娥背時特意一字一頓：『法師，你說：「打這會兒起，我爲人在世，祇做姑娘您交代我的兩碼子事：殺老毛子跟鬼子，多救中國百姓，一直到我斷氣的那時刻爲止。」』然後她再追詰：『這會兒，你是否想要自食其言？』

『姑娘明鑒，』悟通又一次雙手合什，必恭必敬的說：『悟通我倘若有一絲半點自食其言的想頭，那

就叫我天誅地滅！我這麼急巴巴的趕了來，一則是爲了李四爺跟府上老太太的嚴命，務請姑娘回轉。李四爺還叫來人說過這麼一段話：「山寨裏派人去追到了我家姑娘，不妨告訴她，姑娘跟我說過：姑娘準聽四爺的話，從此收心養性，不練刀槍理紅妝，盡姑娘做女兒家的本份。」姑娘自己該知道這話斷乎不假。那麼姑娘還是及早回去，免得老人家着急懸念。二則呢，我已經想定了，代姑娘留在這兒，抵禦陶什陶。這麼樣，就姑娘和我所許過的心願來講，豈不是兩全其美，彼此毫無憾恨了嗎？』

悟通和鄧劍娥相互爭辯，一字一句，金老爺子祖孫二人全部聽得清清楚楚。劍娥和悟通的扶危定傾，嚮義爭先，反使這兩祖孫一般兒的覺得寸心難安。金老爺子被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先咳聲嗽，打斷了劍娥和悟通的密談。然後堆一臉苦笑，十分懇切的說道：

『在下有一言相告，務請兩位切莫見怪。這並不是我不知好歹，而是此刻咱們是該把事情弄個明白。在下一族爲了保全祖宗遺留的產業，不論跟套匪對陣，還是和鬼子交鋒，我們確實是在赴死，而非求生。兩位慷慨相助，義薄雲天，我們唯有一片感激，永誌不忘。又怎能率扯二位，跟着我們一道受累？二位是當今之世的英雄豪傑，任重道遠，前程無限，大可不必參與我們這個求死的行列。所以我還是想請悟通法師遵奉兩位老人的意旨，把劍娥姑娘接回盛京去。缸窖這邊的事，不妨讓缸窖的男女老幼自了。』

劍娥聽金老爺子這麼說時，反倒眉開眼笑，歡天喜地。她先不答理金老爺子，望着悟通笑容可掬的說：

『法師，方才老爺子的那一番話，你可是都聽見了的。人家缸窰五百七十一口男女老幼，擺在面前的祇有死路一條。這江湖上的規矩：「有福同享禍同受，切莫背後把身抽」，你要留下，偏我就能見死不救嗎？』

悟通喫她一句話問住了，箝口結舌，答不上來。金老爺子方要開口說話，再勸劍娥回盛京城。可是，金怡却搶在頭裏，請教起悟通來，他問：

『法師，依您看來，那陶什陶所帶的套匪，什麼時候能到這兒？』

悟通想了想，回答他說：

『此刻陶什陶的大隊多半已經過了賽馬集。來得快的話，今兒夜裏可到。』

『那麼，』金怡便說：『打這兒上賽馬集，只有一條大路。鄧姑娘即使肯回盛京，也難免在大路上碰見套匪的大隊。』

這話確是實情，連悟通也在煞費思量了。中途遇上陶什陶，以鄧劍娥那般藝高人膽大，見勇義爲，當仁不讓的脾性。縱令她單槍匹馬，也準會跟陶什陶鬥上一鬥，『能狼難敵衆犬，好手怎擋雙拳』，那豈不是更加危險，等於把她往虎口裏送嗎？

悟通發了陣呆，他一遲疑，劍娥就正好催促金老爺子，趕緊下令，別再堆牆架塔的啦，把婦女老弱，留在金家鍋莊。然後就拖土砲，運乾糧，全缸窰的一百一十多名丁壯，五十來支各式槍支，一概開到北山口，分別把守兩處山麓險要。以金老爺子和金怡，帶着那門土砲居左，悟通跟鄧劍娥在右。鄧劍娥幫着金老爺子調兵遣將，妥善佈防，好一陣子人翻馬仰，忙碌緊張，兩隊人在北山口一左一右紮定，就此等着陶什陶帶隊前來廝殺。到這時節，悟通早就沒話可說了，他無法說服劍娥讓她回盛京去，就唯有小心在意的保着她，打完這一場衆寡懸殊，分明是凶多吉少的硬仗。

四

說也奇怪，一百多人在北山口守了一夜，又是第二天的整個上午，向北的大路上竟是空空蕩蕩，不聞動靜，也沒見着一個人影。大夥兒心裏都在嘀咕，莫不是悟通打聽出來的消息不確，陶什陶根本就沒打算到缸窰這彈丸之地來，或者是他臨時改變主意，彎上別處去了？林子裏拴着的馬匹正在聲聲長嘶，不耐煩的展腿揚蹄，缸窰丁壯都在席地而坐，掰開硬麵饃饃嚼着充饑。驀地，劍娥側耳傾聽，她聽到了有馬匹疾馳而來的蹄聲。

朝對面山麓的金老爺子揮動一面小旗，兩邊山麓的丁壯全部就地或蹲或臥，槍桿搭上了大樹石塊天然的掩蔽，居高臨下，子彈上膛，槍口全指向兩山之間的大路中央。人人屏止了呼吸，靜靜等待即將來臨的一場生死決戰。唯有悟通和劍娥屹立在一片石壁的頂端，暴露全身，向北邊大路盡頭極目眺望。

馬蹄聲漸行漸近，大路盡頭首先出現了一團塵土。悟通才望一眼，便斬釘截鐵的說：

『來的不是陶什陶。』

劍娥回過頭去詫異的問：

『法師，你怎知道不是陶什陶？』

悟通露齒一笑的答道：

『陶什陶帶的是三千多人馬的大隊，這會兒來的至多不過十個人。』

『也許是陶什陶派來探路的小隊呢？』

『這路用不着探，』悟通將手裏的駁殼鎗往腰帶上一插：『再說，陶什陶攻城掠地向來是大隊人馬一擁而上，他沒這種派小隊斥堠哨探的打法。』

兩人正議論，來人已經露出了身形，劍娥踮起脚尖，定睛看時，悟通所作的判斷多半不差，自北而來的只有八人八騎，遠遠的可以瞧見他們手中並無兵器。劍娥吁了口氣，正想高聲嚷嚷知會對面山上的金老爺子。八匹馬轉眼就到，許是也瞧見了半山坡上有人把守，爲首的那人匹馬當先，他在邊跑邊叫：

『寬甸縣正堂葉大人駕到，半山上守着的可是缸窰村民？』

對面山坡上的金老爺子，聽說寬甸的父母官葉知縣到了，登時就從樹林子裏閃出身來，高聲答道：

『我們正是缸窰村民，葉大人是否有什麼吩咐？』

山下那名差役便說：

『請你們當家的下來，葉大人有緊急大事當面交代。』

說完，他撥馬回轉，把北山口外候着的葉知縣，還有一名巡檢老爺，五名差役，都接到了大路中央來。這一頭，金老爺子、金怡、劍娥和悟通，也從兩邊山上趕到大路中間迎接。四個人都向葉知縣行過了禮，金老爺子略略的說了劍娥、悟通的來歷。那葉知縣才三十來歲，中等身材，面皮白淨，穿一身官服，但却愁雲滿面，眉頭緊鎖，他毫不託大，一點兒也不擺官架子，就跟金老爺子他們站在大路上說話。

葉知縣一開口就說：遼南蒙東著名的悍匪陶什陶，帶了三千六百餘名匪徒，已經把寬甸縣城團團圍住。寬甸城小，只有一百多名兵丁，三十餘名衙役捕快，全城的百姓還不到三千丁口。可是那陶什陶却公然派人進城傳話，要寬甸縣在明天晚上以前，借糧十萬。否則的話，一攻進城來，就要殺個鷄犬不留，再放把火將寬甸一城夷爲平地。葉知縣說那怕把寬甸的縣庫倉廩，和一縣百姓所有的錢米，全獻出來也湊不足一萬兩銀子。這十萬兩銀的巨款，叫他一時之間到那兒去籌？可是陶什陶派來的那名頭目，却聲聲獰笑，他說這是你縣太爺的事，咱們可管不着，明兒個太陽一下山，銀兩沒送到，那陶什陶就要下令攻城了。

衆人一聽，馬上就料着了這分明是鬼子借刀殺人，脅迫勒索之計。金老爺子悲憤萬分，他咬牙切齒的說：

『咱們還以爲陶什陶是受了鬼子的指使，前來攻打缸窰，正打算死守北山口，跟他們性命相拚，鬥到最後一人。那想到鬼子竟是利用陶什陶，圍攻寬甸縣，以寬甸滿城的生靈相威脅，逼我讓出缸窰來。』

葉知縣面現苦笑，他連連的點着頭說：

『這一層，本縣心裏也是明白得很。祇不過，莫說盛京和府城，離寬甸太遠，要請救兵，委實遠水不及近火。即使救兵能夠趕到，也未必就能擋得走陶什陶。如今全寬甸的百姓，全在哀哭號叫，分明大禍臨頭，眞叫本縣不忍於心，讓他們遭那陶什陶的屠戮。因此，萬般無奈，本縣也曾想到「解鈴還是繫鈴人」，那鬼子爲了修鐵路，不是在寬甸設了個辦事處嗎？本縣便去找他們商量，能否由他們墊借九萬兩銀子，解救這一城的生靈。然而他們却說十萬兩銀子他們倒還有，不過那是他們政府撥來價購缸窰地皮的銀兩，除了這一項用途，他們辦事的人，誰也無權動用。』

劍娥聽了，忍禁不住，鼻子裏哼哼冷笑，岔嘴說道：

『這分明是不打自招，鬼子早已跟陶什陶串通好，他們指明了要奪缸窰。』

『當家的，』葉知縣一臉萬般無奈的神情，情詞懇切的跟金老爺子說：『你們一族老小，團結禦侮，甯死不屈，眞是可歌可泣，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關外各地，到處都在傳誦你們的壯烈之舉，人人都在注視你們如何力拒強敵，保全大清的這一片乾淨土。本縣也是大清國人，敢說和你們族裏的每一位，同樣的有血性，不怕死。照說本縣是地方父母官，就該盡本縣的全力，給你們撐腰和支持，莫讓你們孤立無援，負隅而鬥。可是，本縣確實也有苦衷。頭一層，是朝廷有旨，命奉天文武官員，一體協助他們修築這條鐵路，本縣若是公然的支持你們，那就是本縣違旨。再則，他們使陶什陶亘匪圍城，本縣是民之父母，又怎

忍子民無辜被屠，一座寬甸城被他們放把火，燒個盡光。此所以，本縣今天是迫不得已來此和你們商議商議，陶什陶那邊也答應了讓開一條路，容本縣出入，由此可見他們大舉來犯的目的，無非爲了缸窰這一片地，並非眞要那十萬兩銀子。當家的大義凜然，本縣一向欽敬。祇不過，今日之事非比尋常，倘若當家的能爲寬甸一城生靈着想，捨了這缸窰，換取二三千條性命。依本縣想來，關內關外的人聽說了，除了憤恨鬼子的毒辣，對於你們一族，也決不會誤認爲是虎頭蛇尾，終告屈服的。』

葉知縣在說這一大篇話時，兩邊山麓，金家子弟，全都挺身而出，站在臨大路的半山坡上，肅然無譁，凝神傾聽。然而他們臉上的神情，不是憤慨萬狀，便是鄙夷不屑，尤其是被迫立將作此重大決定的金老爺子，他渾身都在猛烈的顫抖，雙頰痙攣，兩眼噙着憤激的淚水。葉知縣的話一說完，一百多對眼睛，不約而同的緊盯在他那兩張微顫的嘴唇皮上。許久許久，除了半空之中的北風呼嘯，山麓樹林子裏的枝葉簌搖，四週圍靜悄悄的不聞一點聲響。悟通怒目圓瞋，但他顯然在竭力壓制，他緊咬牙關，太陽穴裏却是青筋直暴。劍娥但覺得有熊熊烈燄在她胸中燃燒。是戰而死，還是忍受屈辱獻出缸窰，就等金老爺子啓齒說一句話了。

終於，山上山下，衆人清清楚楚的聽到，金老爺子在以無比蒼涼激越的聲調，回答葉知縣的那一問題：

『人命關天，何況是寬甸一城兩三千條人命。大老爺，這一回，算鬼子狠，此刻我便讓出缸窰！』

話一出口，山上山下的金家子弟，登時就大驚失色，如中雷殛。他們不能置信，金老爺子會在這人人爭欲拚命的緊要關頭屈服讓步。連劍娥、悟通在內齊同一致的一陣驚怔，等大夥兒回過神來，眼睜睜的瞧着金老爺子把缸窖地契交給葉知縣，登時就奮袂攘衿，義憤塡膺，此起彼落的發出憤怒的咆哮：

『缸窖誓死不讓！』

『鬼子可恨，漢奸加倍可惡，咱們都去跟陶什陶那幫套匪拚了！』

『拚！拚！咱們抵死不讓缸窖！』

『慢着！』金老爺子高舉雙手，倏的便是一聲巨喝，把金家子弟的吼聲給壓下去。然後，他再轉向葉知縣，語音鏗鏘的說：『大老爺，方才小民的話還沒說完。爲了寬甸一城的百姓，我們忍痛放棄祖宗遺留的產業，把缸窖暫且讓給鬼子。但是，我們金家的子孫却不甘受此奪產毀家的奇恥大辱，我們誓死報復！這咱們金姓一族報仇的事，可就跟寬甸城裏的官民毫無關聯了。請大老爺回城的時候，務必要跟鬼子和陶什陶說個明白。大老爺，實不相瞞，昨兒夜裏，小民便領着全族子弟起了誓，咱們力抗陶什陶，打從昨兒夜裏起就算先已死啦。鬼子要奪咱們缸窖，咱們從老到小一致憤不欲生。如今陶什陶爲虎作倀，助虐爲惡，讓咱們明白了那漢奸不除，外侮就決不會止。所以，咱們決心跟陶什陶一死相拚！』

『當家的，』葉知縣由衷感動，但是他却左右兩難，進退維谷，喊了金老爺子一聲，頓住半晌，方始訥訥的說道：『民氣可用，中國就決不會亡，你們一族的敵愾同仇，氣壯如山，使本縣深有所感。祇是，

陶什陶的匪徒有三千餘名，你們却祇有一二百名丁壯。這一個仗，實在也是寡不敵衆，難期必勝，那你們又何必……』

劍娥不待葉知縣說完，她不惜冒犯官威，打斷了他的話，正色說道：

『縣太爺，這仗怎麼打，是勝或敗，不勞縣太爺操心。祇請縣太爺回去告訴鬼子和陶什陶，金老爺子讓出缸窖，是爲換取寬甸的民命，但是他們不甘祖產被奪，誓報此仇。報仇的這碼子事，您縣太爺實在無法制止，因此也就跟您縣太爺和寬甸官民絕對無關。』

葉知縣强使金老爺子讓出了缸窖，事出無奈，因而他心有內愧，受了劍娥的一頓搶白，更叫他無地自容，倍增慚惶。他深感面對這一羣大清的忠義百姓，既然無從辯解，那也就多言無益，不便再作停留，於是他訕訕的說了句：

『待本縣回城以後，再跟城裏的父老商議商議，看看還有什麼轉圜的法子。』

說罷，他便匆匆上馬，領着同來的七人，在馬背上拱手行了個四方禮，答過了金老爺子恭送他的一揖及地。然後，撥轉馬頭，就此折回縣城。

葉知縣一走，金老爺子立刻便召集衆人，坐地籌商，明天如何攻打陶什陶。

五

翌日拂曉，隔着氤氳鬚鬟，澹淡昏黃的太陽，從東山之巔冉冉升起。金老爺子一吹罷角，缸窖的這一

支孤軍，便從北山口徐徐進發。鹿角淒涼悲壯，曳長的尾音在山谷之間嬝嬝繚繞，這是古往今來罕見的一支人馬，由金老爺子一馬當先，劍娥、悟通和金怡的三匹馬在他後面緊緊相隨。再隔那麼丈把遠，便是六人一排整齊行列的馬隊，金家子弟慷慨赴義，拚死一戰，人人臉上流露出堅毅肅穆的神色。馬隊之後，又是缸窰的婦女老幼，老人拄着拐杖，婦女懷抱嬰兒，由於誰都知道這一次出陣是死而後已，有去無回。婦女老幼緊緊的咬住嘴唇，但却無法遏止內心的悲憤，於是一遍又一遍的流着眼淚。

這一支人馬，向三千六百餘名套匪昂然前進。寬甸縣城在望，陶什陶已經獲得葉知縣遣人知會：缸窰金家鍋莊當家的已經答應出賣缸窰那一塊地，價銀十萬兩，頭天下午他回城後就從築路的辦事處裏領到，原封不動的送給了陶什陶。陶什陶也應允了次日一早便率軍退出寬甸縣境。祇不過，當他聽說缸窰金家不甘受此奪產毀家的奇恥大辱，可能拚死報復，這件事可跟寬甸的官民絲毫無關。陶什陶聽了竟然磔聲而笑，笑罷，他悍然的說道：

『那咱們明兒個可得在寬甸南郊多停一天了。要不然，江湖上人會恥笑咱們給缸窰金家給嚇跑了咧！』

因此，當金老爺子率領他那支人馬，進抵寬甸南郊，一眼望去，但見套匪成羣結隊，層層疊疊，顯然是陶什陶不把缸窰這五十多桿槍，五十多柄大刀長矛，還有四百六七十口來拚命的婦女老幼看在眼裏，他連戰陣都不曾排列。套匪們有的騎馬揹槍，來來往往，有的乾脆雙手抱膝，坐在地上，就像在看一場事不

關己的熱鬧一樣。

一支孤軍開到套匪跟前，相距一里多路，坦蕩田疇，野闊風搖。在前列的金老爺子一舉右手，讓他馬後的隊伍收韁停步，站在原處。他自己領着劍娥、悟通和大孫子金怡，又往前走了小半里。然後，四匹馬也站停了，金老爺子冲着那幫套匪高聲一喊：

『缸窰金家，請陶什陶出來答話！』

他在馬上疾言厲色的嚷嚷，陶什陶的手下却在伸手指點，揚聲大笑，根本就沒人上前答理。鄧劍娥一見不禁氣往上撞，她一抖馬韁，飛身而出，冲着最先一排帳篷，便是一陣嬌叱，聲聲質問：

『陶什陶，你這賣國的奸細，喫裏扒外，引狼入室！仗着人多氣粗，暗放冷箭，幫鬼子奪了缸窰。須知江湖好漢行事前有車，後有轍，天理不依，國法難饒！難不成這會兒你反倒怯了陣？還是你沒臉出來跟大夥兒相見！』

劍娥策馬向前，破口大罵，悟通唯恐陶什陶躲在什麼地方，照準劍娥，舉槍便射，他立刻就緊緊跟上，和她並鞍一站，也是張口便喊：

『陶什陶，你胆敢藏在暗處放冷槍，咱就戳你一身三百六十個透明窟窿！』

於是，前列正中的那個大帳篷裏，接連鑽出三條彪形大漢來。頭一個空着手，後頭兩個一人拎兩隻沉甸甸的革囊。三條大漢全那麼懶洋洋的，往前走了十幾步，把四隻革囊沉沉的往地上一放，由在頭裏的那

人開口發了話：

『別嚷嚷，別嚷嚷，咱們總瓢把子正在會客哩。你們的來意總瓢把子全曉得，缸窖這碼子事怨不得咱們，誰教你們「風箏放得高，跌下來一團糟」，敬酒不喫喫罰酒呢？幸好咱們總瓢把子慷慨尚義，菩薩心腸，憐憫你們五百多口人讓出了祖產沒處落脚。喏喏喏，』他伸手一指那四隻革囊：『這兒一總有一萬兩銀子，算是總瓢把子賞你們的，快拿了去找處地方安頓吧！』

劍娥和悟通一聽，更是火上加油，怒火沖天。兩人在馬上互望一眼，點了點頭，霍的拔出了腰間的轟天雷和駁殼槍，左右開弓，雙槍連發，飆準了那三名匪徒的烏拉草鞋一槍槍的掃過去，三名匪徒脚前中彈，連烏拉草鞋頭都給打穿，却是千準萬準沒傷着他們的肌膚。三人大喫一驚，拔脚轉身就逃，劍娥、悟通，便這麼一槍一槍的追着他們的脚後跟，直把三名匪徒連跌帶撞，一爬起身又蹦起老高，狼狽萬狀，轟然一聲撲進了帳篷裏，差一點兒沒把那座大帳篷給拉倒！

這一下，輪到缸窖的金家子弟捧腹大笑了。

散散落落的套匪們眼看到這一幕，方才曉得缸窖居然還有高手，當下不敢怠慢，紛紛的拉槍備戰。一片大亂聲中，陶什陶終於鑽出帳篷亮了相，劍娥一看到他不由一愣，憑他這副長相就能稱霸蒙東遼南，身爲三千餘名套匪的首領？那陶什陶身高不滿五尺，大頭馬臉，八字眉，塌鼻闊嘴，往大帳篷前面一站，就祇見他一雙眼睛精光四射，帶着些殺氣騰騰。

這頭劍娥瞧見陶什陶一愣，那邊的陶什陶，他一眼瞥見劍娥身邊的悟通，却是驚得掄圓了兩眼。他怔住好半晌，方始陪着笑臉，上前幾步，向悟通施了一禮，嘿嘿一陣乾笑，然後說道：

『我兄弟正納罕缸窖怎的會有江湖高手呢！原來是悟通大法師駕到。方才有失迎迓，千祈恕罪。』

『好說好說，』悟通臉板得緊緊的，開門見山，叱責陶什陶道：『老陶，江湖上有道是「寧可悔了做，不可做了悔」，打折了胳臂還得往裏彎咧。你這一回私通外國，奪人缸窖，須知如今不分關外關內，人人都在伸大拇指誇讚缸窖金家有種，能鬥得了殺人不眨眼的鬼子！偏你上賣國家，下賣同胞！就爲這十萬兩紋銀，做出這種喪天害理，國法難容的事來。不是做哥哥的存心吓唬你，從今以後，我看你除非逃進鬼子的國界。這白山黑水，可是再也不容你立足了！』

一席話，義正詞嚴，但却聽得陶什陶字字刺耳，語語鑽心。衆目睽睽下，他着實罩不住，就難免老羞成怒。臉色由紅轉青，由青轉白，頓時便翻臉成仇，反唇相譏，他臉色一沉的說道：

『悟通，你不是我哥，我也沒跟你稱過弟。你須聽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佔你的醫巫閭山，我跑我的蒙東遼南，我跟你前世無冤，今世沒仇，你憑什麼大言炎炎，當衆損我？你是曉事人，慣走江湖，見過場面。今兒你也該放開眼睛來看看，「飛來燕子獨脚夥，本地麻雀幫手多。」此刻便有四千人四千桿槍，在瞄準你的心窩，你也敢來管這個閑事麼？』

悟通勃然大怒，正要答話。劍娥眼見雙方距離太近，唯恐悟通中了暗算，她驟馬向前，挺身爲悟通擋

上一擋。伸手一指陶什陶，斥道：

『陶什陶，你別仗着人多，便在姑娘跟前耀武揚威！你心裏應該明白，你已經成了賣國的奸賊，從今而後，但凡是中國人，誰也不容你活！』

『嘔嗨，』陶什陶却在嘻皮笑臉的答話：『「沒見梧桐樹，誰招鳳凰來？」怎的缸窰還有這麼漂亮的小娘們呀？早知缸窰有妳，我寧可捨了那十萬兩銀子不要，討妳回去做房小！』

『陶什陶你莫胡言亂語，滿口嚼蛆！』惱怒了悟通，又拍馬向前指着他罵：『你好大的狗胆，你可知道這位姑娘是誰嗎？』

陶什陶還在涎着臉笑，他說：

『正要請教。』

悟通提高聲浪答道：

『姑娘姓鄧，芳名上劍下娥。張家口外名震天下的鄧家鏢局，就是姑娘家的字號！』

『啊，原來是獨探巫閭山，連破四寨的鄧姑娘呀，』陶什陶有恃無恐，他照舊存心挑逗：『誰不知道鄧家劍法天下第一，連我浪蕩江湖半輩子了，還沒見過一手呢。這一下，我更得說失迎，失迎，恕罪，恕罪了！』

從『鄧家劍法天下第一』的那句話，驀的給劍娥得了個好主意。套匪少說也多過金家子弟三十倍，雙

方火拚，金家斷乎得不着便宜，倘若由她單挑陶什陶比武，一劍將他殺了，套匪一見，可能一驚而散。這是當日一戰唯一的取勝良機，她必須牢牢把握，因此她緊接着便直在冷笑的說：

『陶什陶你是鬼子教出來的槍手，慣會爬在地上暗箭傷人。你根本稱不起是江湖上的人物。從來不曾面對面的與人交兵對陣，你也懂得什麼叫鄧家劍？』

這一激將，立刻奏效。陶什陶氣得從地上直跳起來，他猛可轉身，伸手往自己的鼻尖一指，跟他手下的那批頭目們說：

『你們聽見了沒有？鄧姑娘說我是鬼子教出來的槍手，從沒與人面對面的交過手咧！』

那批頭目們於是轟然大笑，七嘴八舌的朝着劍娥說：

『鄧姑娘，妳這就嫌嘴尖舌快，說話太欠思量了！』

『咱們總瓢把子的武藝，只怕連妳老爺子都不是他的敵手？』

『哈哈！這眞叫打着燈籠管照脚，這山不知那山高！』

自賣自誇，冷譏熱嘲，又讓悟通發了惱。可是劍娥却暗中竊喜，心想這樣正好。她怕悟通焦躁發作，錯過了這取勝的大好良機，忙將手中的一支轟天雷，往悟通的手上一遞。她霍地拔出寶劍，從馬背躍下地面，向陶什陶一招手，連聲的說：

『來來來，有種的便來跟姑娘比劃比劃，讓你手下開開眼界吧！』

陶什陶身手還蠻矯捷，腰一挫，又是一個轉身，他跟劍娥面面相對。一臉不懷好意的奸笑，欲擒故縱的道：

『姑娘眞要跟我比劃？』

劍娥針鋒相對的回答：

『就怕你沒這個胆。』

『眞要比劃的話，』陶什陶頓了一頓方說：『我贏了姑娘該怎樣，姑娘贏了我，又該如何？』

一直耐心的聽到這兒，金老爺子方始拍馬過來，往劍娥和陶什陶的中間一站。他騎在馬背上，俯望着矮小的陶什陶說道：

『你能贏得了鄧姑娘，算咱們缸窰金家全都輸在你的手上，今兒的這一仗，咱們就此作罷。十萬兩銀子你拿走，缸窰那五十晌地，就算咱們輸給了你。我從此隱姓埋名，帶着我一族人遠走高飛！』

『成！』陶什陶雙手一拍，十分歡喜的說：『這麼一來，至不濟我們也可以得個名正言順，你那缸窰是我憑本事贏來的。』

然而劍娥却又接腔問：

『陶什陶，你還沒表明，倘若是姑娘我贏了你呢？』

猛搔頭，想了想，陶什陶方始一拍胸膛道：

『也罷，今兒咱們比劃，不妨賭個乾脆痛快！姑娘妳能贏了我，寬甸縣獻給我的十萬紋銀我就捨了不要。立時三刻，我帶我的弟兄走路，從此再不踏進寬甸一步。』他眼望着馬上的金老爺子又說：『當家的，十萬兩銀子我送給你，祇管退回給原主子去。再把缸窖的地契要回來，缸窖還是你們家的。』

『好，』金老爺子點點頭，代劍娥答應了，他說：『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鄧劍娥忙於結果陶什陶的性命，一擺手中寶劍，寒光閃閃，奪目欲眩，她連聲搦戰的道：

『就這麼辦，陶什陶，你拉兵器吧！』

『且慢且慢！』陶什陶這一下可給劍娥吓得雙手直搖：『姑娘，敢情是妳沒瞧見？我這身上那兒有兵器呀？』

逗得兩邊陣上衆人全都失聲笑了出來，大夥兒亟於要看這場關係非淺的比武，不由自主的移步向前。陶什陶却在回帳篷取兵器之先，又跟劍娥約好：不論鬥到誰死誰生，雙方不得有人相幫助陣。還有，彼此只鬥刀與劍，不准以火器暗器傷人。

陶什陶折回帳篷取兵器去了，悟通却直在爲劍娥担心。他特地跳下馬，走過來一再叮嚀：

『姑娘，雖然雙方有約在先，可是陶什陶生性狡獪，妳必得小心提防。』

鄧劍娥却毫不在意的答道：

『我曉得，法師您儘管放心。』

六

一瞧陶什陶從帳篷裏取出來的兵器，鄧劍娥不但心放寬了，而且還在暗中好笑。因爲他使的是一根鑌鐵齊眉棍，通常習武，從拳脚學到兵器，都是用齊眉棍開端，一來帶便練氣力，二則棍法和拳法多半相通，學起來容易。還有第三層緣故，那便是專用的兵器必須自備，現成的棍棒却所在多有，到處可以找得到。因此，古來的十八般武器，一弓、二弩（弓上設臂，用機括把箭發射出去）、三槍、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長柄大斧）、十戟、十一鞭、十二鐧、十三撾、十四殳（就是竹杖，長一丈二，有稜，沒刃）、十五叉、十六把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徒手相搏），其中根本就不列棍棒。在十八般兵器中棍棒不入流，使用者除非例外，多半還在學兵器的初階。

然而當雙方擺好門戶，方一交手，陶什陶單手舉棍，迎向鄧劍娥嬌軀破空而起，使的『醉劈山門』那一劍。劍娥登時就心裏明白，她實在是過於低估陶什陶的武藝了。但凡是使長兵器的，遇到使短兵器的對方起了殺機，下此絕着，絶少有人單手舉起長兵器來迎。陶什陶敢用單手，那就表示他對劍娥『醉劈山門』這般併力一擊，也是了然不懼，無疑的是劍娥反倒碰上了平生唯一勁敵。

果然，雙方就此龍爭虎鬥，劍來棍往，那陶什陶分明是在以四兩撥千斤之勢，但守不攻，一棍棍的支開變幻無窮的鄧家劍法。鄧劍娥立刻便在暗中警告自己，陶什陶身手不凡，而且詭計多端。他欺自己是女

流，又復年幼，一方面以靜制動，足以從容應付神出鬼沒的鄧家劍，一方面更是在消耗鄧劍娥的氣力，使這次決鬥拖得久些。如此這般，陶什陶的但守不攻就變成以守爲攻了。他仗着自己正值壯年，力大無窮，終究能使劍娥氣力不支，然後再奮力反撲，窮追猛打，十中有九能將劍娥鬥垮。

却是劍娥家學淵源，斷非弱者。她不但早已獲得她祖父和她父親兩代的衣鉢眞傳，而且還曾由京師大俠，北五省武林第一高手大刀王五暗中傳授，親加指點，所以劍娥的武藝還在乃祖乃父之上。何況她蘭心蕙質，聰明機警，當她發覺陶什陶在以逸待勞，悟通和金老爺子全在爲她捏一把冷汗，她已迅速的將劍法一改，攻勢由急而緩，她也在徐迎棍，慢揮劍，她跟陶什陶一般的冷靜下來，凝神細看，專找對方的破綻。

然而，無可諱言，十八般兵器之中，確以使劍最難。劍法精湛，必定是武林中的第一流人物。所以自古以來，不論使任何兵器的戰將，腰間必定佩劍。這一方面固然因爲使長兵器當情勢危殆，必須使短兵器救急應變的時候，拔劍出鞘遠比拔刀既便捷而又萬無一失。另一方面也有些以或眞或假擅長劍法自炫怯敵的意味。但若祇憑一口寶劍去跟使長兵器的敵方交戰，使劍的就難免大喫其虧。——使劍跟使任何兵器不同，必須右手使劍左手捏訣，也就是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相併，其餘三指蜷曲相扣，拔劍出鞘時，併伸兩指必定按在右手脈穴，第一手劍又總歸是向右一揮，這時捏劍訣的左手便掌心向外，要恰好指到左眉眉梢。自此以後，劍尖指向何方，捏劍訣的左手兩指就一定要隨之而往，劍尖與劍訣永遠都在朝向一個方向揮舞。

。否則的話，使劍者全身的力量集中右臂，失却重心，身體就沒法保持平衡。不待敵方反擊，自己勢必會向劍尖所指的方向，一跤栽倒。

因爲使劍的非捏劍訣，一手手的指向劍尖不可，由而使得用其他兵器的對方，佔了莫大的便宜。不論他左顧右盼，只要瞄着一隻手，便可以判明下一着的劍尖何指。於是，便不期然而然的養成了習慣。有人目不轉瞬的盯視劍尖，也有人故示武藝高，偏就不看劍尖，目光專注在捏劍訣的左手上。

半個時辰鬥下來，閃躲挪騰，蹤身跳躍，鄧劍娥的一柄劍，陶什陶的一條粗鐵棍，施展得有似瑞雪紛飛，花團錦簇，令人目迷五色，眼花繚亂。在場圍觀的三四千人，一個個的瞠目結舌，歎爲觀止。一生一世都沒有見過這麼精彩萬分，花招百出的比武決鬥。祇有一位行家悟通看出，雙方使的都是花拳綉腿，虛擬一招，鄧劍娥和陶什陶並不曾使出全力，兩人都在窺伺對方的破綻，然後方可把握時機，一擊而中。

然而鄧劍娥却比悟通穎悟，她看得比他更遠一步，她已能尋出陶什陶的破綻來了。陶什陶兩眼死死盯牢自己左手所捏的劍訣。這一大發現使鄧劍娥胆量一壯，勇氣倍增。她旋即使出鄧家劍法中的絕着，漫天大羅漢劍。漫天大羅漢劍普天之下無人可以應敵，正因爲捏訣的左手和使劍的右手豁然分開，劍訣向右，劍尖偏偏向左，使得對方暈頭轉向，莫所適從。祇是使這一路劍自家也得冒三分險，就怕重心不穩，立脚不住，隨時都會傾跌。不過鄧劍娥一改劍法，左右分擊，陶什陶當時就倉皇失措，幾乎無法迎拒。——旁觀者清，悟通以爲劍娥這一下贏定了陶什陶，正在暗中竊喜，準備大聲叫好。驀地，陶什陶一旦發急，他

雙手掄棍，不按章法，下死勁的向劍娥迎頭痛擊。他把劍娥逼得連連倒退，幾乎退出了圈子之外。當劍娥方始立定脚跟，那分明不是劍娥敵手的陶什陶便惡向胆邊生，怒從心中起，急切時顧不得比武之前的約定了。陶什陶騰出左手來向懷中一掏，掏出了一宗暗器，其柔如棉，其堅如鋼的一口狼筋網。他探手出網便往劍娥的頭頂心一撒。劍娥還開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悟通一眼瞥見，他慌忙高聲喊叫：

『姑娘，小心暗算！』

却是已經來不及了，巨網撒下，恰好把身軀嬌小的劍娥，連人帶劍罩住。她急於掙脫，揮劍猛砍，叵耐狼筋砍它不斷，繩索一收，狼筋網越來越緊。劍娥被陶什陶使勁一拉，一個站脚不住，猛可的摔倒下來。

陶什陶一網罩住了鄧劍娥，他大喜過望，爆起了一串尖利刺耳的梟笑，左手連抽繩索，——可憐鄧劍娥身不由己，被他一連拖摔了幾個跟斗，又喫陶什陶凌空拾起，往後一甩，連人帶網甩起了一兩丈高，方始從半空中直墜下來。對陣上的悟通、金老爺子，和金家子弟見了，異口同聲的發出一聲驚呼，都以爲劍娥這一跤必定摔得很重。然而，這正是套匪上陣，施詭計擄人的那一『套』。劍娥的身子將要落地，先就有五六名套匪伸出雙手，齊齊的將她接牢。劍娥猶在狼筋網中奮力掙扎，可是，套匪們只要把網口的狼筋索一收，再結個死疙瘩，從來不曾栽過跟斗的口外女俠鄧劍娥，就此陷入牢籠，落進了陶什陶套匪的掌握。

從陶什陶撒網，一直到鄧劍娥手中的寶劍被奪，束手就縛，全都是一轉瞬間的事。悟通怒目奮睛，握拳透爪，他把這令人憤慨萬分的一幕，看得仔細眞切，一清二楚。祇是，劍娥還在陶什陶的手上，他由於投鼠忌器，極力壓抑滿腔怒火沒敢動作。一旦陶什陶把網中的劍娥甩給了他的小嘍囉，就此在狼筋網中困住。他當時已急怒攻心，忍無可忍，如同雷霆霹靂般的一聲巨喝，悟通兩足一蹬，直從馬鞍上凌空飛起，如鷹隼般猛撲五丈開外的陶什陶。人沒落地，他已經拔出了一對純鋼戒刀，——這兩柄刀是百年以上的一宗奇珍異寶，犀利兵器，端的可以吹髮立斷，削鐵如泥。悟通一心搶救鄧劍娥，飛身蹤到陶什陶的跟前，一面破口大罵：『陶什陶小子，你喫了老虎心豹子胆，胆敢食言背約，施出暗器，網住了咱們姑娘，我今兒非剝了你的皮不可！』一邊運足渾身神力，雙刀高舉，照準了陶什陶的頭頂，電光石火般的向他猛砍。悟通來得這麼快，攻得這麼猛；這才讓陶什陶嚐到了醫巫閭山第一條好漢，二瓢把子悟通法師的厲害，當下就驚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急起鐵棍一攔，兩邊陣裏，都聽到吭啷一聲響，直把陶什陶嚇得心胆俱裂，魂飛天外，他手中的一條鑌鐵棍，已被悟通的寶刀攔腰砍爲三段！

悟通這一記泰山壓頂，雙刀刀鋒差一丁點就劃破了陶什陶的頭皮。陶什陶死裏逃生，就靠他臨機應變，逃跑得快。鐵棍將斷未斷的那一刹那，他先已猛一挫腰，一個鯉魚打挺，向後一跳，跳出了圈子之外。陶什陶驚魂甫定，發了一眨眼功夫的呆，那神勇無敵，恰似出柙猛虎，入水蛟龍般的悟通，又怎容得他勉定心神，喘上一喘？他大步向前，又是揮刀便砍。陶什陶手裏只有兩根短橛橛砍斷了的鐵棒，他再也不敢

舉棒相迎，便祇有一路哇哇怪叫，左奔右竄，儘往自家陣裏人多的地方鑽。這麼一來就正好讓悟通大開殺戒，他把兩柄戒刀使得有如瑞雪翻飛，梨花起舞，呼呼風聲所到之處，必是紅光崩現，鮮血四濺，一顆顆的人頭飛將起來又落下去。陶什陶手下三千六百多名嘍囉，祇有在這猛虎衝入羊羣的生死存亡關頭，由於陶什陶在前面逃，悟通緊隨不捨的在後頭追，竟把他們總瓢把子當作了瘟神惡煞，他到那兒，那兒的人就驚呼駭喊，東逃西散，因爲略略走慢一步就會挨上悟通的寶刀，喫它削去了腦袋。陶什陶陣裏被悟通殺得腥風血雨，一片大亂；金老爺子看得眞切，他也亟於救出劍娥，同時也不能讓悟通追奔逐北，獨力死戰。金老爺子拚了老命不要，他拔出手鎗儘往人多的地方連連發射，一面驟馬衝刺，一面高聲大叫，一百一十多名金家子弟就此齊頭並進，加入了戰團。

缸窖金家的那支人馬一投入戰場，陶什陶手下的頭目便狼奔豕突，吆喝嚷喊，把他們潰不成軍的嘍囉們重新集結，團團滾滾的將金家子弟圍在核心。金老爺子揮兵入陣，挑起左衝右突的一場混戰，未免有點兒操之過激，有失計較，因爲套匪有三千六百餘衆，也就有三千六百餘桿新式快鎗，人馬超過金家子弟三十多倍，火力又特別的威猛熾烈。金家子弟『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固然是奮不顧身，拚命廝殺，可是金家子弟的長鎗臨到和套匪們面面相對，短兵相接，那長槍偏就失却了效用。因此金家子弟兵衝進陣裏，經不起套匪衆槍齊發，彈如雨下，登時就有十好幾人從馬背上仰後便倒。這情景瞧得在後的缸窖金家婦女老幼肝胆欲裂，心如刀割，死的傷的全是她們父兄夫婿。骨肉親情，生死同命，婦女老弱爲了搶救親人甘

心赴死，四百多口直往戰場裏衝，迎着槍林彈雨毫無畏怯，她們聲聲哭號，切齒咒罵，遍地搜尋死難或受傷的親屬。一名套匪被這些英勇義烈的婦道人家，白髮皤皤的老者嚇壞了，他茫茫然的舉槍待射，被一名套匪頭目瞥見，他猛起一鞭，把那套匪的快鎗擊落地上，然後拉開了破鑼喉嚨，便是一聲叱罵：

『媽拉個把子的，你忍得下心呀！』

就由於這名頭目的天良發現，缸窖金家四百多口婦女老弱的性命，幸獲保全。反倒成了套匪一見她們便自動的避讓閃逃。

套匪開始捨棄帳篷，向寬甸城那邊急撤，他們希望把戰場挪到後面。於是勇往向前，窮追不捨的金家子弟收脚不住，又度陷入重圍，硝煙迸散，槍聲有如轟雷，這一回又有十多名金家子弟從馬背上倒栽下去，使金老爺子在亂軍之中陡然省悟，像這樣子打下去不是辦法，自家人馬必將連續中彈，死傷殆盡。他心知見義勇爲，拔刀相助的劍娥還沒有救出來，他的兒孫必不肯退，所以他連忙喝令：

『下馬下馬，使呼什，使呼什！』

『呼什』是滿洲話，那便是關外男子漢人人必帶的小攮子，匕首。

於是金家子弟紛紛翻身下馬，從靴筒裏拔出明晃晃的呼什，就此猛撲套匪，展開了一場有敵無我，慘烈無比的白刃血戰。俗話有道是：『一人拚命，萬夫莫當！』何況金家子弟，乃至於緊接着又趕上來的婦女老幼，人人決心捨生取義，殺套匪，救出鄧姑娘，爲這兩碼子事沒人想再活下去。勇者無懼，一團凜冽

正氣，反倒使人多勢大的套匪胆落心悸，他們無心戀棧，一退再退。這其間雙方死傷都不在少，殘餘的金家四百多口，都把三千名不到的套匪逼到城牆根了。

寬甸城裏，自葉知縣以下，所有的兵丁衙役，少年丁壯，全都荷槍持械，一大清早就登上了寬甸城頭。他們曉得今兒個缸窰金家必定會來找套匪拚命，報那奪產毀家的深仇大恨。唯恐戰事波及寬甸，因此都上城來嚴密戒備。他們不曾料到一百多名金家子弟，竟會把悍匪陶什陶的三千六百餘名套匪猛打窮追的撵到了寬甸城下來。及至雙方就在他們的眼跟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血肉相拚，這才發現缸窰金家這一次的勝仗贏得多麼淒厲悲慘。金老爺子氣喘咻咻，口吐白沫，滿頭銀髮濺上了大片血跡，他能夠保住一條老命，完全因爲套匪的心也是肉做的，誰也不忍向這一力拚命的老者下手，所以見了他就退讓。金家子弟幾乎人人掛彩，但却仍還在鼓勇向前，死戰不退。連金家的婦女老弱都在揮舞着從地上撿拾起的兵器，跟在不願與她們交手的套匪後頭直追。金家全族的義勇壯烈，使城頭上的寬甸人由深切慚愧激起了昂揚鬥志、助戰決心，有人噙着眼淚水在高呼：

『缸窰金家毀家破產，救咱們寬甸一城的生靈，咱們如今再不下城助陣，那還能算得上是人嗎？』

果然，人同此心，一倡百和，寬甸的兵丁衙役、少年丁壯，由葉知縣親自率領，聲聲喊殺，奔下城去，大開城門，一湧而出。這批生力軍，刀槍棍棒上下翻飛，見着套匪便殺。援兵實力强勁，而且大出套匪的意料之外，兩三千名套匪腹背受敵，不敢戀戰，被纏住了的唯有力戰至死，能夠逃得脫的，當下就抱頭鼠竄，四散奔逃。寬甸人開城助陣，還不到半個時辰，兩三千名套匪，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散的散，如湯沃雪，像風捲殘葉，正義終於得伸，漢奸一敗再敗。戰場上，連重傷倒地的金家子弟，都顧不了疼痛，發出了聲聲歡呼。於是金老爺子率同衆人，把套匪棄下，狼筋網中裹着的鄧劍娥，安然無恙的救了出來。套匪潰散，可是戰事還沒結束，因爲匪首陶什陶被悟通的兩柄戒刀逼住了，根本無法走脫。他還在寬甸的城牆根下，使兩截短鐵棒，跟悟通在作困獸之鬥。悟通待套匪一潰，眼見陶什陶已無所遁形，他隨時可以取他的性命。但當他一抖雙刀，用一個雙龍搶珠之勢，直搠陶什陶的前胸，這一左一右雙刀齊到，準能把陶什陶的一顆黑心給挖出來。陶什陶自忖無法抵擋，他已經閉上了眼睛在等死。然而，就在這時，悟通忽然聽到金老爺子他們在歡聲大叫：

『鄧姑娘在這兒了。喜得週身沒傷，平安無事！』

當時，他便將手中雙刀猛可一收，把陶什陶從鬼門關口，又拖了回來。然後，他堵在陶什陶的面前，叫他寸步難移，自己則頭也不回的高聲一喊：

『鄧姑娘，陶什陶這賊原該死在妳手裏。可恨他背言毀約，使那暗器，讓姑娘跌了一跤。我想自從姑娘出道，從沒遇過對手，這小子，我還是交回給姑娘處置！』

劍娥遠遠的聽見了，不由大喜。她直搓雙手，快步走上前來。臨到悟通跟前，方始說了聲：

『承情了，悟通法師，讓我來結果這廝！』

陶什陶定定心神，睜眼一看，他瞧見劍娥居然空手赤拳的站在他的面前。當下他這一喜，以爲自己終能獲救，撿回一條性命。他立刻便揮動手裏兩根兩尺左右的鐵棒，照定劍娥的面門，下死力的狠狠一擊。在他心想，這下準能把劍娥的頭顱砸成粉碎。可是他那兒曉得，劍娥小時候就跟京師大俠大刀王五，學過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兩根鐵棒猛往下砸，她既不阻擋，也不閃避，反是覷準了陶什陶雙腕的脈門，螓首一偏，玉手並起，眼看那鐵棒將要擊中她的左肩，却是纖纖玉指先已點中了陶什陶的脈穴。一陣澈心澈肺的劇疼，陶什陶：『哎哇哇——』一聲怪叫，兩手一鬆，鐵棒自然而然的落入劍娥手中，緊接着便是向前猛撲。這一回，陶什陶連哀呼慘叫都來不及掙出口了，兩股鮮血，向前一噴，陶什陶驀的往後便倒。鄧劍娥不費吹灰之力，便殺了爲害蒙東遼南的漢奸悍匪陶什陶。他自格兒的兩根鐵棒，隨着臨死前的一陣痙攣，顫巍巍的插在他的面門上。鄧劍娥沒使多大的勁，輕輕快快，將兩根鐵棒搠進了他的眼睛。——四週圍親眼目覩這一幕的人，一致忘其所以的喝起采來！

七

金老爺子讓缸窖的十萬兩銀子，還有劍娥的傳家寶劍，都從屍骸遍野，一片凌亂的戰場上找回來了。陶什陶惡貫滿盈，死於非命，套匪傷亡近千，還遺留下無數的槍械輜重，財物糧秣。葉知縣拍胸脯担保，他負責送回銀兩，從鬼子手裏索回地契，缸窖永遠不賣！——事實上，由於缸窖金家轟轟烈烈的壯舉，迅速傳遍國內國外，鬼子終於在不屈服的中國人面前低下了頭，他們不但沒再敢提要買缸窖地，而且，由於

輿論的指責，國人抵禦外侮的決心越來越堅強，他們居然中止了修築那條鐵路。

儘管葉知縣、金老爺子和金怡，苦苦要求，再四挽留，一定要劍娥和悟通在寬甸和缸窖多住幾天。可是，劍娥却婉詞謙謝，執意當天就啓程回盛京。她說她這次仗義前來缸窖，助金家一臂之力，不惜留書而走，已經使李四爺和她母親夠着急的了。她這次回去，多一半李四爺會提早動身，帶她們兩母女返抵京師，逼她踐履前言：不練刀鎗理紅妝，盡她做女兒家的本份。她這麼說，分明是在告訴衆人，此次一別，可能連後會之期也不會再有。因此之故，金老爺子、金怡和金家的男女老幼，寬甸官民，全都在勝利狂歡之後，又昇起了不盡的依戀和惆悵。他們眼望着劍娥和悟通，雙雙的上了馬，向衆人揮揮手，便絕塵而馳，一路向北。大夥兒明知劍娥歸心如箭，馬兒又快，他們仍然在不知不覺中移動脚步，送了將近半里路光景，直到兩人兩騎風馳電掣的消失在原野盡頭。

呂四娘

雍正，是滿清入關後的第三位皇帝，他的廟號是清世宗，名字叫做愛新覺羅．胤禛。原本是康熙皇帝清高宗的四皇子。『雍正外傳』說他少年無賴，喜歡喝酒、擊劍，結交江湖上的英雄好漢、俠客劍仙。使他的父皇康熙，一見了他就生氣。因此他爽性改裝易服，浪迹江湖，學了一身武藝，一手劍術，結交了十三名異姓兄弟，全是大江南北俠林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其中有五位，尤其和他同門習武，同在師父的墓前，立過重誓，矢志行俠仗義，絕不非份越禮。誰敢違犯，就由同門師兄弟齊心協力，將他處死，免得他再爲害人間。這是因爲他們五師兄弟的本領都太高强了，唯恐師父一死，無人可制，一旦爲非作歹，將使師門貽羞，必須大夥兒一道下手，纔能殲除得了的關係。——立過重誓相互約束以後，五師兄弟便同時下山

，分道揚鑣，各人去辦各人的事。

五師兄弟，其中就有一位排行第四的女俠呂四娘。當年，誰都不知道雍正會是赫赫的四皇子，雍正自己也在挺嚴密的一路瞞到底。他懷着這個天大的祕密，從河南臨汝縣西南的嵩峒山，悄悄兒的回到了北京城。當時，康熙已經把暴戾淫亂，作惡多端的太子胤礽廢掉，另外寫了一份遺詔，要傳位給他心愛的十四皇子胤禵。不曾想到，雍正竟會邀了幾名劍客，施展出飛簷走壁的輕功，潛入清宮之中，在康熙的遺詔上添了兩筆，把『傳位十四皇子』改成『傳位于四皇子』。不久，康熙病重，他再度伏劍入宮，派出他的心腹，將其他的皇子和諸王大臣一概攔住，不許出入，獨自一人到了垂危的康熙皇帝榻前。那當兒，康熙方在派遣內監，去傳喚宣讀遺詔的大臣，等了半天，不見動靜，正睜開眼睛來張望一下。當他一眼瞥見雍正垂手站在身邊，頓時就勃然大怒。可是，高年八十九歲，命在頃刻的康熙皇帝早已病成有口難言，他說不出來話，氣得用手上的白玉唸珠，砸到雍正的身上，然後他就瞑目長逝，宣告駕崩。

康熙皇帝一死，雍正便從御榻上取過他先已改竄過的遺詔，手拿康熙用來砸他的那串唸珠，走出寢宮，來到大殿，向那些被他黨羽攔住了不讓進去的皇子們和諸王大臣宣佈：皇上已經賓天，遺詔中册立他繼承帝位。當時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表示懷疑，以康熙一向對他的不滿推斷，再怎麼說皇帝之位也不會輪得到他呀？可是一看遺詔上，却分明寫的是『傳位于四皇子』，而雍正又一口咬定，方才皇上把手裏的唸珠都『賜』給了他，彷彿又是一項有力的憑據。衆人無可奈何，只好擁他登基，改年號爲雍正。這便是雍正陰謀

詭計，登上皇帝寶座的經過。

雍正登基以後，自己心裏也明白，他的那些哥哥弟弟，絕對不會服他的氣。從此他便使用殘酷毒辣的手段，開始了骨肉相殘的宮闈大悲劇。康熙皇帝一共有三十五個兒子，雍正對他這三十四位兄弟一個都不放鬆。於是有的被處死，有的被暗殺，有的被廢黜，有的被幽禁。雍正的同胞骨肉遭到空前未有、駭人聽聞的浩刼。已廢的太子胤礽首先中了他的暗算，然後他又把老八胤禩改名阿其那（滿洲話的猪），老九胤禟改名塞思黑（滿洲話的狗），再將這兩個弟弟一齊關起來，雙雙加以殺害。兄弟三十五人中，除了雍正自己，和他所信任的十三弟胤祥，其餘的幾乎全遭了他的毒手。兄弟手足清除得差不多了，雍正爲保全滿洲皇族——他子子孫孫的統治權，又着手對漢人的壓抑和迫害。他一再的興大獄，動不動就判定誰們誰們謀逆造反，施以嚴刑峻法，滅門抄家。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了個題目：『維民所止』，雍正硬說他是把『雍正』二字給砍掉了頭，查嗣庭因此被捕病死在監獄裏，死後雍正還要戮他的屍。由於查嗣庭是吏部尚書隆科多的黨羽，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他竟不惜將自己的舅舅關在大牢裏折磨至死。

轉眼間到了雍正五年秋天，在四川成都，忽然有一個湖南郴州人曾靜沿街叫喊，他說川陝總督岳鍾琪是『精忠報國』岳飛的後代，他將要提四川、陝西兩省的兵馬造反。其實這是曾靜在『打鴨子上架』，先放出風聲，逼迫岳鍾琪舉兵反清。然而岳鍾琪立刻便將曾靜逮下，申奏朝廷。雍正皇帝派人一查，再把這個案子擴大，查出來曾靜的反滿種族思想，原是受到浙江大儒呂留良的影響。當時呂留良早就死了四十四

年，可是雍正對於他的傳播民族革命思想，依然恨之入骨。因此呂留良一家又遭到了滅門抄家的慘禍。呂留良所遺下的兩個兒子，兩門老小，只逃出來早已削髮爲尼的一名下堂妾，和她所生的一個女兒，也就是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

呂四娘和雍正，既曾結拜爲義兄妹，又復經過一位師父傳授劍術，曾經同門學藝。呂四娘的武藝高低，不用說雍正是非常瞭解的。因此他唯恐呂四娘爲她滿門老小報仇，內心裏着實駭怕得很。他一面懸以重賞，嚴令搜捕緝拿，一面挖空心思，想盡方法，要誘使那軍道義，然信諾，仗着藝高人胆大，誰也不怕的女俠呂四娘，前來京師自投羅網，除却他的無窮後患。終於有那麼一天，被陰險狡猾的雍正皇帝，想出了一個題目，使他得了一個自天而降的大好機會。

二

圓明園的桐蔭深處擺了一席酒，月牙兒孤懸天邊，氤氳暮靄，一片朦朧。兩丈來高的梧桐樹，縱橫成列，蔭覆數畝，構成了一座濃碧陰涼的綠廈，祇是此刻都快敲二更了，林中席上，不用說正是樹影婆娑，一團漆黑。——雍正皇帝背直腰挺的坐在主位，面對着一大圓桌的宮釀御酒，山珍海味，好在是盛夏季節，皇上深夜賜宴，酒菜一概是冷的。

前三天，皇上就有旨意交代下來，他這夜起更時分在桐蔭深處賜宴，圓明園裏自皇后妃嬪以下，不論是皇子、公主、管事太監、侍衞、親軍，一概天色一黑便各自回房，直到天明時分爲止，誰也不許出門一

步。御膳房裏只做一桌冷菜，不需廚子侍候。除了留二十名侍衞在桐蔭深處四週，各就各位，聽候差遣，連前後園門帶各處站班輪值的，也都給一概免了。皇上行事總是那麼神祕奇怪，叫人莫測高深，可是打從皇后起，就從來沒人敢問他一聲。幹嘛不許上下人等出屋？幹嘛把圓明園內外的侍衞全部撤除？幹嘛要揀起更的時候賜宴呢？幹嘛祇用冷酒冷菜，把酒席開在那頂偏僻，頂荒涼的濃蔭深處？

禁宮頭等侍衞，滿洲話管叫『一等蝦』的索尼，腰懸他祖傳的遏必隆寶刀，耳聽八方，全神貫注，等着看那些奉旨赴宴的人都打那兒來？他直立在皇上的身後，手按刀柄，兩脚微分，心頭直在卜卜的跳，連大氣都不敢吭。自從他進皇宮，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皇上命他貼身隨侍，寸步不離。索尼明曉得皇上在當皇子的時候，就微服遨遊，走遍了三江五湖，會過了不知多少英雄好漢，他拜名師，訪異人，練就一身內外功夫，可以稱得上走遍天下無敵手。皇上的武藝，也不知要比自己高過多少倍。然而，這是他頭次担當重任，尤其是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冷僻樹林子裏，他就不能不小心在意，提高警覺，一時一刻不敢怠慢。更何況，他心裏也存着十分的好奇，今兒夜裏皇上召宴的人選定是高來高去，他倒要留意瞧瞧，世間是否果眞有劍仙飛俠，崐崙奴，紅線女一流的人物？

二十名新進侍衞，十九個被分派在桐蔭深處的邊緣，隱匿在大樹的後面，他們奉得有皇上的旨意，不管是誰，胆敢前來桐蔭深處偷窺，不需開口問話，立刻便拉刀把他殺了。一席酒，設在桐蔭深處正中間，離林子邊緣足有大半里遠，席間所談，十九名侍衞絶無可能聽得見。因而使皇上的貼身侍衞索尼更加覺得

興奮，他是今夜唯一參與皇上機密的人。

颼的一陣風過，正前方的一株桐樹，頂端一陣輕搖，驚得索尼臉色都變。右手攥着的遏必隆刀，已經有一半拔出了刀鞘。然而，便在這時，皇上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呼叱：

『索尼，收刀回鞘！』

『喳！』

頭也不回，皇上又是一聲冷笑的道：

『畢竟是沒見過世面的，這等沉不住氣。早告訴過你了，今兒夜裏我所會的幾位朋友，他們要想取你的腦袋，那就不會叫你聽得見聲響。』

自幼習武，身經百戰，立過無數汗馬功勞的索尼，這時候也唯有在黑暗之中脹紅了臉，輕輕的再應了聲：

『喳！』

『五弟，』皇上突然仰臉朝天，冲那動晃着的樹巔招呼：『請下來入席吧，莫非要哥哥我上樹來接你麼？』

『嘿嘿，』帶着一串苦笑，迎着穿枝過葉而入的黯淡星月之光，索尼只覺得自上而下飛來一團黑影，孤若鷹隼，全無聲息，皇上的那位『五弟』已自樹巔落了地。方坐定，他便嘿嘿笑着自嘲的道：『二哥，

——啊，不，此刻該稱皇上啦。皇上在上，草民甘鳳池見禮。草民眞是沒出息，這一身的輕功說什麼也練不好，走到那兒都得帶上點聲響。讓皇上一聽，就知道是我來了。』

三

分明是皇上坐在主位，來人甘鳳池自樹巔飛身落地，順便就坐到了皇上右首的一把椅子上。然而，他的話才說完，皇上還沒來得及答腔，不知何時，皇上左首椅上也坐着了一個人。那人搶在皇上的頭裏一說話，可把方才絲毫不覺的索尼吓了一大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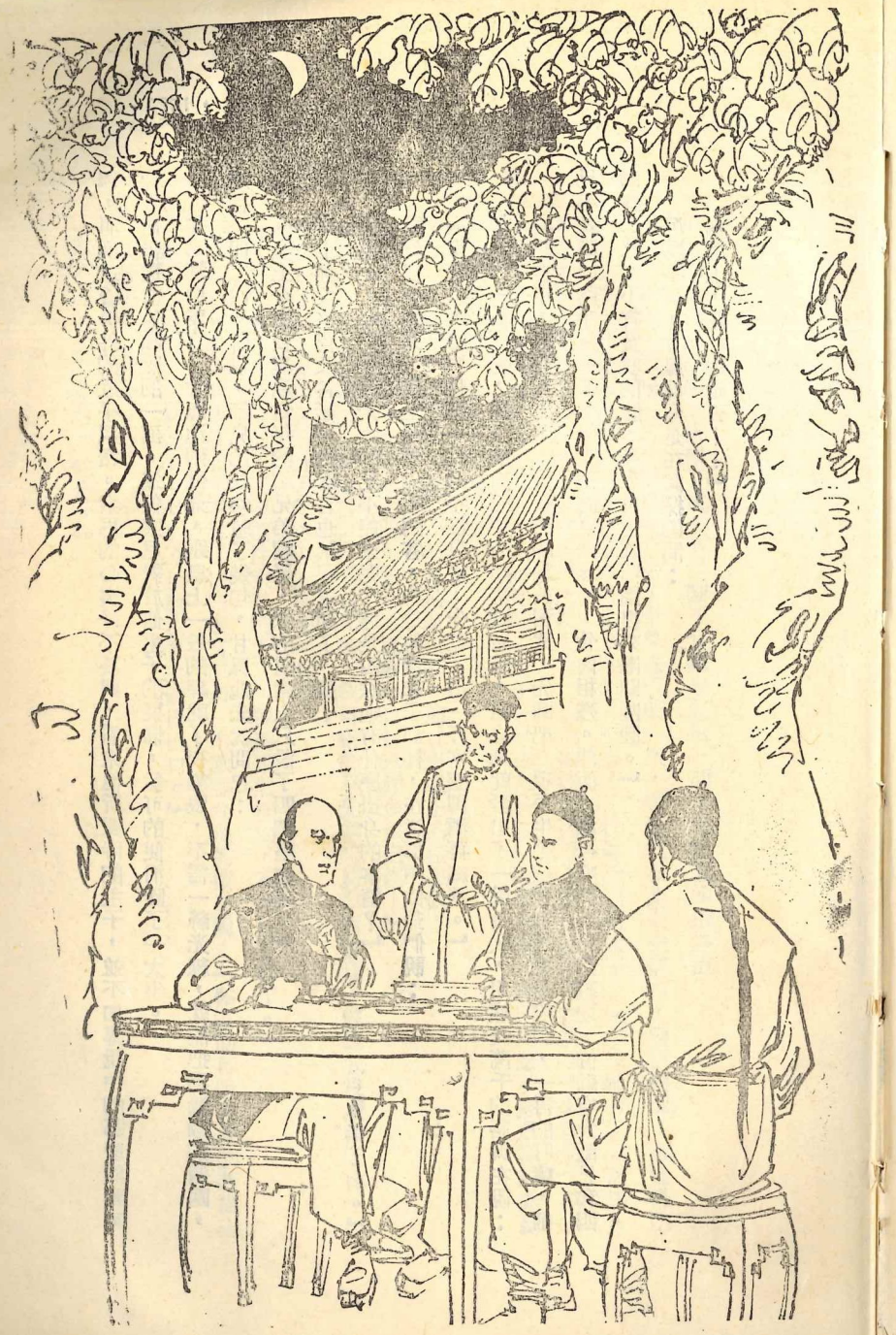
『嗨，老五，我看你不但是輕功沒長進，連耳聽目明也比當年差的遠了。三哥我就坐在你正對面，怎的你竟沒瞧見？』

『哎呀三哥，』那位五爺忽的起立，向他對面抱拳一揖，一疊聲的說：『得罪得罪，實在是小兄弟上了歲數，眼拙耳鈍，竟沒瞧見三哥先已在座。三哥，您到了多久啦？』

皇上左手方的那人動晃了下椅子，一定是他也站起身來在向皇上先施個禮。——索尼只聞人語響，不辨面目與動作，他這麼猜時，果不其然，又聽見那人口裏在說：

『皇上，草民白泰官願皇上萬歲萬萬歲！』

『好說好說，』皇上略欠了欠身子，作勢撓一下，又道：『我們是同門師兄弟，彼此還是按照舊日的稱呼。』說罷，再轉過臉來代答甘鳳池的那一問：『五弟，你三哥是乘你方才那一陣風，就在你的身後，



也從那梧桐樹頂竄下來的。』

甘鳳池正在嘖嘖稱羨。這時，白泰官打了個哈哈，冲着雍正皇帝說道：

『皇上，想當年有幸跟皇上同門習藝多年，再也沒有想到，皇上竟是天潢貴裔，金枝玉葉。訊多僭越唐突，還得請皇上一總恕罪。』

『嗨，三弟，你說這話可就不近情理了，』雙手一拍，雍正皇帝歎聲答道：『爾說咱們在師父跟前，同甘共苦，眞格兒的誼同手足。就憑「一日之師一世之師」的說法，師兄弟就是親骨肉，那能因爲我當了皇上，連師兄弟都不要了，我豈不枉披了一張人皮嗎？』

說得在座的白泰官、甘鳳池喜出望外，縱聲大笑。在一旁聽着的頭等侍衞索尼，更是暗自喫驚，又喜又羨，——自己進宮快兩年了，耳聞目覩，所見的這位當今皇上，着實冷酷無情，刻薄寡恩。他君臨天下，大權在握。自己又仗着一身的武功，足以橫行一世，無人匹敵。偏偏他生性殘酷，專一愛用嚴刑峻法，他一旦登基，就接連興了幾次大獄，滅門族誅，株連無算，無故冤死的總有好幾千人。皇上排除異己，遍植黨羽，誰要對大清朝廷和他自己，大至於圖謀不軌，小至於一言之拂逆，只要他眉頭一皺，怒火一起，殺身夷族的慘禍立將臨頭。因此當他秉政時期，全國十八行省幾已成了恐怖黑暗世界。在皇上身邊的人更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就怕萬一惹惱了他會得腦袋搬家。從索尼進宮當差直到此刻，他不曾見過皇上臉上出現過一絲笑容，更沒聽到他說過一句溫言和語。偏是這天夜裏他對待他的兩名師弟，說的話不但入情入

理，而且透着份外的近乎親密。索尼的心裏好不高興，看來他所服侍的主子，並不如傳說中的那麼險毒可怖，他仍還有他和煦的一面。這使索尼對於他主子的疑懼，猛可的便消除了一大半。

想必那白泰官、甘鳳池兩位爺，跟皇上一般的練就了夜貓眼，不需一絲光線，就能把黑黝黝的週圍，看個一明二白。所以，師兄弟仨寒暄了幾句，甘鳳池先就問起：

『皇上今兒夜裏邀當年的師兄弟團聚，怎的這席上只設了四個座位呢？』

皇上還沒來得及答話，白泰官也緊跟着問了一聲：

『皇上，今兒夜裏是大師兄不能來呢？還是四妹她有什麼掛身的事情？』

索尼沒有想到，皇上竟然先不回答，許是他端起了酒杯，在邀那兩位爺們說：

『來來來，咱們哥兒一晃七年沒見啦，先乾了這一杯宮釀御酒再細談。』

却是，一杯飲過，皇上的白玉盃方始落回席面，他立刻就發出了一聲長歎，用感慨萬千的語調在說：

『想當年，咱們五兄弟，同在先師跟前習武，先師把五項平生絕技分別傳授給咱們，一再的叮嚀，師兄弟就跟同胞手足一般，絕對不許翻面無情，骨肉相殘。然而，如今咱們五兄弟裏頭，偏就有大師兄和四師妹二位，不肯賞我的臉，今夜也上圓明園裏來團圓團圓。』

沉默半晌，甘鳳池像是在試探的問：

『皇上，四姊她是否……』

皇上倒也乾脆俐落，直截了當。他打斷了甘鳳池的這一問，坦然直承的答道：

『想來如此，四妹一定是因爲她令祖、令尊謀叛的一案，嗔怪我沒能從中盡力，解救轉圜，讓她滿門老小都伏了法。可是兩位師弟不妨代我評評這個理看，』皇上彷彿越說越動氣了：『四妹她令祖公然謀叛，散播詩文，陰蓄黨羽，企圖覆我皇清，恢復朱明，這是動搖朝廷根本的大逆不道之罪。幸虧天佑大清，發覺得早，又將全案人犯全部逮獲，方始把她家老小一併置之於法。國家大事，非同兒戲，像這樣的處斷，豈容我徇私誤國，置之不問呢？』

席上三人又僵了一會兒，還是甘鳳池見風使舵，迎合着皇上的話在說：

『當然當然，皇上身繫國家安危，遇到這種事情也就只好依法處斷！』

『照哇！』皇上又歡欣的嚷嚷起來說：『五弟，做哥哥的早先常時誇你明事理，總算我沒看錯了你。』

於是，白泰官也順水推舟，幫腔似的搭上一句：

『皇上公事公辦是對的，何況這件案子鬧大了，鬧到舉國皆知，不辦也不行了。』

『三弟，』多一半是皇上伸手拍了拍白泰官的肩，他歡慰無限的接口說：『你這話可說到我的苦處上來了，我有心救四妹全家老小，可是這話教我怎生說得出口。』

一聲低喟，白泰官又說：

『好在四妹自己保全了性命。』

『不，是四妹跟她的生身母親曹氏，兩母女雙雙的保全了性命。』皇上壓低了聲音說道：『四妹她參娶過一個姓曹的妾，今年六十八歲，因爲十五年前剃髮爲尼，跟四妹家斷絕了關係。所以四妹家戶籍册上沒她的名字。四妹家滿門就逮的時候，就四妹一個逃了出去。她當夜立刻趕到尼庵，把她的這位生身母親救了走，兩母女就此逃得不知下落。我爲慮應一番故事，也曾連下密詔嚴行捉拿歸案。可是直到如今，竟如海底撈針一般。』

連索尼都在這麼想：皇上突如其來的跟他早年兩位師弟寒敍，準是爲了呂四娘的事情。因爲呂留良謀逆滿門抄沒一案，破獲了將近一年，清廷還是不曾逮到呂四娘和她的生身母。只此便是皇上的心腹大患。呂留良案發，等於是大清皇帝開始在向漢人施以高壓政治，恐怖手段。案發時呂留良和他的大兒子呂葆中早就死了，清廷掘出他們的屍首來『挫屍』，二兒子呂毅中論斬，孫輩婦女一概充軍到關外甯古塔，這一件『大逆不道』的謀反案，曾使全國漢人義憤塡膺，大爲憤懣。但是皇上却仍在爲呂四娘的漏網大耿其心，呂四娘和皇上同門習武，兩師兄妹的武功不相上下，他當然駭怕呂四娘前來報仇雪恨。可是又苦於一連年餘逮呂四娘不着。所以索尼和席上的白泰官、甘鳳池全在暗忖，皇上今夜賜宴，十中有九是他想請當年的兩位師弟幫忙，設法訪查或者逮獲呂四娘，免得皇上他防不勝防，寢食難安。

四

偏偏白泰官、甘鳳池和索尼全猜錯了，因爲當白泰官、甘鳳池煞費躊躇，久久鉗口不語，一片難堪的

沉默之中，皇上却又開口說了話。他這一開口才眞叫石破天驚，把在場三個人的揣想全部擊破。因爲皇上一聲長歎，自言自語的說：

『其實，我今夜和昔日師弟聚聚，特地安排了四席，我仍還是指望四妹她能來的。』

聽得在場三人齊齊的一怔，白泰官尤其大吃一驚，他忙不迭的問：

『皇上，您說您今夜還指望着四妹能到會。如此說來，莫不是大師兄他出了什麼意外？』

皇上却發出聲聲冷笑，他直搖着頭答道：

『大師兄得了師父的衣鉢眞傳，練就了一身的鐵布衫，金鐘罩，能殼刀槍不入。他的掌風比咱們的劍鋒更厲害，百步之內能夠劈開敵手的腦袋。以他蓋世無雙的本領，大師兄怎生會出意外？』

白泰官詫異的再問：

『那麼，皇上又怎的不設大師兄一席呢？』

皇上咬牙切齒的在答：

『他沒臉來！』

白泰官、甘鳳池異口同聲的問：

『皇上，您這話怎講？』

『兩位師弟，』皇上先頓一頓，方再反問：『可曾記得那年師父圓寂，我們師兄弟五個將他老人家安

葬以後，辭離崆峒山，各奔前程。臨別之祭，跪在師父墳前起的誓麼？」

又是兩人齊聲答道：

『當然記得。』

皇上緊接着就問：

『可背得出那第五誓麼？』

白泰官搶先回答，他說：

『背得出，那第五誓是我師兄弟決不非份越禮，犯者由同門兄弟殺無赦。』

『很好。』皇上連連的點着頭說，却是他又驀的一聲令下，直把聽得出神，忘其所以的頭等侍衞索尼，嚇得魂飛天外。因爲皇上正是在那兒喊他：『索尼！取我的鹿皮袋來！』

索尼驚得渾身簌簌的抖，他探手入懷，掏出方才皇上在獨自入席以前，親自交給他的那隻鹿皮荷包，必恭必敬，雙手捧到皇上向後伸出的右手裏。皇上一把接過，熟練的抽開束帶，底朝下、口向外的一倒，在場的人登時就覺得眼前一亮，大放異彩；——有三粒核桃大小，强光四射的夜明珠，在桌面上咯滾幾滾，然後停住。三顆夜明珠宛如三盞明燈，閃閃熒熒，燦爛如炬，照花了索尼的眼睛。

『咻——』甘鳳池原來是個面白身圓的矮胖子，他雙眉如漆，鼻直口方，祇是一對瞳子黑白分明，閃爍不定，儘在骨碌碌的望這顆珠又望那顆珠，彷彿要一眼看穿三顆夜明珠孰大孰小，那一顆最值錢似的？

與此同時他發出了驚羨萬分的一聲長噓，他那貪婪急切的神情反應，看得雍正皇帝忍俊不住，暗自竊笑。——終於甘鳳池又撥動了嘴唇皮，他在喃喃自語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今兒眞讓我開了眼界，果眞看到夜明珠了。』

那白泰官果然跟索尼想像中的一樣，是個瘦高挑兒，週身沒肉，一『骨』獨秀。難怪他有一身的好輕功，鶻起鶻落，來去無蹤。當皇上一抖出夜明珠，他僅祇掃視了一眼，輕輕的在說：

『眞沒想到，世間果眞有這種奇珍異寶。』

這輕悄悄的一句話，也給兩頰瘦削，一張甲字臉上，彷彿只有兩隻大眼睛的雍正皇帝聽見了。他臉上掠過一陣暗自得意的笑容。

『便用這三顆珍珠照亮，』皇上慢條斯理的說：『我想請兩位師弟，看一些大師兄了因的案卷。』

五

擺在皇上自己跟前的厚厚一疊奏摺，由皇上親手分成兩疊，遞給白泰官跟甘鳳池。兩人斜斜的站起身來，雙手接過，略略一翻，——那全是北五省總督、巡撫，一層層轉報上來的淫僧了因施暴良家婦女、名門閨秀的罪狀。因爲有三貞九烈的少婦長女誓死不從，被了因拔刀殺死。也有受辱的女子羞憤交加，痛不欲生，事後一根繩子上了吊，於是釀成了命案。了因能夠飛簷走壁，高來高去，又有一身無人可敵的武藝，各地官府，一直逮他不着，便祇好申詳案情，呈請上級衙門飭令各省，嚴行緝拿。了因犯的案子都已經

由各省督撫申奏朝廷，可見得他不但案如山積，而且案情還非常之嚴重。白泰官、甘鳳池兩師兄弟，情下自禁的抬起頭來互望一瞥，深沉的嘆了口氣。他們兩人和了因相處多年，深切瞭解了因的性格，了因雖然遁入空門，但却依然迷戀女色，到處留情。師父在世的時候，他多少還有幾分忌憚，不敢胡作非爲，大開淫戒。臨到師父一死，當初五位師兄弟的墳前立誓，多少也有些箝制了因的意味。江湖之中，俠林之間，最忌的便是這個『色』字，所以有道是『孝爲百善先，淫爲萬惡首』。如今皇上拿出鐵案如山的證據，以了因的性格與爲人來說，斷乎不會有假。可是，這一件事究竟應該怎麼辦呢？白泰官、甘鳳池就只有面面相覷，作聲不得的份了。兩人埋頭翻了一下那些案卷，然後雙手遞回給雍正皇帝。這時候，雍正方始用不勝惋惜的語調說道：

『大師兄太不檢點，淫人婦女，一連傷了那麼些條性命，論天理國法人情，都是罪無可逭。照說，得了這許多奏摺，我早就該下詔嚴飭各省一體繪影圖形，緝捕歸案。那麼，非但有累師父一世的威名，就連我們同門師兄弟，顏面也不好看。因此之故，我祇好將這些案子暫且壓下。殊不知大師兄他食髓知味，又瞧見官家對他一無動靜，他的包天色胆，也就越來越大。前此不到三個月，他便連犯十七案，使得十七名黃花閨女飲恨千古，含冤莫白。我這才悚然省悟，像大師兄這樣的行爲，我再也不能徇顧私情一力包庇下去了。否則的話，還不知道他要鬧到什麼地步？豈不是連我自己也在同惡共濟，傷天害理了嗎？』

這一段話，說得既委婉，又嚴正，讓白泰官和甘鳳池，益發的無詞以對。大師兄任意胡爲，將來即使

受到天譴，那也是他罪有應得，咎由自取。然而倘若他的採花案子鬧得舉國皆知，那確實會使已死的師父，和他們同門的四位師兄弟，在聲名上受到莫大的連累，自此再也不能在俠林中出頭露面，撐得起腰來。兩人縱使念着多年的同門之誼，想替了因轉一個圜，可是這話又怎說得出口咧？於是就祇有默默無語，儘在那兒長吁短歎，搖頭太息。

就在這時，皇上又在點入正題了，他先端起白玉盃，敬了兩位師弟滿滿的一杯。再咳聲嗽，清清嗓子，然後單刀直入，啓齒說道：

『今夜我特地請兩位師弟來，一方面是爲了多年不見，趁此機會聚一聚。另一方面，也是爲了大師兄所犯的案子。我既已無法包庇，爲了師父的名聲，我們四個人的顏面，又斷乎不能交由官府處置。因此之故，我請兩位師弟前來商議商議，是否可以依當年在師父墳前所起的誓，由我們自己下手，請大師兄早日歸天，免得他繼續作惡，禍害更烈！』

皇上的話纔一說完，白泰官便驚疑不定的問：

『皇上，您的意思是說，您也和我們一道去請大師兄歸天麼？』

『這——，』皇上面有難色，方答話便又頓住了。歇半晌，他才一臉苦笑的往下說道：『照說，當年我也在墳前立誓之列，大師兄非份越禮，那是他自取滅亡。理當由我們師兄弟四人，一道下手，請他歸天。祇是，我不說兩位師弟也能明白，如今我身份地位和往日大不相同，很難出皇城一步。再則，當年我隱

姓埋名，四海訪求名師，學這一身的武藝，除了同門師兄弟，確實絕無一人知情。這些時來承蒙諸師兄弟念在茲事體大，我的處境極難，代我守祕，我自是由衷的感激。這次我要是跟兩位師弟同去，就怕走漏了風聲，有許多的不便。因此我唯有懇托兩位師弟，看在已死的師父，和我的薄面，前去找到大師兄，解決掉這無窮的後患，保全我們崆峒山的聲譽。』說到這兒，皇上一伸手，攔住白泰官岔進嘴來，再繼續往下說道：『當然，做哥哥的不能讓兩位師弟白辛苦這麼一趟，所以我也備得有一點謝禮，桌上的這三顆夜明珠，連四妹在內，一位一顆。此外還有黃金五百兩，就在今天夜裏，我已命人分別送到兩位師弟的府上。兩位師弟都是俠林領袖，高臥東山，不屑爲官，做哥哥的當然不敢勉强。不過來日事成以後，也等於兩位賢弟爲國立功，爲民除害，兩位如果有子孫姪輩，願意圖個仕進出身的話，只管把名字開來，我一定立授官職，再儘力的培植提拔，讓他們都能有大好前程。』

白泰官等他一口氣把話說完，方始愁眉苦臉的插進嘴來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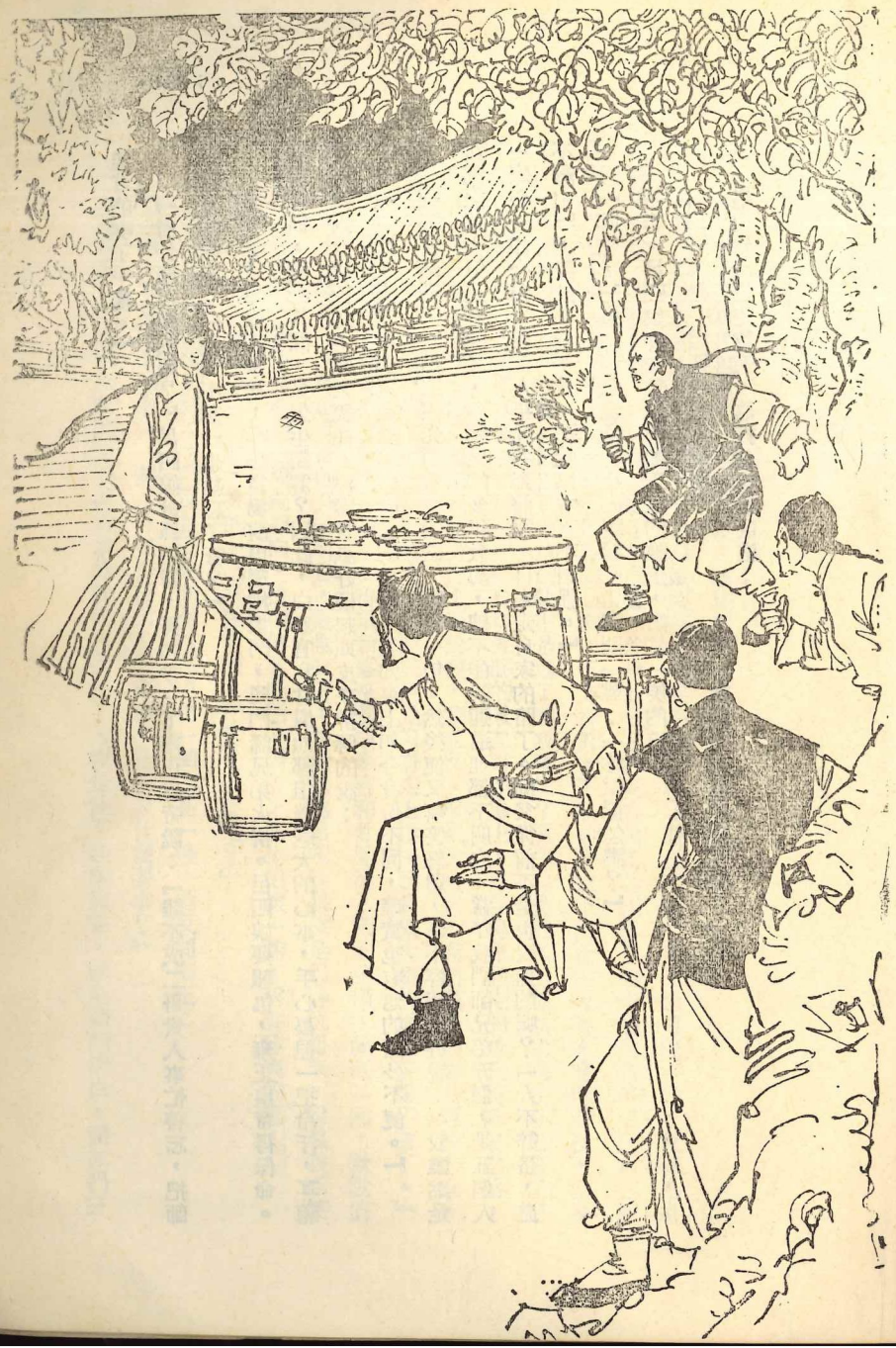
『皇上，方才我急於打岔，並不是有意推辭。當年既然在師父墳前立了誓，我們四個人對這件事委實也是不容推諉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何況我們還曾立過重誓呢！祇不過，我不說皇上也會明白，皇上勢難和我們同去，四妹音訊杳然，下落不明，當然無法知會她同去踐履誓言。那麼，以我和五弟兩個，倘若想取勝大師兄，那是萬難辦得到的。皇上有旨，我們當然還是得去走一遭，祇不過唯恐有辱使命而已。』

皇上的瘦削臉上，兩隻閃閃有光的眼睛倏然一轉，他捋着頷下稀疏的鬍鬚，成竹在胸般的答道：

『三弟這一層慮得甚是。不過呢，我也有我的籌算。一來，大師兄近年貪淫好色，斲傷過度，不用說他的精氣神絕對不會像先前那麼樣充足。兩位師弟和他拚鬥，至不濟也能跟他平分秋色，不見高低。因此，我先已爲兩位賢弟備下一名幫手。這索尼，』雍正皇帝反手向後一指，索尼聽得眞切，他立刻便哈腰打千，應了聲喳。然後聽着他主子在說：『膂力奇大，身經百戰，他是關外大俠杜勝的高足，也能高來高去。滿洲八旗侍衞，論武藝數他第一。我命他伴着兩位師弟同去走一趟，還有一層好處，他是大內侍衞，灭子近臣。不論走到那裏，千軍萬馬他也能調遣得動。』

索尼直等皇上說完了這一段話，再向白泰官、甘鳳池分別打了個千，說了聲謝爺們的栽培。白、甘二人不及張口答話，他驀的覺得迎面而來一陣寒風，又彷彿聽見有一道黑影自桐梧樹巔飄然下墜，他頓時便抽出了腰間的遏必隆刀。殊不料皇上和白泰官、甘鳳池的動作比他更快，三個人一眨眼便避席起立，一個鯉魚打挺，早已落在座位的三五尺外。皇上尤其是越過索尼的頭頂心，一觔斗翻到了一棵梧桐樹底，他背倚樹幹，兩脚已經站定了門戶，雙手並舉在胸前，護定了頭部和前胸。

在場的四個人，除了索尼，全都遠遠的退到桌椅圈子之外。於是，被驚得目瞪口呆的索尼一拾眼，他赫然看到一位風姿綽約，明豔照人的少女，白衣白裙，一身縞素，正站在他的對面，發出一連串輕盈有如風鈴微震的笑聲。



六、

少女兀自笑了一陣，方始鶯啼燕叱般在說：

『二哥、三哥、五弟，今夜這兒原該有我一席。怎的我不遠千里而來赴會，反把您三位給嚇成這副樣子了呢？』

索尼一聽就明白了，來者正是謀逆巨案呂留良孑遺的孫女，嵩峒大師唯一的女弟子，當代俠林武藝高強不作第二人想的女俠呂四娘。聯想起皇上爲了怕她前來報那滅門殺家的血海冤仇，整日價心驚胆戰，坐立不安。他那攥住刀柄的手，也就越攥越緊了。

然而，皇上畢竟不是等閑人物，他驚魂甫定，聽到了呂四娘的笑聲，立刻便勉定心神，恢復雍容鎮靜。從梧桐樹下閃出身來，笑容可掬的走向呂四娘，他以主人的姿態，邊走邊邀的說：

『坐，坐，四妹，多年不見。妳可是益發的技藝猛進，更上層樓了。』

『那兒的話呀，』呂四娘一面跟相率走回席上來的白泰官、甘鳳池打招呼，一面自己就中落坐，大大方方的跟那當今皇上說：『再高，也高不過得了師父衣鉢眞傳的二哥去。何況，這一年多，我身上背着五千兩銀子的懸賞，天涯海角，到處飄泊。那能像二哥這樣從容自在，每天勤練奮日功夫呀？』

分明話裏有刺，却是雍正皇帝唯有隱忍。他聊以解嘲般，訕訕的說：

『方才委實是祇顧跟三弟、五弟款談了。要不然，四妹幾時駕到，多一半我還能聽得出來，也不至於

猛可的喫了一驚。』

『有什麼可驚的呢？』呂四娘針鋒相對，再刺撥一下雍正皇帝說：『難不成二哥貴人事忙善忘，把師父當日的教訓：「心安不驚」也給忘了呀？』

摸不着呂四娘的來意，唯恐當場演出雙雄相鬥，同門師兄弟火拚。呂四娘要報仇，雍正皇帝得保命。到那時節，置身其間，又怎生調解？因此，白泰官和甘鳳池都担着老大的心事，手心裏担一把冷汗，耳聽他們兩人唇槍舌劍，你來我往。白泰官祇好硬起頭皮來排解的說：

『四妹，方才皇上還在談起妳府上的事呢！須知皇上如今身份不同，確實也有他的諸多不便。』

『那當然囉，』呂四娘先順着他的話，應上一句。然後便又嘻笑怒罵，毫不容情的再說：『我雖然是女流之輩，但是有師父、各師兄的多年教誨，總不能說連道理都不明白。當年我們師兄弟五個，是五個人一條心。如今呢，五個人早就各奔前程，自家走自家的路了。師父從前不是也說過的嗎？「人不辭路，虎不辭山」，既然各行其是，那就只有互不相强。』

『四妹，』皇上步步爲營，小心翼翼的岔嘴問一聲：『妳這話怎講？』

詎料，呂四娘却偏着張粉團玉琢的臉蛋，嫣然一笑的道：

『二哥，你一定要我把話說明？』

皇上分明是在乾笑，他打個哈哈說道：

『在座都是同門師兄弟，情同手足，誼切骨肉，那有不能明講的話哩。』

『好，那我就明人不說暗話，』呂四娘笑笑，不疾不徐的往下說道：『大師兄他自家不好，背誓違盟，爲非作歹。今兒夜裏二哥你已經給了他處置，他早就成了行屍走肉，立將授首，他走的是死路一條。二哥你呢，殺我全家，誠然爲公，可是不惜用盡心機，千方百計，下詔普天之下的各路人馬，官府衙役，非得把我也給逮來殺了不可，難道說二哥你這麼做不是爲了怕我尋仇？這你就是爲私，所以我說如今二哥你正是公私兼顧。三哥和五弟，我方才聽到你們口口聲聲的喊二哥作皇上，可見得你們走的是公而忘私的路，否則就不會不顧私交，甘願這般的自貶身份！至於我，我祖父、父親、叔父，滿門老小都是大明的忠臣，滿清的叛逆，大明已亡，我早就無「公」可有，因此我竟是只有走上遂一己私衷大願的這條羊腸小道了。』

一席話，說得慷慨激昂，義正詞嚴，使得重新落座的白泰官和甘鳳池，滿面羞慚，臉紅耳熱，默默的低下頭去，一聲不吭。雍正皇帝則怒火攻心，憂急交併，他誤以爲呂四娘果眞是爲尋仇而來，說這番話便是跟他正式翻臉。接下來必定是拔劍相向，拚個你死我活。因此，他也把臉一抹，聲聲獰笑的道：

『四妹，妳能否再說明白些，妳的一己私衷大願，究竟是什麼呢？』

這分明已是挑釁的口脗了，然而呂四娘却暫且將他這一問捺在一邊，她反問雍正：

『二哥，我可否先請教你一聲：今夜你約齊我們三個，是否有什麼要事？』

『當然有，』雍正冷冷的說：『方才妳就代我說過了，我是爲了踐履前誓，保全師門清白，請你們三

位去處置非份越禮，連傷人命的大師兄。』

呂四娘緊接着再問：

『那麼，在這件事上，你是爲私，還是爲公？』

『當然爲公！』

『我却要說你仍還是公私兼顧，』呂四娘兜頭潑他一盆冷水：『爲公，只佔一半。那佔另一半的爲私呢，頭一樁，你怕大師兄和我聯起手來，不利於你。第二，你以爲除掉了大師兄之後，這普天之下，就數你武藝最高，英雄無敵了。』

『哈哈！』皇上大出衆人意外的仰天磔笑起來，笑聲歇時，他方始一指呂四娘說：『好一個聰明機伶，詭計多端的呂四娘，如今妳竟也不打自招了罷？妳今夜之來，端的是不懷好意。妳想用花言巧語，打動三弟和五弟，要他們連師父墳前立的重誓都不顧，反轉過來幫着罪在不赦的大師兄，還有大逆不道，理該滅門族誅的妳。前來京師重地，圓明園裏，以私害公，謀刺天子？來來來，』他身子一動，便接二連三，舉手投足快得像是閃電。左手推倒了金交椅，右手拔出寒光四射的龍泉劍。雙脚一蹤，腰部力挺，一下子就蹤到身後八尺開外。然後左手捏劍訣，右手仗劍頻頻挑搦，——恰好跟那始終都在如臨大敵，拔刀相向的頭等侍衞索尼並肩齊立。雍正一疊聲的在狂喊：『你們三個不妨拔劍齊上，此刻我正好來上個一門三-我若皺一皺眉，就不算英雄好漢！』

然而，儘管雍正臉色鐵青，頰肉痙攣，他和索尼一般兒的在緊張慌亂，急起應戰。猶仍安然坐在席上的白泰官、甘鳳池和呂四娘，却是匕鬯不驚，好整以暇。白泰官、甘鳳池在看呂四娘的臉色行事，呂四娘則談笑自若，神情有如磐石之安。她伸出纖纖玉手，在向雍正頻頻點招，與此同時，曼聲說道：

『二哥，「心安不驚」，您怎會這麼沉不住氣的呢？就憑三哥、五弟和我，誰敢近你的身？今兒夜裏您是主，咱們是客，何必擺出這等窮兇極惡的刀兵陣仗？』

接連三問，羞窘得雍正無地容身，他的怒眉橫目，殺氣騰騰，一時之間沒法改換得過來，正在進退維谷，手足無措，耳鼓裏又聽見白泰官在說話了：

『皇上，八成是您弄錯了，四妹其實並無歹意。您最好還是回到席上，咱們一邊喝那宮釀御酒，一邊好生的敍敍契闊，聊聊閑天。』

這場面反倒使得雍正一顆心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臉色神情好不尷尬，——他怔了怔，猛然省悟當前之事必須趁勢收蠻。一眼瞥見身旁索尼手裏的刀光霍霍，正在躍躍欲試；晴天霹靂般的便是一聲暴喝：

『還不快快給我收刀回鞘！像你這樣，那兒像是咱們的待客之道？』

叱罷，他又改換了一張笑臉，春風滿面，回到席上，抱拳作了個四方揖，那就算是他向白泰官、呂四娘和甘鳳池告過罪了。然後，又捧起白玉盃，敬在座三人的酒，意思是一切盡在不言中。當時，呂四娘見

他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彷彿無地容身似的，自己原就不想在這虎口之地久留，因此，她滿飲一杯，盡了禮數。立刻便正容斂色的說道：

『師父昇天，大師兄背誓違盟，我們嘘唏一派自然該輪到二哥您掌門。所以今夜的這一會，那怕粉身碎骨，我也非到不可。如今我已親身來了，而且已經奉到了二哥您之所命，請大師兄歸天這一件事，我是義不容辭，自願跟三哥、五弟同去走一遭。大師兄刻在何方，也不勞您們去找，我知道他在山西大同縣西武州山的石窟寺裏。從京師到大同七百二十里地，快馬兩日可到。三哥、五弟儘管帶着索尼侍衞同行，容我獨自勤身，我們準定五天以後，卯正，在武州山巔雲崗上，那三重飛閣的門前會合。』

雍正聽呂四娘說她應允同去殲除了凶，喜出望外，笑顏逐開，接口就說：

『四妹能夠拔刀助陣，這一碼子事，十中有九可以辦得成了。三弟、五弟，這下你們可以不必再耽心了吧。』

呂四娘却徐徐的站起身來，——在光芒四射的夜明珠映照之下，雍正和索尼向她身上閃了一瞥，一般兒的愣了一愣，因爲，很顯然的，女俠呂四娘已經懷有身孕，而且不久就要臨盆，索尼驚得舌撟不下，身懷六甲的女子，居然還能有飛鳥似的輕功，這麼矯捷的身手，胆敢入禁宮，赴御苑，面折皇上，把她師兄雍正絲毫也不看在眼裏。一面驚詫，一面聽到她在冷言冷語的說：

『事情辦不辦得成，八字還沒有一撇。充其量，不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哥，有一件事，我得亂

在頭先，我遵守當年誓言，聽二哥的吩咐，這可是最後一回。等辦完了請大師兄歸天這樁正事以後，實不相瞞，你我師兄妹的情份，也就從此一刀兩斷！』

聽得雍正急出一頭一臉的汗，他正想把呂四娘攔住，雙方面把話再說清楚。然而，他才掙出了一個『這——』字，呂四娘却早已拱手抱拳，向他施了一個禮。柳腰一挫，直躥樹巔，轉眼之間便來無影，去無蹤的，走得不知去向。

呂四娘都走了，彷彿白泰官、甘鳳池的臉上仍然還在訕訕熱。白泰官望一眼甘鳳池，甘鳳池會意的向他點了點頭。於是，白泰官也開口說了話，他道：

『皇上，承蒙賜宴，不勝榮寵。却是爲時不早，我們想這就告辭了。』

『慢着！』雍正急忙伸出雙手，連連的搖，『兩位師弟請別忙着走，咱們還有未了的事咧。』

連甘鳳池也改了腔調，他冷冷的答道：

『皇上的旨意已經交代得很清楚了。我們跟四姐一樣，遵旨行事便是。』

『別忙呀！』雍正急得躍了起來，他趕緊去拾起席上的夜明珠，邊取邊說：『還有做哥哥的這份薄禮，兩位師弟務必帶了去。』

然而，接連的颼颼兩聲，索尼但覺得黑影直躥，待他再抬起頭來看時，又祇剩下了空空蕩蕩的一席酒，擺在梧桐林間，白泰官和甘鳳池，早已施展輕功，飛快的離開了圓明園。

七

靜夜裏，萬籟寂寂，索尼很清楚的聽見，皇上正把一口鋼牙，咬得軋軋的響。他從不曾見過皇上發這麼大的脾氣，因此他嚇得恨不能有一條地縫，讓他猛可的鑽身下去。許久許久，雍正屹然直立，那瘦削的身軀，紋風不動，竟像是他也成了一棵林立的梧桐樹。索尼屏息等候，異樣的恐怖使他不敢透一口氣。好不容易，讓他聽到了雍正的一聲長吁，然後又在低喊：

『索尼！』

『嗆！』

『林子邊上的侍衞們呢？』

『想來都在原位吧。』

雍正又頓住了半晌，方再喝令：

『把他們都帶到這兒來。』

『嗆！』

躬身答應過後，根本就來不及想會出什麼事。索尼施展出他的飛毛腿功夫，蹤身而出，遶着林子奔了一圈，悄聲傳旨，繞半盞茶光景，他已經把當夜輪值的十九名侍衞，統統召到林子中央來。

十九名侍衞在雍正皇帝面前，緊挨着站成一橫列，一個個的眼觀鼻，鼻觀心，連氣都不敢透，全在凜

然肅候皇上的旨意。

雍正却始終不曾開口，他若無其事的走到一排侍衞的身後，索尼亦步亦趨，小心翼翼的不讓自己發出聲響。他好像聽見皇上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使他血液爲之凝結的慘景終於出現，——雍正皇帝的動作快得令人無法察覺，他霍的拔出腰間寶劍，桌上的三顆夜明珠，映得劍刃森森的發出寒光。緊接着便有如風狂雨驟，電光石火，雍正一緊劍身，施展出劍法之中頂厲害的『大羅漢天』，但見劍光四射，像驚鴻一瞥，索尼耳朵裏只聽到『仆咚——仆咚——』的聲響，還沒來得及霎眼，那一排十九名侍衞全已不見。雍正一橫心，一咬牙，一撒劍花就把十九名侍衞盡行殺死，從排頭殺到排尾，沒一個人喊得出一聲『哎呀』來。

『索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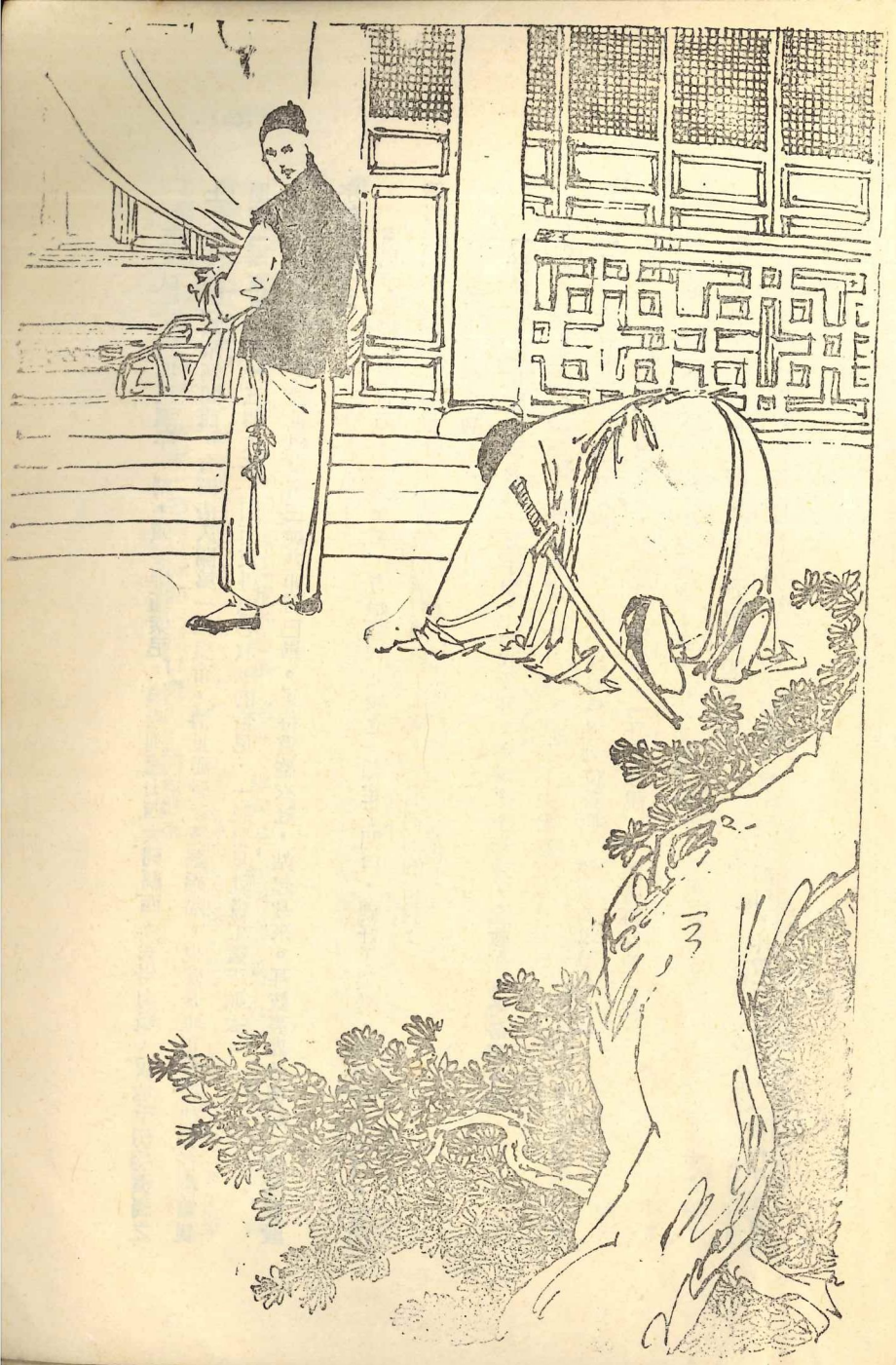
勉定心神，打了個千，索尼心悸胆裂，顫抖着聲音，應了一聲：

『嗆！』

『這些屍首，歸你一個人埋！』

『嗆！』

連殺自己的一十九名侍衞，雍正的神情泰然自若，不動聲色，他用金交椅上的錦墊，仔細揩拭劍上的汹汹鮮血。十九具屍首像被一陣狂風吹倒的枯樹，整整齊齊的在地上排成一行，他吩咐過了該由索尼負責



獨個兒掩埋屍首，就像諸事已畢似的，輕鬆自在的轉身離去。然而，正當索尼忙着邊旨就地掩埋，逕自走了十來步路的雍正皇帝偏又站住，他就站在原處問索尼：

『索尼，可知道朕爲什麼要把這些侍衞全給殺了？』

福至心靈，索尼脫口而出的答道：

『皇上是爲了免得他們萬一聽到什麼，一不留神會洩漏出去。』

『嗯，你很聰明。』好不容易得到雍正嘉許了一句。却是，接下來的那一問，又叫索尼嚇得魂飛天外，渾身直在簌簌的抖戰；因爲雍正是在如此這般的問着：『那麼，爲什麼我單不殺你呢？』

『這……這……』

『別這呀那呀的啦，』雍正忽又嘆咏一聲笑了，他意味深長的說道；——稍稍用上一點略帶感慨的聲調：『即使是當了皇上，也總得有幾個心腹體己的人，專一幫他辦機密大事。』

驀的一陣曖熱，通過索尼的全身，他被感動得熱淚盈眶。皇上在把他視作心腹體己之人，使他與機密，共秘勿，這才是皇恩浩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怎不令他感恩知己，甯願捨身爲主，萬死不辭呢？他忙不迭的向皇上磕頭，謝主龍恩。嘴裏直在喃喃的說些：『粉身碎骨，在所不辭』之類的話，然而，等他磕過了無數碰地響頭以後，再偷覷一眼時，皇上早已回到寢宮安歇了。

八

五天以後，比卯正還早一刻，頭等侍衞索尼，準時到達山西大同縣西，武州山巔，拔地千仞的雲崗之上。由於那三重飛閣閣前，有滿清入關第一位皇帝，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也就是雍正皇帝他爺爺御筆親題的『西來第一峯』五個大字，因而使得忠心耿耿的索尼，一眼瞥見就慌忙磕下頭去。

他必恭必敬，向那世祖皇帝三跪九叩首已畢。正待重整衣冠，站起身來。耳鼓裏轟然響起一陣聲震殿宇的哈哈大笑。

索尼手按遏必隆寶刀，一驚而起，方始兩脚前後立，站定了門戶，擺好了架勢，準備奮身與鬥。他閃望那笑聲不歇的來人一眼，情不自禁的兩頰湧起了紅潮，索尼訥訥的在說：

『沒想到甘爺您早到了。』

『沒那話，』甘鳳池豪爽的一搖手說：『我剛到，要說次序先後，還數你到得最早。』

索尼遵照雍正的叮嚀囑咐，故示謙遜，向甘鳳池拜了下去說道：

『甘爺，諒我索尼，無非是奉皇上之命，前來侍候列位爺們，理該到得早些。』

甘鳳池目光閃閃的盯望着他，接連謙了兩句：『好說好說，』然後再問他一聲：

『索尼，這一回上武州山，你究竟調了多少人馬來呀？』

情知瞞他不過，索尼只好老老實實的回答甘鳳池說：

『我是奉皇上的旨意，撤調大同鎮總兵，帶了兩員游擊，兩名都司，外帶三營兵丁，一概作平民百姓

的裝束。三三五五，散佈在這武州山的前後左右，無非爲了替三位英雄搖旗吶喊，壯壯聲勢而已。』

他方陪着笑臉，把這一段話說完，腦後驀的傳來一陣熟稔的笑聲。索尼忙轉過身去，果然又是那位神出鬼沒，來去無蹤的白泰官。他跟甘鳳池一色的裝束，湖色紗衫，罩着一身白紡褂褲，腰間懸一支寶劍，脚下一雙玄色軟鞋。雲崗飛閣門外，廣袤百丈的一片廣場，既沒樹木，連花草都不生一株，方才分明不曾聽到半點聲響，白泰官是怎麼走上雲崗，穿越這片廣場來到自己背後的呢？索尼想着白泰官的那一身輕功，端的有草上飛騰，涉水而過如履平地的本領，像這般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江湖高手，自己又怎生與他匹敵？一陣心慌，臉上不由自主的一紅，他趕緊掩飾的說：

『白爺，您這麼抽冷子一開尊口，可又把我吓了一大跳。』

說時，又吐舌頭，又拍胸口，直把白泰官逗得嘀嘀的笑，笑罷方道：

『你這樣正好應了一句行話，有道是：「江湖越走，胆子越小」。索尼，我方才聽你說，爲了今日之事，你竟調了大同鎮的總兵，還有三營人馬。看起來，祇怕不是什麼吶喊助陣，你簡直的想在武州山上，來上一場刀兵陣仗吧？』

三言兩語，直截了當，但却道中了索尼的心事，那張方盤臉上，紅潮都脹成了絳紫。他囁嚅嚅，極於剖析他其實並無歹意，偏又苦於撒不來謊，轉不了圜。正僵窘得無地自容，甘鳳池乖巧，他向白泰官施了個眼色，故意打個岔，伸手一指索尼腰間的那口寶刀，問起他來：

『那天夜裏，你一連亮過兩次傢伙。我一瞧就知道你跨着一口寶刀。索尼，你這口寶刀是否有什麼來歷？』

索尼正要開口回答，三重飛閣頂端，像一片落葉似的，飛下一個人來。他少不了又是一驚，縮住了衝到口邊的答話，看明白了來人正是呂四娘，不覺又驚又喜，連忙上前行禮。呂四娘却滿臉秋霜，一雙橫波眼盯在索尼的遏必隆刀上，她越俎代庖，先答甘鳳池的那一問說：

『五弟，索尼侍衞的這宗傢伙，大大的有來歷呢。據我所知，這口刀名叫遏必隆，遏必隆是滿清順治年間的大功臣，鑲黃旗人。他隨順治入關，當上了太子太傅，封公爵。他用純銀摻上寶石，鑄成了這把遏必隆刀。刀刃是百煉之鋼，眞能削鐵如泥，吹毛立斷。遏必隆死後，這把刀便收存在內府，輕易不拿出來使用。因爲遏必隆刀等於上方寶劍，無論是誰持有，那就表示他有王命在身。不但有權調度天下官府人馬，而且，上起王公，下至平民，一概可以先斬後奏。譬如說吧，待會兒索尼侍衞冲着我們三人，他再把刀一拉，要取我們的性命，倘若我們胆敢抗拒，索尼侍衞就會說我們是抗旨謀逆了。』

說得索尼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儘在嘿嘿的乾笑。呂四娘這麼一來可把皇上的心事全揭穿了。索尼祇好雙手抱拳，一拱到頂，竭力辯白的說道：

『姑娘言重了，遏必隆刀誠然是有這些個掌故。祇是今兒個是姑娘和白爺、甘爺在替皇上辦事，爲國立功爲民除害，事成以後皇上必定會重重的賞賜。那能像姑娘所說的那樣……呃那樣……。』

『索尼侍衞，你就莫再搜索枯腸，爲你的主子遮蓋了。』呂四娘聲聲冷笑，毫不容情的打斷了他的話說：『我念在你是個老實人，而且你自己也跟我們一樣的有殺身之禍迫在眉睫，所以我才跟你明人不說暗話。你們主子斷乎不容任何人跟他共機密，他最怕別人揭他的底。圓明園裏，桐林深處被他親手所殺的那十九名寃鬼，便是你的榜樣。老實不客氣講吧，你今天的種種佈置，都是你在枉費心機。縱有千軍萬馬，把這座武州山圍得水洩不通，再加上你手中的遏必隆刀，也休想攔住我們三個的去路。那日辭離你們主子，我三師兄和五師弟全都悟出了他借刀殺人，斬草除根的陰謀詭計。他二位早就有了防備，如今連家都搬開避禍去了。今天我們是來踐履當年誓言的，跟你那位心腸狠毒的主子全無關係。至於姑娘我跟你把話攤開來講，無非是想點醒你，救你一條性命。你要是能夠明白得過來，待會兒事情辦成，你最好是隱名埋姓，遠走高飛，不必再回北京去繳刀挨刀嘍！倘若你執意賠上性命做那忠臣走狗，那也只有聽你的便！』

呂四娘的這一指點，恰如醍醐灌頂，當頭棒喝，直把如在夢中的索尼驚得駭汗淋漓，張口結舌。——他在心中想着，呂四娘說的確是金玉良言，讓他猛然醒覺，救了他的一條性命。雍正皇帝心黑手辣，殺人如麻，索尼眼前立刻映現那夜十九個無頭屍首齊排並列的慘象。如果不是皇上密令自己今天調兵遣將，包圍武州山，不論雙方決鬥誰勝誰負，都得把皇上的這四位師兄弟一併殺掉，以除後患。自己早就跟那十九名侍衞一齊被皇上殺了滅口。否則機密外洩，對皇上來說那還了得？眼前的三位俠客，武藝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三營人馬能否圍得住他們，着實大成問題，而皇上交代給他的這件差使，不論辦成與否，他都必

死無疑。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索尼起先驚恐交集，煞費躊躇，可是一想通了，他便把心一橫，打定主意。當場就向呂四娘必恭必敬的打了個千，由衷感激的說：

『承姑娘指點，簡直的把我從鬼門關口拉了回來。姑娘的大恩大德，容索尼來生結草啣環報答。』說到這兒，他自家解下了遏必隆寶刀，雙手遞給呂四娘道：『如今我且把皇上賜我佩帶的寶刀獻給姑娘，今日之事，任憑姑娘處置。』

『那倒不必，』呂四娘輕盈的一笑，搖搖頭道：『寶刀你儘管留着。只要待會兒辦完正事以後，你跟我們出武州山，叫圍山的人馬讓出路來，免得我們多費手脚，大開殺戒。然後我們就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索尼指天矢日的說：

『我一定遵令行事，一切都聽姑娘的指使。否則叫我死無葬身之地！』

『好罷！』呂四娘回顧白泰官、甘鳳池一眼，得意的笑笑說：『我們這就去找大師兄。早早辦完正事，然後再作區處。』

九

武州山上，一共有一千座石窟，十大名刹。自古以來，便有『壁立千仞，佛像萬尊』之稱，眞是爲非作歹者的最佳逋逃藪、匿避所，倘若不是呂四娘早已偵知了因藏身之處，便千軍萬馬也找他不着。呂四娘

領着白泰官、甘鳳池，和緊緊跟隨着的侍衞索尼，穿山越嶺，葵藤附葛。直到一處林木蓊鬱，幽靜荒僻的山谷。兩峯夾峙，中間只有一條曲折險巇的鳥道，兩旁都是崢嶸怪石，雜木蕈草。一行四人披荆斬棘的直入谷底，迎面矗起一片高聳雲天的石壁，壁上層層疊疊，全是天然洞窟，洞窟鐫刻着大小不一的佛像。四週圍寂靜如死，唯有高高山巔傳來呼呼的風聲，和隱約的松濤。走在前面的呂四娘驀的向後一伸手，尾隨三人立刻就停止了脚步。

『三哥，』她轉過身來，眼望着白泰官說：『你該從這兒向右，遶到第二層洞窟石龕頂上。』

白泰官抬起頭來探望一下石壁的形勢，然後深深的點着頭說：

『嗯，那裏的地勢很好，我躲在石龕頂上，下面絶難看得到。』

『三哥，』甘鳳池也岔進嘴來叮嚀的說：『大師兄的金鐘罩，鐵布衫功夫練到了家，除了天靈蓋那一塊空隙，他能遍體刀槍不入。等會兒你得了可乘之機，飛身而下，務必要看準了那一處要害，併力一擊啊。』

『我知道。』

『三哥，』呂四娘再囑咐他一句道：『今天的這一伏，就靠你了！』

白泰官神情肅穆，應聲答道：

『還得求師父英靈庇護。四妹跟五弟儘可能的把他絆住，讓他顧不到頭頂心的那一路。』

呂四娘和甘鳳池齊聲回答：

『那一定。』

『定』字還在餘音嫋嫋，索尼但見白泰官一挫腰，矯捷有如疾隼飛鵬，纔一霎眼他便竄上了右邊的削崖絕壁，然後轉折向左，直奔那第二層石窟。呂四娘帶着甘鳳池和索尼，屏息靜候，等他攀登上了石窟的頂端，方才由呂四娘向後一招手，命甘鳳池和索尼跟她繼續往前走。

又走了一盞茶功夫，那道千刃絕壁自一抹樹林的盡頭豁然出現。呂四娘再度站停，悄聲的吩咐索尼：

『好了，你就站在這兒，看我們竄上石壁去。等我們到了第三層石窟，你再依我方才授你的法子，在這兒高聲喊叫。』

索尼有點胆怯，他唯恐誤事，壓低了嗓門，向呂四娘央求的說：

『姑娘，什麼時候該我喊叫，可否到了上面再給我一個暗號。』

想了想，呂四娘微微頷首的答道：

『也罷，你留心看着，幾時我將手中的汗巾一招，你就放聲大喊吧！』

『姑娘放心，』索尼雙手直撐的回答：『我一見姑娘的暗號就喊，決計不會誤事的。』

十

深山僻谷，常年累月罕見人迹，一道石壁上齊整的鐫有五層佛像石窟，了因獨自佔了第三層正中央的一層。高一丈，深八尺，寬距也有七尺多，正好讓他那一身銅筋鐵骨席地而臥。普天之下，除了暗訪已久的呂四娘，沒有人曉得他這個秘密居所。

那一天，了因又打算下山雲遊，採花作樂。他先用碎石頭，施出百步穿楊的神技，接連擊中了三隻野兔，草草的剝了皮，就着潺潺流注的山澗水冲洗，然後就要放到鍋裏去煮。呂四娘和甘鳳池悄無聲息的攀上了石窟，正好碰到他在全神貫注的煮食。

於是，呂四娘手裏的那條粉紅汗巾，倏的往石壁下一招。暗號一發，石壁下立刻便響起索尼的高聲喊叫：

『如今有千軍萬馬圍了武州山，捉拿淫僧了因歸案！』

了因冷不提防，乍聽到時不由一怔。就趁他這一剎那分神，呂四娘和甘鳳池一躍而登石窟。兩人一左一右，恰好把了因夾在中間。

高大壯碩，怒眉橫目，了因一聽見聲響馬上就回過神來。他挺出左掌抵擋住在他左方的呂四娘，右手向後一甩，手中的一口鋁鍋，勁矢般的奔向甘鳳池面門。

『五弟小心！』

呂四娘心中一急便是一聲尖叫，然而甘鳳池却早已在防備了因的這一着。他雙手齊舉，輕輕接住飛來的那口鋁鍋。

了因眼見來人是他師妹呂四娘和師弟甘鳳池，他仰臉朝天，發出一陣山應谷鳴的梟笑。——幸虧在他上一層石窟的白泰官不曾探出頭來。了因藉此一瞥，沒看到白泰官，他益發的放心了，於是他直在大搖其頭的說道：

『好好好，如今當眞鬧起窩裏反來了！』

『大師兄，』呂四娘霍的拔出三尺寶劍，左手捏了個劍訣說：『你自己做的不法情事，自己心裏明白，背誓違盟，玷辱師門。我們今天走的是俠林中的禮門義路，來去光明，行事磊落，並無一絲半點私念！師父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正好爲今日之事作個見證。』

了因却先不回答呂四娘的話，他仗着藝高人胆大，有恃無恐，別過臉去盯住甘鳳池手上的那口鍋，指指點點的說：

『甘老五，哥哥肚皮正餓，你先把鍋給我放下。等我結果了你們兩個，我還要用這口鍋煮兎子喫咧！』

不但毫無悔意，而且盛氣凌人，和早先一般兒的狂妄驕橫，目無餘子。甘鳳池聯想起當年他所受的氣，情不自禁的無名火起。他一使他的鷹爪功，五指捏緊，嘰軋劈啪一陣響，右手裏的那口鋁鍋先破後縮，被他緊緊的捏成了一團，成爲小小的一顆鋁彈。

『功夫倒是有點長進，』了因說時一臉鄙夷不屑的神情：『叵耐玩的還是小孩子把戲。』

呂四娘伸手一指了因背上的那一對雪花戒刀，催促他道：

『大師兄，你拉刀吧！』

『拉刀？』了因又是一陣仰臉大笑，趁勢再看一眼頭頂上的那座石窟，又一次誤信了頂上無人，然後他滿不在乎的答道：『就憑你們兩個，大可不必拉我的寶刀了。來來來，我在等着你們的新鮮招數，看你們究竟要怎麼樣的死法。』

甘鳳池着實被他惹惱了，右手一揚，那粒鋁彈直搶了因的右眼。

誰知他竟不屑伸手遮擋，了因把頭一低，鋁彈擊中他的額骨，如像飛上了銅牆鐵壁，疾若流星的又彈回去。要不是甘鳳池眼明手快，這一下反彈的勁道，還能在他的身上射穿一個窟窿。

不容呂四娘再等了因拉刀了，她緊一緊手中的寶劍，施個錦蛇出洞之勢，搠向了因的咽喉。——『噹』的一聲響，她像是一劍劈上了石牆，劍尖火星四迸，反彈開去，還震得她右臂一陣痠麻。

那一頭，甘鳳池奮力進擊，雙手十指蜷曲成了鷹爪，腰部接連的猛挺，脚尖點地，便往上蹤，而且一次比一次蹤得更高。這也是在來時路上由呂四娘所定的計，由呂四娘和了因正面交鋒，甘鳳池專一進攻了因的上三路，讓他防不勝防，從而露出破綻，使埋伏在上的白泰官蹤身急降，一擊而中。所以甘鳳池每次下手，都用他一雙鷹爪猛擊了因的天靈蓋，除此而外，他別無目標。甘鳳池的鷹爪功係由師門獨授，一出手便有千斤之力。了因的金鐘罩、鐵布衫竟然也能抵擋得了，他週身無須防範，唯有那不堪一擊的天靈蓋他必得雙手護定。呂四娘的一口寶劍在了因身上連綑帶砍，了因仗着他一身的功夫根本置之不理。他兩臂

平舉，雙手遮擋，祇顧保護他的天靈蓋。呂四娘揮劍奮擊徒勞無功，直累得她嬌喘吁吁，却是她鍥而不舍，仍在砸扎刺擲個不停，她一心一意想使了因分散注意力，給埋伏在上的白泰官以可趁之機。了因則認定他所要防範的還是着着逼人，頻襲要害的甘鳳池。就因爲他顧此而失彼，所以，當呂四娘倏然將劍法一變，也從中下兩路改向上攻，了因受拳難敵四手，顧得有點氣力不支，手忙脚亂。

了因不敢怠慢，全神貫注的在保護自己頭部。他伸左手抵住甘鳳池，揮右掌力拒呂四娘。漸漸的，他專心一志的分向左右應敵，反倒在頭頂心天靈蓋上露出了一處空隙。身輕如燕的白泰官在上一層石窟覷個正着，心知殲除了因的時機業已來到，他拔出寶劍，蹤身而降，連人帶劍向了因的天靈蓋直劈下去。——劍到處，紅光崩現，鮮血四濺，淫僧了因終於遭 天 誅，他的壯碩身軀，仆的往後便倒。

十一

祝禱上蒼，告慰已逝的師門，把了因的屍骸掘地安埋，樹了一方石碑爲記。呂四娘、白泰官和甘鳳池念在昔日交誼，心中難免有些惆悵與淒慘。三人行魚貫下山，索尼默無一語，闃聲不響的在谷底等着，他已經曉得了這一次決鬥的結果。呂四娘的妙計果然奏效，淫僧了因再也不能爲害人世了。

但是他的一顆心却份外的沉重緊張，他原已奉有雍正皇帝的密詔，用千軍萬馬，天羅地網，團團的圍住了這座武州山，看這場決鬥究竟是誰生還？臨到出山的時候，他將一聲令下，命大隊人馬一擁而上，不容一人逃脫。雍正自以爲他這次借刀殺人，根絕後患之計天衣無縫，無懈可擊，一定能夠把武藝和他相當

的了因、呂四娘，甚至白泰官、甘鳳池都一舉殲除。他祇是不曾想到呂四娘事到臨頭從容不迫，她揭穿了雍正的殺人滅口毒計，使遵旨行事的一等侍衞索尼恍然大悟，也跟呂四娘他們一樣的準備逃生，衝出重圍。祇是他心中要比呂四娘他們多上一層疑慮，他不知道昨日調來的大同鎮總兵王魁，是否也奉到了雍正的旨意？以雍正平時思慮的週到，行事的嚴密，他極有可能另頒一道密旨給大同鎮總兵，命他將呂四娘、索尼等人一併殺了，而不須等到索尼臨時下令。——果若如此，那他們在出山之際依然會有很大的危險，他一路惴惴然的担着老大心事，回到下山的路上時，他終於下定決心，把自己的顧慮跟呂四娘他們說明。

四個人坐在一株濃蔭覆地的大白楊樹下休息，眼看着來時路上正有大批扮作平民百姓的官兵在往返逡巡，乍看上去他們確是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呂四娘靜靜的在聽索尼傾吐他心裏的疑懼，山下的一兩千多官兵可能不待他下令就搶先下手，到那時候衆寡懸殊叫他們四個人如何應敵？呂四娘待他說完了話，立刻便微微而笑的回答：

『索尼，這一着當然不可不防，幸虧我來時先有算計，要過這一關的話，還得靠你。』

『靠我？』索尼忙不迭的急搖頭道：『我跟姑娘、白爺、甘爺處境相同。八成兒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不，』呂四娘却仍在斷然的說：『只有你才能夠帶我們平安無事的過這一關。』

索尼遲疑不決的問：

『姑娘，您的意思是說……』

呂四娘嫣然一笑，截住了他的話，往下說道：

『索尼，待我授你這一條臥龍潭虎穴的過關之計……』

十二

武州山下，大同鎮總兵王魁正在親督兵丁，嚴陣以待。索尼所料想的果然不差，雍正所行的正是雙管齊下之策，他另有一道密詔，直接頒給王魁，無須乎索尼辦完事後回京覆旨，爲免機密外洩，使這異姓手足相殘的一幕，永不爲人所知。他命王魁等待索尼下山，一道殺了呂四娘他們以後，立刻便取出聖旨宣讀，繳還遏必隆刀，將索尼也當衆處斬。

然而，當王魁等到索尼穿過一道樹林，大踏步下山來時，他却不禁怔了一怔。因爲，下山來的只有索尼一人。

來不及上前問訊，便瞧見索尼滿面怒容，開口便是聲聲詰問：

『王大人，呂四娘等三名逆黨早已下山半個時辰了，你可逮着了他們？』

聽得王魁大喫一驚，他慌忙反問索尼：

『早已下山半個時辰了？怎的咱們誰也不曾見過一個人影？』

索尼的臉孔板得更緊了，他厲聲喝道：

『好哇！王大人，你竟膽敢縱放欽命要犯？』

王魁的一張臉，都嚇成了鐵青。他張皇失措，雙手直搖的道：

『沒……沒有哇，諒我怎有這大的膽？敢於縱放欽命要犯呢？』

先發制人，事不宜遲，索尼佯裝怒不可抑，他驀地拔出二尺五寸長的遏必隆刀，麗日映射，强光耀眼，他用刀尖指着王魁，直呼其名的問道：

『王魁，你可認識這寶刀麼？』

『認識認識，』王魁當時就雙膝一屈，跪了下去，聲音顫抖的回答：『這是上斬王公，下斬庶民的御賜遏必隆寶刀。』

『我奉得有密詔！』索尼特意大聲說道：『倘若走脫了呂四娘等三名逆黨，我唯有請出這遏必隆刀，取你的首級回京覆旨！』

說罷，他一咬牙，在衆目睽睽之下，乘王魁措手不及，手起刀落，把跪着的王魁一刀殺死。然後，望着那些齊同下跪，直在哆嗦的游擊、都司和兵丁，高聲一喝：

『王魁業已伏誅，逆黨早已逃得遠了，你們還不趕緊分頭去追！』

他這一聲令下，反教那一千餘名官兵，如逢大赦，站起身來便連吆帶喊，東奔西跑。表面上是奉索尼之命追捕欽命要犯。其實呢，正好趁這機會紛紛開溜，免得自干罪戾，挨那先斬後奏的遏必隆刀。

直到圍山官兵逃得一人不見。樹林子裏，方始轉出揚聲大笑的呂四娘、白泰官和甘鳳池來。索尼回身上前迎接，他聽見白泰官在歡聲的說：

『四妹，妳這一計着實其妙無比！』

『豈祇這一計妙，』甘鳳池也在伸出大拇指來說道：『方才門大師兄的諸般安排，指揮若定，更見得我四姊神機妙算，無人可及。』

『兩位莫再誇我吧，』呂四娘忽然牽起一件心事，她一聲長歎的說：『國仇家憾，一概沒了。我呂四娘靦顏貪生，正是枉而爲人呢。』

『四妹，』白泰官義形於色的說：『妳幾時要報仇雪恨，我和五弟，必定助妳一臂之力。』

『還有我呢，』索尼也挺身向前說道：『我這條性命是姑娘救下來的，姑娘用得着我的時候，索尼萬死不辭。』

『多謝列位伏義相助，』呂四娘雙手抱拳，作了個四方揖，她慘淡的一笑，啓齒說道：『祇不過如今爲時尚早，我還有件私事，急待了結。等那一天需要列位鼎力幫忙，我一定會登門拜訪。此刻我們還是暫且散去，各奔前程吧。』

說罷，她再向衆人一一道別，折身便往東走。白泰官、甘鳳池和索尼，暫停片刻，目送她的背影，漸去漸遠，然後翩若驚鴻的消逝無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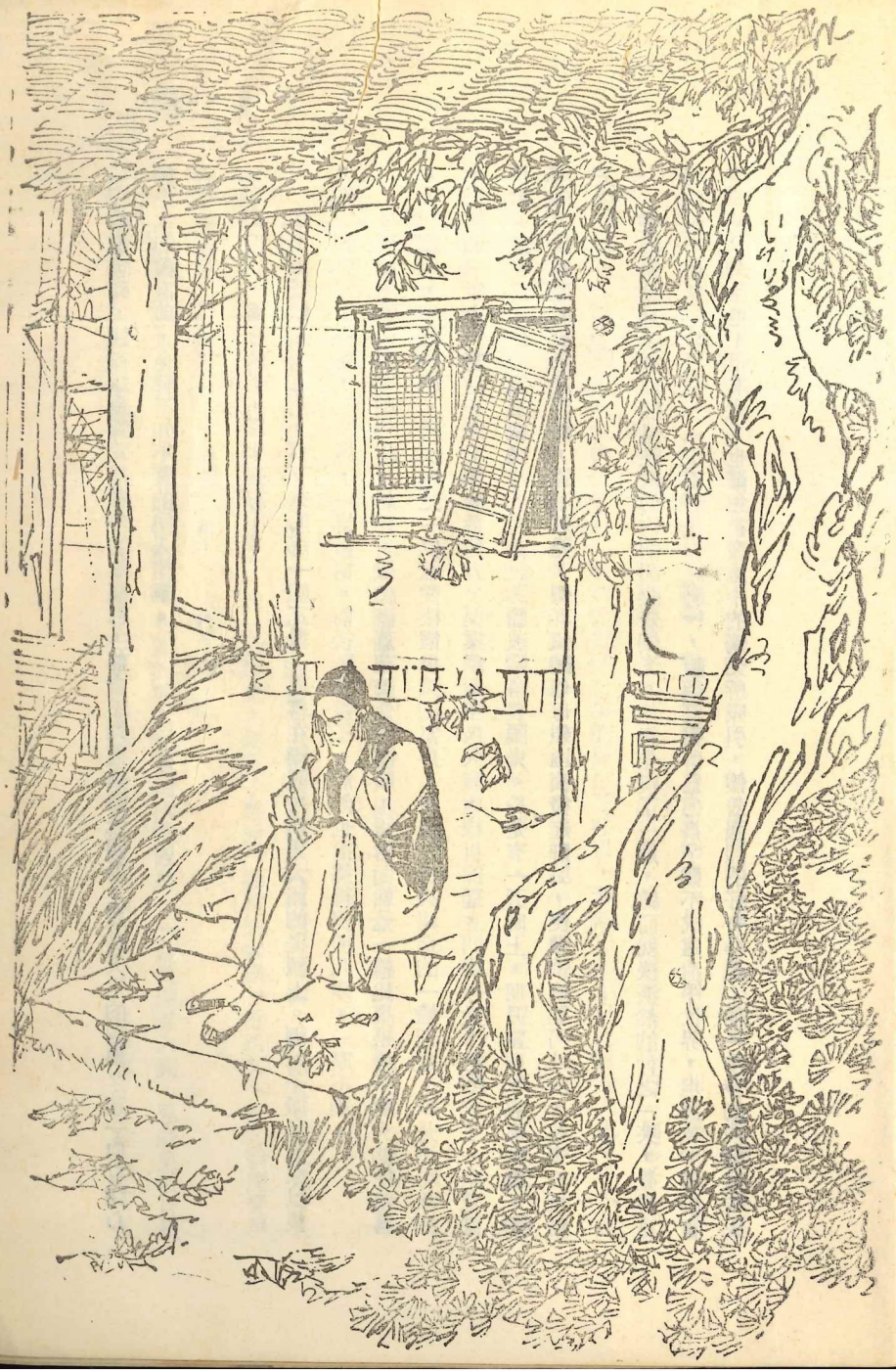
顧南郎

一

黃昏時分，羣鴉歸巢，那一聲聲『聒——聒——』的叫，緊緊扣動顧南郎的心弦。滿腹悲酸，一腔煩亂，再怎樣都也撣洒不開。

金陵古城，棲霞小村，秋風起，落葉飄零。祇要天色一黯，村裏村外便不見行人。白毿毿的石板路，映着落日餘暉，顯出的那份灰黃顏色，益發的令人心情蕭索。再加上枝葉扶疏的大樹，投下朦朧陰影，暗淡景象，落寞蒼涼，如像一塊千斤石板，壓得顧南郎氣都沒法喘。

已經整整四個月，不見他朝思暮想的四娘了，她會到那兒去了呢？兩手空空，孑然一身，縱使她有天大的本領，像這樣的不告而別，一去無蹤，轉眼之間就是一百多天，又叫自己怎不就心懸念？卜晝卜夜，



無時無刻，一顆心都像在滾油裏煎。

顧南郎神情憔悴，兩眼深陷，他雙手托腮，默默坐在四娘空闊寂靜的房門外，往往一坐就是老大半天。唇紅齒白，英俊瀟洒的江南才子，纔祇二十五歲，便失却了他靈活的眼神，翩翩的丰采，歡樂的心境和朗爽的笑聲。一年以前，當他侍奉高堂老母，避開都市的煩囂，人事的紛擾，離羣索居，像一位嘯傲山林的隱士，搬到這秋風一起，便有遍山紅葉燦爛似火的棲霞村。春花秋葉，景色萬千，自己的心情又是何等的興奮，何等的愉悅？功名利祿，富貴榮華，早已被他拋到九霄雲外。他所求的，僅祇是常年母子相依，永遠永遠的和這名山奇景相對。一旦興之所至，有感而發，他便作幾首小詩，畫幾幅丹青，不必跟誰唱和，也無須請誰品評鑑賞。他祇求保有這一份逸趣，安享這一份靜謐，吟風弄月，飽覽棲霞山景的變幻無窮。——他爲什麼不能了此平生大願呢？世代簪笏，大明勛臣之後，家中有千頃良田，萬貫貲財。雖說清兵入關，屠戮江南，顧南郎的嘉定故鄉，也曾遭過兵燹浩刼，屠城慘禍。但是他的曾祖父，早早的就捨了田園，收拾細軟，攜家帶眷的往南邊逃。就憑變賣身畔所攜的珠玉財寶，也足夠維持個三代五代，免於飢寒漂泊之苦。到了顧南郎的祖父、父親和三代單傳的他這一房，四代人都不願做瀟洒的官，又一般的有斐然出世，不求聞達的淡泊甯靜之心。於是一個個都成了山林間的隱逸之士。祖父遯居天目，父親結廬黃山，到顧南郎二十四歲上他的父親一死，他便由於耳聞棲霞的紅葉，豔縮人寰。從而侍奉老母，暗攜一輩子也穿不盡的金珠，搬到這棲霞小村來住。

誰能想到，就在這金陵荒郊野外的棲霞村，他會不期而遇豔光四射，麗質天生的四娘？連一向自詡心如止水的顧南郎，也會不知不覺的墜入情網。

二

初相見，那日情景，畢生難忘——

顧南郎花紋銀十五兩，買下來的那一幢瓦房，座落在棲霞村向東大路的盡頭上。兩母子搬了進來以後，稍稍的整理了一番，三楹屋，一排敞窗。前後兩座院子，居然也拾掇得窗明几淨，一塵不染。

從南郎的那間書房朝外望，越過一道爬滿蔦蘿的低矮圍牆，正對面就是一幢比這邊房子更大的空院落，重門疊戶，滿佈蛛網。聽說也是一位深愛棲霞楓葉的富戶，特地在這裏建造的一幢別墅。祇是清軍攻陷金陵的那一年上，富戶一家不知淪落何方？渠渠華屋年久失修，棟折樑頹，門窗破敗，已經成了一座荒園廢屋。顧南郎和他母親初搬來時，還聽說那幢破院落裏鬧鬼。於是有一天晚上，明月當頭，惠風和暢，顧南郎因爲他房間裏過於悶熱，睡不着覺，側耳傾聽他母親屋裏微起鼾聲，便悄悄的推門外出，在青石板路上往返漫步。

驀的他瞧見，對面廢屋隱隱約約的閃爍着燭光。他起先喫了一驚，轉而就淡淡然的付之一笑，覺得自己的沉不住氣十分可哂。『子不語怪力亂神』，讀聖賢書所爲何事？難不成這清平世界，坦蕩乾坤眞的會有鬼麼？却是他不信有鬼，也難免被廢屋中的燭光所吸引，懷着强烈的好奇心理；他一步步的向廢屋走去。

廢屋的兩扇大門早就不知道拆到那兒去了，因此他步上石階，便輕輕易易的跨過門檻入內。他朝向那東燭光所在的房間躡足向前，忽然他停止了脚步，因爲他在左首正房的窗戶紙上，看到了一個女郎的上半身側影。聳起高高的螺髻，從額頂到下頷勾起幾道使他怦然心動的美麗弧線。確祇是窗戶上的一個影子，已使顧南郎一眼看出那是一位絕代佳麗。顧南郎驚喜交集的屏止了呼吸，渾然忘却了自己置身何處？也不知道在那道門廊盡頭站立了多久。直到一聲深沉的嘆息，把他從悄悅癡迷中喚醒了過來。

那聲嘆息分明不是窗後女郎發出來的，但是緊接着她便輕啓櫻唇，吐出了鶯聲嚦嚦。顧南郎木立不動，凝神傾聽，終於被他聽出那屋裏有兩母女；不曾發現窗外遠處有人，正在一問一答的交談。

開頭是那位絕美的少女在說：

『娘莫再傷心難過了吧。我們能逃得出性命，又得了這一處安身的所在，已經是仙佛庇祐，托天之幸了。』

『話可不是這麼說的啊，』是那位直在嘆氣的老太太接口在說：『四兒，可憐一大家人，就祇爲了人家造反，抄出妳死了四十來年的祖父留下的一些詩文，便落了個滿門抄斬的慘禍。妳祖父、妳父親屍骨早寒，還被官府挖出來挫骨，這實在是太慘太慘了啊！』

『娘，這並非我們一家才有的慘禍，』女郎的聲調越說越慷慨激昂：『自從滿虜入關，思宗皇帝自縊煤山，就拿我們江南來說吧：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大明善良百姓就給滿虜殺了十好幾萬！國破家亡，民

無嘘類，比我們家更慘的還多着咧。』

『快別說啦，四兒呀！』老太太慌忙攔住她道：『妳也不想想，妳爺爺過世四十四年，就爲了遺留的詩文裏，有妳方才所說的那麼一點兒意思，四十四年後還會讓我們一家遭了滅門的大禍。妳竟公然的在這兒大發議論，倘若隔牆有耳，被人聽了去，豈不是連我們這虎口餘生的兩母女，又要遭殃了嗎？』

『不會的，娘，』那女郎溫婉的在安慰她母親說：『深更半夜，荒郊廢屋，怎會有人聽到我們說話哩。』

『南無阿彌陀佛！』老太太宣了一聲佛號，又道：『蛇咬一口，見了爛草繩也驚。我們兩母女方罹慘禍，又是劫後餘生，凡事還是謹愼小心一點的好。』

那夜，顧南郎一直聽到這裏，方始漸漸的回過神來。聽屋裏兩母女交談了這幾句，就知她們也跟自己全家一樣，頭可斷，血可流，世代子孫決不做滿虜的順民，內心之中永遠都奉大明正朔。而且，細聽起來，這兩母女一家門還因爲反清復明遭到了滅門的大禍，她們是幸而逃脫的劫後孑遺。又何必讓她們平白無辜，多添一份疑懼和不安呢？——『傷弓之鳥，聞弦心驚』，倘使兩母女發覺他在門廊盡頭，乘夜深人靜遠遠的偷聽。心裏一駭怕，說不定她們會連夜捨了這方始得到的安身立命所在，再度踏上茫茫天涯，無處投奔的逃亡行程。

所以他便躡手躡足，一聲不出，再折回空洞的廢屋大門外，回到自己的家中。關門，上門，踏着前院

的月色，進了房間，和衣躺在床上。

說也奇怪，顧南郎這一夜居然就輾轉反側，一夜不眠，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個失眠之夜。他直在揣想着那兩母女的來歷，住進了那座廢屋以後，又將如何度日？緹騎四出的滿清忠狗，會不會放過這一對無依無靠的母與女，因爲她們正是兩條漏網之魚啊。一夜之間，那個美得出奇的女郎側影，更是不斷的在他眼前顯現。顧南郎在江南一帶稱得上是畫苑奇才，丹青妙手，然而，他却自承無法描繪得出她的絕代姿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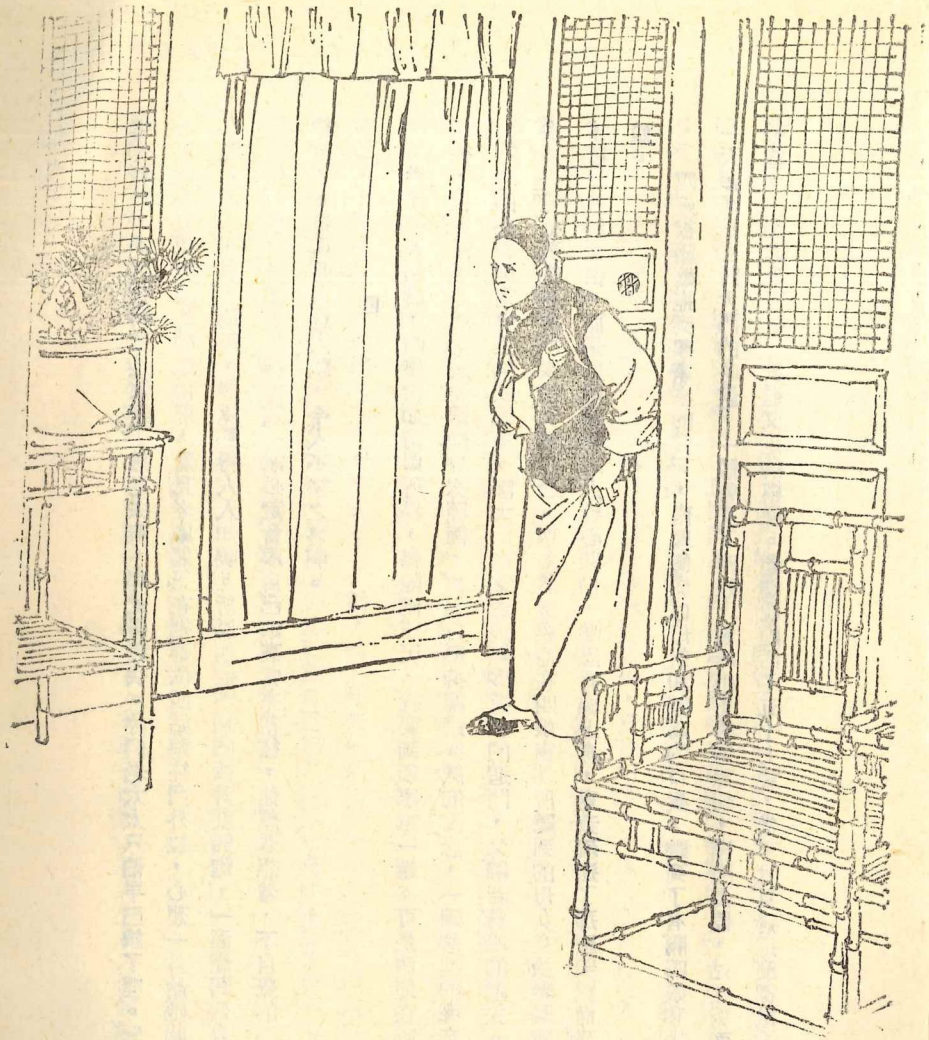
三

直到次日鷄鳴三唱，顧南郎方始昏昏沉沉的入睡。但是闔上眼睛不久，他又一驚而起，因爲他做了一個夢，夢見對面廢屋裏的那位女郎，正在娉娉婷婷的走進他的家門。他急忙披衣起床，全神貫注的傾聽外間聲響，果然就聽見了昨夜就已經熟稔了的鶯叱燕語。四娘說話，像簷間鐵馬一般的琤琮叮噹。——這夢竟是眞的。

來不及梳櫛盥洗，顧南郎一面束着袍帶，一面手捋腦後的髮辮。他順着人語聲響的方向尋去，原來是母親的房裏正有人在說着話哩。

三步併做兩步，跑到母親的房門口，正待伸手掀門帘，他忽又把手縮了回來。——他聽見昨夜隔窗所見的那位女郎，正在跟他母親道謝：

『安人，初次謁見，怎好意思這般叨擾呢？』



『快莫這樣說，四姑娘。』是母親的聲音，在親暱的答道：『俗話有道是：近鄰勝似遠親。何況我們兩家都是遠離鄉里，出門在外，誰能把一家一當全都帶着走呢？我們早搬來些時，一應家俱器皿，油鹽柴米總算先措辦齊全了。不比妳們府上初來乍到，何況祇有母女兩位，令堂又在病中，當然難免無法事事準備齊全。四姑娘呀，這區區微物能值得了幾文？妳若是不嫌老身冒昧唐突，還是別再推辭；就讓顧媽跟妳過去看看。缺什麼，都到舍下來拿。或者，爽性叫顧媽給妳送去。』

四娘還在謙謝的說：

『那就更不敢當了。』

『不要緊的，四姑娘。』顧安人接口就說：『顧媽是舍下的老家人了，自我過門她就一直在跟着我。她這個人心腸最熱，四姑娘妳儘管讓她多幫妳的忙，她是越幫人忙心裏越高興的。好在，舍下此刻也只有我們母子兩個，事情很少，不像四姑娘府上，一則乍到這生地方，人地生疏，二來令堂又有病，……』

『安人，』四娘像似在泫然淚下，她聲音梗塞的說：『家母和我正在大難之中，居然就遇見安人和顧媽媽，仙佛般的慈悲心腸，也許我們兩母女就此得救了。祇是安人的大恩大德，叫我怎生報答？』

於是顧媽也岔嘴說道：

『四姑娘，我們安人是一片誠心，要幫妳這點小忙，妳就聽我們安人的勸吧。人生在世，誰沒有個艱難困苦的時候？來來來，讓我陪妳先到我們後院去，拿些缸盆碗筷，油鹽柴米到妳們那邊。妳執意要自己

起火燒弄，不讓我們這邊做好了送過去喫，那就得趕快。妳們老太太只怕早已餓了嘿。」

站在母親房門外的顧南郎，聽見老顧媽正在把那位四姑娘往門外拉，心想一旦給她闖上那該多麼不好意思，——施恩不圖報，無須鬧得人人知曉。所以他忙不迭的拔脚就開跑，一溜煙回到自己的房裏，往書桌前面一坐。看樣子，四姑娘一家必定會跟自己家裏常來常往，他想着想着，不自覺的心花怒放，嘆咪咪聲笑了。這眞是天遂人願，令人不勝之喜啊。

四

從這一天起始，四娘恰如南郎所料，每隔兩三天，就要到顧家來一趟。可是南郎在曉得了她家的境況以後，反倒用盡心機的避免跟她打次照面。他强自壓抑躍躍欲試的意念，一聽到她的聲音便趕忙躲開，却又不時的在書房窗縫裏伺候偷窺。睜大眼睛望着她輕移蓮步的進門，又翩若驚鴻的離去。來時兩手空空，去時必定抱着從他家取去的食用各物。南郎將那夜他在四娘窗外所聽到的母女交談緊緊隱瞞，不是怕母親或顧媽洩漏祕密，而是免得兩位老人躭心駭怕，唯恐惹禍上身，竟致疏遠了那麼美麗而又善良的一位四姑娘。

四娘被顧媽拖到顧家來的當天，南郎便從他母親和顧媽的口裏，聽到了有關四娘和她母親的近況。那一天顧媽是在開大門的時候，一眼瞥見了四娘，當時她正神情焦灼，滿臉憂惶，站在對面廢屋門廊裏向外張望。一副遲疑不決，欲進又止的模樣。顧媽說她活了五十七歲，從不曾見過這麼標緻的小姑娘。當時她

還不知道對門廢屋搬了戶人家來住，但是她看得出四娘正有很大的難處。急急忙忙的跑過去一問，這才知道四娘她母親午夜以後突發寒熱，直說譫語。四娘急於請醫生給她母親看病，却苦於兩母女身畔早已一文不名。她手裏緊捏着她家唯一的財產，一支值不了三五兩紋銀的碧玉簪，正想拿到金陵城裏去賣掉或典當，又不放心把昏迷得人事不知的老母親留在那幢廢屋裏，更苦的是不知該向誰去求援？

顧媽一片熱心，立時三刻便解決了她的爲難。她自告奮勇替四娘到街上請醫生，又幫她到藥房去抓了藥，拿到自己家裏來煎煮。她自掏腰包墊了錢，又出這麼大的力，使四娘好生過意不去。她跟着顧媽到顧家來，顧媽便掇促她去見一見顧安人。顧安人一向慈祥和藹，尤其她一見四娘就竟得打從心裏歡喜，所以她一口答應延醫治病的事由她負責，叫四娘不必爲手頭缺錢而担心。另外她還送了四娘紋銀十兩，又在說鍋盆碗筷，柴米油鹽一無所有的四娘暫且不必開伙，一日三餐由顧家這邊送過去。可是四娘却很有志氣，她起先一再推辭，經過顧安人和顧媽的竭力苦勸，她方始無可奈何的依允，就算她們兩母女借到了顧府紋銀十兩，權且用那支碧玉簪作爲質押。不過她仍然堅持自己起火燒飯，支付醫藥各費，凡此一切都不須顧安人和顧媽操心。當天她借用了些顧家的器物和柴米，居然還一一照價付值。

這以後，四娘因爲母親的病始終不見起色，她日以繼夜，衣不解帶的侍疾。還得洗衣煮飯，料理家事，顧得了內就顧不了外。她們兩母女所佔住的這幢廢屋，又跟顧家一般，孤另另的座落在村子口上，附近周圍找不到鄰居幫忙。迫於無奈，四娘就祇好再聽顧安人和顧媽的勸，她全心全力侍候她母親的病，一應

延醫抓藥，買米買菜都由顧媽代勞。就這樣，她每隔兩三天都要到顧家來一趟，南郎生怕她見到了自己，可能會得腆覥不安，所以一連多日都在躲來躲去的跟她捉迷藏。

直到有那麼一天，南郎在窗縫裏偷窺四娘。因爲四娘正站住了跟顧媽算賬，她站立的地方離那條窗縫很近，所以南郎看她也就份外清晰眞切。他駭然驚見四娘神情倦怠，花容憔悴，連那一對水汪汪的橫波眼，四週圈也出現了黑圈。這才想起她多日以來不食不眠，境況又是這麼樣惡劣，她實已心力交瘁。當時他便心頭一緊，湧起了滿腔愛憐。等到四娘和顧媽算好賬走了，南郎便三步併做兩步，走進他母親的房間。

『娘，』他站在顧安人的椅子前面，喊過一聲便說：『四娘剛走。』

『我曉得。』顧安人正在愁容滿面，她頭也不抬的說：『四娘方才到我房裏來過，說起她母親的病總不見好，看樣子許是很危險了。我聽後心裏正在爲她發愁，她母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叫四娘她怎麼辦呢？』

南郎到他母親屋裏，原意是想請他母親說服四娘，她這樣一面持家一面侍疾實在太辛苦了，天長日久，便鐵打的人也受不住。爲了免得她疲勞過度，有朝一日終將病倒，何不聽從他們一家的勸告，把燒飯洗衣那些個事，也請顧媽一併代勞，直到她母親病好。可是，他所急於要說的話還沒出口，驟然又聽說四娘母親病危的噩耗。爲四娘着想，一時之間但覺得萬箭攢心，不勝凄苦，南郎竟站在原處呆住了。

『南郎！南郎！』

顧安人一連喊了幾聲，方始將南郎從呆怔之中喚醒。他定了定神，向他母親笑笑，答應了聲：

『娘。』

『南郎，』顧安人兩眼緊盯住南郎說道：『我有一句話要問你，你可不許在娘跟前口是心非。』

『娘言重了，』南郎雙手交扭，十分惶恐的說：『孩兒怎敢在娘跟前心口不一呢？』

『那麼，我問你，』顧安人神色端凝的說：『你可喜歡四娘麼？』

『娘！』陡然之間被他母親道破了心事，顧南郎心跳卜卜，兩頰泛湧起紅潮，他囁嚅嚅的回答：『孩……孩兒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却曉得。』顧安人的唇角，漾着一抹微笑：『這些時來，你對四娘和處處有情，處處在意，我和顧媽早就看在眼裏，瞭然心中了。南郎，我也曾到對面去探望過四娘她母親幾回，看她們的行事，聽她們的談吐，絕對不像是小戶人家出身。祇是她們家的底細，兩母女都守口如瓶，我也不便多問。不過我倒是私下問過四娘，確知她不曾訂過親，以四娘的賢慧和美貌，儘夠配得上你。何況我看你對四娘不但愛慕，而且敬重，將來相處一定和睦。南郎，今天我跟你把話攤開來談，如果你的心事，恰如我方才所說。那麼，明天我就再到對面去一趟，跟四娘她母親當面談談這門親事看。』

南郎聽他母親這麼說了，眞是喜從天降，心花怒放。可是他轉念一想，却又覺得不妥。情不自禁的扭起心事，皺緊眉頭，望着他的母親，一臉苦笑的說：

『娘，這件事恐怕還有兩層不盡妥當。其一，兩姓締婚，總得要請一位冰人，三媒六禮，缺一不可。否則四娘會嗔怪我們於禮不合，不夠鄭重。其二，她母親病危，四娘孤苦無依，在這個時候提親，會不會被四娘認爲……』

『傻孩子！』顧安人笑啐着打斷他的話說：『這兩層，我早就盤算過了。冰人可以等到對面有了允意再請。憑我們兩家的交情，不先探詢，貿貿然的請了冰人去提親，那才是造次冒失呢。至於四娘她母親的病勢是否危急，病人自己當然心裏明白。我急於要把這門親事談妥，一方面爲的是你對四娘一往情深，另一方面也是爲使四娘母女兩個定心。親事談好，四娘的終身有了依靠，她母親不就心安了嗎？』

南郎再一想時，他母親所說的話，果然入情入理，一點不錯，因而也就滿懷欣喜的不再多說。顧安人一看南郎的神情反應，便知他對這門親事，必定是千肯萬肯的了。於是便莞爾笑着揮揮手，命南郎自回書房。她興冲冲的換了一身衣裳，喊聲顧媽，伴她一同到對面去。

五

顧南郎回到自己的書房裏，暗自慶幸，手舞足蹈，自以爲這門親事是必成無疑的了。四娘有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眞不愧是國色天香，絕代佳麗。能夠娶到這麼既美麗而又賢慧的妻子，那眞是福慧雙修，他對人世將無復他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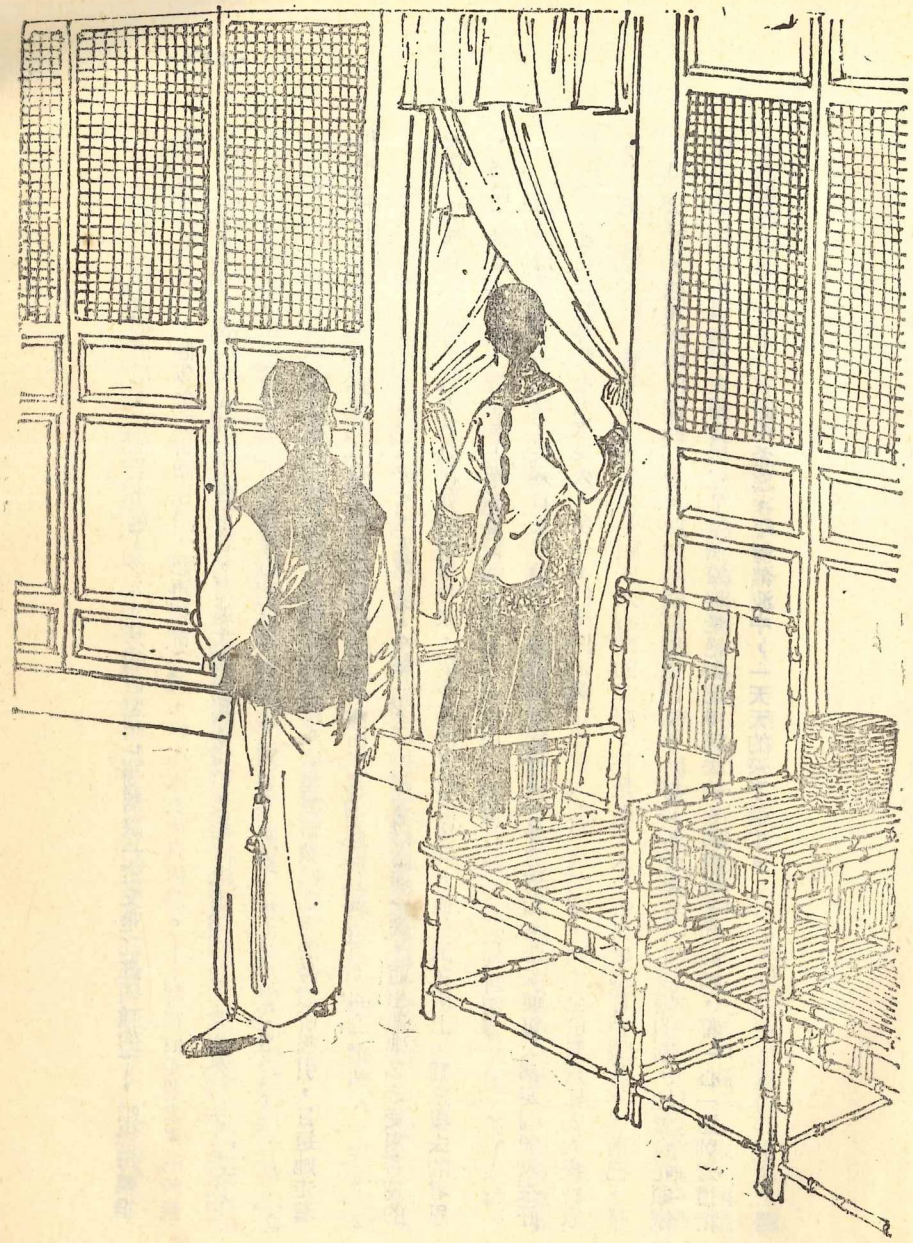
然而，等到顧安人面帶苦笑的回來，竟然大出這兩母子的意外；四娘一口拒絕了這郎才女貌，門當戶

對的親事。據顧安人說：她曾經很婉轉的在四娘母女跟前，提起她們從此刻到未來的一些重大問題，生活無依，四娘母親的病可能不治，後事應該怎樣措辦？還有孤苦伶仃的四娘究將何去何從，她的終身大事又該怎生解決？顧安人說四娘母女很能懂得她的弦外之音，也並不嗔怪她在垂危的病人面前率直的談論這些。四娘的母親尤其一再向她表示感激，她委實想不起她曾說錯過什麼話，可能會刺傷那兩母女的心。甚至四娘她母親還很熱切的想商議定這些她委決不下的事情，讓她死也可以瞑目。可是，四娘却攔住了她的母親再往下談，她突然變得臉色陰沉，用一種近乎冷漠的口脗，答覆顧安人道：

『舍下的事，往後要仰仗府上的地方還很多。安人和令郎對我們兩母女的大恩大德，有朝一日，我終會有所報答。至於其他呢，「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從今以後，安人竟是不提的好。』

南郎聽後，便覺得自己一顆心兒筆直的往下墜沉，他如中雷殛，惘然久久，直到顧安人焦急的一遍遍把他喊醒轉來，他望着他母親慘然的一笑，就此緊抿雙唇，不再開口。——四娘的話已經說得夠明顯了，她一口拒絕了顧安人的親自提親，表示這是永遠沒有可能的事。

然而，誰能料想得到，在這種全已絕望的情形之下，居然還有峯迴路轉，柳暗花明的一天呢？起先，是四娘母親的病勢，奇跡般的逐漸好轉。其次，則是四娘到顧家來得更勤了，跟顧安人、顧媽，甚至顧南郎都顯得份外的親近，她似乎從來不曾想到過避嫌，因此她大大方方的跟南郎見過了面，就好像他們早就十分熟悉了一般。還有，她從此不再生份、見外，大大縮短了兩家之間原先保持的距離。她聽從顧安人的



建議，專心侍候她母親的病，不再起火燒飯，汲水洗衣。那一日三餐，不是顧媽做好了給她送過去，便是她自己上門來取。要用錢或其他的東西，她也不再囘呢，直接了當的向顧安人開口借，她彷彿已經成爲了顧家的一員。

四娘的神情大改，態度突變，使南郎先則大惑不解，悄悄迷離。可是漸漸的他又激起了新的希望，將四娘拒婚以後，他的傷心、絶望、萎靡、頹唐一掃而光。他開始覺得四娘並不如他想像的那麼『豔若桃李，冷如冰霜』，對自己的一片癡心，萬般愛慕全然置諸不顧。他甚至相信了顧媽安慰他的說法：四娘僅祇爲了不願顧安人在她瀕危的母親跟前，提起那些安排後事的話，唯恐影響病人的心理，方才忙不迭的將話題打斷。

顧南郎的心情越來越開朗了，神色越來越見愉悅。——時至如今，他猶仍清清楚楚的記得，他初次和四娘劈面相逢，以及往後每一次見到面時，她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那一幅幅的印象全是他的畢生傑作，用最有力的筆觸，最鮮豔的色彩，構成一幀幀絶妙的圖畫，鐫刻在他的心版，永遠永遠的留供他自己一個人含笑欣賞。每一度憶及，都使他狂喜不已。

第一次劈面相逢純粹出於意外，那些天南郎正因爲四娘的拒婚心亂如麻，失魂落魄。他開始茶飯無心，長夜無眠，整日價長吁短嘆，坐臥不安。他背負雙手到後園裏漫步，遠眺樓霞山上，紅如二月花的楓葉，宛似自己心底滴滴的滴血。滿天陰霾，彷彿不見一線曙光的前程路。他站在一株樺樹下，凄然的落下了眼

淚，而且還不知道那潸潸湧出的淚水流了多久。驀的他想起此刻兩眼一定又是紅紅腫腫的了，唯恐母親垂詢，顧媽暗中竊笑，他匆匆的折回屋裏，想再盥洗一遍，躺在床上休息休息。——就在他走進堂屋的時候，四娘恰巧進門，兩人竟迎面闖了個正着。南郎大喫一驚，慌忙走避，急於縮回後門堂屋外頭去。却是已經來不及，四娘仰着臉兒跟他打了一個照面。奇迹出現了，四娘落落大方的向他嫣然一笑。

這一笑，使他收回了失落的三魂七魄，但却當場呆住。兩隻眼睛被她窈窕的體態所吸引，目送她走進母親的房間。然後他便發覺自己的雙脚像是被捆牢了，呆若木鷄的在堂屋裏站了好半晌。

從這一次起，他們見面的次數便越來越多了。每一次四娘都報以南郎一笑，而南郎則必定受寵若驚的呆立。直到有誰驚動了他，方始倉皇的回過神來，拔步逃向自己的房間。他仆倒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尋思、揣測、猜度、幻想，接連幾天都不會厭倦。

四娘她母親的病一轉好，從逐日延醫診治，進步到臥床療養，多方滋補。四娘便每天都要到顧家來好幾趟，而且躭擱的時間也漸次長久。多一半的時間她都在顧安人的房裏勾留，她主動的幫着顧安人操持家務，做做針線，陪她聊聊閑天，就像是顧安人心愛的媳婦。許是顧安人也悟出她那日拒婚是不得而已，言不由衷的了，她和南郎同樣的深信，四娘終將答應這門親事，嫁給顧南郎；——否則的話，她怎會在顧家處處越俎代庖，坦然以主婦自居呢？這個道理是絕對說得過去的。顧家母子和顧媽，都一心一意朝着這椿美滿姻緣上想。日子，在滿孕希望，平靜無波中，一天天的飛了過去。

要不是那個霉運當頭的不速之客橫身插入，——顧南郎一想起那位自金陵來訪的詩酒風流江南名士陸白芹，便情不自禁的頭皮發麻，猛可的打個寒顫。一顆心又如十五隻吊桶般，七上八下的搖蕩起來。四娘因爲他犯下了殺人之罪，這樁血案將來還不知道如何了結？同時，這也是他一輩子裏，所曾見過的唯一恐怖可怕場面。

六

陸白芹自稱他是金陵世家子弟，才人名士，他偶然見到顧南郎售出的一幅『五月榴火圖』，由衷激賞，愛不釋手，直把顧南郎佩服得五體投地。因此他千方百計，探聽到顧南郎的遯世隱居之所，帶了名帖，備下四色禮物，獨自一人，專程前來拜訪。

由於陸白芹胸中也還有點才學，詩書字畫，都有兩手，因此顧南郎和他談得十分投機。他懇請顧南郎替他畫四幅屏條，聲稱願贈四十兩銀子的潤筆。這還是顧南郎售畫以來，從所未有的一筆收入。再加上陸白芹的一片虔敬之心，顧南郎因而也就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下來。

南郎畫四幅畫，就能夠得四十兩銀子的報酬，足夠顧家一年的用度。莫說顧安人和顧媽聽說了歡天喜地，大爲欣慰。就連四娘跟她母親得到消息，也是爲他高興得很。四娘還特地給她母親傳話，向顧安人道賀的說：

『公子能夠得到江南名士這麼樣的敬重賞識，他將來必定會在畫壇揚名，成爲一代宗匠。家母直在說

着，那日公子奉安人之命，親自送東西到舍下。家母一見到了他，就知道他氣宇不凡，必成一器。』

便這幾句誇獎，已經夠讓南郎心花怒放，三天三夜睡不着覺了。

原是美事一樁，怎料到反而連累四娘，成了個凶終隙末之局呢？

陸白芹藉着催畫，每隔三五天便到棲霞小村來一趟。他既恭維顧南郎，又能善體人意，嘻得南郎不愛和生人交往，尤其不願洩漏他所住的地方。因此，陸白芹從不曾把他找到了顧南郎的事，說給任何人聽。而且，他每到棲霞小村，都是獨來獨往。

那一天，合該生事。陸白芹一大早就來了，兩人抵掌快談，一談就談到了中午。是顧安人情知他倆正談在興頭上，便私下吩咐顧媽，到村上去買了些熟菜，沽兩瓶酒。然後再去知會南郎一聲，時已亭午，一定要留陸公子喫頓便飯。

陸白芹彷彿巴之不得，很爽快的一口答應了。於是，兩人便到堂屋裏坐，由顧媽擺上酒菜，細斟慢飲，談古說今。一頓飯，不知不覺的竟喫了一個多時辰。

連顧南郎都一時疏忽大意的忘了，每天一到這個時候，四娘她母親要睡中覺，四娘趁着家裏沒事，她總是準時準刻的來到顧家。陪顧安人說笑，間或也幫顧媽的忙，做點家務事。如果他不曾將四娘要來，渾然忘却，那麼，他一定會想出法子，找個托詞，讓陸白芹離去，免得四娘一進門來就撞見了生人。

當時，陸白芹右手端着酒杯，正在逸興遄飛，高談闊論。忽然之間他自己把話頭打住，張口結舌，兩

眼發直，脫口而出的便是一句：

『世間眞有這等絶色女子！』

顧南郎連忙掉頭一看，果然是脂粉不施，素抹淡妝的四娘。她正輕俏的穿過前院，面向着堂屋在走過來。

一陣心急，偏又手足無措。顧南郎既不能攔住四娘，叫她回去。又不便拉起陸白芹，往書房裏跑，避過這相當尷尬的一照面；——他就這麼呆住僵定了。

四娘走到門口，方始發覺堂屋裏有客，抽身迴避，已是不及。幸虧她從容不迫，低埋着頭，唇際含笑，她很快的走過陸白芹的面前。一掀門帘，苗條身姿，閃進了顧安人的房裏。

陸白芹等四娘進了顧安人的房間，兩眼猶仍戀戀不捨，直盯住那幅門帘，他頭也不回的問：

『她是誰？』

顧南郎眼見他那一副貪婪急切的模樣，心底泛起由衷的惱怒，頓了頓，方始冷冷的答道：

『鄰家女。』

陸白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緩緩的轉過臉來。望一瞥南郎，搖搖頭問道：

『顧兄，是你在騙我？』

南郎正有滿腔怒火，同時也深感大爲不耐。他埋下頭喝酒，淡淡的反問一句：

『我爲何要騙你？』

陸白芹將手裏的酒杯輕輕放下，雙手扶向桌沿。將一張臉湊近南郎，曖昧的一笑，低聲問道：

『她和顧兄毫不相干？』

『毫不相干。』

『那麼，』陸白芹擠眉弄眼，十足流露儇薄少年的輕佻，調侃的再道：『縱使是洛陽女兒對門居，倘若她和顧兄毫不相干，怎麼她對府上會如此熟習？自來自去，穿堂入室，就跟在她自己的家裏一樣呢？』

顧南郎深憾陸白芹出語唐突，褻瀆了他一心敬愛的四娘，但覺胸間燃起了熊熊烈燄。怒火上沖，忍無可忍，便正色的答道：

『陸兄，請你出語謹愼。方才這位小姐，是來探望家母的，她和在下從不曾交談一語。你我都是知書達禮的人，怎可以在人後談及閨閣之事。』

陸白芹這才曉得南郎是在生氣了。他總算機警，連忙避席起立，向南郎深深一揖，告罪的說：

『顧兄，方才委實是小弟酒後失言了，謝謝顧兄的不吝教誨。』

顧南郎却餘慍未息，他就勢站了起來送客，向陸白芹雙手一拱，回他一禮說：

『豈敢豈敢。鄉間野蔬山釀，不成敬意，恕在下招待不週。』

分明是板下臉來，疾言厲色的在下逐客令。陸白芹自能省得，他當下就臉孔一紅，訥訥的說：

『那……那麼，小弟就此告辭了。』

『不送！』

等陸白芹一走，顧南郎便走向顧安人的房間。他站在門口，高聲的向房裏問道：

『娘，那天陸某人送來的四色禮物，是否還原封不動的存着？』

門裏，居然是四娘在朗聲答話。她接口便回答顧南郎的那一問道：

『承安人的美意，叫顧媽媽分了一盒銀耳到舍下，吩咐我讓家母滋補滋補。却是還好，我到此刻都還不曾打開，一會兒就給公子送過來。』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她竟能會意，而和自己搭上了腔，一時之間眞叫南郎驚喜交集，心旌搖搖，差點要從地面直跳起來。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自己方才的那一問不曾說明緣故，就怕四娘滋生誤會，情面難堪。所以，他趕忙又說：

『四姑娘，我是因爲方才發現陸某人物猥瑣，不想再交這個朋友了。怕他再來糾纏不清，因此想把他所送的禮物退回。』

房門裏，四娘輕悄的在回答：『這個，我自曉得。』

南郎喜上眉梢，心癢難搔。却是他又怕儘戀在母親房門口不走，會讓四娘嗔怪。因此他趕緊的再踱上

一聲：

『四姑娘曉得了緣故便好。娘，我回房去了。』

轉身便往自己的房裏走，脚步，竟是份外的輕快。滿心都是飄飄欲仙，醺醺將醉的感覺。

七

此刻回想，那陸白芹其實也是飛蛾投火，自速殺身之禍。他貪戀四娘的美色，頭天他被自己攆出門外，第二天一早竟會老起面皮，涎着笑臉再來。當南郎聽顧媽來報：陸公子來訪。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當他正正衣冠，步出書房，到堂屋裏一看；那笑容可掬，躬身爲禮的，可不就是陸白芹嗎？

『顧兄，』陸白芹行過了禮，便急忙聲明的說：『小弟今天是特地前來向你賠不是的。』

顧南郎仍然沉着張臉，毫不容情的說：

『你來得正好。我正想到村裏去僱一個人，到府上去一趟哩。』

陸白芹訝異的問：

『顧兄是有什麼要緊事情嗎？其實，顧兄如果有用得上小弟的地方，只要吩咐一聲，小弟便天天到府上來請教，那也是容易得很的。』

顧南郎一聽這話更是心煩，所以他絲毫不假以辭色，一聲冷笑的道：

『不必了。我想僱人造府，是爲送回你前次帶來的那四色禮物。』

陸白芹聽後不由一怔，臉上也變了顏色。他僵立半晌，却是又改顏相向，直在陪着笑臉說道：

『顧兄，前者承你不棄，和小弟一見如故，上天入地，無話不談。小弟正以顧兄爲平生第一莫逆知己，受教之處還多着哩。祇是昨日小弟不該酒後失言，諸多唐突造次，其實當時顧兄便教訓過小弟了。今天小弟誠心誠意的再來賠罪，顧兄又何必拒我於千里之外？不是夫子也曾說過：「過而能改，德莫大焉」的話嗎？』

南郎那時認定了陸白芹是個壞胚子，尤其他出語輕薄，冒犯了冰清玉潔的四娘，更叫他斷難容忍，所以他凜然正色的答道：

『往者已矣，請你莫再提起。否則的話，休怪我翻臉無情！』說到這裏，面向着顧安人的房裏，便是一聲喊：『顧媽！把陸公子那日帶來的四色禮物拿出來，交還陸公子，請他原封攜回！』

顧媽在房裏方應了一聲：『是。』陸白芹又搶着搶着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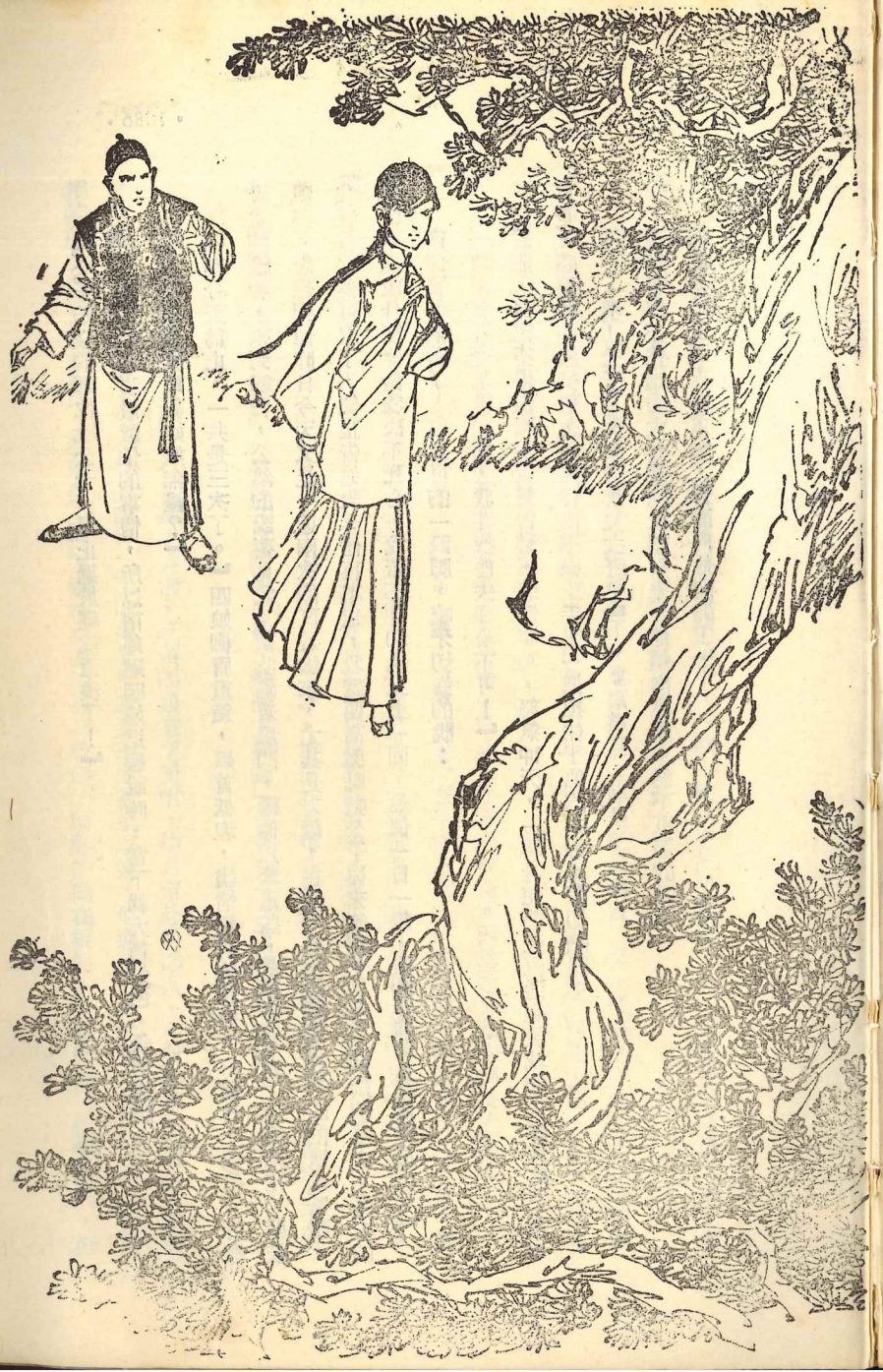
『顧兄，昨天我可是先問過了你。我所見的那位絶色女子，確是和顧兄你毫不相干的？』

當時顧南郎還不及悟出他這一問的深意，所以他還在負氣的回答：

『當然毫不相干！』

『那就好了。』陸白芹竟然了無羞慚之色，他從顧媽手裏，接過了那四色禮物。然後聳肩冷笑的說：

『夫子之道，各有門徑。詩三百篇，關關雎鳩居其首。顧兄，從今而後，我們不妨各行其是。套句下里巴



人的村言俚語來講：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總該可以了吧？』

顧南郎猛可的一揚臉，他緊抿雙唇，不屑作答。

在這當兒陸白芹祇好自找台階下，他聊以解嘲的發出一串碟笑。雙手抱着那四色禮物，十分狼狽的逃出了棲霞小村顧家。

南郎以爲陸白芹一連兩次受了教訓，從此他再也不敢到棲霞村來，覬覦四娘的美貌。然而他却大大的錯了，因爲有那麼一天，他正在村外的阡陌之間散步，仰望棲霞楓紅，俯瞰田間禾黃。藍天白雲，晶瑩清新，他正感到積鬱盡滌，心胸一濶。驀的，自遠而近，傳來了一聲聲的嬌呼：

『公子，公子，請等一等！』

一聽就知道是四娘的聲音，顧南郎登時就眉開眼笑，轉過身來，一面連聲答應，一面連奔帶跑，迎向他身後追趕上來的四娘。然而，臨近時，方瞧見，四娘那張千嬌百媚的臉龐上，竟會含有三分怒意，這是南郎從窗縫偷覷，以至和她面面相對，所從不曾見過的。當時可眞把他嚇了一跳，忙迎上去，在她的跟前一站，既慌又急，偏還不敢開口問她，是爲什麼事情生氣？他掙紅了臉，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一個勁兒的直搓着手，神情惶恐，彷彿是他做錯了什麼事情。

野濶風搖，禾浪溢香，十里平陽，就祇有他和四娘在阡陌上，相對而立。四娘秋波一轉，自他臉上閃過一瞥，她先默默的低下頭去，怒容自然而然的在化霽。歇半晌，她終於輕啓檀唇，開口說了一句：

『公子結識的那位陸公子，舉止過於輕佻孟浪了！』

這正是南郎心裏最駭怕的事情，所以南郎聽四娘這麼說時，當下就大驚失色，急切的問：

『莫非這廝膽敢對姑娘無禮？』

『到今天爲止，一共是三次了。』四娘柳眉重鎖，嬝首低埋，儘情傾訴的說道：『前日，他帶了好些貴重的禮物，來到寒舍，公然的說要見我。被我隔着扇門，勸他放尊重些，莫把我看成了野柳閑花，弱枝飄萍。怎想到他昨日今天又是一連兩次的涎着臉來，尤其是方纔，在大門外直說些不三不四的風言風語。我實在忍無可忍了，便正告他說，他再不走，我就要高聲叫喊公子你來解圍，他方才訕訕的離去。臨去的時候，還說什麼他對我決不死心，我若不肯和他見上一面，他便一日一趟，直跑到我肯見他時爲止。』

南郎臉都氣黃了，他猛可的一跺脚，咬牙切齒的說：

『這廝實在是無禮已極，我非找他去理論不可！』

說罷，他顧不得跟四娘說聲告辭，義憤塡膺，怒氣冲天，一轉身便要往直通金陵城的那條大路上走。可是，四娘却一邊喊他，一邊伸出纖纖玉手，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急切的問：

『喂，喂！公子，你要到那兒去呀？』

南郎竟經不住她力大，被她拉回轉來。他頰肉痙攣，怒不可遏的說：

『我要追上那衣冠禽獸，當面向他問罪！』

『那就不必了，公子，』四娘輕輕的撂開了手，一臉不勝欣慰的神情說：『一來他早已走遠，公子你追不上他的。二來他若再這麼膽大妄爲，我自會對他痛加懲治。』

『那——』南郎才吐了一個字，便縮住了。他原想說：妳是紅顏弱質，又不便輕易露面，怎生懲治得了陸白芹那廝呢？却是他怕這話一說出口，可能會使四娘不悅，因而機伶的頓住不再往下講。——此刻想來，當時自己的既笨且傻，委實太可笑了。

曾記得，四娘接下去所說的那幾句話，正是那一宗駭人血案的根苗。因爲她曾意味深長的說道：

『此刻我趕上公子，告訴你這一件事，祇不過想請公子在見得着陸公子的時候，帶便跟他說一聲。我接連三次忍之又忍，完全是看在公子你的面上。雖說公子你已經跟他絕交，但在先前總還有過一陣交往。三次以後，我就不容他再胡鬧。公子不妨跟他明言，他若敢於再來，那就是他不想活命了。』

一字一頓的將末一句話說完，四娘不等南郎答話，倏然的便轉身離去。南郎依依不捨，也曾追上去幾步。可是他又怕四娘責怪，特意在田疇間再繞了幾圈，挨過一盞茶功夫，方始折回家中。

八

南郎對於四娘，一片癡心，萬丈柔情，祇要四娘有所吩咐，他必定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加以他深切痛恨陸白芹冒犯褻瀆了他心愛的四娘，又曉得他曾說過三度被拒以後，他還會日日的來。因此，第二天天剛拂曉，他便披衣起床，從牆壁上摘下那柄祖傳的防身寶劍，緊緊的繫在腰間。輕拔門閂，悄聲開門，挺

胸叠肚，昂首濶步，穿過團團滾滾而來的晨霧。出村口，越阡陌，在那條唯一通向金陵城的大道上，一口氣走了五里路。

從大霧迷漫等到雲破日出，自卯初候到了巳初。顧南郎下定了決心寧可在大路之畔等上一天，也非把自金陵而來的陸白芹攔住不可。他要當面責問陸白芹，憑什麼輕狎侮慢，再三再四的糾纏四娘？如果陸白芹還不認罪，立誓從今而後不再到棲霞小村來。那麼，顧南郎便不惜拔出腰間寶劍，跟陸白芹性命相拚，那怕是殺人抵命，他也是心甘情願。

將近巳初，炎炎驕陽，已經孤懸中天。顧南郎坐在路畔一塊大石頭上，他正掏出汗巾揩汗。驀的，他聽到了自遠而近的得得馬蹄之聲。

立刻就站起身來，往大路中央一站。迎面而來的一人一騎，愈行愈近。南郎一辨認清楚來人，登時就氣往上撞，果然就是不顧死活的陸白芹。他雙眉一豎，張口便是一聲巨喝：

『站住！』

馬背上的陸白芹，立刻便收韁停步。却是他並不下馬，他俯望擋住他去路的顧南郎，嘻笑怒罵的道：

『原來是顧兄，哈哈！你幾時幹上了這個「留下買路錢」的無本買賣？』

『你休得胡言亂語！』顧南郎手按劍柄，一臉凜然的問：『我且問你，你是否又要到棲霞村去？』

陸白芹反唇相譏的道：

『怎麼，棲霞村幾時成了禁地？抑或是你顧兄的私業，如今竟不許行人來往了麼？』

『你無須對我出語譏誚，』南郎氣得渾身顫抖的道：『反正你所做的無聊行逕，你自己心裏明白！』

『不錯，』陸白芹竟毫無羞慚之色，他振振有詞的反詰南郎道：『我所做的事情我自明白。可是，置身事外的你，却又是怎生曉得的呢？』

『這——，』南郎幾乎被他問住了，他祇好坦率的說：『當然是四娘告訴我的。』

『哈哈，這就妙了！』陸白芹高踞馬鞍仰天大笑道：『顧兄，我記得曾經聽你親口說過：你和四娘毫不相干。怎麼？毫不相干的鄰家閨秀，竟會跟你說起這種不可語人的閨閣私事？顧兄呀，祇怕你那句毫不相干是言不由衷的吧！多一半，你早已近水樓台先得月了啊！』

但覺得眼前發黑，金星四迸。南郎氣急了時便什麼都不顧了。他拔出寒光四射的寶劍，揮向陸白芹，直在指指點點的說：

『什麼叫做「近水樓台先得月」？陸某，你含血噴人，欺人太甚！須知敗壞閨閣名聲，罪在萬惡不赦！像你這般衣冠禽獸，我眞不屑與你理論。請聽着，這是四娘命我所傳的話：你倘敢再上她家的門，那就是你存心不要自己的性命！』

陸白芹見顧南郎掣劍在手，疾言厲色，難免有點畏怯。他暗中緊勒韁繩，讓胯下馬連連倒退幾步，離南郎的劍尖遠些。方始一面準備撥馬而逃，一面自家壯膽，聲聲冷笑的說道：

『顧南郎，你也給我好生聽着！自今而後，我可要四處宣揚：所謂博於才藝，又復是正人君子的你閣下，幹的竟然是「踰其東牆，摟其處子」的勾當！再則，請你寄語那位三貞九烈的四姑娘：「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總有一天，我會抓住你兩人苟且的眞憑實據！』

南郎簡直被他氣瘋了，猛一咬牙，揮劍便向相隔了十好幾步的陸白芹砍去。一劍砍了個空，劍尖撂到地面黃土，激濺起了一陣塵煙。南郎自己都震麻了右臂，却是那馬上的陸白芹早已一拉馬韁，在向來時路絕塵而去。一轉眼功夫他便逃得無影無蹤，只留下一串使顧南郎火上加油的梟聲碟笑。

回家的路上，顧南郎特意慢慢的走，藉以消滅滿胸的怒火，平靜自己的心緒。同時也在挖空心思的想：方才的事要不要告訴四娘？要告訴她時又該如何措詞？因爲，陸白芹對四娘和他橫加汚蔑，有好些話是絕不可以講給四娘聽的。

所以那天他直到午刻過後方才回到家中，原以爲母親會因爲半日不見他蹤影而着急的呢。到家後，却發現顧安人若無其事的在飯桌子旁等他，而且不待他先開口，便喜孜孜的跟他說道：

『南郎，我看事情大有轉機了。』

顧南郎不由怔了怔問：

『娘，什麼事情大有轉機了呀？』

『當然是你跟四娘的事了，』顧安人命他坐下，兩母子邊喫邊談，她迫不及待的告訴南郎說：『今天

你一大清早就跑出去，直到晌午還不曾回家。我有點着急，四娘在這裏，也是惦念得什麼似的。她自告奮勇要到村口去看看，一會兒就跑了回來，說你正在田間漫步，此刻已在回家的路上。她走了才一會兒，果然你就進了門。你想，她若是仍還堅持前言，跟你無緣，她會對你這麼樣關心體貼？而且還並不避嫌？』

顧安人的話說得確實不錯，連自己也以爲四娘早就回心轉意了。南郎聽後覺得非常喜歡，祇是前車之鑑，使他猶仍心有餘悸。就怕母親再提婚事，又碰釘子，那將永遠無法轉圜。因此他淡淡的一笑說道：

『這件大事，由於前次之失，最好還是莫忙着提。至少也要等到她母親病全好了再說。』

『那當然。』顧安人欣然同意，忽又想了起來說道：『啊，我高興得差點忘了。方才四娘臨走之前，還沒來由的問過我：從前讀過的詩詞可還記得？我說你外公是位道學先生，根本就不許兒女涉獵詩詞，所以我竟是一首也沒讀過。四娘便說她小時候就祇由她參授過一首蘇東坡的「洞仙歌」，却是長大了以後說什麼也記不齊全，又沒人可問。她相煩你替她把這首「洞仙歌」寫下來。南郎，你詩詞記得最熟，你倒唸給我聽聽看，洞仙歌究竟有什麼樣的妙句？』

起先，南郎還不曾領會四娘的萬縷柔情，竟會以身相許。他坦然的放下碗筷，朗聲背誦：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背到這兒，他驀的心領神會，恍然大悟。當下就是眼睛一亮，全身閃過一陣歡激的微顫。他頓住了不

往下背，心兒却似平原走馬般的奔馳飛騰，直到一個奇妙無比的境界。當顧安人一聲聲的催他再往下唸，他却吃吃的儳笑，推說：

『娘，莫催我，確實是忘記了。』

然而，却在心底一個字一個字的在默誦那首『洞仙歌』的下半闋，細細推敲，逐句玩味——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何如？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這不是明之又明了嗎？四娘要自己在今夜三更，月光黯淡，星輝低轉時分，乘庭戶無聲，去會那『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的她呀！

半日狂喜得手脚沒安放處，半夜苦等得急如熱鍋螞蟻。且不容易等到了月淡星稀的三更天，顧南郎心跳如雷，屏止呼吸，躡手躡脚踅到對門去。門扉半掩，一道道的應手而開，無須偷窺，人兒果眞如約沒睡。她向他伸張玉臂，他在呢喃的傾吐愛意，他總算沒讓她屈指掐算『南郎幾時來？』四唇雙接，軟玉溫香抱滿懷。顧南郎情不由已，一觔斗跌進了朵朵紅雲裏。

九

事畢，平和了喘息，她催他早早離去，莫驚醒了在隔壁熟睡的她母親。可是南郎又怎捨得匆匆便起？逼得四娘把心腸一硬，告誡的說：

『公子，我的一片苦心，不久你自會知道。却是，我們就只有今夜這一次的情緣。從今而後，請你把我視同蕭郎陌路！』

——四娘行事，永永都是這麼樣乍冷乍熱，令人無從琢磨揣測。方約他『疎星渡河漢』，偏又把他從縱情歡樂的峯巔猛推下萬丈深淵。當夜他不敢拂逆，更不敢再求，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暗中摸索回到自己的房間。對於這一夜所發生的事，百思不得其解，於是也就澈夜不及闔眼。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熬到了昨夜緊擁中的四娘翩翩而來，熬到了抽空偷隙跟她說一句體己話。然而，當他情急的吐出了——『四娘，今夜……』時，四娘竟會滿面重霜，兜頭潑他一盆冷水，她竟在聲色俱厲的說：

『昨夜我已向公子言明，你我的情緣已了。從此刻起，請公子尊重我的雲英未嫁之身。公子倘能多讀幾遍東坡居士的洞仙歌，就不難省悟末兩句的：「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正是在說才人佳麗，兩情歡娛，一概都是過眼雲煙而已。』

從這一天起，整整二十天裏，僑寓棲霞村口門當戶對的兩家人，表面上看來是平靜無波，光陰容易過。陸白芹自此不見蹤跡，四娘的母親已能勉力下床走動幾步。而四娘也是仍舊每天必來顧家一兩次，祇不過來去匆匆，尤其遇見南郎她就閃避，絕不給他在無人處面面相對的機會，更不用說是輕憐密愛，重續前歡。於是這二十天使南郎過得苦透悶極，他直在揣想自己是否在玉體橫陳，宛轉嬌啼的那一分際，把她得罪？然而回忖自己對四娘一向敬重深愛，似乎也不會樂而忘形，鹵莽粗疏。何況周公大禮舍此無他？再怎

樣也不至於會使四娘惱得毅然決然的揮慧劍而斬情絲，將一樁美滿姻緣就此深深埋葬。朝思暮想，茶飯無心。若不是惟恐母親担憂，又直在渴望一見四娘，勉强打起精神，竭力支撐，顧南郎十中有九早就該病倒了。

終於，撐到了那令人永難忘懷的第二十天，顧南郎正滿腹心酸，長吁短歎。他在書房裏往返踱踱，繞室徬徨。陡然一陣紅光耀眼，忙抬起頭來看時，赫然竟是他刻骨相思，無時或忘的四娘。

喜出望外的忙迎上去，牽動唇角，漾上那失落已久的笑容。四娘居然也向他露齒一笑，——這第三笑尤其使南郎如醉如癡，意亂情迷。不知從那裏激發出來的膽量，他竟敢快步向前，緊緊的把四娘一摟，耳裏聽到四娘噓着聲音在說：

『那一日我料錯了，我和你居然還有一次情緣，迫得我腼顏相就。一切祇好歸之於天數！』

——這幾句話，還是事後他多日苦思，方始想了起來的。

當時呢，意馬心猿，萬般情急，心頭恰似小鹿亂撞。——他擁着四娘進房，四娘也不推拒，只是在他的耳畔低語：

『你把房門關上。』

不幸的是，一陣歡顛，他竟將她的叮嚀忘却。

所以，當兩人相偎相倚，難解難分，南郎在向她傾吐着相思苦時，房中突然有人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

然的枭笑。——顧南郎一驚而起，轉臉一看，他嚇得差點失聲驚呼起來。不知怎的，二十天不見的陸白芹，竟會出現在他的臥室裏。

『哼哼，』陸白芹又在聲聲冷笑的道：『我多日暗中窺伺，這一下你們兩個果然給我抓住了吧？我此刻便要高聲的喊叫，叫大家來看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和那三貞九烈，難得見上一面的四姑娘！』

——情勢太急迫了，於是，駭人的慘劇，便在這一瞬間發生。

顧南郎憂急攻心，惱怒已極，當陸白芹張開嘴來正待要大聲喊叫時，他手忙脚亂，抓起了床上的一隻枕頭，就要向陸白芹的頭上砸去。却是，他那毫不濟事的一擊還不曾出手，但覺自己背後的四娘舉手一揚，驟然便是一道白光，直奔陸白芹的咽喉。陸白芹的駭呼還沒出口，頓時就鮮血迸濺，咕咚一聲，身子往後便倒，他再也發不出聲來了。

這時候，破題兒第一遭親眼目擊殺人致死的顧南郎，直嚇得全身簌簌的抖。在他身後，四娘却迅快的穿衣着裳，同時還在不勝感慨的說：

『我們是迫不得已，這廝却是自取其咎，不值得公子爲他惋惜。』

那時節，南郎的牙齒都在相互打顫，他一指遍地的血迹，和陸白芹的屍骸說道：

『四……四娘，這廝的屍身和血迹，一時難以掩藏得了，血案終究會被官府勘破。不如由我去向村正、地保自首，便說陸某是我所殺。』

四娘報他以莞爾一笑，她一邊下床一邊說道：

『公子，用不着你這般見義勇爲，代我認罪了，我敢說陸某此一血案永難勘破。屍身和血迹，我自有師父所賜的滅跡妙方。』

顧南郎一身癱軟，急切間無法動彈。他祇好眼睜睜的望着四娘，走向陸白芹的屍身。她從荷包裏取出一隻小巧的藥瓶，拔開瓶塞，撒出些淡紅的粉末，沾上屍身和那一灘血迹。說也奇怪，陸白芹的屍身一沾粉末立刻就迅速萎縮，而且像似熱湯沃雪般迅即溶化。眼前奇景使南郎以爲心生幻象，兩眼昏眩，他伸出手來直揉自己的眼睛。當他再度定睛看時，令人難以置信的神妙玄奇終於顯現，陸白芹的屍身竟然消逝無蹤。連屍身帶鮮血，已經化作一片紫黑色的汚水。

『四娘，』南郎驟然省悟，他歡聲嘆叫的說：『我明白了，妳不是等閑人物。妳是聶隱娘、紅線女之流亞，分明是劍仙俠客！』

『莫嚷！』四娘噓止他說，又巧笑倩兮的道：『你便稱我爲劍俠好了。』

南郎方欲下床，四娘却翩若驚鴻般的又離去了。

十

四娘的若即若離，喜怒無常，幾幾乎使顧南郎心力交瘁，大發瘋癲。從那日在南郎的房中又度幽會，被陸白芹橫身闖入，驚破好事，終至釀成命案。自此以後，四娘再一次的拒南郎於千里之外，她又一見他

就躲開，彷彿那兩度雲雨巫山，全是南柯一夢。

南郎極感困惑，萬般苦惱，還有陸白芹的伏劍而亡，使他每一憶及，都難免打個寒噤，從心底裏犹憂駭怕起來。當時的情景是那麼樣的恐怖，他又唯恐血案有朝一日終將被官府破獲。因此，一連有三四個月，顧南郎怔怔忡忡，神思恍惚。一天到晚除了念着四娘想着四娘担憂着四娘之外，他什麼事情都提不起勁去做。爲四娘他停止吟讀，擱下畫筆，不再臨池，不再作詩，長日價祇是愁眉不展，長吁短歎。使顧安人和顧媽看了他的情狀，非常之難過。顧安人再三的追問他緣故，他唯有一聲苦笑頓住不說。顧媽私底下去跟四娘提起，她總是挺有把握，一口咬定的答道：

『妳家公子是因爲逐走了陸公子以後，少了個知己談心的朋友，心裏難免悶悒。我看不妨事的，十過些時，他的心情自會轉好。』

在那三四個月裏，顧安人在南郎面前也不知提過多少次，只要南郎願意，她可以立刻去跟四娘母女再談談他們的婚事。先前，南郎聽他母親這麼說時，心中不知有多麼高興，然而自他兩度和四娘幽會，他已曉得他和四娘之間的任何事情，都唯有四娘決定做主。四娘若肯下嫁，她會自家提出；否則兩人早已情同夫妻，可是自己要多見她一次面，多跟她說一句話，都是這麼樣的難法，還能貿貿然的跟她論嫁娶嗎？因此，每當顧安人一提，南郎却反而神情緊張的雙手直搖，推說這不是提親的時候。

日子便這樣一天天的挨過，陸白芹的命案始終沒有破獲，在棲霞村裏根本就不曾聽誰提起過有這麼一

個人，有這麼一樁驚人的血案。他像是從地縫裏蹦出來，又冉冉的鑽進地縫裏去了，彷彿從來就沒這個人似的。顧南郎和四娘呢，則成了個關係愈密，形迹愈疏之局，讓兩家的人見了都滿心的納悶。直到有那麼一天，顧安人忽然痔瘡大發，她呻吟病榻，痛苦萬狀。南郎却是個大男孩子，他一點兒都幫不上忙。除了顧媽，就祇有四娘長日跟她作伴，爲顧安人煎藥服食，甚至替她清洗敷藥。顧安人心裏很是不安，四娘却一再的說她絕不嫌髒，而且她也非常樂於爲顧安人做這些事。不是爲了報答顧安人對她們兩母女的大恩，乃是她衷心的敬愛顧安人。一日，四娘又在顧安人房裏給她清洗，顧南郎悄悄的躲在窗下，側耳諦聽她們都在談些什麼？他先聽見顧安人一聲長歎的說：

『唉，四姑娘，妳待我這麼樣好法，眞叫我不知應該如何謝妳了。說實在的，就算是自己的女兒或媳婦，也未必就能像妳這般不嫌髒、不怕煩的服侍我這種毛病。』

窗下的顧南郎登時就心跳突突，神情緊張起來了，——他母親旁敲側擊的這一問，顯然是在要四娘吐露出她內心的意向。倘若她將來還是會嫁給自己的，她多半會默然不語，嬌羞的低下頭去。如其她果眞『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並不想跟南郎結爲夫妻。那麼她就應該趁此機會請顧安人收她爲義女。可是，他連大氣都不敢透的等了許久，四娘竟如置身事外般的，閑閑的答上一句：

『要是安人有位千金在身邊，或是公子已經娶了親。我就沒有這個爲安人盡一點心的機會了。』

一陣難過，南郎在窗下廢然的搖着頭。

多一半是顧安人想用感情打動四娘，她忽又嗚咽啜泣的哭起來了，南郎聽到她在含悲帶淚的說：

『四娘，要是我有一個像妳這樣的媳婦，那我就死也甘心了。』

『安人何必這樣傷心呢？』四娘還在閃避的說：『公子既能幹，又孝順，更有一肚皮的學問。何況安人還有個忠心耿耿，就跟自己親人一樣的顧媽媽。無論如何，也要比我們母女兩人相依爲命好得多。』

窗下的南郎偷聽到這兒，方始覺得眼前突然出現一片曙光，激起了無窮的希望。——他以爲四娘的話裏含有深意：分明是她在透露她一時還不能定親出嫁的苦衷，因爲她還有一位年老多病的母親，跟她相依爲命。南郎一面狂喜不置，將幾個月來的苦悶和陰霾一掃而光，一面還在自怨自艾，起先爲什麼不曾想到這一層上去？一心祇想着如何迎娶自己心愛的四娘，却未能設身處地的爲她着想，提出如何解決她母親生活問題的方案，這顯然就是過於自私，不近情理。他怎能一個勁兒的埋怨四娘『道是有情却無情』呢？

所以，那一天等四娘一走，南郎就滿面春風，一頭鑽進他母親的房裏，向他母親稟告自己方才在窗下偷聽，已經聽出了四娘的眞正心意。顧安人也覺得他的推測大致不差，因爲再怎麼說四娘也不能拋下她母親不管，急巴巴的出嫁。兩母子爲此還深切的自責，覺得以前跟四娘談婚事，簡直是强人之所難。興高采烈的一商議，都覺得當時兩家已經等於是一家了，爲什麼不能在婚後請四娘她母親搬過來一齊住？言明在先，由南郎負責奉養她的後半世。這麼一來，不但四娘和她母親的生活問題獲得澈底的解決。而且，家裏人一多，也可以排遣排遣離羣索居的寂寞。

當日便這麼商議定了，正打算等第二天四娘再來顧家時，由顧安人親自跟她提起。然而，偏偏好事多磨，第二天早上，四娘母親覺得自己精神挺好，她自己起床以後，想到前院裏走走。那時節四娘還在她房裏梳洗，並不知道她母親已經走到前院了。突然之間聽見一聲慘叫，慌忙趕到前院去看，她母親竟會被地面隆起的樹根絆了一交。一頭栽向堅硬如鐵的樹幹，當下就摔得皮破血流，暈絕過去。

接下去，便是一連串的緊張忙亂：延醫急救，敷藥包紮，想盡了方法悉心救治。可是，四娘的母親大病初癒，身體孱弱，怎經得起重重的摔了這一交？她始終陷於昏迷不醒。五天後，她方才睜開了一次眼睛，愛憐的凝望四娘半晌，嘴唇蠕動，喃喃的說了幾句聽不眞切的話。然後，就在四娘搶天呼地的哭號之中，緊緊的閉上了眼睛。

四娘的母親死了，自移靈到入殮、安葬，裏裏外外，都是由南郎一手包辦。醫藥和喪葬費用，也是顧安人一筆筆的拿出銀兩來。這一次，顧南郎代四娘當大事，把她母親的喪事妥妥善善的辦好，連顧安人和顧媽，也曾接連的幫了好幾天忙，很爲四娘的母親哭了幾場。又舌敝唇焦的苦勸四娘，要她節哀順變，不可過度悲傷，否則要是她也病倒，那可怎麼得了？總而言之，顧南郎一家爲四娘盡了最大的力量，說也奇怪，四娘竟會從始到終，不曾開口道過一聲謝。這還不算，便在四娘她母親落葬的第三天，顧家這邊一直等到未初，還不曾看見四娘過來喫飯。南郎想想不放心，硬起頭皮，放大膽子到對面去催。於是，使他驚駭莫名，傷心欲絕的劇變終於來臨；——四娘竟會飄然離去，不告而別。而且一連多日，他發狂似的找遍

了四娘的屋裏屋外，依舊找不到四娘留下的隻字片言。

十一

『公子！公子！』

『南郎呀！南郎！』

一陣陣的叫喊，一聲聲的傳來，猛可的把南郎從傷心追憶，沉思緬想之中猛可驚醒。他茫茫然的從地而立起，曾幾何時，天色竟已全黑了。荒園廢屋，無星無月，一片黯黯寂寂。四個月前，四娘所住的那個房間，房門猶仍敞開，黑黝黝的，像似一個深不見底的石穴。

『公子，公子！』

『南郎呀，你還不快回來！』

身子又是微微的一震，奇怪，平時自己若是在這邊流連忘返，徘徊不去。來喊他的，必是顧媽。怎的今天連母親也尋了來呢？而且，聽她們的聲調，既焦急，又迫切，似乎還透着莫大的喜悅。——南郎趕緊先答應了一聲，轉身再往回家的路上走。方到廢屋大門口，就瞧見顧安人顫巍巍的，由顧媽攙扶着親自來找他。兩母子在大門外一見面，顧安人便直在催促：

『快！快！快回你屋裏去，看看是誰們來啦？』

是誰們來啦？莫非——，南郎登時就聯想到四娘，激起天大的希望。他祇叮嚀了一聲：『顧媽，好生

攙着安人。』便拔步飛奔，穿堂入室，一掀門帘就躥身進房。燭光搖曳，他陡的眼睛一亮，發出一聲歡呼，這眞是喜從天降，可不就是他魂牽夢縈，朝思暮想的四娘！她正坐在自己的床沿上。

直奔到四娘的跟前，方始發現，她懷抱中有一個襁褓裏着的嬰兒。

『四娘，妳……』南郎直在傻笑，他伸手向她一指，千言萬語，恰好在同一分際，堵住了他的咽喉。然而，四娘的臉上，依然儼若冰霜，絲毫沒有笑意。她抬起頭來望了南郎一瞥，徐徐起立，小心翼翼的將嬰兒遞到南郎手裏。她正色的跟南郎說話，那聲調却仍如鶯聲嚦嚦：

『本來，我想把這孩子交給安人就走。可是，禁不住安人和顧媽媽一再苦苦央求。所以，我們才能見這最後的一面。』

方在狂喜，又起了晴天霹靂。顧南郎被震呆了，他嘴唇顫抖的問：

『怎麼，四娘，妳才回家，就忍心……』

『公子，』她一伸手，就攔住了南郎往下說。然後，她再不疾不徐的說道：『從我們相見的那一天起，直到今生今世最後一日止，我始終都在大難之中。你若是知道我的來歷，瞭然我的際遇，甚或你想天長日久的和我結爲夫妻，那你就必定會遭殺身滅門之禍。因此，我請你對我的一切，莫再過問，也萬萬不可向外人提起。我所能告訴你的，那便是我們的孩子他母親，一生勉可夠得上忠孝節義。決不是蕩檢踰閑，路柳牆花之流。於忠，我和公子一樣，永爲大明的孤臣孽子。於孝，我馬上就要去手刃族誅吾家的大仇人

。於節，我此去不幸失敗，那就唯有一死；倘若邀天之幸，完成大願，那我也將繼承先母的遺志，深山結廬，削髮修行。於義，我方才踐履了當年在我師父墓前所立的誓言，和三位同門師兄弟，一道請爲非作歹，玷辱師門的大師兄歸了天。再則，我能高來高去，百步之內飛劍殺人如拾草芥。可是，我窮到母死無以殮葬，我甯可接受安人、公子的施捨，也不曾利用我這一身的本領，取過一文不義之財。』

聽得南郎發急了，他趕忙的說：

『四娘，妳怎說那是施捨呢？難道妳直到今天，還不曉得母親和我對妳的一片苦心嗎？』

『我曉得，也很感激。』四娘微微頷首的答道：『所以我才靦顏自荐枕蓆，爲你生下這個兒子。不過，我只能爲你生育，却無法代你撫養。方才我已向安人說過了，明日，可以請顧媽媽去找個奶媽，就說這孩子是抱養的，萬萬不可說是由我所生。』

南郎已經聽明白了，四娘還要手刃仇人，報她全家被殺的大仇，而且無論事成與否，今夜一別便是永訣。四個月前，當四娘不辭而別，他朝朝暮暮還有個她終將回來的指望。如今却是連一線重相聚晤的希望都沒有了。一陣傷心，他又度流下了潸潸熱淚。顧南郎抽抽噎噎的在懇求着說：

『四娘，我是一介落拓書生，毫無足取。妳一定要捨棄了我，我絕不敢有所怨懟。可是，這孩子是妳的親生骨肉，來日妳報了大仇，辦完各事以後，妳竟忍心不來探望他一下嗎？』

『不錯。孩子不但是我的親生骨肉，』四娘似乎也動了感情，她移前一步，眼望着襁褓中嬰兒的小臉

，語音黯然的說：『他還是我家唯一的血嗣。可是，天不從人願，我們兩母子的緣份却只能到此爲止。公子，你是明事理的，你應該知道當我手刃仇人以後，我就唯有避往深山大谷，人跡罕到之處。否則的話，我來探望孩子一下，豈不是要把大隊的官兵捕快，全都引來了嗎？』

『四……四娘，』南郎已經泣不成聲了，但他仍然急急的說：『妳是否……是否可以把妳將來隱居的地方告訴我。那怕是千山萬壑，蠻荒異域，我也會帶着孩子前去……看妳一趟。』

四娘報他以淒豔的一笑，頓了頓，方始答道：

『公子，你明曉得這是辦不到的。我怎能預料，來日我會往那個方向逃？』

『那麼，』南郎急得一跺脚說：『我就抱着孩子跟妳一道去報仇！』

四娘直在搖着頭說：

『公子，你這是在說小兒家話了。』

『不行，我今天斷然不能再讓妳走，』南郎熱淚縱橫，泣不可仰的說：『四娘，我怎放得下心，讓妳獨自一人去找仇人性命相拚？』

『我有師父授我的一身本領，』四娘微微一笑的答道：『再說，也還有幾位可能仗義助我的師兄弟。公子，請你放心，我報仇雪恨的事早已籌劃多年，當然有我萬全的計較。其實，』她又喟然太息，像在自言自語：『國仇家恨，早該報了。若不是我先母在世的時候絆住了我，後來又添上腹裏的這一塊肉，也不

會就擱如此之久。』

『四娘，』南郎聲聲泣訴的在說：『妳硬得下這個心腸，一去之後便永遠不與我們父子二人相見。妳可曾想過，我們兩父子將會怎樣肝腸寸斷，一生一世的苦苦思念妳啊？便是前此四個月的離別，我已經哭盡了畢生的相思血淚！』

『公子，自古多情空餘恨。』四娘整整衣襟，理理鬢髮，她已經在準備動身了，却是仍還在撫慰南郎說：『何況我們生來的處境，就不容許我們長相廝守。如今分別在即，我倒還有三件事情要囑託你，不知公子可否依允？』

南郎聽說四娘就要走了，已是五內如焚，心如刀割。但他還是哽咽着答：

『四娘，無……無論妳要我做什麼，我必定是千肯萬肯，萬死不辭的。』

『那麼，第一件事，』四娘在南郎的哭泣聲中，特意提高聲浪說道：『方才我所叮嚀你的事，你得時刻在意，萬勿忘却，免得你和孩子遭禍！』

『我……我，就算我知道了吧。』

『第二件呢，先母的墳墓，還得請你分神照顧。』

『這不用妳說，四娘，』南郎淚眼漣漣的道：『我不但會代妳妥善照顧，而且，我和兒子還會生生世世的住在這裏，決不搬走。一直等到妳回心轉意，能有回來探望我們的那一天。』

『這……也罷。』四娘輕咬櫻唇，接着又說：『第三件事更輕易，我要你從此刻起，暫且閉上眼睛，尤其切勿出聲，讓我仍和來時一樣，離去時也不至於被人發覺。』

『四娘！』

——一聲淒愴的呼喊，南郎雙手緊緊抱着孩子，身子往後一仰，就此昏厥過去了。幸虧四娘搶上一步，將他扶住，然後噙着淚水，輕柔的扶他到椅子上。她深情款款的再望南郎和孩子半晌，一抹淚，緊咬牙，轉身打開了窗戶，雙脚一蹤，就此飛身而出。

在房門外站立多時的顧安人和顧媽，直到確知四娘已經越窗而去了，方才雙雙搶入房內。顧安人淚眼婆娑，從南郎的手裏先把她孫子接過來。南郎的手一鬆，立時驚醒，他急切張望，房裏偏就不見了四娘。於是，他擁住了他母親，祖孫三代，齊同放聲大哭。

……

棲霞村外，金陵郊野，一代俠女呂四娘，塵緣已了，大仇待報。她騎上早已拴在村口的那匹駿馬，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潑喇喇的向北疾馳。

大江八俠

一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呂四娘好一副俠女裝束，三千青絲，綰成高髻。髻上再加一頂黑底白邊的氈笠，緊襖寬褲，披着一團烏雲般的斗篷。淡掃蛾眉，不施脂粉，神情在悵惘之中透着十分凝重。胯下的那匹棗騮馬，遍體不見一根雜毛，正在洒開四蹄，拔足飛奔。耳邊但覺得風聲呼呼生響，兩畔的叢樹田疇，飛也似的往後倒退。夜深沈，月淡星稀，萬籟俱寂，離那往事不堪回首的棲霞小村越遠，越聽得眞切顧南郎的悲呼啜泣，凄然酸鼻。何況還有那襁褓中無知嬰兒的陣陣哭號，更是聲聲鑽心，令人凄迷。然而，大仇待報，塵緣已了，呂四娘便不得不硬起心腸，將一遍又一遍湧流的淚水，忍了回去，嚥入肚裏。她只有喃喃的在心中低喚，『永

別了，南郎；吾兒，來生再見！』

逶避金陵，直趨揚子江渡口，呂四娘要從那兒僱船渡江，抵瓜洲，過揚州，先到南北交通樞紐的清江浦。然後日夜兼程，北上京師。她準備二度隻身入宮，找她曩昔的二師兄，如今的大仇家，使她滅門抄家的當朝清帝雍正皇，報那血海深仇。算一算父祖鞭屍，叔父棄市，滿門老小被充軍到甯古塔，分賞給滿洲韃子爲奴的血債。禁宮警衞嚴密，雍正身懷絕技，凡此都是她所深切知道的。這一去，是宿願得償，大功告成？還是自投羅網，白白的送了性命？她沒法料及，也無從想像。她只能說是爲了一家門的無辜老小，豁出自己這條命去併力一擊。生死存亡，一切在所不計。

棗騮馬風馳電掣，在平疇千里間疾奔，天色將曙，極目遠眺，已經可以望得到晨霧籠罩，蒼茫一片的寬闊江面。對岸瓜洲，一向被認作南北襟喉，清廷在那兒派有一名總兵官，率領大軍把守。呂四娘極力避免她此行會生什麼枝節，讓她的行蹤被滿清官兵發現，從而使北京皇城裏的雍正得到消息，防範更加嚴密。因此她甯可遶道渡口上游，在那兒她找到了一艘孤零零停泊在江邊的漁舟。清脆嘹亮的馬蹄聲，將船上熟睡的漁家驚醒了。晨光微曦中，一個白髮蒼蒼，面容慈祥的老漁翁，從船艙裏伸出了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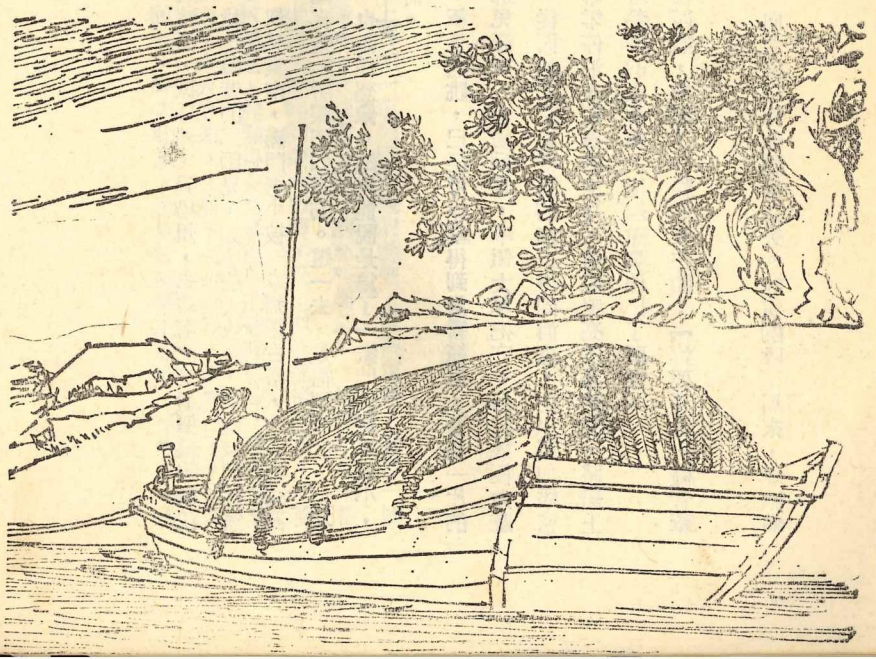
『姑娘，』他望着勒馬江濱，輕柔拍撫馬頸脖的呂四娘，堆起了一臉的笑在問：『妳要渡江，儘管牽馬上來。』

呂四娘略怔了怔，但是她很快的便恢復神情自然，向那位老漁翁點頭微笑。她霍的跳下馬來，老漁翁

和他兩個兒子，已經在走出艙外，爲她搭好兩條跳板，請她牽馬上船。於是，又有二位漁婆婆帶着她十七八歲的小女兒，挺殷勤的把她迎進艙裏去，端上來熱湯茶來，還有二碗她平素頂喜歡喫的冬菜麵。呂四娘有點將信將疑，提防不定，不過她仍然決定最好還是隨觀六路，耳聽八面，把滿腔的疑慮壓下，暫且不開口問話的好。

果不其然，就這麼平安無事的渡過了浩蕩長江。一路上，呂四娘不曾啓齒說過話，漁戶一家也沒人跟她搭訕。船將抵岸，呂四娘從艙裏探首外望，繫在船頭的騮馬早已餵飽，正在舒暢的揚蹄踢足，又是一副躍躍欲試，奔馳千里的旺健模樣。她想了想，船家照拂得這麼週到，是得多給些賞錢才對，因此她伸手入懷，摸出一塊一兩重的銀錁子來。

她把銀子攥在手上，擋了一擋從艙外射進來的亭



午陽光。老漁翁嘴裏吧噠着紫銅鑄製的長旱烟袋，他一頭鑽進了船艙，往呂四娘的跟前一站，細瞇着眼睛笑笑說：

『姑娘，妳賞我們這點點銀子，委實不夠。』

呂四娘頓時就起了戒心，她莫非誤上了賊船？憑良心說，水路，船上，自己一身的武藝還很難以施展。因此她暗裏退後了一步，柳眉一皺的問：

『怎的不夠？』

仰起臉來，老漁翁打了個哈哈，接着他便輕緩的搖着頭說：

『是不夠，是不夠啊。姑娘，妳可知道，我們一家九口，停船在長江渡口外頭，等姑娘妳，都等了多久麼？』

『多久？』

『一個半月又三天囉。』

呂四娘驀的便是一驚，聽他這麼說，分明不是賊船，說不定他是雍正密遣的暗探。她曉得，雍正爲了防她行刺，亟於捕殺自己根除後患，多年來不惜詔令全國十八行省的官府捕快衙役，派出了他所收買的無數武林高手，緝騎四出，明查暗訪，非得把她給逮到不可。否則的話，雍正便無法穩坐龍椅，君臨天下。他不知道來無影去無蹤，劍術之精無人匹敵的呂四娘，什麼時候會向他下手報仇？——早先便覺出這艘漁船來得蹊蹺，像似一片好意，又彷彿處處隱藏着殺機。此刻果然到了圖窮匕現，將要攤牌的時候。呂四娘勉定心神，力持鎮靜。她把手裏的一兩銀子，輕輕的往桌上一放，一雙黑白分明的秀麗大眼，定定的望着老漁翁再問：

『那麼，依你說來，除了這一兩紋銀，你還要些什麼？』

『這一兩紋銀請姑娘收回去，我們不能收。』老漁翁又深深的吸一口烟，微瞑雙目，像在充份享受。然後，他再從容不迫，徐徐的將烟霧噴出，啓齒說道：『一會兒姑娘上岸，那個小碼頭已經在瓜洲東邊十七八里地了。既幽僻，又近去清江浦的大路。至於姑娘下問小老兒要什麼？小老兒便斗胆的講出來，我想請姑娘上岸以後筆直往北走，打仙女廟、昭關堍先到車邏，遶一下高郵城外。以姑娘的馬快，儘來得及過馬棚灣，到看花洞，在那兒請姑娘宿在一家興旺棧。還是不必問話，莫要給錢。平平安安宿過了夜，妳再朝北進發，多趕些路到板閘。就在運河邊上，姑娘只要找一艘桅桿上掛着紅黃藍白黑五色穗子的大木船，找到了姑娘只管上船去。縱有十個悶葫蘆，哈哈，姑娘妳也別愁打它不破嘍。』

聽到這兒，呂四娘總算弄明白了這位老漁翁的來由了。她微微一笑，向他深深的一點頭。

二

兩天後，在板閘運河港灣裏，頂不惹人注目的一個角落。桅桿頂上沒掛旗，但却飄起五色紅穗子的那艘大帆船上，光潔明亮，一塵不染的中艙。一張方桌，滿桌佳餚，呂四娘望着端起酒杯，淺淺而飲的師弟甘鳳池，衷心感激的說：

『五弟，這一次，又難爲你費那麼大的事了。』

『四姐，妳說這話可就見外了。』甘鳳池放下酒杯，聳肩笑笑：『莫說師父生前一再教誨：一門兄弟，同休共戚。何況那年在山西大同武州山下，三哥老早就說過了的，四姐幾時要報仇雪恨，三哥和我必定助妳一臂之力。』

呂四娘也是心中高興，她端起酒杯來，呷了一口說：

『五弟，你那神機妙算，眞是人鬼莫測。偏你算得準我幾時動身，將從棲霞村往那一條道兒上走，擇那一處渡口過江？要是北京皇城裏安坐龍椅的那一位，也有你這麼機靈細密的話，恐怕頭些年我就喫他給逮下殺啦。』

『這就是妳過獎了，四姐，』甘鳳池得意的一笑：『「算得準」那三個字兄弟確實不敢當。祇不過，四姐的事我不能不盡心。這一回安排接您過清江浦，兄弟花的功夫倒是不小。一個多月以前，打棲霞山北

直到運河入長江的諫壁港，沒一處港口兄弟沒給四姐先備下人和船，接應四姐過江。至於兄弟我，也是早兩個月便到板閘，一步不出船艙的恭候大駕。』

呂四娘噗哧一聲笑了說：

『頭先，我還以爲你把寶眷都搬到南邊去了，這長江下游一帶的各碼頭，已經另有主子，不再歸你所管。今兒我才知道，大江南北仍還是你甘大俠的風光，到處有人聽你的指使。』

甘鳳池反手一指自己的鼻尖，打了個哈哈答道：

『四姐，這就叫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嘛！何況我還沒死哩。』

呂四娘忍俊不住，也跟着他笑了一陣。然後，伸手一指，啐道：

『才誇了你幾句，就當面鑼，對面鼓的，滿瓶不響，半瓶叮噹響起來啦？你也不怕說嘴打嘴，吹的豁了邊？數你是大江南北的舵把子，金陵一城的總東道。可是我在棲霞村一住兩年，要不是我自己找上你的門，無意間得了皇城裏那位，遣人下的帖子，邀請當年師兄弟上圓明園聚會的消息，你這地頭蛇怎的連半點音訊也沒得着呢？』

甘鳳池趕緊陪笑的說：

『誰叫您是師姐，我是師弟哩。我儘管夠格在別人跟前逞能，那敢跟四姐您比？不過，這話可又要說回來了，』忽又一聲長歎，緩緩的搖着頭說：『一想起那兩年裏，兄弟我在金陵城裏大秤秤金，滿地散錢

，連個花拳綉腿江湖賣藝喫開口飯的缺了盤纏，我都會代他們付清各賬，送筆川資回去。倒讓四姐您奉着老母，在金陵城外棲霞村裏喫了那麼些的苦，此刻一想起來，我心裏還有說不出的歉疚。』

『提這個幹什麼呢？』呂四娘洒脫的一擺手說：『我的脾氣五弟又不是不知道，一旦我決意見誰，那就連城牆也擋不了。否則的話，我不找誰誰也莫想把我找到。就這樣，我才能躲得過皇城裏的那一位，處心積慮佈下了天羅地網來逮我哩。』

『四姐這話，倒也是實情。』

艙外，艙伕練手正在忙碌緊張，張帆的張帆，起岸的起岸。船老大高聲吆喝，支這使那，一片嘈雜聲浪。呂四娘纖纖柔荑按着羊脂玉杯，她曳長了聲調，意味深長的吐出了八個字來——

『艱險行程，自此而始。』

甘鳳池立刻便斂容正色的站起了身，雙手直拱到眉心，一字一頓的說着：

『四姐，我早已有言在先，爲了四姐報仇雪恨的事，兄弟我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衷心感激，觸及了呂四娘的俠骨柔腸。她眼圈兒紅紅的，噙着晶瑩熱淚在說：

『五弟，總而言之，愚姐是一切心領了。』

三

那日，船離東河縣，駛向陶城埠，到那兒就要進入山東迤北的會通河了。趁着月明如晝，黃河河面船

艙相接，組成了老長老長的船隊。甘鳳池跟呂四娘商議過後，決定跟在官商船隻隊裏走一程夜路，以便明兒天亮趕到陶城埠河口。等鹽金局和巡檢衙門裏的人依序驗過了關，駛入會通河裏，再找個僻靜的地點停泊，也好讓船伕們白天裏補一個覺。

這艘大帆船原就歸甘鳳池所有，船上從船老大起，直到綽手伙房爲止，全是甘鳳池從他徒弟裏挑出來的機靈伶俐，武藝高强之輩。甘鳳池決心伴着呂四娘入京行刺雍正皇，他早已作了週密的計劃和萬全的準備。他明知雍正爲了攔截呂四娘，甚至於將她捕殺，早先已發動了天下人馬，各地官府，以及他用錢財官爵收買的武林高手，綠林豪强，江湖上黑道裏那幫下三濫的鷄鳴狗盜，騙子扒兒手。誰都曉得只要獲知呂四娘的下落，或者是她的行蹤，能夠及時稟報官府把她逮住，那就要官有官做，要財有財發。因此直魯豫蘇浙皖南北六省，無論黑白兩道，官賊兩方，可以說全都見獵心喜的一致出動了。如欲保持呂四娘的行藏不致破露，除了他親自保駕，就祇有坐自己的船全用上自己的親信心腹。甘鳳池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扶危濟傾，蘇浙皖三省大江南北全是他的勢力範圍圈。在這個大圈子裏即使他彰明昭著的亮出旗號，護送呂四娘這欽命要犯公然過關，連官府帶黑道誰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然而一出江蘇省境，過利國驛進入山東韓莊，從那以後的地面就不歸他所管。爲了安全保險起見，他行事還是非常非常的機密。他和呂四娘分住前後兩艙，留下中艙來坐地休息，用飯飲宴。可是對外却說他們是一對晉京會試的少年夫妻，所爲的便是掩人耳目，避免沿途關卡的盤詰搜檢。同時他這一艘船上船伕綽手多達三十七人，個個身手矯捷，武藝高

超。甘鳳池所打的主意是：但若平安得過便罷，萬一被人發現穩坐後艙的正是當今皇上最骯心駭怕的呂四娘，那麼，憑呂四娘的一柄劍，和他自己的一把刀，外加這三十七條上上之選的徒弟們，千兒八百官軍，再大山寨的綠林，便憑硬碰硬，展開一場廝殺，他們也儘可衝突得出。

問題在於，一旦行藏破露，而且也憑一場生死決鬥的硬仗過了關。呂四娘已在北上途中的消息必將洩露，雍正皇必定儘其可能竭力來追。到那時候，未來的陣仗就很難應付。

所以一過韓莊以後，甘鳳池的心裏就時刻嘀咕，山東南境，雍正年間，綠林鬍馬遍地皆有。過韓莊到臨城夏鎮，得接連通過微山、昭陽、獨山、南陽、馬場、蜀山、東平七口大湖，水陸兩路，悍匪積賊，都在湖山之間作他們嘯聚的淵藪。這一帶有數不盡的山寨水寨，能人高手，不容呂四娘和甘鳳池不提心弔胆，嚴加防備。師姐弟倆日夜輪班睡，日日夜夜的刀不入鞘劍不離手。然而却奇蹟般的一路平安得過，不曾出半點岔子，難怪呂四娘和甘鳳池要嘖嘖稱奇，都說這是托蒼天的庇佑。可是將到陶城埠，又因爲那兒有河工總督齊蘇勒麾下的重兵駐守，是山東境內官兵最多的一處地方。師姐弟倆難免又要如臨大敵，惴惴不安。於是呂四娘早一天就跟甘鳳池商議定了，拚却熬個通宵，先闖過了陶城埠再說。

甘鳳池命他徒弟關照伙房，做了幾色可口的小菜，燙幾壺酒。由他陪着呂四娘在中艙裏邊喫邊談，消磨這漫漫長夜。中艙點起了羊角明燈，燃上兒臂粗細的巨燭，將一丈見方的艙房照得遍處明亮。却用巨幅黑幔、把艙窗、艙壁緊密的遮住，不使一絲燈光外洩。桌上，橫放着呂四娘的龍泉劍，和甘鳳池的九環大

刀，閃閃熒熒發着青紅相間的光芒。中艙外面，甘鳳池的三十七名高徒，一概奉命暗藏兵刃，萬一鬧上了什麼『邪』，頓時就會起一場腥風血雨的廝殺。從夏鎮到東平之間七口大湖，無數水旱寨子雖已平安渡過，但那也很可能是一個警號，成千上萬的綠林人物，誰能担保沒一個貪圖重賞，通風報訊的？他們所以沒在路上下手，也許是因爲駐陶城埠的河工總督決心要獲得擒獲呂四娘的大功。他們只出大把銀兩買那消息，而在陶城埠佈下了天羅地網。因此，全船上下的人，都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透，準備那一場惡狠狠的廝殺，隨時隨刻會得來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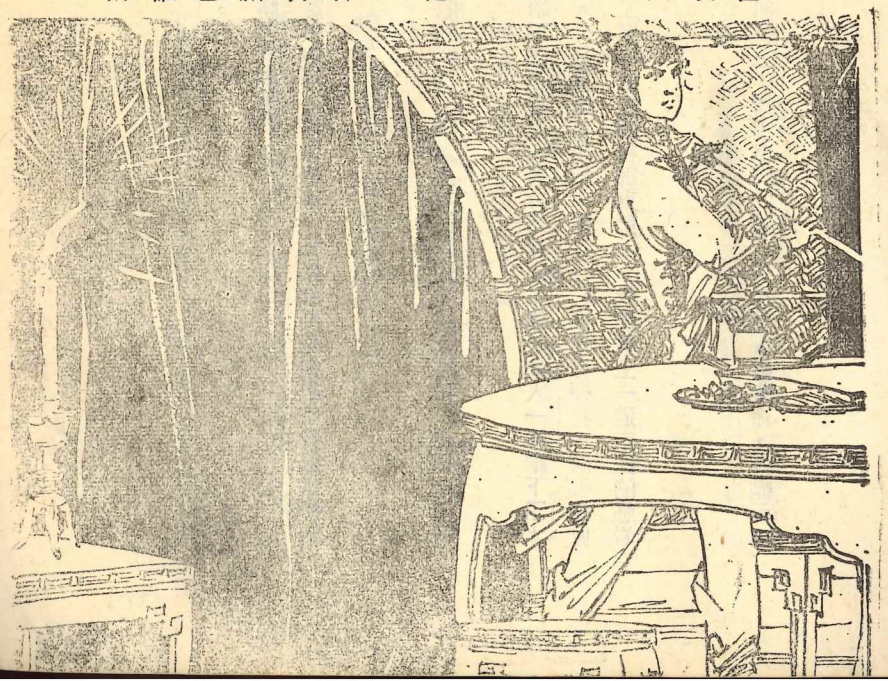
爲了替呂四娘排愁解悶，也給自己鬆懈一下過於緊張的心情。甘鳳池在跟呂四娘提起當年他辭山回金陵，從蕪湖到金陵路上遇賊的一則笑話。甘鳳池自嘲的笑着說道：

『那時候我絲毫不通水性，又不懂江湖上的門徑。莫名其妙的，獨自一人上了黑船，還自以爲佔了便宜呢。從蕪湖到金陵，船歸我一個人坐，船老大說只收我五錢銀子的船資。』

呂四娘冲着他笑笑說：

『那也未必見得是因爲你的不通與不懂呀，憑師父授你的武藝，難不成你還會駭怕幾名水賊？』

『嗨！』甘鳳池喜得雙手一拍的說：『四姐您說這話可叫我揚眉吐氣大樂了！不錯，我當時也這麼想，一船才不過十來人，再怎麼我也應付得了呀。殊不料，水旱兩路那是兩條道。當天夜裏，船過裕溪口，我和着衣服在艙板上睡了個沉。忽然有一陣涼風吹到臉上來，我當下就一驚而醒，睜眼一看，那天夜裏月色正好，我一眼就瞧見艙壁上的蘆席窗戶，不知道被誰們打開來啦，我正想翻身而起問哪，』甘鳳池嘿嘿的



笑着，反問四娘一句：『四姐，您猜怎的？』

呂四娘驟然的笑了，她說：

『我猜，——你一定是被人一脚踹到江心裏去了。』

甘鳳池大喫一驚，兩隻眼睛掄得的溜滾圓，他不勝訝異的再問：

『咦，四姐，我還沒往下說，妳是怎生知道的？這一樁丟人現世的事，兄弟我可是從來不曾跟誰提過一句，就連您那弟妹，我也是瞞得緊緊的呀。』

呂四娘巧笑倩兮的答道：

『五弟，「開窗一推，請君下水」，這是江湖水賊的慣技。我雖然不曾像你那麼樣倒楣，親身遭遇過。可是這些年裏走南跑北，那兒會有沒聽說過的道理？』

『啊，原來如此。』甘鳳池長長的吁了口氣，方始再往下說：『那時節呀，我確是被人一脚踹下了水。夜涼江闊，載沉載浮，我還接連吃了好幾口江水哦。却是我命不該絕，正在江心裏竭力掙扎，瞎摸亂闖，居然被我摸到了一根樹幹。我便抱着那樹幹泅水上了岸，恰好就在那東梁山。我攀援上一道面江的懸岩絕壁，再往南邊來路一看；四姐，妳猜怎的了？』

『這我可猜不着啦。』

『有道是報應循環，絲毫不爽！』甘鳳池說到了興頭上，指手畫脚的道：『那艘謀財害命，喪盡天良的黑船正巧遶了個彎，也到東梁山山脚下來了。我當時就想，此仇不報，更待何時？一回身，又看見不遠之處有塊三五百斤重的大石頭。我走過去將它輕輕的一抱，高高的舉起，照準那艘黑船，泰山壓頂般的砸了下去！』

呂四娘忙問：

『你可砸到了那艘船？』

『當然砸到了。』甘鳳池眉飛色舞，得意洋洋的說：『不但砸到了船，我還親眼看見船沉人亡。十來個水賊不是被石頭砸死，就是連船一起沉了下去。自此與波臣爲伍，葬身魚腹。』

『痛快！』呂四娘高聲讚道，一伸手又端起了那只羊脂杯：『來來來，五弟，我敬你一杯酒。賀你一下陞峒山，就爲世間除了一大害。』

甘鳳池沾沾自喜，笑逐顏開。他一仰脖子，把杯中酒一口飲乾，然後咂嘴咂舌的說：

『四姐，從此以後，我爲世間除害的事情可多着哩。』

就在這時，呂四娘驟然覺出，羊角燈和兒臂燭，兩處的火燄齊齊往下一挫。中艙早被遮得密不通風，因此，光燄一閃，立刻又恢復了先前的光亮。

呂四娘先是一驚，臉色陡變。但是一霎眼間，她的唇角又勾起了一絲笑意。與此同時，她微微的點了點頭。

甘鳳池終於也覺察出了她臉上的神情轉換。兩道漆黑的濃眉緊緊皺起，笑容倏而消失。他壓低嗓門忙不迭的問：

『四姐，妳覺着了什麼？』

『噓——，』呂四娘噘着櫻唇先噓一聲，再伸手往上一指，低聲答道：『桅桿頂上方才到了一位貴客。』

甘鳳池驚得臉色大變，他悄聲的再問：

『這廝的一身輕功可了不得，怎的方才連我都毫無知覺呢？』

呂四娘忽的站了起來挨腔說道：

『可見得來的不會是外人了，我料準了他是三哥。』

『三哥，』甘鳳池聽了又是一愣，他大惑不解的問：『要是三哥到了，他怎的不進艙來？反倒嚇我們一跳！』

『莫再問了，五弟。』呂四娘一手抄起了桌上寶劍，一疊聲的下着令說：『快熄燭，滅燈，拿起傢伙來。我們上船頭去看！』

四

甘鳳池緊跟在呂四娘的背後，才躥出伸手不見五指的中艙和前艙，一左一右雙雙蹤身船頭左右兩舷。

一輪皓月當空，清輝四溢，將兩岸平疇左右河面映得玲瓏剔透。他方躥到左舷站停脚步，還沒來得及抬起臉來，迎面便是一團熊熊烈燄的火箭，自前面大船的舵樓電光石火般射到。甘鳳池但覺得强光耀眼，熱烘烘的一團火幾乎就要燒到他的眉毛鼻子尖，他哇的一聲大叫：『不好了！』又聽到颼的一聲，一支袖箭自上而下飛到，一箭將那火箭射開了去。乍落下地，甘鳳池慌忙伸手撿起，拋入河裏。一聲『阿彌陀佛』還沒出口，前後左右，一叢叢火箭宛如飛蝗，都在射向他們這艘大船。甘鳳池立時尖聲大叫，指揮他那三十七名徒弟——

『使傢伙，上緊些！把這些火箭擋回去！』

一聲喝令未畢，大船前後左右響起了無數清軍的齊聲吆喝：

『制台大人有令，倘若走了欽命要犯呂四娘，大夥兒一道提頭覆命！』

呂四娘一聽就知道果不其然中計了，署理河道總督齊蘇勒，原就是滿洲正白旗人，內務府主事的出身。他駐在陶城埠，坐擁重兵，正是爲了防堵截捕她自己。齊魯勒乘呂四娘、甘鳳池安然無恙的過了魯南七湖和東阿縣，一方面極可能因爲沿途戒備身心交疲，另一方面也會由於渡過危險而鬆懈了防範。所以他十分狡獪的在東阿、陶城埠之間的河道，安排網罟置呂四娘於死地。齊蘇勒在東阿和陶城埠間以及沿河兩岸都埋伏下了大軍扼守，再徵集一批官船民船，組成一支夤夜駛向陶城埠的船隊。每艘船裏都暗藏得有驃悍得力的官兵和捕快，使呂四娘身陷重圍，無法衝突得出。而且他更心黑手辣，命官兵衙役在午夜發動，一

開始就用火攻。火攻時選要僞裝船隻把呂四娘的那艘帆船團團圍定，先射火箭使其熊熊燃燒起來，逼迫呂四娘投水求生，他又在黃河水裏佈滿了水鬼，只要呂四娘一旦下水，那就不難生擒活捉。

齊蘇勒爲了生擒活捉呂四娘，使他的雍正皇上永遠根除心腹之憂，唯一隱患。他調動了上千的官兵和上百的捕快，還有雍正自己派在山東境內專爲對付呂四娘的武林高手，高來高去，飛簷走壁的飛俠劍客。齊蘇勒不惜勞師動衆，大起干戈，把捉拿呂四娘的這一役當作了兩軍交綏的正式陣仗打。這一來呂四娘、甘鳳池和他三十七名高徒可就很難抵禦逃生了。清軍以巨獅搏兎，全力以赴之勢，佈下了天羅地網，金湯鐵池，他們的這一艘帆船實已身陷重圍，落入陷阱。而且還是急起應戰，猝不及防。倘若不是白泰官事先得人知會，自陶城埠飛身前來助陣。他施展出天下第一，舉世無雙的輕功。利用暗藏官兵夾攻呂四娘的船隊桅桿作墊脚石，輕輕的落到呂四娘那艘船的桅桿上，一袖箭射落了頭一支奔向甘鳳池咽喉的火箭，免使甘鳳池猝不及防一命嗚呼，連船隻也將必起火燃燒。到那時候，呂四娘就唯有投水逃生，因而被迫落入潛伏水鬼的掌握。

祇是，一重危險方始渡過，僞裝船隻和岸上清兵又展開了猛攻。火箭帶着一團團的烈燄，如流星火蛇般儘在射向圍困在核心的這一艘大船。白泰官施個金鷄獨立，高高屹立於桅桿之巔，雙手不停的在連射袖箭，儘快將四面船上的清軍箭手一一射倒。呂四娘、甘鳳池和他三十七名徒弟全都上了艙面，分佈在大船的四週。一個個手忙脚亂，把一支支射來的火箭撥入水中。月色，火光，風聲，淒厲無比的射呀殺呀，交

織成一個極端恐怖，令人戰慄的午夜。彷彿所在地和黃河水全在爲這激烈的陣仗抖索震顫。被圍攻的船上已經有人中箭帶傷，發出令人心悸的慘呼跌落河心。一場混戰之中呂四娘時時留神，處處小心在意。她豎尖了耳朵，聽見了船底有叮咚的聲響，於是便頭也不回的，向她右邊的甘鳳池急喊：

『五弟，船底有水鬼！』

她以爲甘鳳池聽說以後會得惶亂無主，驚駭莫名的。可是甘鳳池在忙於應戰時的回答，却竟是一連串的大笑：

『來得好！』接着又是一聲喝令：『撒網！』

從船頭到船尾，他的徒弟們接連的把『撒網』喝令傳下去，一直傳到了舵樓。在舵樓上的船老大猛一咬牙，他伸手一扳機括，同時還在高聲的應答：『撒啦！』

原來甘家船隻早有防備水鬼鑿底沉船的準備，一扳機括便有一道繞滿全船，滿佈利刃的大網撒下去。船拖網，網挺刀，潛到船底正在鑿船的那些水鬼立刻就被利刃網裹成一團。他們越是掙扎越加傷痕纍纍，血流不止。水鬼在水底發不出哀呼慘叫，可是轉眼間便逐個喪生，一命嗚呼。河水裏散播着濃郁的血腥味，其他的水鬼便唯有聞而却步，來自水底的威脅，總算是暫告解除。

可是河面上激戰方殷，呂四娘船上苦的是只有招架之功，頗乏還手之力。船上沒有弓箭，呂四娘和甘鳳池又從來不曾學過暗器。這條船上只有靠居高臨下，慣使袖箭的白泰官。他所站的地方太高，官兵的弓

箭戮他不着，反倒是他每射一箭，就準能把一名官兵射倒。

終於，火箭快射完了，官兵船上射來的火箭漸漸稀少。呂四娘和甘鳳池正覺得鬆了一口氣。然而，清軍又從船艙裏面，拖出來他們備下的最厲害的火器，他們還有四門可以架在船上發射的火砲。

白泰官站得高，看得遠，當他一瞧見圍攻的清軍把大砲給拖出來了，他便暗自喫驚，連連的說：『這下可糟，這下可糟了！』然而急切無奈，偏又想不出抵禦的法子來。爲情勢緊迫，他只好向呂四娘和甘鳳池高聲大叫：

『四妹，五弟，我看當今之計只有下水！』

『不行！』甘鳳池仰起頭來，望着高高在上的白泰官喊道：『水裏還有水鬼。再說，我四姐她又不會水！』

『那麼，』白泰官把心一橫的喊：『我們就飛身直上敵船，殺出一條血路，好歹能夠衝突上岸！』

他明明知道，這一來至少要犧牲掉滿船的那些師侄們，因爲他們決不可能會有這麼好的蹤跳功夫。再則，衝殺上岸以後又將如何？岸上的官兵密密層層，早已佈成戰陣，人數當在河心船上清軍的十倍以上。三個人六條胳臂三件兵器，要抵禦成上千上萬的官兵突圍逃生，恁誰也沒有這大的把握。

然而，船頭上的呂四娘和甘鳳池還來不及答話，嘩喇喇的一聲巨響，清軍船上的第一枚鐵彈射到。這一砲，差點轟斷了白泰官立身所在的那根桅桿。

五

砲聲隆隆，殺聲陣陣，硝煙彈雨，木片紛飛。被圍困的大船已經連中好幾彈了，眼看着這艘大船就要被猛烈的砲火打翻。四面圍定的船隻上，清軍已在發出歡呼的聲浪。呂四娘的心裏既焦急而又酸楚，一想起連累白泰官、甘鳳池跟那麼些人爲她而喪生，她的一顆心就像在滾油鍋裏煎熬。

然而，就在這生死不容間髮的緊要關頭，打從西邊，也就是陶城埠所在的那個方向。驀的傳來三響聲震天地，雷霆霹靂般的號砲。三聲號砲響過以後，清軍船上的那幾門土砲頓時就戛然而止，暫停發射。於是，一片令人愕然不知所措的靜寂聲中，又清清楚楚的聽到鳴鑼喝道的聲音漸行漸近。這時節，呂四娘彷彿還聽見圍攻船隻上的清兵，紛紛交頭接耳的在說：

『制台大人到了！』

『制台大人到了！』

當時她心裏就在想着：倘若那河工總督齊蘇勒的座船敢於來得近，她便飛身上船直奔中艙將他殺了。縱使自己因而身死，也總比被圍中砲，死得毫無代價來的好。

於是她挺立船首，目不轉睛，緊緊的盯住正前方。月光下，燈火裏，祇看見清兵船隻正在忙於向兩岸疾駛，想來他們是要讓開河中央的一條寬闊航道，以免遮擋了河工總督齊蘇勒的來時路。她正暗喜不置，一艘燈火輝煌，船頭滿佈兵勇，高張『肅靜』『迴避』虎頭牌，分爲上下兩層的大官船正在乘風破浪直往

前來，使呂四娘情不自禁的喃喃自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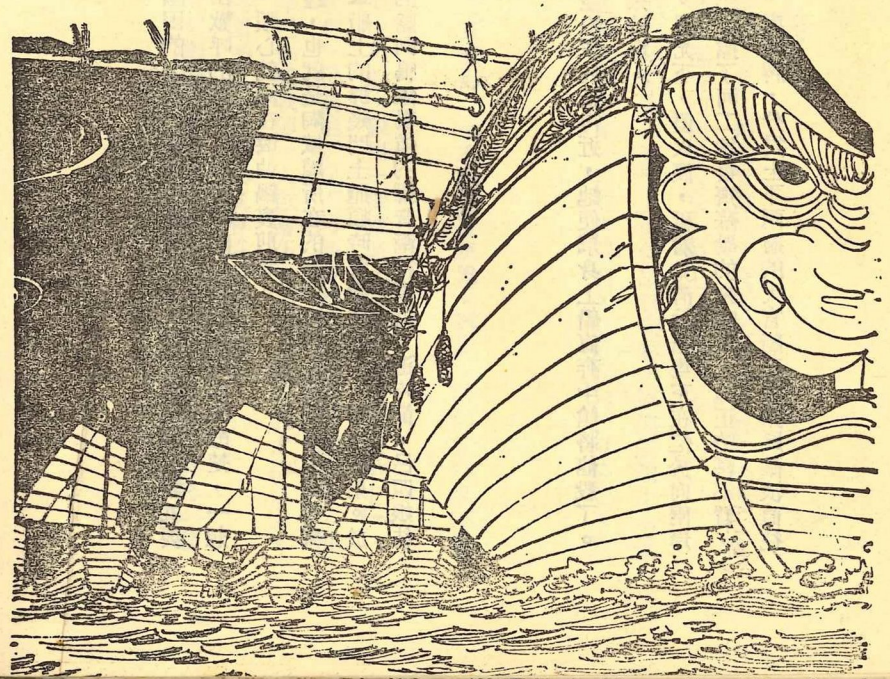
『齊蘇勒，你的死期到了！』

官船果然越來越近，呂四娘正在緊攥劍柄，暗捏劍訣。可是，在一片燈籠火把之中，她看得眞切，官船船首排列成行的兵勇，齊齊的彎腰打千，一名身材魁梧，威風凜凜的滿洲侍衞正從艙裏走出來。他挺胸凹肚，大踏步向前。筆直走到官船船首的正當中一站，打起藍青官話朗聲的道：

『奉咱們制台大人之命，傳胆敢抗拒官兵的呂四娘上前回話！』

呂四娘只求兩船駛近，讓她可以蹤身躍登。可是對面的官船還在十丈開外，她迫不得已的望了望右舷的甘鳳池一眼。却又不顧他儘在雙手直搖，意圖阻止，她終於挺身而出，昂然答了一句：

『我就是呂四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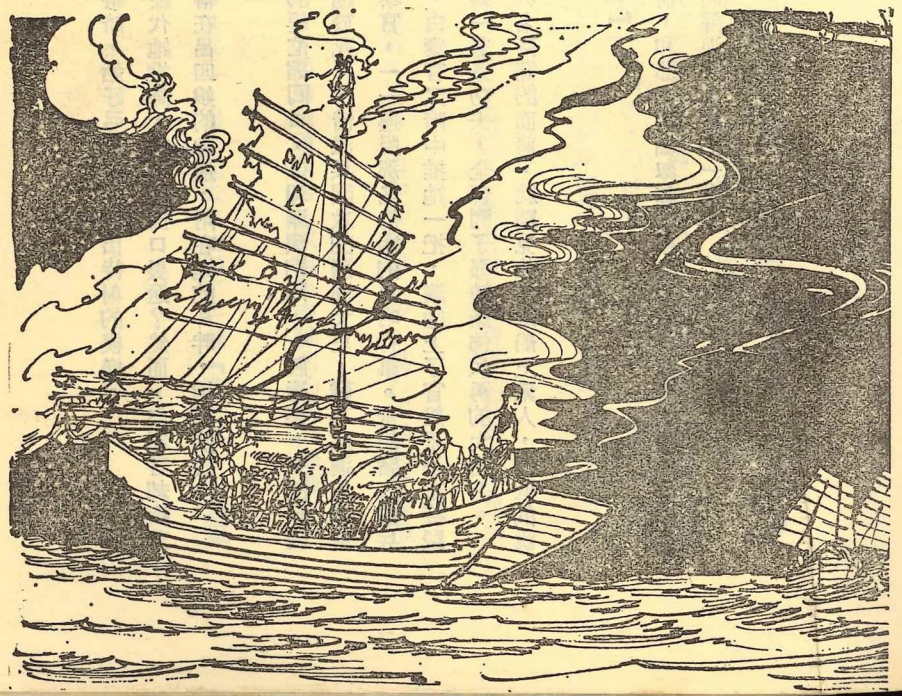
對面官船上的那位侍衞離得太遠，辨不清楚面目，却是他在跟呂四娘神情倨傲的喝道：

『呂四娘，咱們制台大人有好生之德，惻隱之心，不忍瞧你們一船的人不分良莠，盡行粉身碎骨。倘若妳肯俯首歸降，咱們大人還可以代妳啓奏皇上，將妳從輕發落。』

呂四娘正待反唇相譏，破口大罵。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巍然屹立在桅桿巔上的白泰官，竟會越俎代庖，高聲答道：

『也罷，我們就冲着齊蘇勒大人的金面，答應他投降好了。』

『肯降的話，』那名侍衞頓時便耀武揚威的發號施令，『你們全船的人都集攏到船頭，將手中兵器，交給一個人，讓他好生抱着。由咱們這邊放下一條小船，把你們一個個的給渡過來！』



說罷，一聲令下，官船船頭上的官兵，全部彎弓搭箭，站好弓馬步，做出待射的模樣。

呂四娘怒火塡膺，她正要回頭質問白泰官，憑什麼代她投降，把她往虎口裏送？然而，白泰官却疾若鷹隼，像一片辭枝落葉般自桅桿頂上飄然而墜，他墜落在呂四娘的身邊，附在她的耳畔，悄聲的說：

『四妹，來的是朋友。』

是朋友？聽得呂四娘幾乎失口驚呼起來。她機警的趕忙縮回口，但却滿懷納悶，一腔迷惑。來的分明是河工總督齊蘇勒的赫赫官船，而齊蘇勒正是必欲置她於死，不惜派兵圍攻的滿洲大吏，難不成連他也會是朋友嗎？呂四娘懷着驚奇詫異，默默無言的看着白泰官，一一遵照那名侍衞的吩咐行事。全船諸人的兵器一概繳了，由一名甘鳳池的徒弟，抱在手裏。然後，白泰官又暗中推她一把，讓她上了官船派過來接駁『人犯』的小船。三艘小船載完了這邊船上的人，不到一盞茶功夫，全都到了那艘滿佈兵勇的大船上。

說也奇怪，當她被白泰官攙着上了官船，才走到那名侍衞的面前，就聽見他當着船上衆人，低低的說了一句：

『呂姑娘，情勢緊迫，務請妳幫忙演完這一齣戲。』

四娘愉悅迷離，却又身不由己，被白泰官推着上前，和那名侍衞匆匆的擦身而過，直奔艙裏。那侍衞却既不下令加綁，也不另派官兵監押，他僅是故意提高聲浪，厲聲的一喝：

『人犯押解進艙，大人有令，即刻回航！』

艙面上的衆兵勇，轟然的應一聲：『喳！』官船緊接着落帆轉舵，加速划槳。捨下那些方才打過仗的僞裝船隻，兩岸官兵，全然置之不聞不問。在河心裏打了一轉，一霎眼功夫，就駛離原處好大一程。

這時候，呂四娘已經被『押』進了燈火通明，富麗堂皇的官艙，滿心以爲河工總督齊蘇勒正高高上坐，等自己押解進去審問的呢？殊不料，前艙正中間竟擺好一桌酒席，山珍海味，水陸紛陳，席前站一位氣宇軒昂，滿面含笑的中年人。他一見呂四娘、白泰官和甘鳳池三人相率進門，立刻迎上前來，雙手抱拳，朗聲說道：

『呂姑娘和甘爺、白爺陷在黃河道上，在下搭救來遲，讓三位飽受一場虛驚，還請三位英雄多多包涵。』

呂四娘怔怔的望着他，一時之間，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於是，白泰官搶前一步，爲呂四娘和甘鳳池引見，他笑吟吟的說：

『四妹，五弟，快來見一見這位肝胆照人的好朋友。你們總該聽說過，威鎭魯西豫北的曹四爺曹仁父吧？』

『曹——』呂四娘驚喜交集，這一奇遇簡直令她難以置信，因此她失口吐出了一個『曹』字，又趕緊改口說：『四爺，幸會幸會——』

甘鳳池也搶着和曹仁父見禮，他高興得直搓手說：

『這一次我們走南運河，過魯西七湖，早先也曾想到理該先拜會四爺一趟，得四爺一句金言，保這一路的平安無事。祇因爲聽說四爺常年住在曹州府，遶過去相當的遠。外加我師姐又急於進京，不便耽擱。連日裏還直在懊悔呢。沒想到今兒個不但見到了四爺的尊顏，還承蒙四爺仗義搭救。我們師兄弟仨三條性命的得能保全，全是四爺您的所賜。大恩大德，眞不知道如何報答才是。』

『好說好說，』曹仁父連忙抱拳拱手答道：『甘爺您言重了，教我怎當得起？呂姑娘和甘爺要過南運河，在下幸好有台兒莊的弟兄趕來知會了一聲，他在走道兒上，先就代我跟這一路上水陸兩寨有頭臉的朋友捎過了信，決不能讓呂姑娘和甘爺在沿途所經各地出半點岔子。所幸二位平平安安的到東阿了，怎想到河工總督齊蘇勒那糟子他也得了暗探的密報，這才在昨兒夜裏佈下了水陸二陣。我在曹州府得到消息，當天就帶了些徒弟，趕來爲二位解圍。喜在白爺先到一步，讓我親眼目擊三位力拒千軍萬馬，從容却敵，眞教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三位在陶城埠前的這一仗，要說是古今罕見的噴代奇鬪，着實也不爲過。』

聽曹仁父簡單明瞭，婉轉得體的說明了他明裏暗中保護自己一行的經過。呂四娘這才恍然大悟，他們能夠風平浪靜的通過南運河，其實是曹仁父的手下，早已替他們預先打點，妥善安排，而且此刻他們又度被曹仁父從團團圍困之中解救出來，眼見自己一行又闖過一道鬼門關了。祇是，曹仁父怎麼能指揮齊蘇勒的官船，假傳總督衙門的大令，却仍還是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謎。——不過，這謎團畢竟也在曹仁父納他們師兄弟仨上坐，殷勤接待，請他們三人喫頓早酒，連洗塵帶壓驚，訴一訴相見恨晚之情時，由曹仁父坦率無隱的爲她破開。

六

呂四娘早就聽說：曹仁父不但是威鎭山東、河南的第一條英雄好漢，而且還工於詩文，出口成章。尤其難得的是，他又復是一位矢志反清復明的志士。曹家世代相傳的峨嵋槍法四海聞名，蓋世無雙。他原名曹仁甫，是曹州府的大地主，家有萬貫家財，常年恤貧賑災，扶危濟傾，在魯西豫北一帶，若干年來，由曹仁父獨力賑災所花費的銀兩，往往要比朝廷官府所辦的公賑既多又快。所以他在家鄉附近也不知道救了多少條性命，從而贏得老百姓衷心的敬愛，都自動的把他名字給改成『曹仁父』了。雍正年間有所謂『大江八俠』，大江八俠並非出自一個師父傳授，而且他們的名次排列也是以各人的武藝高低爲序。大江八俠頭一位就數犯了淫戒，被呂四娘他們按律殲除掉的了因。第二位數呂四娘，曹仁父他要居第三，第四路民瞻，第五周濤，第六呂元。白泰官是呂四娘的師兄，可是他在大江八俠中佔第七位。甘鳳池呢，名氣僅次於呂四娘，論武藝却被排在末尾，他居第八。——由此可見，曹仁父那祖傳的峨嵋槍法有多麼厲害。

但是曹仁父武功之高，却很少有人知道，這是因爲他多才多藝，方面太廣，經常都在以不同的姿態出現。而且他在人前從不輕易出手，僞裝得非常之巧妙。因此在官府和平民百姓看來，他是一位樂善好施，散財發粟的富紳。江湖上人才曉得他是魯西豫北的總舵把子，水陸兩路的綠林豪傑，甚至扒手小偷無不對他俯首帖耳，唯命是從。江湖上人抵死都不敢暴露他在這一方面的身份，使他這一層祕密永遠不爲官府所

知。論武功他是天下第三條好漢，也祇有極少數的武林高手方始明白。大江八俠中光是崆峒派就佔了因、呂四娘、白泰官、甘鳳池四席，此外還有一個身爲雍正皇帝的胤禛。胤禛的武功僅在了因、呂四娘之下，而跟曹仁父相差無幾，然而胤禛至死祇知功夫蓋得過他的唯有了因，和志切復仇，勤學苦練，因而技擊一日千里的呂四娘。連他畢生最大勁敵之一的曹仁父，却連名字都不曾聽說過。呂四娘也是在她從瓜洲到清江浦的路上，方始聽甘鳳池說起，武林高手間有大江八俠的尊號。所以她才會在一聽曹仁父的名字時，當下就起了驚喜交集，由衷欣幸的感覺。

慕名已久，一旦會晤，尤其是白泰官、呂四娘、甘鳳池死裏逃生，出了重圍，內心中的歡欣感奮，爲一生之中從所未有。所以這一席酒喫得與會淋漓，痛快已極。席間，師兄弟仨都向曹仁父的搭救之恩謝了又謝，頻頻的舉杯敬酒，樂得曹仁父呵呵大笑，一疊聲的在說：『不敢當，不敢當』。於是，白泰官便趁此機會問道：

『四爺，小可昨天路過陶城埠，宿在高陞棧，睡到半夜裏，忽然聽到桌子上「咚」的一聲響，爬起來一看，瞧見桌上顫巍巍的插着一張紙條。那紙條上寫有：「明夜三更，東陶河面，同門有難，曷不往救」一十六個字。當時我就四下細細檢點，房門窗戶，仍然關得密不通風，而且上門的上門，插梢的插梢，從外邊絕對沒法打開，鑽進一個人來。就不知道是那位高手朋友，知會了我這個性命攸關的消息，讓我趕上了助我師妹、師弟一陣。如今想來，一定是四爺您的傑作了。』

他沒想到，曹仁父竟會趕忙的直搖手說：

『不不不，這一項大功勞，在下可不敢掠美。不過，依在下的猜想，八九不離十，多半是——』

呂四娘和白泰官異口同聲的問：

『是那一位？』

曹仁父莞爾一笑，徐徐的站起身來，向呂四娘抱拳一揖，說了聲：『恕在下放肆。』便解開他的對襟開氅，露出一身大袖大領，一色藍緞的英雄衣。他再轉個身，背對着席上衆人，師兄弟仨定睛看時，原來那件英雄衣的背面用白色絲線綉上了一隻蒼鷹，破空飛翔，扶搖直上，神態剛勁矯健，栩栩如生。甘鳳池一見，就不由自主的脫口讚呼：

『好綉工！』

『不僅綉工好極，』白泰官也在歎爲觀止，讚不絕口的說：『便這幅作綉樣的畫，也是非大手筆莫辦。曹四爺，您這件英雄衣上有了這一幅刺綉，眞箇是千金難求哩。』

畢竟是四娘眼睛尖，她伸手一指曹仁父的肩下說：

『不光是畫。你們看，這兒還綉得有「英雄得路」四個字哩。』

『「英雄得路」？』白泰官驚異得睜大了眼睛說：『曹四爺，難道您這幅綉樣，竟會是華北大俠路民瞻替您畫的？』

曹仁父等衆人都看罷了，方始緩緩的轉過身來，他向白泰官點了點頭說：

『不錯，正是路民瞻路爺送我的一幅蒼鷹圖，畫得實在是維妙維肖，神采昂揚，彷彿就要破紙飛去。我日夕把玩，心愛不過，因此就命小妾摹描了一幅綉樣，給我綉在這件緊襖上，一轉眼五年多了。我因爲一直不得機會臨陣出手，這件緊襖也就從沒穿過。今兒個還是頭回穿它哩，不想這幅蒼鷹，果然就在當今之世的三位大英雄跟前，亮了次相。』

呂四娘一聽路民瞻這個名字，心中在意，她緊接着就問白泰官：

『三哥，你怎知道這畫是路爺畫的呢？』

白泰官轉過臉來，告訴她說：

『路爺畫鷹，無人可及。可是他每畫一幅鷹必定題上「英雄得路」這四個字。當然囉，「英雄得路」這四個字除了他以外，也沒人敢題。四妹，妳從「英雄得路」這四字上，就可以曉得路爺的武藝有多高了。』

曹仁父再請衆人落坐，端起杯來又敬一次酒。咳聲嗽，補充着說：

『路爺畫鷹全題「英雄得路」四個字，一方面固然是他的一身功夫確實了得，他走遍天下從不曾遇過敵手。每次他跟我賣酒論英雄，說句不怕在座白、甘二爺動氣的話。路爺除了已故的了因法師、呂姑娘，和區區在下如我以外，他都認爲他自己決不會輸。』

呂四娘急急的問：

『那另一方面呢？』

曹仁父的一對寒光四射秋水眼，掃了衆人一瞥。略一沉吟，方始答道：

『那另一方面麼，路爺倒也是個有心人，反清復明，是他的生平大願。所以，英雄得路，那「路」字是「鹿」的諧音。無非「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誰是英雄，誰就該據有天下的意思。由這一點，列位也就可以想知路爺的志向和抱負了。』

呂四娘聽他說得這麼露骨，反倒不便置詞，所以她就沉吟不語。在她鄰座的甘鳳池，眼看這個局面有些兒僵，便趕緊把他心中的那一問，提了出來說道：

『四爺，您怎曉得那夜給我三師兄通風報信的，就是路爺呢？』

曹仁父豪爽的打了個哈哈，回答他說：

『方才白爺不是說得很明白麼？他屋裏門窗未動，桌上留柬不知從何而來？據我所知，畫鷹路爺的氣功，當代不做第二人想，因此也只有他，才能從窗縫裏塞進一張紙，運氣到指，將紙片不差毫厘的飛到桌上去。而且他能使紙片堅硬如鐵，鋒利似刃，叫它插入桌面，顫巍巍的留在桌上。』

『可了不得！』甘鳳池嘖嘖稱羨的說：『氣功練到這個地步，在我來說還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呢。像路爺這樣的人物，那一天要是能夠見上一面。瞻仰瞻仰，那該有多好啊。』

曹仁父若有深意的答道：

『彼此志同道合，連共事的日子都長得很咧。想見一面，那有什麼難處？』

呂四娘就怕話題又扯遠了，她緊接着問道：

『曹爺，此刻我們所坐的這一艘船，眞箇是齊蘇勒那狗官的座船嗎？』

曹仁父眼望着她，深深的一點頭，然後答道：

『不錯，這船，連同船上的旗幟、執事，一應設備用具，全是河工總督齊蘇勒所有。』

呂四娘又是一驚，忙再問道：

『那麼，船上的這些侍衞官兵呢？』

曹仁父得意洋洋的一笑，答道：

『不敢廝瞞，那是我從曹州府帶來的小徒改扮。』

他這一答，讓呂四娘、白泰官和甘鳳池全都面面相覷的怔住了。如此說來，曹仁父竟有包天的膽量，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他連河工總督的官船，都能在一舉手之間奪過來，假傳齊蘇勒的將令，瞞過了千餘官兵捕快，把他們師兄弟三個，從天羅地網裏搭救出來。——却是，如今方祇過了官兵圍攻的那一關，再往前走，怎生闖過重兵戍守的陶城埠，又如何公然坐着奪來的總督官船，在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從容逃脫？因爲，陶城埠已不在遠，大隊官兵猶仍緊隨在後頭，而且，鏖戰許久，飲宴多時，眼看着天也快

亮了。

七

然而，在主位上安然坐着的曹仁父，却仍神采飛揚，談笑自若。好像他對即將來臨的重重關口，早已預作安排，胸有成竹。他們一行必能化險爲夷，順利通過。看他這麼雍容鎭靜，篤定泰山，呂四娘師兄弟自當然也就不便示弱，他們不再追問前途如何？仍然和曹仁父一般兒的據案大嚼，盡興喫喝。

當東方破曉，鷄鳴三唱，這一艘總督官船恰好駛抵陶城埠。呂四娘他們不由得神情漸漸緊張起來，可是，曹仁父却依然一臉的輕鬆自在，他邀在座諸人再乾一杯酒，然後殷切的問：

『列位還要再用點酒菜嗎？』

白泰官頓時就會過意來，他道着謝說：

『多蒙盛宴款待，我們實已酒足飯飽了。』

於是，曹仁父便先站起身，他伸手延請，笑容不改的向衆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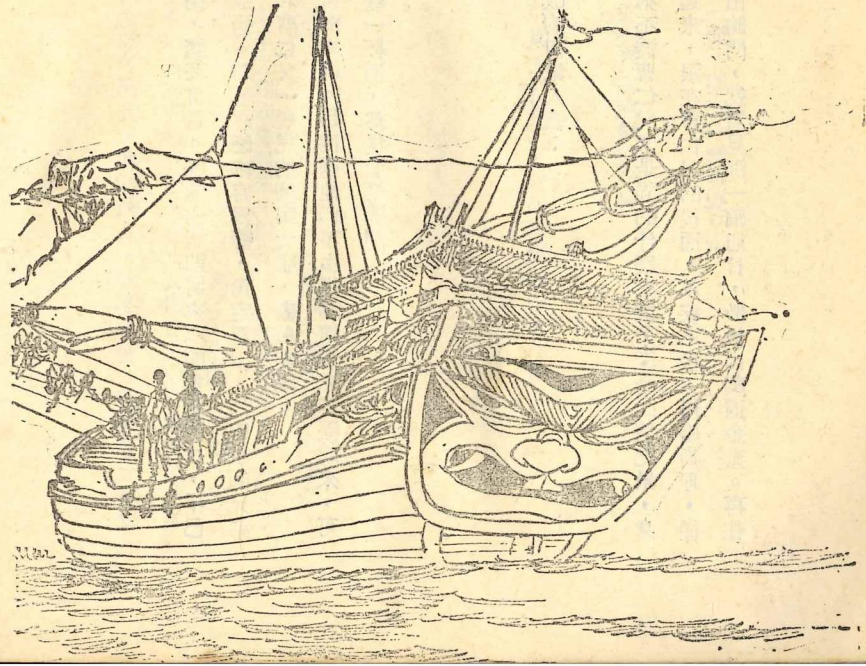
『那麼，此刻我們就該捨舟就陸了。』

白泰官師兄弟仨，一概的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猜不透曹仁父又是弄的什麼玄虛？祇是此情此景，身不由己，凡事只有聽從他的安排。三個人相繼的也站起來，跟在曹仁父的後面，不疾不徐，慢條斯理，從正艙走到船頭。呂四娘走在白泰官和甘鳳池之前，一出艙門，就看見那一輪旭日，散放出萬道金光。再往

船首正前方一看，一道長堤，宛如平整的山崗，既不見街市，又不見人迹。她正納悶，引路的曹仁父，回過頭來說道：

『這艘官船理該歸還總督衙門了。如今我們正在陶城埠的對岸。從這兒開始起旱。沒奈何，還得請三位趕一程路。』

直到這時，呂四娘方始悟出曹仁父的神機妙算，他利用齊蘇勒的官船，讓自己的徒弟把侍衞官兵的號衣穿上，冒充齊蘇勒的侍衞兵丁，騙過千餘官兵，然後折回陶城埠，叫人看了分明是押解欽命要犯，向齊蘇勒繳令。然而，他却在臨到陶城埠時轉一個彎，駛抵陶城埠的對岸，一行再從那兒起旱逃生。曹仁父的計謀確實神出鬼沒，妙到毫巔。却是，陶城埠裏的齊蘇勒一聽官船被刼，呂四娘離了他所安排的龍潭虎穴，他又怎肯善干罷休？一定會派大隊人馬急起直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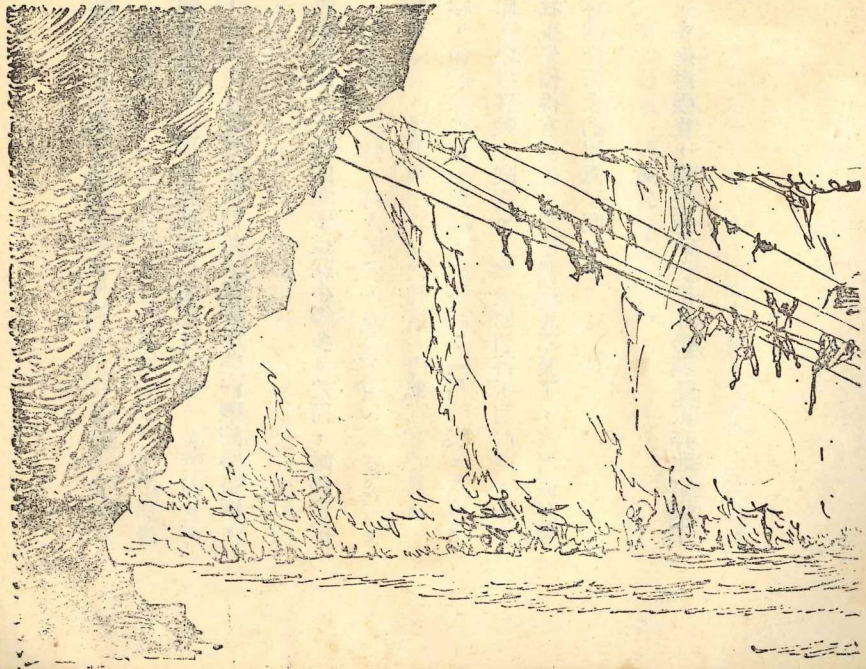


如此說來，他們一行豈不是仍還不曾脫離險境嗎？

呂四娘正在心中疑慮，轉瞬之間，船已攏岸，曹仁父攜來的四五十名徒弟，個個武功不弱，這時他們已經脫下了號衣，換上了短打便裝。成羣結隊，從船上相率一躍登岸。到了岸上，便由曹仁父、白泰官、呂四娘和甘鳳池四人斷後，曹仁父的徒弟們拋起十餘隻鐵扒，鈎住堤頂的巨石，像繩梯似的，相率攀援直登。

方到堤頂，就看見堤內平地，繫馬樁上拴得有四五十匹快馬，衆人有的快步拾級而下，有的蹤身一躍，就輕易的躍到了地面，曹仁父還好整以暇，先給呂四娘師兄弟挑好座騎，然後帶着先躍下地的二十四名徒弟，催着呂四娘他們趕緊上馬加上一鞭，由他親自領路，一路飛奔，直下正南。

二十八騎拔步飛奔，還留下了二十來人在後頭。



呂四娘想想有點不放心，便快馬加鞭趕上前去，和曹仁父並駕齊驅，在撲面寒風中高聲的問：

『曹四爺，後面還有人呢？』

風聲尖利，曹仁父沒聽清楚，以爲她是在問船上還有人麼？因而也拉開嗓門答道：

『船上的人才是正主子，那些齊蘇勒的侍衞親兵，一上船，便賞了他們每人三杯下蒙汗藥的得勝酒，酒裏下了蒙汗藥，得一個對時才醒。』

倒是讓呂四娘弄明白了，曹仁父拟船用的是計，並未傷人，所挑的漏子這就小得多。然而，她仍在担心的問：

『不，四爺，我問的是您留在後面的那些高徒。』

『啊，他們還有事，』曹仁父爽性左頰貼上馬頸脖，側過臉來避過迎頭疾風答話：『呂姑娘，我留下他們是爲了佈置疑兵之計，他們得先掃平我們的馬蹄印，免得官兵追蹤趕來。然後他們再折回河堤，騎上馬匹往西南方跑，跑過戴家廟，再到小口路，在那兒我事先備得有渡船，讓他們把馬匹棄了，渡河直奔壽張，分散了各自繞道回曹州。姑娘，我這麼樣安排，妳該懂得我的用意了吧？』

呂四娘在馬背上直點頭說：

『四爺，我懂。您是故意引追兵往北，以爲我們是在過壽張後，步上迤北大道，仍還是直奔北京去了。』

『照呀！姑娘，』曹仁父歡聲的嚷嚷：『我這疑兵之計還是一石二鳥咧。姑娘您想，北京城裏那胤禛，還有直魯兩省的狗官們，要是曉得了妳還在往北京皇城走，他們一定會在壽張、聊城、高唐、德州乃至天津一線上嚴密防堵。那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在曹州府挨過這一陣風聲緊急了。』

『四爺，』呂四娘衷心感佩的說：『您定的計較眞是高明已極！』

『那裏那裏。』

說罷，揚聲大笑，二十八騎追風逐電，已經奔到東平湖濱了。

八

這一程，等於是走回頭路，而且還是水陸並進，日夜兼程。呂四娘由曹仁父師徒、白泰官和甘鳳池一行二十七騎簇擁。到東平湖濱，自有東平水寨綠林頭目派了大船來接，連人帶馬，航向安山，然後又捨舟登陸，路經『水滸』宋江聚義的梁山泊，一路上曹仁父指指點點，告訴呂四娘師兄弟們說：

『我看宋江並沒有在梁山起過寨子，因爲梁山太小，形勢又不險要，宋朝時候梁山下面倒是有個梁山泊，綿亙好幾百里。不過後來不久黃河改道向南，梁山泊也就漸漸的塡淤，元朝開會通河，梁山泊更成了一片平地。至今這一帶的百姓還說梁山上有個宋江寨，我也去看過，依我看來一定是後人附會僞托的。』

從梁山直趨鄆城，再南下鉅野，西向曹州。一行人馬僕僕風塵，總算到了曹仁父的家鄉。呂四娘在路上聽了衆人的勸，經過東阿、陶城埠間黃河上的那一場大陣仗，齊蘇勒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調集一千多人

馬，把呂四娘圍困住了又讓她從容走脫，雍正那邊一定會非常之耽心駭怕，京畿附近不用說該會如何的防範周密，如臨大敵，趁這個節骨眼上冒險入京下手，實在是很不容易。因此不如先上曹州府住些時，等京師裏陪忙亂緊張過一陣，一旦鬆懈下來的時候再說。呂四娘因而便接受了曹仁父的邀請，和白泰官、甘鳳池姑且在曹州作客，成爲曹仁父的上賓。

曹仁父眞不愧爲曹州府的首富，他是漢光武帝時當諫議大夫，天下聞名的『曹氏書倉』主人曹曾的後裔，他的高祖曹邦輔當過浙江按察、應天巡撫，曾經平定亘寇，得了很大的一筆金珠，嘉靖奸相嚴嵩的乾兒子工部尚書趙文華向他索賄，他不肯給，被趙文華誣陷充了軍，但是他的家人和龐大的財產却由原籍定陶轉移到曹州府，所以從定陶到曹州(荷澤)、濮縣到處都有曹家的田莊和佃戶。曹仁父爲了小心謹愼起見，他沒讓呂四娘師兄弟仨進曹州府住，而由他自己親身陪同，安置呂四娘一行住在黃河邊上的臨濮集。曹仁父胸懷大志，志切匡復，他很早便在臨濮集有所經營，因爲他深知臨濮集的『地利』，臨濮集原先是個縣域，唐朝以後才改爲集，又名之爲小濮。它離濮縣六十里，中間遶隔了一條黃河。濮縣知縣由於臨濮和曹州府城同在黃河南，對於那兒頗有鞭長莫及之感，曹州知府又以爲臨濮屬濮縣，更不多過問臨濮的事。更何況從臨濮一渡過黃河就是河北地界，地理形勢使這兒成爲了三不管地帶，可是這兒却是古來兵家必爭之地，蒙古人南侵，就曾在臨濮駐紮重兵。曹仁父經營臨濮之初，就顯示他不同凡響的魄力，他不惜斥巨資，出高價，把臨濮集上的房屋地皮一古腦兒買了下來，緊接着他便遍購臨濮北東南三面的農田，連一畝

地他也不輕易放過。爲什麼他不買臨濮西面的地呢？——因爲臨濮以西就唯有黃河堤岸。

曹仁父先把臨濮附近的田園村落一概納入掌握，然後他便『幫忙』那一帶的百姓向南搬遷，他把曹州府附近的上上良田廉價租給臨濮居民，願意經商的，還無息借貸所需資金。等臨濮住戶全部安頓好了，他方才開始在臨濮招兵買馬，結納普天下的英雄好漢，奠定他反清復明的基業。曹仁父孜孜矻矻，全力經營，已經把臨濮變成一處兵强馬壯，實力堅强的反清志士立足點。聞名四海的英雄，三山五嶽的豪傑，紛至沓來的在向臨濮集中。當然，呂四娘、白泰官和甘鳳池的到來，大江南北八俠，連曹仁父他自己在內，驟然就有其中的一半住在臨濮集，當然會使曹仁父的聲勢急劇增長，他的那些徒子徒孫，江湖友好，益發的歡欣鼓舞，興奮欲狂。

可是呂四娘一到臨濮，就覺得這小小的地方顯得極不尋常，街道村屋，瞧不見一家住戶，週圍好幾十里，看不到一個女人小孩。大塊子上，聚有成千上百的少年子弟，正由武林高手，教他們勤習刀槍棍棒，操演攻守戰陣。曹仁父請他們師兄弟仨住在集上最大的一幢宅院裏，一日三餐，至少有一兩頓是羣英畢集，喫喝得興會淋漓的上等酒席。在臨濮集，她會見了好幾十位大江南北威名四播的俠林人物，江湖豪傑他仍久聞呂四娘的大名，心知她是當代無人可敵的一位女俠，她唯一的敵手，可能就是她的二師兄，刻已在北京皇城登了基的雍正皇帝。因此對她十分之恭敬欽重，尤其是曹仁父，他爲了反清復明，驅逐異族，早就下定決心毀家紓難，不惜傾家蕩產，罣滅門抄家的危險於不顧。曾有一天，他單請呂四娘師兄弟仨赴宴

，席間，他曾慷慨陳詞，請呂四娘他們以天下蒼生爲念，民族大義爲先，化私仇爲公憤，助他一臂之力，矢志排滿，重整江山。他說：

『多年以來，在下已經邀集了將近一百位的英雄豪傑，一千以上的精壯子弟，聚在這臨濮集裏，日夕操演，積極準備，實行呂姑娘令祖晚村先生的排滿主張，繼承國姓延平王未完成的復明壯志，拯我中華，不再淪於異族奴役。豫北魯西，晉陝直隸，到處都有和我們通聲息的能人志士，一旦時機來臨，我們將自臨濮集高揭義旗，揮戈北向，直搗幽燕，把滿洲韃虜逐出關去。我相信到了那個時候，全國十八行省的黃帝子孫，必定會聞風而起，相繼舉義。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大事萬無不成之理。三位是當代俠林的第一流人物，我們的爲國爲民之舉，倘能得到三位的臂助，那麼，一戰成功，也就指日可期了。』

聽得呂四娘、白泰官和甘鳳池三位血性中人，興奮鼓舞，熱血沸騰。呂四娘當時就慨然的說：

『不瞞曹四爺說，我家祖孫三代，滿門老小，全是矢志匡復，誓死不做韃虜臣民的。四爺的這一番話，正好說到我的心坎上了。我這次冒險入京，謀刺胤禛，正是爲了國仇家恨難消，希望藉此一舉伸張民族大義。曹四爺圖謀大舉，我是決心參與行列，聽您調遣指揮了的。就不知道三哥、五弟，您二位的意下如何？』

白泰官和甘鳳池二人，對曹仁父、呂四娘的嚮義決心由衷敬佩，深切感動，兩人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說：

『我們決意追隨，義無反顧！』

呂四娘和曹仁父不禁大喜，一樁大事，就此一談即合，呂四娘、白泰官、甘鳳池三俠一概志願參加曹仁父的密謀起義大舉。曹仁父忙請大家落坐，重整杯筯，細商策略。甘鳳池在長江中下游擁有的大批徒衆，可以和曹仁父在魯西、豫北多年培植的勢力相聯合，不啻爲排滿義師平添數萬精兵，使曹仁父的起義之舉更有把握。四人正歡談間，忽然有一名曹仁父的徒弟，手裏高擎着兩張拜帖，必恭必敬的遞給曹仁父，曹仁父接過去一看，頓時就喜上眉梢，笑逐顏開，他先吩咐那名徒弟道：

『快請，快請！』

然後，又回過頭來向呂四娘三人說道：

『這眞是意想不到的大喜事，三位，待會兒您們又可以會到兩位好朋友了。』

九

呂四娘正在納悶，不知道曹仁父所說的『兩位好朋友』究竟是誰？移時，由曹仁父的那名徒弟領路，從大廳門外，走進兩位身材魁偉，虎腰熊背的中年人來。呂四娘定睛一看，這兩個人她全不認識，倒是白泰官堆滿一臉的笑，喜孜孜的向作儒生秀才打扮的那位中年人說：

『哎呀幸會幸會，周三爺，自從去年在鄭州一別，恰是整整一年不見。』接着，他便挽着那人，向呂四娘、甘鳳池介紹着說 『四妹、五弟，快過來見禮。這位周三爺，便是文武全才，畫龍的大手筆，中州

大俠周潯。』

呂四娘和甘鳳池雙雙的站了起來，都和嘴嘴直笑，連稱『久仰』的周潯見過了禮。這時候，先已起立迎接佳賓的曹仁父，又將那位衣衫襤褸，神情略現憔悴的中年人，攙到衆人跟前，歡聲的說：

『呂姑娘、白爺、甘爺，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閩台大俠呂元了。』

甘鳳池一聽，高興得跳了起來說：

『莫非就是在台灣舉義，中興王朱一貴駕下的大都督呂元呂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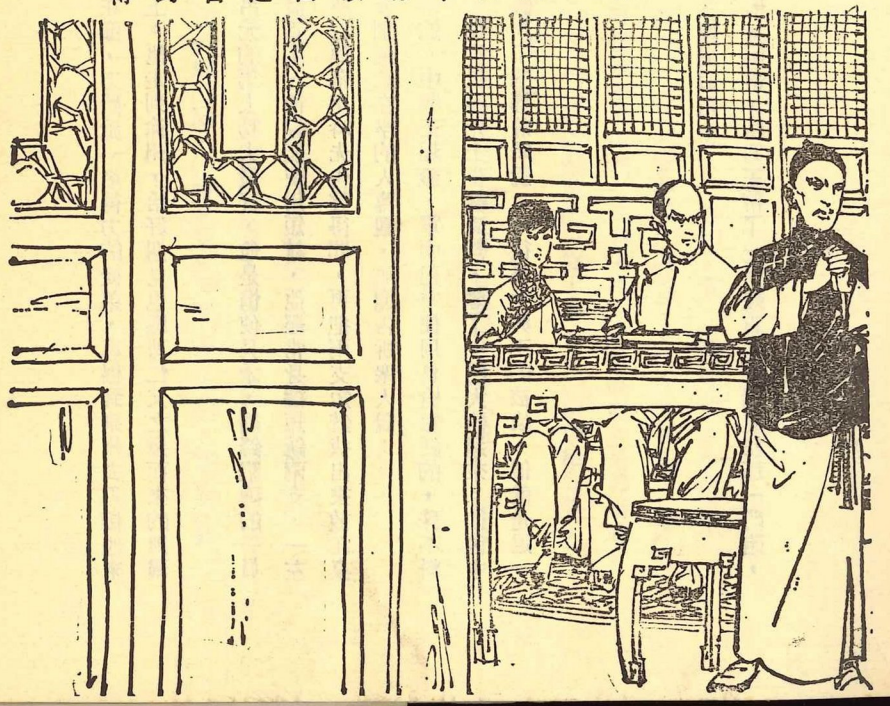
那呂元却滿臉苦笑，一聲浩歎的說：

『慚愧慚愧，興師動衆，光復全台，中興王都坐了兩年的王位，最後仍然敗在韃虜的閩浙總督滿保，和水師提督施世驃的手裏。落得中興王都被擒遇害，死了那麼許多忠義雙全的志士！』

曹仁父連忙上前勸慰的說：

『勝負兵家常事，只要我們反清復明之志不隳，終必有大功告成的一天。』

談說間，衆人都見過了禮。周潯、呂元和呂四娘、甘鳳池還是初次見面，彼此慕名已久，一旦會晤，都有說不出的歡喜。曹仁父爲款待遠客，命人將原席撤下，另開一桌。然後衆人重新落座，大夥兒都尊呂四娘坐在首位，大江八俠，這正是六俠聚義，四娘年紀頂小，武藝最高，又復是一介女流，在這樣的大場面上，受到武林英豪如此器重愛敬，自己也覺得足以自豪。重新坐定後，曹仁父便殷殷的問起，周潯、呂元是怎麼樣走在一處的？呂四娘聽他們二人說時，這才知道二人都是應曹仁父的邀約而來。呂元自從在台灣協助中興王朱一貴起義失敗，他便變服薙髮，逃到福建泉州，改名換姓，隱居不出。只有曹仁父、周潯



兩位反清志士曉得他的住處。所以曹仁父由於起義在即，方始派一名得力的徒弟，專程到泉州去迎接他來臨濮集，呂元一見曹仁父的信便欣然應命，束裝北上。他走到徐州，恰好遇見也應曹仁父之邀而來的周溥。於是兩人便結伴同行，雙雙的抵達臨濮集。

呂四娘早聽甘鳳池說過：大江八俠之中，唯有呂元的馬上功夫最好，他是慣使長矛，衝鋒陷陣的一員勇將。但是連甘鳳池都不曉得，呂元猿臂善射，百發百中，他還能使用短銃，他經常身攜短銃兩支，一左一右，藏在衣服裏面，掖在腰間。因爲銃管長了，所以他落座時先告聲得罪，再把兩支短銃拔出來放在桌上。衆俠見了覺得非常新奇，呂元就將那兩支短銃分別遞給在座的人傳觀，他還告訴衆人說：

『這兩支短銃是中興王所賜，由我從台灣帶回來的。中興王起義，軍中已有使用鳥槍短銃的，殊不料清兵的火器更多，還有聲震山谷，火力奇猛的大砲。我曾親率死士夜襲清營，奪了一門大砲過來。往後中興王就總把那門大砲帶在身邊。那裏想到，』他感慨萬千的搖着頭說：『往後中興王的被擒，偏就是這一門大砲出的毛病。』

呂四娘驚訝不置的問：

『中興王怎麼會因大砲被擒的呢？』

呂元抬起頭來望了呂四娘一眼，方始兩指一叠，娓娓道來：

『台灣府城（台南市）的那一仗，我軍失利，府城陷落，中興王帶了一千幾百人，還有我那一門砲，

退向灣裏（岡山西北二點六公里處），清軍大舉來追，中興王便再退茄苳（和西螺相毗連），然後再走溝尾莊。殊不知溝尾莊的劣紳楊旭、楊雄被台灣鎮總兵藍廷珍畀予守備，千總的官職，加以收買。他虛情假義的接待中興王，糾集附近六莊的丁壯伴爲守護，但却暗中將大砲的彈藥用水灌濕了。深夜命那些丁壯高聲喊叫，使中興王一驚而起，連忙命人準備開砲迎擊。可是彈藥已濕砲打不響，清軍伏兵盡出，是那楊旭親手把中興王拉住，讓清兵把他綁在一輛牛車上，押赴八掌溪（嘉南平原的一條小溪），交給游擊林秀，解到施世驃的大營。結果是被滿保下令解赴北京，壯烈捐軀。』

衆人聽了這一段故事，都不勝感慨欷歔。呂四娘是有心人，她手中把弄着一支短銃，愛不忍釋，於是輕啓櫻唇問那呂元道：

『呂將軍，這短銃是否來自外洋？』

呂元欠身向前，指着呂四娘手上的短銃說：

『這兩支短銃，很有點來歷。還是那年中興王攻克台灣府城，打開赤崁樓延平王的軍器庫所得來的。延平王的軍器庫四十年都不曾有人打開來過，唯獨中興王一到，庫門應手而開，大衆一致歡呼禮讚。軍器庫裏存有不少的砲銃、刀矛、硝磺和彈藥，大都是延平王從紅毛國（按指荷蘭）人手上得來的，當然是紅毛國所造。』

呂四娘又好奇的問：

『不知這短銃能射多遠？』

『大概百步開外。』

曹仁父見呂四娘頗有興致，當下便提議的說：

『呂姑娘，我們呂將軍的弓箭，天下第一，不用說使短銃也是百發百中的了。還有在座周三爺的飛鏢，更是無人可及。如今趁這機會，是否請他們兩位各露一手這平生絶技，也讓我們大家開開眼界。』

在座的人聽說，一致鼓掌叫好，央着呂元和周潯，到後花園裏去顯顯身手。腹已飽，酒亦酣，何況正在衆人的興頭上，呂元、周潯不便推却，兩人互望一瞥，微微一笑，都點了點頭。滿席的人便興高采烈的站起身來，邀着呂周兩人往後花園走。——轉瞬間，住在那幢宅子裏的江湖好漢、曹仁父的徒弟們全傳遍了，大夥兒爭先恐後，歡聲嚷嚷，都往後花園跑，去看那畢生難得一見的呂元神射，和周家飛鏢。

十

那座宅第的後園，寬敞遼闊，方圓里許，但却和任何人家的花園佈置，大不相同。因爲曹仁父在把它買到了手以後，除却臨近後牆的那一排大白楊樹，他命人將所有的亭台樓榭，蓮池假山，一概夷爲平地，他是要把這後花園作爲演武習技的場所。當陸續趕來的一二百人，擁着呂元、周潯兩位，來到了後花園時，呂周兩人走在最前面，他們臨到距離那排大白楊樹百步之內，便一同站停，想在大白楊樹梢上找一處箭靶。這時候，甘鳳池便擠上前來，開口說道：

『自來形容射術高超，有所謂「百步穿楊」，兩位今天可否讓我們一飽眼福？』

呂元一聽，便面有難色的說：

『可是這一排白楊樹上，有千百萬片樹葉。又怎樣指定其中之一，作爲標的呢？』

白泰官一時技癢，便插嘴說：

『這個容易。請曹四爺命人去取些石灰水來，待我上樹刷白幾片葉子，當作二位神射手的靶子，如何？』

人多好辦事，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哩，立刻就有曹仁父的幾名徒弟，拔步飛奔而去。不一會兒，便拎來了小半桶石灰水，還備好一把棕刷。但見白泰官先用棕刷沾滿了石灰水後，甩去餘瀝。——衆人看白楊樹離地兩三丈高的地方，纔有枝葉，都以爲白泰官一定是雙手雙脚爬到樹上去的了，殊不料他手拿棕刷向前跑了一截，蹤身一躍，如飛鳥般的破空而起，直登樹梢。那樹梢那裏經得起一個人的重量，可是白泰官却身輕如燕，施一個倒掛金鈎，蒼龍擒水，脚掛枝，頭朝地，便那麼『唰唰』幾下，就接連刷白了五片樹葉，然後，在衆人看得兩眼發直，舌撟不下的當兒，似一片落葉般的迴旋着落下地來。他要是落地時和上樹時一般的快，那也就不稀奇了，偏這落葉飛旋，才顯得出他輕功的登峯造極，出神入化，再進一步就可以在空中飛翔了。因此，他方始輕悄無聲的落下地面，圍觀的一二百人，轟雷也似的喝了聲采。

然而，采聲未歇，塗白了的白楊葉還在隨着樹梢晃動，那周潯他竟不聲不響，右手一揚，颼的便是一

支鋼鏢，勁矢般飛向枝頭。衆人看得清清楚楚，那支鏢不但射中了一片塗白的白楊葉，還穿心而過，讓白楊葉留在樹梢上，鋼鏢却飛向圍牆外。——這一着，竟使衆人全看呆了，一個個的張口結舌，氣都不透。便在這時，呂元也從箭囊裏取出了一支箭，搭上了他的鐵臂弓，乘樹上白楊枝方才中了一鏢晃盪得更兇，也是颼的一箭射去，照樣的貫穿葉心破空而去。看呆了的衆人這才歡呼雀躍起來。於是，一片歡聲之中，呂元從容自在的把鐵臂弓遞給曹仁父代他拿着，他探手入懷，掏出短銃，衆人但聽得轟然一聲巨響，那五片白楊葉連枝帶梗頓時就被短銃轟斷，擊成粉碎，從百步之外二丈餘高的白楊樹上消逝無蹤。

衆人紛紛趨前向周濤和呂元道賀，呂四娘却親眼目覩短銃的火力如此威猛。她那一對秀麗大眼，目不轉睛的盯在呂元握在手中的短銃上，她那愛羨的神情被呂元一眼瞥見，驀的想起呂四娘是決志復仇，要冒險入宮行刺雍正的，她一定是認爲短銃大可利用。因此，在衆人擁着他們回到大廳的途中，他便走在四娘的身邊，試探的問了一句：

『呂姑娘，妳覺得我這短銃管用嗎？』

呂四娘讚不絕口的說：

『太好了，太妙了！我從不曾想到，火器也能發射得這般精確。』

呂元便再問她道：

『呂姑娘以前可曾使過火器？』

呂四娘據實而答，她搖搖頭說：

『沒有。』

『那麼，』呂元十分懇切的說：『幾時呂姑娘得空，只消半個時辰，在下便可以將火銃塡藥上彈發射的法子，跟呂姑娘說個明白。』

呂四娘大喜過望，她忙向呂元道着謝說：

『呂將軍，那我可眞感激不盡了。』

『姑娘言重，在下着實愧不敢當。』頓一頓，這時衆人已經走回廳上，呂元方道：『如果姑娘喜歡這種短銃，而且也用得着它的話，在下便奉送一支給姑娘留着用。這短銃是延平王的遺物，中興王之所賜，在下只要留下一支，作個紀念。』

呂四娘幾於不能置信，她站停下來問道：

『呂將軍，你這話當眞？』

呂元却雙手一拱的道：

『諒在下怎敢在姑娘跟前打誑？姑娘是在下多年以來久聞大名，最所欽佩的當代女俠。何況復我華夏之志，彼此相同，我這支短銃只要姑娘有用，肯予哂納，那就是我的莫大榮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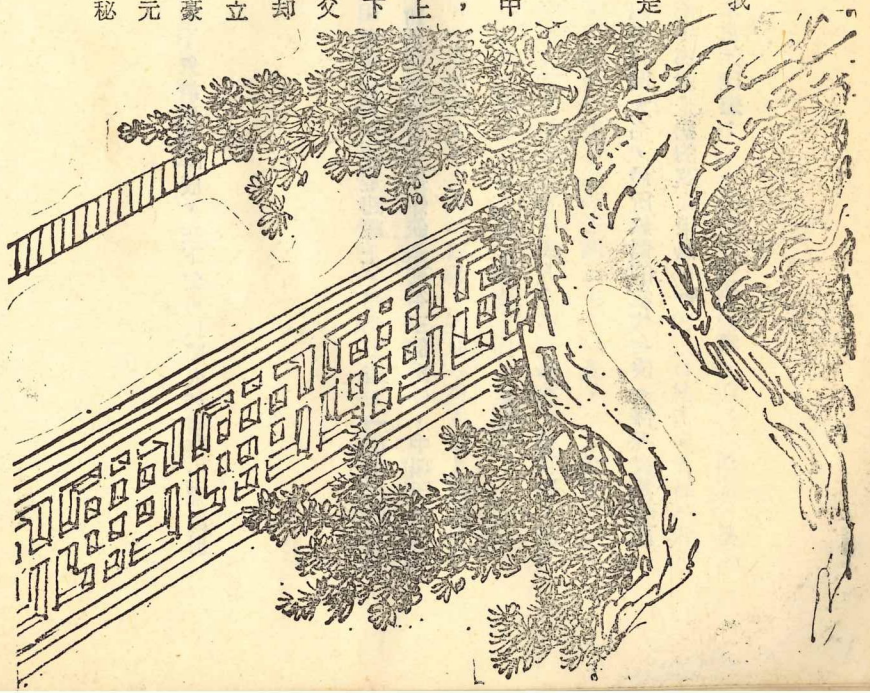
呂四娘心花怒放，她聲聲感激，一再道謝，又央求呂元說道：

『呂將軍倘若有空，等會兒席散以後，便傳授我如何使用短銃的法子，好嗎？』

『好的，』呂元欣然應允的說：『在下遵命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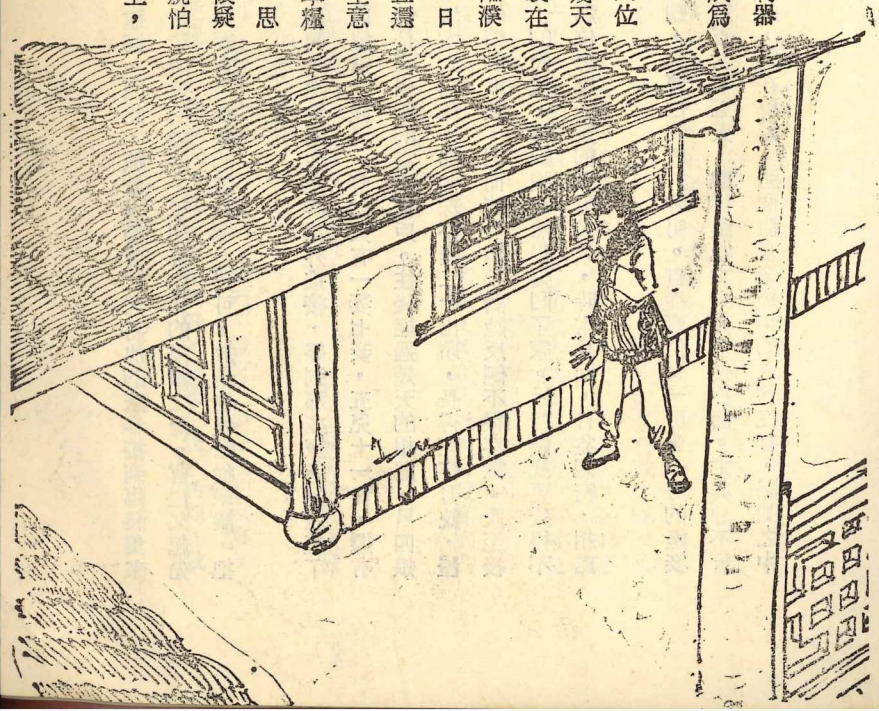
十一

呂四娘離了金陵棲霞村，別了顧南郎和她襁褓中的男嬰，揮淚北上，原想隻身潛入京師，刺殺雍正，爲她一家老小報那血海深仇。她怎想到，這一路之上會有恁多奇遇？欣逢甘鳳池，邂逅白泰官，在黃河下游東陶道上和圍攻清兵打了一場硬仗，又得了曹仁父的妙計解救。迫於情勢，暫時去不了京師皇城，但却在臨濮集發現了曹仁父正招賢納俊，號召志士，建立了一支推翻廣廷的義軍，會見了不少江湖上的英雄豪傑。最難得的還是她和中州大俠周濤、閻台大俠呂元都見到了面。呂元又慨然的贈她短銃，授她獨得之秘



，使她除了天下無雙的劍法以外，更多得了一宗利器與本領。學成了發射短銃以後的呂四娘，益發的成爲走遍天下無敵手的女俠了。

周濤和呂元相繼抵步，大江八俠就已經聚了六位，使曹仁父對於舉義反清更加的有把握了。一連幾天，六位大俠置酒聚會，籌商大計。曹仁父因爲起義在即，糧餉亟待措辦，他不但把定陶、荷澤，直到臨濮集一帶，各處莊屋家宅裏的金銀細軟，倉廩存糧，日以繼夜的運到臨濮集，集中在一處準備應用，而且還儘可能的變賣田地房產，以及分別開設在各處的生意買賣，他那種罄其所有，破釜沉舟，獨力負担大軍糧糈的犧牲精神，着實令人感動。可是，陳心蕙質，思慮周密的呂四娘，也唯恐他這樣做會引起官府的懷疑，同時，她也耽心曹仁父留在曹州府裏的家眷，就怕萬一事機外洩，或者是義旗一舉，曹仁父引軍北上，



兵馬發動，曹州知府一定會先把曹仁父的家眷先行逮捕。因此，她曾力勸曹仁父將他的家眷接到臨濮集來，或者另作妥善的安排，或者乾脆隨軍出發，免得遭了清吏的毒手，了却曹仁父的後顧之憂。曹仁父起先還不同意，但是經不住呂四娘一再的勸促，再加上白泰官、甘鳳池等人極力贊可，於是他便勉從衆議，把他的一家一小，全都接到臨濮集來了。

當曹仁父的家眷抵達臨濮集之日，呂四娘十分高興，她曾親往臨濮集外迎接，等到那些家眷也搬進了那幢巨宅，曹仁父與冲冲的引領她們拜見呂四娘，四娘這才發現，曹仁父有一妻七妾，五兒十一女，還有三四十名丫環女傭，長隨僮僕，人口之衆多，眞不愧是曹州府的富室首戶。往後經過幾天的相處，呂四娘又曉得了曹仁父在一妻七妾之中，最寵愛的是他七姨太太怡珠。那怡珠不過二十出頭，長得花容月貌，體態窈窕，和呂四娘說起話來，都有秋波頻送，眉目傳情的風致，因而使得四娘對她反倒不很喜歡。及至後來聽說怡珠原是青樓出身，由曹仁父花了三百兩銀子的代價，替她贖身然後娶回了家。呂四娘就更覺得不宜跟她親近，自此逐漸的跟她疏遠。轉而和曹仁父那位忠厚老實的元配夫人，時常見面，日益親密，相處得極好。

曹仁父的元配夫人李氏，一向唯她丈夫之命是聽，對曹仁父敬若神明。自從曹仁父一房又一房的姬妾往家中討，又添了籌劃起兵反清復明的大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難得跟她丈夫見上幾次面。尤其她不曾生育子女，姨太太們恃寵而驕，都不跟她搭訕。因此，她在曹家，連個能交談幾句的人都沒有，深閨之中

，冷冷清清。自從搬到了臨濮集，居然有個她丈夫一生最佩服的呂四娘，跟她經常聚晤，說說笑笑，使她在受寵若驚心生感激之餘，打從心底裏把呂四娘當作自己唯一的心腹知己，閨中良伴。而呂四娘也同情她飽受冷落，孤單寂寞，在這種心情之下，她也在把李氏當作了手帕交，好姊妹。

一天，她正從自己的房裏，走到曹仁父一家所住的那幢後進，臨到李氏門口，驀地聽見怡珠在跟李氏說話的聲音，她原想折身離去，可是，她却聽見怡珠帶着威脅的口脗，在說什麼：『夫人，這是性命攸關的事情，妳敢洩漏一字半句，就怕妳活不到當天晚上！』——呂四娘深覺事有蹊蹺，她便放輕脚步，折到正房窗下，側耳傾聽。當她聽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時，她臉色一變，緊咬下唇，凝神的想了一想，也不等怡珠出房，她飛快的出了後進直奔白泰官和甘鳳池合住的那一間屋，把雙手抱頭，躺在床上瞑目假寐的白泰官和甘鳳池，驚得跳了起來，白泰官怔怔的望着她問：

『四妹，出了什麼事？看妳慌張成這樣！』

呂四娘定睛一看，房裏正好只有白甘二位，於是她便小心翼翼的把房門帶上，又去看了看窗外確實沒人，這才在就中的一張椅子上坐下，讓白泰官、甘鳳池坐在床沿，然後嘆了口氣，啓齒說道：

『曹四爺忠肝義膽，慷慨任俠，的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按說，我們不該背地裏談他的私事。可是，如今我們正密謀舉義，而他這件私事又關繫匪淺，一個疏失，就會生出內奸，影響全體，所以，我又非把它說出來不可。』

甘鳳池聽了她這一篇開場白，更加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了，他急切的催問：

『四姐，究竟是什麼事情呀，請妳快點說出來好不好？』

呂四娘又遲疑了半晌，方始石破天驚的說道：

『曹四爺的那位七姨，跟他的一名小廝曹興，早已有了私情。』

『哎，是這碼子事呀！』甘鳳池聳肩一笑的道：『四姐，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四爺那位七姨原本是堂子裏的，祇怕連四爺也不曾要她三貞九烈，將來她起個貞節牌坊。』

『不，五弟，你錯了。』畢竟白泰官飽經世故，他覺得出這其中的關係利害，正色的對甘鳳池說：『古往今來，也不知有多少英雄好漢，多少機密大事，敗壞在這種苟且之事上頭。何況如今我們發動在即，人手聚集得這麼多，方面牽涉得何等廣。四爺那位七姨和那喪盡天良的小廝，斷無不知之理。倘若他們貪得重賞，圖個地久天長，甘爲內奸，向官府去告個密，那我們不是全完了嗎？』

這一說，甘鳳池方才憬悟事態的嚴重，眼前大夥兒所辦的是機密大事，最怕的就是會有內奸。於是他濃眉緊皺，站起身來，往返的在房中踱步，一邊走，一邊焦躁的在說：

『怎麼辦呢？論理論勢，我們決不能饒過那對狗男女。可是，像這樣玷辱門楣，大失面子的事，知會曹四爺吧，就怕他面子上過不去，不知會他哩，又唯恐因小失大，出了內奸，反倒貽誤了大局。』

『正是因爲這事實在兩難，』呂四娘接口說道：『所以我在四爺元配夫人的窗下，聽到了怡珠正在危

詞威脅李氏夫人，叫她不許聲張，否則的話，她就要那小廝取李氏夫人的性命。我還沒聽她們把話說完，就趕忙上你們屋裏，來找你們商議了。』

甘鳳池馬上就問：

『這麼說，李氏夫人已經曉得他們的苟且了？』

『是的。』呂四娘點點頭答道，又沒來由的臉上一紅，說是：『聽她們在談的口氣，彷彿是怡珠和那小廝毫不避人，清晨大早……，被李氏夫人一腳跨進去闖破。那李氏夫人也是太老實，她還在口口聲聲向怡珠辯解的說：她絕對是無意，因爲我昨天偶然跟她提過：曹四爺變賣田產不宜操之過激，這樣會引起外人的懷疑。她倒當了件大事，急於跑去告訴曹四爺，又想起這些時來四爺一直在怡珠那邊歇，碰巧怡珠派在門外把風的丫頭跑去打水，門虛掩着，李氏又曉得四爺一向起早，以爲他一定是已經起身了，所以這才冒冒失失的一腳踏了進去。』

『那麼，』甘鳳池困惑不解的問：『曹四爺怎的偏偏昨夜不在怡珠的房裏歇呢？』

呂四娘吁了口氣答道：

『這又是我聽見怡珠所說的了。她說曹四爺昨夜有急事去了曹州府，要到明天夜裏才回來。』

呂四娘和甘鳳池在說話，白泰官却一面聽一面在挖空心思的想。一直聽到這裏，他方始揮揮手，止住甘鳳池莫往下說，然後他悄聲的說道：

『這件事已經很緊急了，怡珠認定了李氏柔懦，公然施以恫嚇，以她的性命相威脅。李氏爲了保全性命，而且無憑無據，四爺又寵怡珠，她多半不會洩漏。可是那名小廝的想法怎麼樣，那就難以揣摩了。所以我們必得先下手爲强，先除了那名可能成爲內奸的小廝！』

『三哥，』甘鳳池也壓低聲音問道：『你的意思是，由我們代四爺把那名小廝殺了？』

『不不不，』白泰官急忙搖着手說：『殺了他的人，就得向他說明緣故。說明緣故豈不是要四爺當面下不了台，一張子顏面難看？所以，這事竟是由他自己了結的好。四妹、五弟，此刻我已經想出了一個計較。你們也不必多問了，一切由我安排，等到後天早上，我敢保管這件事情有個分曉。』

十二

然而，一着錯，滿盤輸。世間事，往往都有出人意表的結果。當夜，白泰官料準了那小廝必定會乘曹仁父還沒回來，再到那怡珠的房裏，偷情幽會，並且商議如何應付李氏夫人發現他們的不可告人之事。這一着倒是給他料準了，因此，當他向一位綽號『妙空兒』的神偷賈良，借來了一盒包管昏迷不醒一個對時的薰香，夜裏三更過後，飛簷走壁的到了後進怡珠的那間房，他分明聽見一男一女在床上發出聲響。白泰官立刻便用薰香把床上的一對狗男女，外帶守在房門口的一名丫鬟全給薰了過去。然後他毫無聲息的回到自己住處，告訴猶在守候的甘鳳池說：

『行啦，那對狗男女和那丫鬟，最快也要到明天午刻才會醒過來。到那時候，四爺早從曹州府回來了。他一進門發現那副醜態，依他的脾氣，必定會拉刀把那一雙狗男女殺死。祇這便是我所說的由他自己了結，包管不露一點痕跡。』

却是，百密終有一疏，白泰官怎知道那夜怡珠特別小心防範，她特意加派了一名心腹丫鬟把風。白泰官點燃薰香時，那名丫鬟湊巧回房小解，等她回到房門外，一見情形不妙，立刻便搶了桶涼水來，把白泰官薰倒了的三個人一一澆醒。於是，當第二天早晨曹仁父回臨濮集，居然一切平安無事，祇不過發現不知何時逃走了一名小廝。他心裏雖然也有點嘀咕，然而他以爲這不過是他的家務事，竟不曾在衆友好跟前提起。曹仁父不提，白泰官還以爲他早已把一雙無恥的狗男女殺了，祇是『家醜不可外揚』而已，他和呂四娘、甘鳳池一般兒的佯裝不知，心想滿天風雲如今總算已成過去。

這天中午，曹仁父命廚下備了一桌豐盛的酒席，請呂四娘、白泰官、甘鳳池、和周潯、呂元赴宴。却一反常例，留着正當中的一個空位子，呂四娘覺察到了，當下就問他道：

『四爺，是否還有一位朋友要來？』

『不錯，是有一位好朋友預定今天午刻抵步，』曹仁父露齒一笑，答道：『這位朋友不但列位聞名已久，而且，前次呂姑娘、白爺和甘爺在黃河道上被困，還由他出了很大的力。』

『哦？』呂四娘驚奇錯愕的問：『居然還有一位出過大力，解救我們的朋友？』

『他出的力很不在小，』曹仁父搖頭播腦的答道：『所謂「鐵肩担道義」，他足可以當之無愧。本來

這一件事是「天機不可洩露」，不過，此刻大家就要見面了，我就必得先提一提。』

呂四娘迫不及待的在催：

『四爺，煩你長話短說，可好？』

『好哇！』曹仁父一口答應，便說：『那日解圍，就靠那一艘河工總督的官船，列位都以爲那艘官船是我用計刼奪而來的。這件大功勞我却不敢掠美，其實是我們的一位好朋友，他遜迹官府，在河工總督遊幕，很受齊蘇勒的器重，其實他是專爲我們做反間。首先獲知齊蘇勒準備在河中圍困列位，就是他派專足日夜攢趕前來知會我的。當我親率徒衆馳往陶城埠，隻身入署跟他會晤，他當時就盜取了一支雲緞鐵鏃，桿上有三角旗，用銷金寫上「令」字及齊蘇勒官銜的令箭，又給我們備下十套號衣，我們這才堂而皇之的上總督官船下令開航，再演出以下那一齣齣的戲文了。』

聽得呂四娘、白泰官、甘鳳池恍然大悟，但是却也懊着一個悶葫蘆，不曉得這位鐵肩担道義的朋友，究竟是那一位？曹仁父則在爲他這位朋友得意，正仰起臉來哈哈大笑。就在這時，坐在曹仁父右首的甘鳳池，驀地覺得腦後『嗵』的一聲響，想要閃避已是不及，他祇好腰部一挫，將渾身氣力用到下三路，猛可的直壓下去。但聽得劈啪咔啦一陣響，他已將一張紅木椅壓成無數碎片。然而當他的臀部快要落地，甘鳳池又施一個旱地拔葱直跳起來。於是，從他身後傳來聲若洪鐘的一聲喝采：

『好身手！』

甘鳳池急忙轉身定睛看時，大廳門口站着一位身高七尺、相貌堂堂的彪形大漢，年紀約有三十四五，他正望着甘鳳池和悅的笑，向他抱拳施禮，連聲的說：

『唐突唐突，休怪休怪！』

這時候，跟廳外來人遙遙相對的呂四娘，方始拔出方才由他夾在指縫裏彈來，深深楔入桌面的那張名帖，她不禁失口歡呼：

『啊，原來是路民瞻路爺到了。』

一陣忙亂，相互見禮，路民瞻再三的向甘鳳池道歉，說他方才的頑笑未免開得太大。呂四娘、白泰官和甘鳳池更聲聲的謝他兩月以前的救命之恩。路民瞻洒脫的直擺手，連說：

『那不算什麼，不算什麼。』

衆人延路民瞻上坐，路民瞻略謙幾句，終究還是坐下來了，他一坐定便問正對面的曹仁父道：

『這邊的事，是否全部準備好了？』

『可說準備得差不多了。』曹仁父簡明扼要的說：『除了在座會齊了的大江七俠，還有一百多位武林好手。精壯子弟，編練了一千五百七十二名，勉强可以組織成軍。義旗之舉，叱咤可辦，如今所待決定的，唯有究該從那一條路北上？直搗幽燕，一戰成功！』

『依我看來，』路民瞻脫口而出的說：『還是走陶城埠，過德州、天津，進襲皇城。』

曹仁父躭心的問：

『齊蘇勒那廝不是還在陶城埠坐鎮嗎？』

路民瞻哈哈大笑道：

『如今齊蘇勒那廝已經不足懼了，兩個月以前呂姑娘他們三位大鬧黃河道，結果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齊蘇勒被胤禛降三級仍留原任。兩個月來，從京師到陶城埠偵騎四出，捲地大索，祇是仍然見不到呂姑娘。旗兵防營，捕快衙役，那經得起兩個月日以繼夜的奔波折騰，所以如今這一帶的清兵早就疲了，戒備鬆弛，如同强弩之末！』

曹仁父頻頻頷首，他也在告訴在座諸人說：

『由陶城埠仰攻天津，直趨北京，這其間還有兩層好處。其一是路爺多時以來跟直隸境內的白蓮教徒聯絡，他們早已加盟，屆期必定羣起響應，我們從這條路向北走，人馬會像滾雪球一般的逐日壯大，等我們攻抵北京城下，至少也可以有三兩萬兵馬。其次是路爺所定的高明之策，待我們攻抵天津，還得分一支兵去拿下密雲，斷絕虜廷逃往熱河的去路。』

『好極了！』呂四娘歡聲讚道：『由路爺和四爺的妥善運籌帷幄，這直搗黃龍的一仗，也就有了十成的把握！祇要不出意外變故，驅逐韃虜復我華夏，必定可以旗開得勝，大功告成！』

衆人聽得眉飛色舞，豪氣迴腸。白泰官和甘鳳池舉起巨觥來大喝其酒，周濤興奮得尖聲怪叫，呂四娘

堆滿一臉的歡欣笑容。在座的大江七俠，唯獨呂元聲色不動，鎮靜安詳，他在笑聲與叫聲震耳欲聾之中，提高了聲浪在問路民瞻：

『路爺從陶城埠來，是否已經脫離了那齊蘇勒的戎幕？』

路民瞻也祇好拉開嗓門答話：

『是的，我已經向齊蘇勒請辭了。』

『他可曾允准？』

『允准了我才走的。』

『那就好，』呂元放下了心說道：『這樣齊蘇勒就不會起疑了。』

甘鳳池在他身旁乾了一巨觥酒，泛上了滿面紅光，他問曹仁父道：

『四爺，我們什麼時候晉師舉義，大張旗鼓的殺向陶城埠去？』

曹仁父眼睛望着路民瞻，像在徵求他同意般的說：

『十月初二如何，我查過了，那是出征有利，上上大吉的好日子。』

『十月初二，』路民瞻掐指算了算，方說：『那離今日就祇有七天了。』

『反正一切俱已準備齊全，』曹仁父慷慨動容的說：『尤其路爺你今天也如期到了，勝利可期，收京在即，我們還有什麼可等的呢？』

『對！』白泰官高高的舉起了酒杯，高聲嚷道：『勝利可期，收京在即，請在座列位和我同盡一觥，預祝七天以後我們斬將搴旗，盡殲韃虜！』

於是，連不勝酒力的呂四娘，也興高采烈的擎起了酒杯來。

一座狂歡，自臨濮集發動的反清復明起義，自此爲始，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展開。

十三

從路民瞻到臨濮集的那一天起，大江七俠，相見恨晚，惺惺相惜。我敬重你的大志，你欽佩我的武藝，爭先恐後，自掏腰包，請曹仁父的廚子採辦菜餚，代做酒席。一日三餐，輪流的做起東來。每一餐都是喫得酒酣耳熱，興會淋漓。使呂四娘的國仇家恨，離情別緒，多時以來的內心積鬱，被英雄聚晤盤桓的談笑風生，歡聲陣陣，冲淡消滅，祛除了大半。她曾不止一次，跟白泰官、甘鳳池慨然的說：

『我自從滿門老小遭了雍正的毒手，家破人亡，浪蕩江湖。這麼些年裏面，也只有在這幾天，纔算領略到了五湖四海道義之交的誠摯情誼，傾吐盡了鬱結多時揮之不去的悲慘悶悒。讓我眼界大開，心胸一濶，明白了區區在下如我，畢竟也是勝友如雲，吾道不孤的。』

白泰官和甘鳳池聽了她的眞情流露，坦率吐屬，非常之高興，打從心眼裏爲她慶幸。然而，大江八俠七雄聚義，揭竿而起，反清復明的日期越來越近。人人都被振奮鼓舞，緊張忙碌冲昏了頭，渾忘却危機潛伏，山雨欲來風滿樓。臨濮集晴空萬里之外，正有層層霾翳，迅速的在集結起來。

三師兄弟中唯有白泰官機智深沉，細心週密。是他首先覺察出來，曹仁父連日的喜上眉梢，笑口常開，透着有些兒奇怪，似乎不大正常。因此，在預定舉義起事的前三天，午後申初，當他和呂四娘、甘鳳池同去赴了由路民瞻作東所請的酒席。酒足飯飽以後，散席各自回房休息，他便悄聲的跟呂四娘說：

『四妹，飯罷沒事。妳何不到我和五弟的房裏坐坐？』

當下呂四娘也沒在意，她點點頭，領在頭裏走。進了白泰官、甘鳳池所住的那間客房，却又瞧見白泰官順手把房門掩上，請她居中一坐。然後，再到窗口去向外探看一下。這時呂四娘方才有點警覺的問：

『三哥，你是否有什麼機密大事，要告訴我們？』

白泰官一挽甘鳳池，兩人同在他那張床的床沿坐下了，方才回答四娘的那一問，他說：

『也沒什麼。祇是我驟然想起了一件事，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甘鳳池急巴巴的問道：

『三哥，究竟是什麼事呀？』

白泰官却先不答他的話，他眼望着四娘再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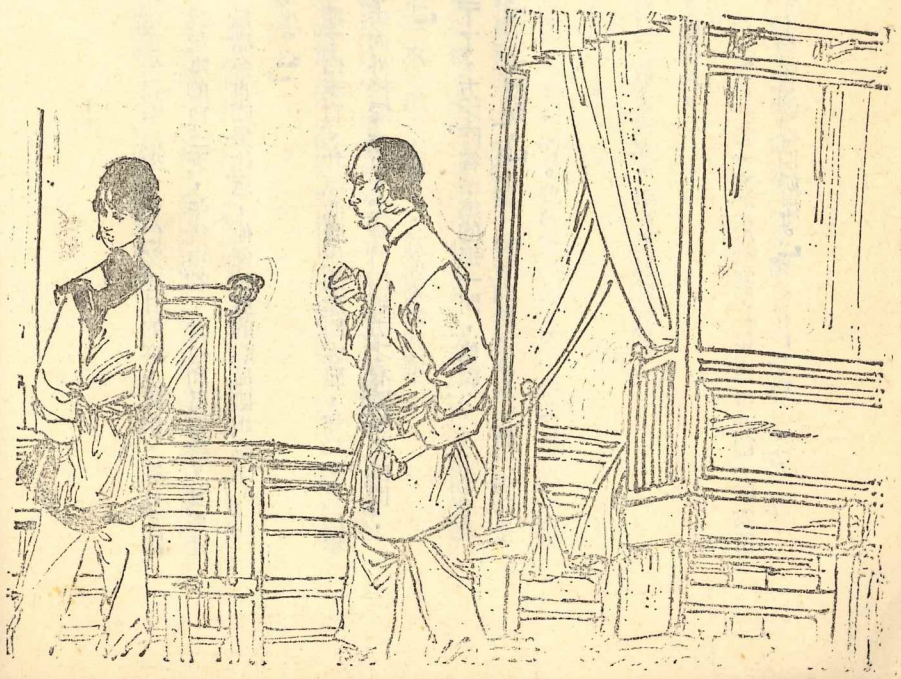
『四妹，這幾天妳到後進去過沒有？』

『你是說曹四爺寶眷的住處呀？』呂四娘嫣然一笑：『這些時一來忙於赴宴，二來舉事在即，歸我所辦的事很不在少。所以我已經一連四天不曾去過後進，也沒見着曹四奶奶。』

白泰官略一沉吟，眉頭深深的鎖起，他壓低了聲音說道：

『四天以前，曹四爺從曹州府回來。依我的安排，那一對主僕苟且的狗男女，必定已經死在曹四爺的刀下。一名小廝死了不足惜，可是那位七姨，叫什麼恰珠的。她是曹四爺的愛妾，如今竟背着曹四爺，做出這種出乖露醜，紅杏出牆，幾乎毀了四爺一世英名的勾當。四爺把她處置了以後，如果心裏還忘不了她，就難免會在神情之間顯得煩悶感傷。否則的話，他也會流露出一些懊惱氣忿的神色。可是我從旁觀察，四爺這幾天裏談笑自若，興高采烈，一點也不像他家中出了醜事，處置過誰們的模樣。這就使我今天驟然覺得可疑，心中很有些兒納悶。』

一番話，提醒呂四娘和甘鳳池兩個了。細細一想，果然覺得曹仁父這四天裏的神情表現，似乎有點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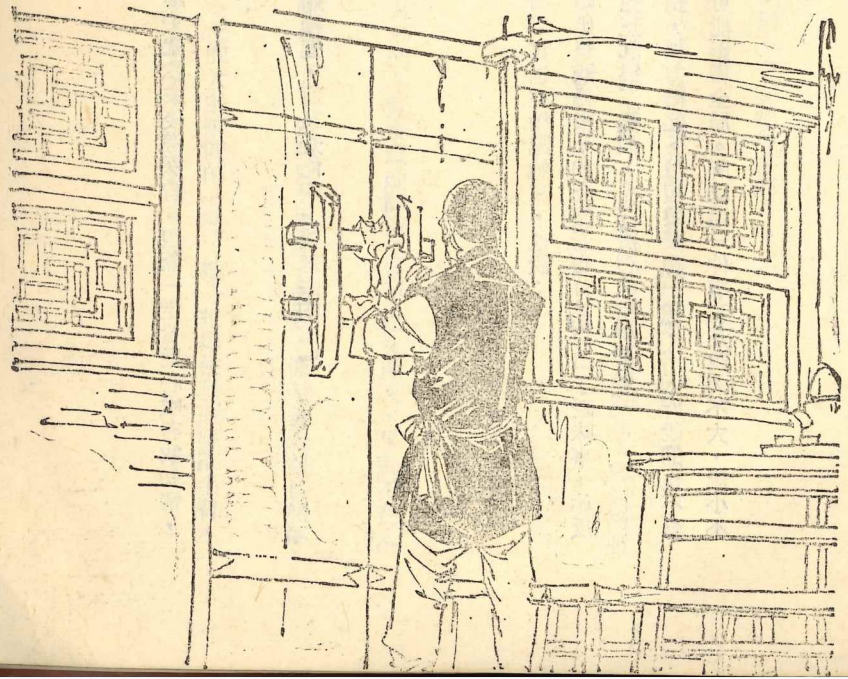
常。甘鳳池先就躭心的問：

『三哥，你那天使薰香。會不會使得不得法，沒把那一對狗男女薰過去呀？』

『笑話！』白泰官佛然不悅的說：『爲了使四爺自家除却這一對狗男女，保全他的顏面。我白泰官不惜自貶身份，去做那鷄鳴狗盜，鼠竊毛賊的勾當。要是我這這件小事都辦不好，你們兩個還能認我做師兄嗎？再則，神偷賈良的薰香，我用不着點火薰，隔着紙包湊近鼻子聞一聞，也聞得出來那是萬無一失的上上藥料，我敢說那夜必定已經把那兩個薰倒。』

甘鳳池見白泰官有點動氣，便趕緊自找台階下，忙不迭的說道：

『其實，要查明這一件事的眞相，那還不簡單？祇消四姐到後院去打個轉，托詞探望探望曹四奶奶。順便看看那位七姨她還在不在，不就結了嗎？』



可是呂四娘却覺得不妥，她說：

『這未免太露形迹了吧？分明四爺他家眷口出了事，就我去後進探看。四爺一定會疑心唯有我知情，往後他見我時，那該多不好意思。』

甘鳳池笑道：

『四姐，妳忘啦？在這麼些人裏頭，也祇有妳去過後進，而且是能夠上後進去的。』

呂四娘問：

『你的意思是說；——我是女流？』

甘鳳池跟她開了個玩笑道：

『四姐不是女流，難不成竟是男扮女裝？』

噗哧一聲，呂四娘掩口胡蘆的笑了。趁此機會，白泰官也在勸起她來，他說：

『四妹，往日妳不但常去後進，而且妳還跟曹四奶奶很談得來。如今四爺眷口裏面出了曖昧事，妳反倒避嫌，自此不到後進去。曹四爺是有心人，說不定他正就爲了這個，先已疑心妳知情呢？』

禁不住白泰官和甘鳳池你一言，我一語，反覆陳詞，極力勸促。呂四娘凝神一想，兩人所說的也不無道理，尤其臨濮集義師馬上就要出動了，一個閃失，可能影響全局。所以這一件事竟是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她祇好站起身來說道：

『也罷，我便看看曹四奶奶去。反正曹四爺是絕對不會在她那邊的。』

她臨出房門，白泰官還在叮嚀她道：

『四妹，妳可不能在曹四奶奶跟前，指明了問七姨啊。最好是轉彎抹角，探探她的口氣。』

『我知道。』呂四娘笑了笑答道：『其實，只消察言觀色就夠了。七姨如果已被四爺處死，曹四奶奶一定會如釋重負，放下心來。否則，她怕七姨加害，就難免六神無主，面有憂色。』

白泰官欣然同意的說：

『四妹，妳這話對極了。』

十四

呂四娘做夢也沒有想到，她一脚踏入後進的那座月洞門，竟會跟她認定已被曹仁父處死，早就不在人世的曹家七姨，劈面相逢。

光天化日，坦蕩乾坤，難道自己竟會白晝遇鬼？驟然之間，驚得呂四娘汗毛直豎，渾身儘起鷄皮疙瘩，險些失口叫喊起來。

『哎呀，四姑娘，』曹家七姨柳眉一掀，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陡的一亮，她一把攥住呂四娘的手臂，歡天喜地的在說：『好些個天沒見您啦，可眞把人想壞了呢！』

呂四娘勉定心神，淡淡的一笑，回答她道：

『七姨，妳眞會說笑話，好端端的妳會想起我來了。』

『不，四姑娘，蒼天在上，我說的可是眞心話啊。』怡珠扭動着水蛇般的腰身，扭股糖般纏着呂四娘說：『妳不知道，咱們老爺這一輩子裏就祇敬重您一位。他在咱們跟前呀，直把您說得人間少有，世上無雙。方才他臨出門的時候還在說咧，大江八俠除却了因法師已經亡故，如今七俠都到臨濮集聚齊了。七俠威鎭江湖無人可敵，可是論起武藝，還得數您第一。』

呂四娘搖頭苦笑的說：

『那是四爺他過獎了。』

『不，咱們老爺是誠心誠意說這話的。喲，四姑娘，』怡珠親親熱熱的挽着呂四娘，直往花廳上走，她絮絮不休的邊走邊說：『咱們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女流之輩，從古到今，總共才出了幾位巾幗英雄呀？大江八俠裏面有您在，武藝還比那六位爺們强，叫我聽了心裏不知道有多歡喜，您這是在給咱們女流揚眉吐氣了啊。』

呂四娘漫聲答道：

『七姨，妳別說得我臉上發臊，好不好？』

那怡珠却忽的把她往右邊一拉，央求的說：

『四姑娘，您上我房裏去坐坐。』

呂四娘怕她糾纏不清，忙說：

『改天罷，今兒個我正打算去瞧瞧四奶奶哩。』

『您就別去看四奶奶啦，四姑娘，咱們四奶奶病了。』

『病了？』呂四娘訝異的問：『她得了什麼病，病了多久啦？』

『我也鬧不清。』曹家七姨怡珠柳眉一蹙的說：『只是聽咱們老爺提起，四奶奶病了整三天，彷彿還聽說她的症候來勢不輕呢。』

『啊，』呂四娘滿腹狐疑，她帶些急灼的神情說：『那我就更該先去看看她咧。』

『四姑娘，』那怡珠櫻唇一撅，像孩子似的撒着嬌說：『人家朝思暮想，左盼右望。好不容易等到您來咱們後院，就先上我屋裏坐會兒嘛。』

呂四娘爲難的說：

『可是——』

『別可是，可不是的啦。四姑娘。反正，我祇求您這麼一回。』

聽到她說那個『求』字，呂四娘藏的覺出弦外有音，大可玩味。再加上曹家七姨一把拖牢了她不放。沒奈何，她祇好勉强着自己答應了。

一進曹家七姨的房，呂四娘但覺得金碧輝煌，神搖目眩。曹家七姨住西廂房的前後兩間，房間沒曹四

奶奶的正房大。可是重帘垂幔，古董字畫，桌椅一概加上了鮮豔奪目的彩綉帔圍，暗香浮動，堆金砌玉，比正房不知富麗堂皇，暖馥舒適過多少倍。呂四娘正在暗自嗟嘆，又一次爲曹仁父的元配夫人起了不平之感，耳朵裏却聽見怡珠在鬱聲鬱氣的說：

『四姑娘，您請坐呀，待我親手給您沏茶來。』

『不必了，七姨，』呂四娘連忙推脫的說：『我外頭還有要事，待會兒又得去看看四奶奶。我只能在妳這兒坐一會，馬上就要走的。』

她以爲怡珠還會歪纏，殊不料，她竟態度一改，乾脆俐落的說：

『四姑娘，您眞有事，我也不敢耽擱您的時間。祇不過，我得求您先答應我……』

呂四娘趕忙的說：

『妳要我答應妳什麼呀？』

怡珠却又不答話。她秋波一轉，驟然一笑。柳腰款擺，輕移蓮步。一路飛快的奔向裏間，緊接着就傳來一陣開櫃取物的聲音。呂四娘還在猜測她這是幹什麼，她却笑靨迎人的又走出來了，呂四娘一眼看去，她手裏正捧着一個繭綢小包袱。

『四姑娘，』曹家七姨怡珠眉開眼笑，露出一口編貝似的牙齒。她鶯聲嚦嚦，但却語語都有機鋒的在說：『我有一件小事相求，必得您先答應了我，我才能講。』

呂四娘早就大不耐煩了，聽她這麼說時，好生不悅。她情不自禁，冷冷的答道：

『要是我不答應妳呢？』

『四姑娘不會不答應我的，』接下來，怡珠便意味深長，一字一頓着力的說道：『您肩膀上，不是在挑着解救天下百姓的蒼生嗎？』

呂四娘一聽，不由自主，倒抽了一口冷氣。一剎那間，她明白了。這個青樓出身，脫籍從良以後又紅杏出牆，春光外洩的下賤女人，她分明是蛇蝎心腸，極有心計。四天前，白泰官用神倫寶良的薰香，許是已經薰倒了她和她所私通的那名小廝，許是事出意外不曾將一對狗男女薰倒。總而言之，一雙狗男女是僥倖的逃過那一關了。他兩個事後一想，外面的英雄豪傑，少年丁壯，就祇有呂四娘能夠走進，並且不時出入曹仁父住內眷的後院。那麼，薰薰香的必定是呂四娘。因此，怡珠這幾天裏始終在等着她再進後院來，她要纏住她，拉她進房，不惜打開天窗說亮話，跟呂四娘當面談判。以洩漏她丈夫和呂四娘他們反清復明，即將舉義的祕密爲要脅，作呂四娘代他們遮蓋私情的交換條件，甚至於她還另有企圖。想到這兒，呂四娘已在心中有所準備，她也決定跟這女人攤牌。於是，她甘於承認那天夜裏是她點的薰香，欲擒故縱的說：

『好了，妳不妨直截了當，把妳所要求我的事說出來。』

怡珠狡獪的笑笑，她娉娉婷婷的走向呂四娘，把她手裏的那個小包袱，放在呂四娘面前的矮几上。然

後，猛一下子打開。

一陣强光耀眼，映在窗外斜斜射來的陽光下。呂四娘一眼瞥見，小包袱裏有不少珍珠、寶石、瑪瑙，黃澄澄的金條。還有一叠書信，頭一封的封皮上，就有筆飽墨酣的路民瞻筆迹，寫着：

『持呈　仁父四兄大人親拆。』

右下角，只寫了一個龍飛鳳舞的『鷹』字。這，使呂四娘一望便知，整叠書信，必定是路民瞻他們跟曹仁父密謀起義的函件。

呂四娘僅祇瞟了一眼，她聲色不動的問道：

『七姨，妳是要送我一筆重禮？』

怡珠得意洋洋的笑着說：

『四姑娘眞是聰明人，可見得我這宗小小的交易，總算是找到正主子了。』

然而，呂四娘却又一聲冷笑的答道：

『正主子，應該是曹四爺吧。』

『不，四姑娘，』怡珠輕狂的格格直笑：『四爺的脾氣，再也沒有比我摸得更清楚的了。我要是跟他談這件交易呀，祇怕話出嘴邊，他那頭一拉刀，我這喫飯的傢伙早就飛嘍。』

『也罷，』呂四娘嘆了口氣說：『誰教我跟曹四爺是道義之交呢？這宗交易，我就只好担代担代，替

他做這個主了。』

『不，四姑娘，』那怡珠却還要再點一點四娘說：『您不如說是，誰教您跟咱們老爺共大事，救蒼生，一般兒的担着血海關係呢？』

呂四娘目光閃閃，出語警告的說：

『好了，交易已經成了。妳那根絃也就別再繃得太緊，妳想調門高，就怕絃子斷。』

怡珠立刻就從善如流的說：

『謝謝四姑娘的指點。』

『那麼，』呂四娘快馬加鞭的問：『妳跟妳那一位，想在什麼時候離開這兒？』

『您錯了，四姑娘。想離開這是非之地的，就只有我一個。』

『妳那位呢？』

『嗯，讓我算算路程看，』扳着葱葱玉指數了數，怡珠方說：『他前兒個應該到達陶城埠了。』

呂四娘暗喫一驚，可是她仍能保持安詳自在的神情。繼續不斷，快馬加鞭的往下問：

『從這兒到陶城埠，要走多少時候？』

『僱到快船的話，一路不停，兩天兩夜可到。』

『妳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今兒夜裏。』

『今兒夜裏？』呂四娘一怔，但却立刻便想好了一條拖兵之計：『深更半夜，上那兒去僱船呢？』

『臨濮集濱河的碼頭上，喊醒了船家。給他個十兩八兩銀子，他們自會拚命的給我趕。』

『爲什麼要趕？』

『因爲，』怡珠撅唇一笑：『不趕就來不及了。』

『什麼事情來不及？』

『因爲，我跟我那位已經約好，如果大後天早晨我還沒到，他就要到河工總督衙門去告密了。』

頓一頓，呂四娘心裏在想：這曹七姨眞是好狠的心，好毒的計。然而，爲了臨濮集上一千八九百名志士的身家性命着想，她唯有竭力忍耐，趕緊套出實情來，再作計較。因此她再往下問：

『萬一他貪圖重賞，先上衙門去告了密呢？』

『不會的，』怡珠挺有把握的說：『就算他無情無義，連我都不要了。他也該知道，我從曹家帶走的金珠，至少也值一、二萬兩紋銀。』

呂四娘特意埋怨的說：

『你們行事也太莽撞了。假使我不肯跟妳做這筆交易，假使我今天不到後院來，假使從臨濮集到陶城埠，途中有了耽擱，兩天兩夜趕不到。而妳那位一到期限，就貿貿然的上衙門裏一告，妳自己陷在這裏逃

不出去。官兵來捕，不是連妳也完了嗎？』

『您錯了，四姑娘，』怡珠笑得花枝招展的說：『凡事我們早就算準啦。四姑娘您怕事機敗露，起事不成，非跟我做這筆交易不可。再說，您方才進後院，正是我下定決心上前院親自找您的時候，只要您在臨濮集上，我當然能把您找到。再說罷，從這兒到陶城埠，祇要船上不載貨，空船下駛，兩天兩夜準能到。』

『如果船上載滿了貨呢？』

『那就要走四天四夜了，』怡珠又格格的笑了一陣說：『不過，四姑娘，怎麼會有這巧的事呢，臨濮集有一百多號大民船，既沒拉差，又不是載糧食出糶的時候。我敢担保，一百號船裏，足有九十九號是空的。』

呂四娘故表關切的再問：

『妳可曾到過陶城埠？』

『沒有。』

『那麼，妳到陶城埠以後，萬一找不到妳那位，那可怎麼辦呢？』

『您放心，四姑娘。我到陶城埠，』怡珠從衣袖裏抽出一條長長的白綢巾，向呂四娘揚一揚說：『勞煩四姑娘吩咐船家，把它往桅桿上一掛。日夜守候在碼頭邊的他，自然會趕了來接我……。』

『慢着！』呂四娘聽出了她話中的破綻，打斷了她的話問：『聽妳的口氣，妳還要我送妳到陶城埠呀？』

『那當然了。』怡珠一臉笑嘻嘻的說：『一來，我帶了那麼些金珠，得求四姑娘保鏢。二則，我們所定的計較，四姑娘不是全知道了嗎？萬一我坐船慢慢兒的走，臨濮集上的江湖高手施展輕身術，搶先一步趕到陶城埠，把我和他雙雙加害。那我們不是白費那大的功夫，到頭來還是送命喪生呀？』

『好高明的計較，』呂四娘鼻子裏哼哼的道：『可是，妳一定要我同往，就不怕我一到陶城埠，也把你們兩個全殺了嗎？』

『四姑娘呀，您不會這麼做的，』怡珠那一串笑聲好不刺耳：『誰不知道，陶城埠有大隊官兵衙役，畫影圖形，四出捉拿四姑娘已經兩個多月啦。您到陶城埠，忙着原船駛回還怕來不及呢，您敢在陶城埠當衆殺人做案呀？』

問到這裏，呂四娘認定無須再問下去了。她心中正有不盡的憤恚，無限的惋惜。出師陶城，直搗囹圄，曹仁父毀家紓難，乾坤一擲，幾許年的努力奮鬥，多少人的經營擘劃，凌雲壯志，直干雲霄。如今果然就因爲一雙狗男女的一宗醜聞，一段私情，在成功可期的前夕燬之于一旦！一時之間，她百感交集，悲憤莫名，清澄大眼中溢出了晶瑩的淚水，心胸間似有熊熊的烈燄在燃燒。她無從遏忍，就唯有仰天悲呼：

『天數啊天數，這一切就祇有歸之於天數了！』

呂四娘突然神情全改，使自以爲毒計已成的怡珠大喫一驚。她兩眼睜得圓圓的，流露出了倉皇與恐懼，於是着急的問：

『四姑娘，您是怎麼啦？怎麼啦？』

驀的劍眉倒豎，杏眼圓睜。呂四娘眼裏的神光迸射，震懾得怡珠心驚肉跳，魂飛魄散，渾身直在猛烈的哆嗦。呂四娘咬牙切齒，怒不可抑，她從牙縫裏迸出聲音來問：

『妳這賤人，自以爲計出萬全了嗎？』

怡珠直吓得魂飛天外，她的臉色猛可蒼白如紙，但却仍在竭力掙扎的說：

『我……我……』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呂四娘字字着力的說：『百密終有一疏！妳可知道，曹四爺爲了三日以後揮師直指陶城埠。昨天就已經徵調了臨濮集上所有的民船，盡載上糧秣輜重，火藥兵器。從昨天夜裏起，就已經揚帆出航。預定四天四夜後，在陶城埠外，跟分批徒手趕去的起義志士會合。取了兵器，殺向陶城埠去。如今，臨濮集連一條船也沒有了嗎？』

嚶的一聲，怡珠暈倒在地了。呂四娘用輕蔑兼帶憐憫的眼光，不屑的望了她一瞥。

然後，呂四娘噙着熱淚，快步走到房門口。高聲的喊來一名丫頭，她情急萬狀的說：

『快，快，快去前院傳話。請妳們老爺莫帶從人，趕緊上七姨房裏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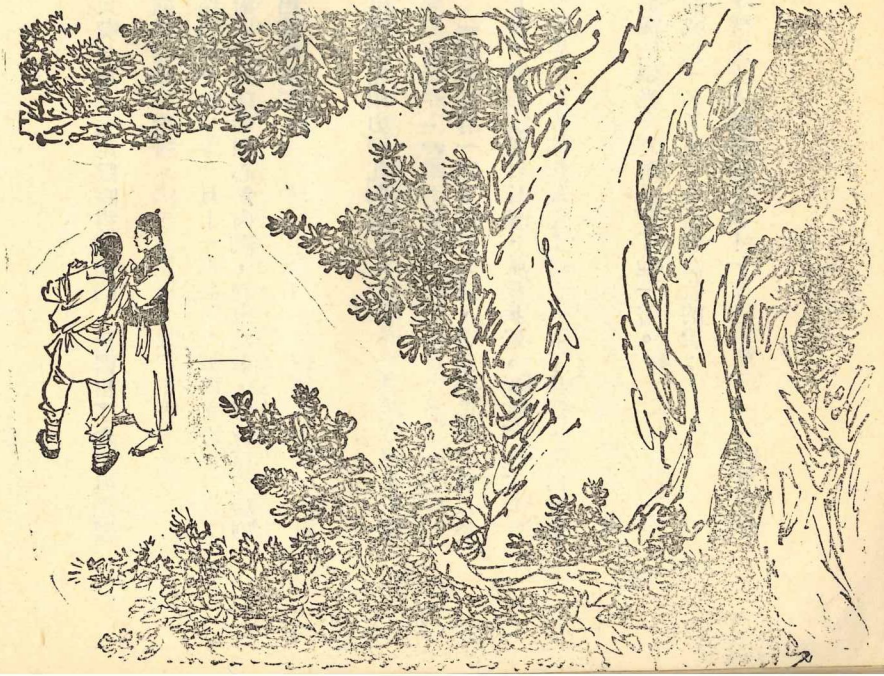
十五

從這一刻起，臨濮集起義，大局急轉直下。

聽完了呂四娘力求措詞婉轉和緩的敍述，曹仁父握爪透拳，兩眼盡赤。他不顧呂四娘的攔阻，不等他七姨太甦醒過來，他掣刀在手，猛力的砍。把個縱情恣慾，罪在不赦的怡珠，砍成無數片段，流了一地的鮮血。然後，他像筋疲心竭，身心崩潰了似的，任讓呂四娘攙着，臉色死白，脚步踉蹌。出後進，到前院，進了白泰官、甘鳳池的那間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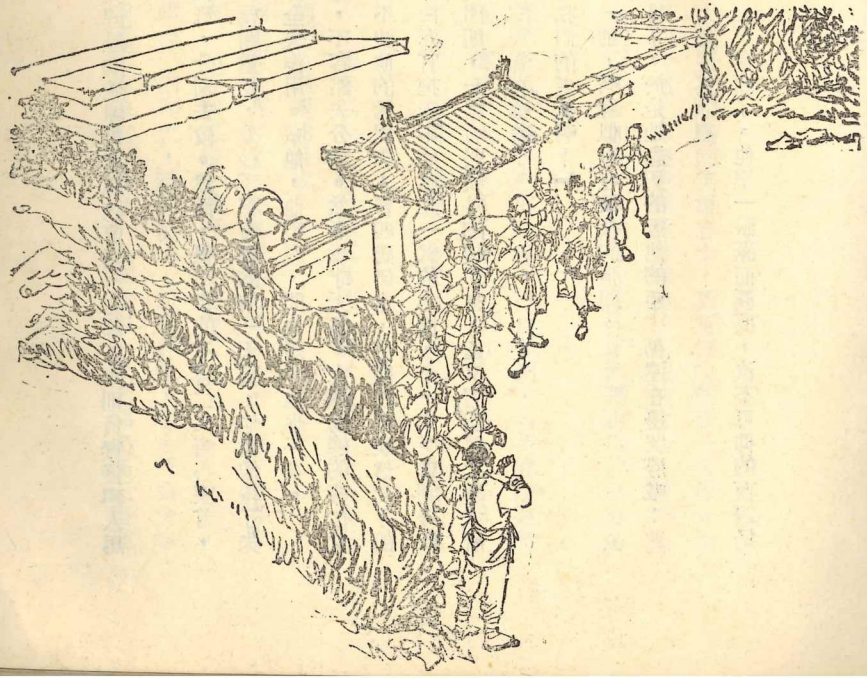
三師兄弟合力攙扶曹仁父，讓他掄圓兩眼，但却毫無知覺的躺在甘鳳池床上。呂四娘來不及告訴師兄師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她直在催促白泰官和甘鳳池，十萬火急的把其餘三俠請來。

不一會兒，周濤、呂元、路民瞻三俠相繼趕到。呂四娘命甘鳳池關門扃窗，小心防範。她把方才所發



生的變故，說了個一清二楚。

有人跌足，有人太息，有人爲反清復明義師的功敗垂成，流出了潸潸熱淚，衆人中唯有呂元遭過重大的挫折與失敗，因此也就數他比較從容鎮定。呂元深思熟慮，他提出了一個緊急應變之計，——呂元認爲起義之舉並非完全絕望。他一針見血的指出，只要能夠殲除私誘主婦，潛逃到陶城埠的小廝曹興，將他殺了滅口，臨濮集舉義仍然不致外洩。不過在七俠之中，就祇有曹仁父能把這名惡奴認得出來。所以他建議臨濮集起義還是按照預定計劃進行，運送兵器輜重的船隊，在黃河水裏繼續行駛，一千八九百名志士不妨如期開拔。祇是得由七俠之一陪同曹仁父，施展輕功，用陸地飛騰之術，即刻啓程，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陶城埠。找到惡奴曹興趕緊把他殺掉，然後再折回頭來，督飭兵馬，仍向陶城埠進發。



白泰官首先響應呂元的意見，他志願陪同曹仁父趕赴陶城埠殺那惡奴曹興，其餘五俠則負責督察人馬殺向陶城埠。

計議既定，而且一切準備早已成熟，祇消按步就班，分別去做。然而，很不幸的，曹仁父痛心疾首，手刃愛妾，這一次的打擊，對他來說未免太大。在那極關重要，分秒不容虛擲的第一天裏，他竟像得了失心瘋似的，睜着眼，吸着氣。可是全身五官百骸彷彿全失作用。喊他，他不應，問他話，他也不答。

呂四娘和白泰官，急如熱鍋螞蟻，因爲時機緊迫，不容錯失分秒。然而雄才大略，大氣磅礴的曹仁父，他却還在昏迷不醒，絲毫沒有反應。白泰官想起何不請他的元配夫人曹四奶奶來，呂四娘却誤信死了的曹家七姨太之言，說是曹四奶奶病了好幾天了。但當白泰官抱着不妨姑且一試的心情，命一名丫鬟到後院去請曹四奶奶時。僅祇一盞茶功夫，曹四奶奶便硬硬朗朗，一路啼哭號叫的趕了來，這又證明了七姨太所說的都是一派胡言。當時，曹四奶奶用令人聽了酸鼻的哭音在嚷着：

『老爺呀，老爺呀，你究竟是怎麼樣了嘛？哎呀我們的老爺啊！』

便在這時，呂四娘一眼瞥見，曹仁父的眼簾動了一動，嘴唇似也在微微的張開。

這兩下輕微的動作，連淚眼婆娑的曹四奶奶也瞧見了。於是她急切的扳他的手，仍還在邊哭邊喊：

『老爺，老爺！』

曹仁父的眼簾起一陣痙攣，終於在衆人焦灼注視之下睜開了。他望一眼滿面淚痕，泣不可仰的曹四奶

奶，一聲長吁的說：

『我對不起妳，更對不起那麼許多朋友，爲民族大義誓死相隨的英雄志士，甚至於我的徒子徒孫。帷薄不修，家門不幸，這原是我貪戀美色，未能潔身自好的報應！那裏想到竟會牽連了起義的大事，讓那麼些朋友因爲我而身陷危境。夫人，這是我失德失察應獲的罪咎。如今，我唯有一死，才能贖我這已無可追的罪愆。』

聽得曹四奶奶又傷心號啕，放聲大哭起來了。滿屋子的人，無不唉聲嘆氣，淒然下淚，『英雄難過美人關』，威名蓋世的曹仁父，竟也落了這麼個尷尬困境，淒涼下場，眞可以爲好色不如好德的凡夫俗子，作爲炯戒。唯有呂四娘，她先在好言勸慰曹四奶奶，請她暫止悲聲，商議大事要緊。然後正色的對曹仁父說：

『四爺，此刻我們的處境誠然危險，可是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畢竟還沒有到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地步。方才我們曾經商議了一陣，呂將軍已經有了一個緊急應變的計較。』

接着，她便將呂元所定的計，三言兩語，說了一個概梗。曹仁父一聽事情還有轉機，衆人還有用得着他的地方，抖擻精神，勉力支撐，馬上就欠身坐了起來。他虔敬懇摯，指天矢日的說：

『只要舉義大事還有一線挽回之望，我曹仁父爲贖自己的罪愆，赴湯蹈火，粉身碎骨，即令肝腦塗地也在所不辭，死而無怨。如今形勢緊迫，事不宜遲，我是否應該立刻動身，上陶城埠，找到那名傷天害理

，險毒無比的小廝曹興，把他殺了，解除這個心腹大患？』

『且慢，』呂四娘伸手搖搖，先攔住了曹仁父，再聲清氣朗的說：『如今距離曹興那廝預計好謀不成，告密洩憤的時間，還有兩天。四爺和我三師兄施展輕功，趕到陶城埠，將他殺了滅口，時間儘可來得及。倒是我方才想起，這裏還有幾件事，必須先作安排。』

曹仁父急於趕路，去殺曹興，因此他搶先問道：

『請問呂姑娘，還有那些事情，需要先作安排的？』

於是，呂四娘便有條不紊，頭頭是道的說了：

『頭一樁，義師出動，原定在三日以後。可是如今情勢大變，刻不容緩，是否應該提前？』

呂元接口便說：

『呂姑娘說的是。一來我們必需盡人事，挽回大局，最好趕在曹興出首告密之前攻打陶城埠。二則我們所有的糧秣輜重，火藥兵器，此刻都在駛向陶城埠的船上。切切不可讓清兵搶先一步，奪了我們的船隻，那我們就會成爲手無寸鐵的烏合之衆了。因此之故，我們正是應該立即舉事，火速出發！』

房裏的衆人，都很以爲然。大夥兒七嘴八舌的在嚷嚷着說：

『對！不如即日舉事！』

『走，咱們這就同心協力，殺向陶城埠去！』

『慢着慢着，』呂四娘雙手一舉，壓下了嘈雜的聲浪。然後再往下說：『第二樁大事，便是率領義師出動的主帥。曹四爺要先一步趕到陶城埠去，我們就得另外推出一個人來，暫且代他領軍。』

曹仁父面向着呂四娘，一揖及地，語音摯切的說：

『四姑娘，大江八俠，此刻僅存七位。妳不但是晚村先生的令孫女，而且無論見識、武藝和韜略，也都是我們七人之中出類拔萃的一個。起先我早就有意請妳代我担任這支義師的主帥。現在又有這一變，使我分身乏術，我只有重重的付託於妳了。』

呂四娘正想推辭，路民瞻却搶在她之前說了：

『這是很沉重的一副担子，目下也祇有呂姑娘妳能挑得起。國家大事，義不容辭。何況以呂晚村先生的令孫女出而領導義師，申討滿虜，匡復大明，兼帶報府上的滅門抄家的血海深仇，似乎要比曹四爺担任主帥，更添一份號召天下英雄豪傑的力量。』

當下，在場的人無不熱烈歡呼，一致推戴，反教呂四娘那一篇自謙的說詞，難以說出口了。她祇好在一片歡聲之中頷首應允。却是她說：

『既蒙列位推愛，路爺先又說了義不容辭的話，我只好不自量力，勉爲其難，暫且代一代曹四爺了。義師之舉，就照方才列位的高見，立刻準備，火速出發。現在就煩曹四爺派人分頭知會，將各地的義師統統集結起來。等我略作安排，我們隨即殺到陶城埠去。但願蒼天庇佑，一戰成功。』

呂四娘以當代第一女俠，出任臨濮集義軍的主帥，她在生死存亡的重大關頭，從容不迫，週密安排。當一千八百餘名反清復明志士迅速集結，她便邀同曹仁父，當衆宣告由她暫代領軍。然後，她坦率無隱，毫不保留的說明了當前大局的變化，義師面臨的危機，她大聲疾呼的說：

『情勢有變，不是任何人所能預料得到的。如今我們提前出動，殺向陶城埠，前途分明是凶多吉少。但是如果有人想要退出，化整爲零，遠走高飛，多半還可以保得住身家性命。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尤其我們不能强人之所難。此刻願意走的朋友，不妨站出行列來，各人領五兩銀子的盤費，就此各奔前程，分道揚鑣。這是生死關頭的抉擇，誰也不會笑誰怯懦！』

夕陽墜，晚風吹，臨濮集外的演武場上，被西天晚霞染上了滿目猩紅，一片血光。一千八九百名熱血沸騰，面容肅穆的反清復明志士，整齊排列，鴉雀無聲。半空之中，呂四娘斬釘截鐵的一句：『誰也不會笑誰怯懦』，似乎還在餘音嫋嫋，隨風飄蕩。然而，呂四娘在演武廳正前方站着等了許久，蕭蕭風聲和霞光渲染中，就祇有持續的沉默，沒有人說一句話，更沒有人貪生怕死的站出行列來。衆志成城，視死如歸，這情景看得演武廳上的大江七俠，人人血脈僨張，熱淚盈眶。曹仁父自認是起義陡生劇變的罪魁禍首，他心有內愧，面對着這一千八九百名不屈不撓，拚死一戰的英雄志士直感到萬箭鑽心，柔腸寸碎，眭的一聲，他忍禁不住的失聲痛哭起來。

沒有人叫他莫哭亂了軍心，也沒有人上前對他加以勸慰。因爲這是一千八九百名志士一生之中最神聖

、最莊嚴的一刻，每一個人的心胸之中都在慷慨激昂，邊氣迴腸。曹仁父的聲聲哀哭並非凶兆誅歌，『英雄有淚不輕彈，祇因未到傷心處』，唯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豪傑，才能把這種沉痛已極的哭泣，聽成了戰鼓咚咚，巨鑼鏜鏜，反而使他們的血流加速，鬥志陡長。

呂四娘自己的眼眶裏也噙着熱淚，她並未察覺，而且即使察覺了也無暇揮彈拭揩。她便這樣噙着滿眶的熱淚，大聲發號施令：

『情勢已改，出發提前，我們就祇有抱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決心，衝向陶城埠，直搗北京城！讓我們自此別了臨濮集，拋下所有的一切，揮戈北指，盡殲滿虜。事機已洩，無須掩蓋。此刻我們頭一件事，便是沿黃河南岸向北追趕，一旦趕上了我們輸送糧秣輜重的船隊，先把兵器給拿下來！』

轟然一聲，衆人齊喊：

『得令！』

呂四娘便請路民瞻、周濤在前，自己和甘鳳池合後，以足智多謀，勇冠三軍，曾經在台灣經過大軍陣仗的呂元，居中策應。率領這一千八九百名久經訓練，武藝高强的義師，即刻出動。曹仁父毀家紓難、對他的滿門老小，早有安排。一妻七妾，除開七姨怡珠已被他手刃之外，其餘的妻妾們，回娘家的回娘家，投親戚的投親戚。原定翌日啓程，這會兒也不得不提前一天，洒淚道別，派人分別護送，投南往北四分五散的走了。諸事部署已畢，曹仁父和白泰官俱在整裝待發，呂四娘催他們兩個早早動身。曹仁父眼中還在

流淚，他向衆人作了個四方揖說：

『但願我此去能夠找到曹輿，將他殺死。免得機密外洩，使列位蒙受不利……』

說到這裏，他已經嗚咽不能成聲了。呂四娘看他這副模樣，也是心中憮然，她强顏歡笑的說：

『預祝四爺和三哥此去一帆風順，早完大功。然後迅速回轉，和我們在途中會合。』

十六

當日呂四娘誠心誠意的那一預祝，其實根本就沒有成功之望，因爲和曹家七姨怡珠私通的那名小廝，是個貪得無饜，唯利是圖的小人。縱然怡珠和他定計，再三說過她準能要挾呂四娘，逼她護送自己逃出臨濮集，挾帶巨額金珠直奔陶城埠，跟曹輿會合。然後隱姓埋名，投奔他鄉，做一生一世的夫妻。可是曹輿自小在曹家長大，曉得曹仁父是個何等了得的英雄人物。再加上呂四娘、白泰官、周潯、呂元等大江七俠相繼聚義，一個個都是威鎮八方，身懷絕技的英雄豪傑。像呂四娘、白泰官、甘鳳池，他們能夠出入禁宮，赴當今皇上的鴻門宴，來無影去無蹤的連雍正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怡珠要想脅迫呂四娘護駕保鑣，送走曹仁父的愛妾，讓曹輿跟怡珠在陶城埠相會，那豈不是緣木求魚，癡人說夢？所以曹輿當時跟怡珠所定的計較，實則都是他急於逃命脫身騙怡珠幾文盤纏，故意說說來哄她的。曹輿和怡珠那夜閨了薰香，雙雙昏迷過去，讓怡珠的心腹丫鬟用冷水給澆醒過來以後，他立即心知若不趕快逃走，他的性命必定不保。照他的盤算是祇要逃出命來就已經是萬幸的了，他何曾眞的想在陶城埠等候七姨太，更進一步的人財兩得？

因此，當曹輿向怡珠討了一百兩銀子作盤纏，一路急急忙忙如脫淵之魚，漏網之鳥，僱了艘單駛的木船逃到了陶城埠。依他的原意，本來是想就此向南一拐，回他徐州老家去的。那時節他還沒有出首告密的打算，一心只爲自家逃出了性命，回到家鄉還能剩下個八九十兩銀子，便感到十分之慶幸。可是當他一腳踏上了陶城埠的碼頭，眼看這南北交通樞紐，河工總督衙門所在地，熱鬧繁華，軟紅十丈，喫喝玩樂，予取予求。曹輿當年才二十五歲，小廝出身眼眶子淺，貪財好色又是他的本性，何況身邊有那麼上百兩銀子，又是他一生之中從未有過的事情。錢在褡褳人燒得慌，一看到秦樓楚館，一聽到急管繁絃，小曹輿頓時就目迷五色，心旌急搖，他早把臨濮集上的那位曹家七姨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當天他在飯館子裏好酒好菜飽餐一頓，帶着三分酒意，九十幾兩紋銀，他便堂而皇之的走馬章台，眠花宿柳，結識了個名叫翠兒的姑娘。那翠兒曉得他褡褳裏很有幾文，又是個小廝打扮的浮浪少年，一眼看穿他是從主人家裏拐了錢往外逃的。下三濫的地方作興的是怎來怎去黑喫黑，翠兒一看財運來到，她又怎肯例外。所以她給曹輿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曹輿想走的時候，她又死氣擺裂的纏住了他，硬拖着曹輿不放，爲了替曹輿『消愁解悶』，還找了幾名青皮光棍故意的在廳上要錢，一羣人呼盧喝雉，賭得好不痛快。銀子錢票滿桌子飛來飛去，看得曹輿怦然心動，爲之眼紅。於是翠兒便掇捉他去試試運氣。不用說，他一坐下去以後，賭到當夜二更，他那九十幾兩銀子先就輸了個精嚐光。

這是曹輿一輩子頭一回豪賭，痛快得很，過癮之至。他賭興正濃，又急於翻本，不知深淺高低，那管

自家面皮？乾脆去跟翠兒低聲下氣，央借翻本的賭本，喫那翠兒呸的一聲啐道：

『曹爺，您跟幹咱們這種營生的伸手借錢，就算我肯借給您了，您好意思使嗎？』

曹輿還覺不出她話裏的刺，一本正經的說：

『只要妳肯借，我怎不好意思使？』

聽得在場的那些青皮混混全都哄笑起來了。其中有個叫金四的說道：

『嗨，小子！翠兒肯借錢給你，咱們也不許你使那錢拿上桌子來。』

曹輿還在傻不幾幾的問：

『爲什麼？』

金四語意曖昧的說：

『因爲她那錢上有股味道，咱們聞了受不了！』

哈哈哈哈，又是一陣哄堂大笑。笑得曹輿果然害臊起來了，他老羞成怒，憤憤然的說：

『你們別這麼門縫裏看人，把曹爺給看扁了！我告訴你們，再過三四天，等我那渾家一到，她帮得有我一家一當，白花花的銀子頭二萬兩！』

語料，他說實話，又引起那幫青皮混混的陣陣訕笑，金四在說：

『頭二萬兩銀子呀，不稀罕。小子，我指你條明路，你沒瞧見滿街貼的告示？皇上重賞捉拿呂四娘，

通風報信，白銀萬兩，生擒來獻賞銀兩萬。你不用等你那渾家了，說不定她在路上會給別人連人帶錢拐跑啦。你想有那麼些錢子，還是破費點功夫去逮呂四娘吧。』

這原是雍正年間，全國各地，到處流傳的一句俗話。因爲雍正急於捉拿呂四娘，懸賞銀兩，節節升高。除了這一件事，任何人也不可能在驟然之間，發那麼大的一筆橫財。可是自從了因和尚一死，呂四娘便成爲大江八俠之首，普天之下，沒人能夠近得了她的身。誰想去逮呂四娘的話，那豈不成了飛蛾撲火，自取滅亡？所以雍正年間以後才有了這麼一句歇後語：『去逮呂四娘吧』，正是要錢不要命的意思。

然而，就祇那麼一回，居然歪打正着，弄假成眞。惡奴曹輿是個有心人，他明曉得呂四娘的下落，以及曹仁父等七俠聚義反清復明的舉事計劃。他原沒出首告發的胆量，可是他在陶城埠輸光了錢，又絕不敢相信七姨怡珠眞會逃出來跟他相會。回不了家鄉，見不了爹娘，身無分文，淪落異地，又怕曹仁父遣人尋來將他殺了。人急弔樑，狗急跳牆，所以，他在受夠那一幫人的調侃譴弄以後，悶聲不響，悄悄的出了妓院。在路邊上，人家門廊下蜷了一夜，第二天天剛剛亮，他便把心一橫，硬起頭皮，上了河工總督衙門。

十七

河工總督齊蘇勒，自從手到擒來的呂四娘，在密不通風的團團圍困之中，奇兵突出，載她逃逸無蹤，祇逮到了甘鳳池的一艘空船。喫雍正龍顏大怒，下詔將他降三級仍留原任，一連兩個多月縋騎四出，捲地大索，依然得不到絲毫有關呂四娘的消息，他正日夜焦慮，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那一天，偏有惡奴曹輿

登門求見他的戈什哈（侍衞），說出了呂四娘的下落，外帶牽扯出曹仁父赴日舉事一宗巨案。反覆盤詰，全無破綻，眞是喜得齊蘇勒搔耳撓腮，樂不可支。他先就賞了曹興一百兩銀子，派他充一名巡捕官，命他跟在官兵隊裏，一同前往臨濮集，捉拿呂四娘、曹仁父等人歸案去。

由於前次圍捕呂四娘的功虧一簣，一敗塗地。這一回齊蘇勒所發動的攻打臨濮集一仗，便格外的鄭重其事了。申奏朝廷之外，又知會直隸、河南、江蘇三省，請三省督撫調集重兵合力進剿。陶城埠駐紮得有八旗兵三千，防營六營，六千人馬全部出動，沿着黃河道逆流而上，向臨濮小集猛撲。此外，他更令飭臨濮集四週圍的各州縣，調集兵馬捕快，嚴密防堵，並且步步進逼，逐漸縮小包圍圈。當曹仁父、呂四娘從臨濮集揮戈長征，早有五萬以上的清軍，在他們的四

週圍成了一匝銅牆鐵壁。

所以曹仁父、白泰官急於上陶城埠殺曹興滅口，他們披星戴月，日夜攢趕，才會在小口路跟惡狼狼殺來的大隊清軍猝然相逢。而且告密帶路的曹興正好就在大軍前列，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曹仁父顧不得來殺的人馬足有六千之衆，他一騾竿中的點鋼槍，跟白泰官說道：

『三爺，清兵已到，惡奴曹興正在帶路，可見得這廝已經告了密。待我單人一槍，衝他一陣，挫挫清軍的銳氣，帶便將惡奴曹興殺了。煩你趕快回轉，知會呂姑娘，請她立刻改道，最好是能打鄆城、鉅野、嘉祥上濟甯，沿運河南下，沿途各自逃生去吧！』

白泰官明知道攔不住他，只好點頭答應了。當下但見屹立在大路中央的曹仁父，一挺手中的點鋼槍，拔步飛奔，直衝敵陣，他施展他家祖傳的峨嵋槍法，

將一桿點鋼鎗使得有如瑞雪飛舞，潑水不入。大隊清軍碰上了他的，不死也傷。曹仁父像出柙猛虎，衝入羊羣，他在清軍隊裏橫掃直搠，殺進殺出。直殺得六千清軍陣勢大亂，東逃西散。曹仁父的勇猛驃悍差點把白泰官看得呆了。他連連頷首，自言自語的說：

『古人說的力敵萬夫，橫掃千軍，今天總算被我親眼看到了。』

話說完，這才想起自己正該趕快去給四娘報信咧。他一個轉身，扭頭就跑。一路上只聽到風聲呼呼過耳，他一口氣跑了一百多里，臨到舊城集，放眼看去，黃河南岸，呂四娘所率領的一千八九百名志士正齊集岸邊，從一百多艘擺岸的船上搬運兵器。他在人叢之中找到了呂四娘，氣喘咻咻的說道：

『四——四妹，大事不好，惡奴曹興已經告密，此刻正領着五六千清軍殺來了哩。』

呂四娘忙問：

『曹四爺呢？』

『我們在小口路遇見了清軍，』白泰官答話時語調好快：『四爺衝入敵陣先殺他們一陣，他請四妹向南，過鄆縣下濟甯。』

甘鳳池、呂元、周潯、路民瞻聽見白泰官嚷嚷的聲音，一個個的都奔過來了。趁着他們在問白泰官的話，呂四娘當機立斷，高聲下令：

『趕緊，如今只卸兵器和銀兩，下了船的都向鄆城走。船上的糧秣全都送給船家吧，清兵立刻就到，

船家也得快快逃生！』

下過了令，呂四娘方轉過身來，呂元便提醒她說：

『姑娘，龍無首不行。我們要衝出重圍，必須斬將過關，還得有人斷後。還是請妳把我們六個人，重新分撥一下吧。』

呂四娘點頭依允，便以她自己和白泰官、甘鳳池在前，路民瞻、周潯、呂元斷後。並且約定了沿路覷機分批解散，各人但覺得有生路可走，不妨自行脫離隊伍，從舊城集到濟甯府之間，總之前有呂四娘等開路，後有路民瞻等抵擋清軍。一千八九百名志士在未到濟甯府之先，必須各各散去。分撥定了，再由呂四娘朗聲的向衆人宣示。然後，呂四娘師兄弟仨，向路民瞻等三俠黯然道別，彼此一拱手，點點頭，相互道了聲：

『一路珍重，後會有期！』

所幸曹仁父臨危不亂，指揮若定，從鄆城到濟甯這一條路上，各州各縣雖然奉到齊蘇勒發兵圍堵的煌煌嚴令，可是沿途幾個縣份縣城既小，兵力又少。幾名防營的管帶，縣衙的捕頭，都是武藝稀鬆平常，從沒經過刀兵陣仗的庸碌之輩。憑呂四娘他們大江六俠，儘夠在這一帶翻江倒海，來去自如的了。因此一路逢州過縣，充其量不過闖上一隊官兵鼓勇而出，吆喝幾聲。一見呂四娘師兄弟仨拔劍拉刀，當下就嚇得一鬨而散。所以，三天後呂四娘一行到了濟甯以西，運河岸邊的安居，不但一千八九百名志士都已經陸續的

解散，各奔生路。連呂元、周海、路民瞻三俠也在完成斷後以後，按照前議，彼此不辭而別。就剩下他們師兄弟仨，站在高高的河堤上，俯望着脚下淙淙的流水。四野寂寂，風吹麥浪，呂四娘回首前塵，起了不盡的感慨，她一聲苦笑的說：

『兩個多月以前，我和五弟相偕入京，也曾從這兒的河面經過。兩個多月以後，想不到歷經無數驚風駭浪，喜怒哀樂，我和五弟却又回到這兒來了。』

在她右邊，白泰官却淡淡然的一笑，幽幽的在說：

『也無非虛擲了兩個多月時光而已。相偕入京，又何妨打這兒起，再開一次頭呢？』

喜得四娘差點跳了起來，她歡激無限的問：

『眞的呀？三哥，你是說你跟五弟，仍還是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再度入京，撲殺彼獠？』

『彼獠確是非殺不可了，』白泰官忽又神情端凝，大義凜然的說：『一爲伸張民族大義，二爲解救天下蒼生。自從雍正彼獠卽位以來，倒行逆施，殘民以逞，華夏中原早已成了一片黑暗世界！』

呂四娘深深的在頷首，北京城裏的那位暴君，如今已到了獲罪於天，罪無可逭的地步。『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想到這兒，她陡然又覺得心胸一壯，於是昂然的抬起頭來說：

『艱難行程，自今而始！那麼，三哥、五弟，我們這就上路吧！』

白泰官和甘鳳池，異口同聲的回答她說：

『好，我們這就上路！』

十八

一個月後，有那麼一天，雍正皇帝如常的凌晨上朝，接見羣僚。沒有任何人覺出這位時年五十六歲，精力過人，武功精湛的滿洲皇帝，神色之間有所異樣。可是到了下午，宮中忽然急召軍機大臣鄂爾泰入宮，據鄂爾泰傳上的記載，由於事態緊急，使鄂爾泰來不及給他的座騎加上馬鞍，他騎一匹無鞍馬一路飛奔而去。入宮下馬的時候，臀部被髀骨磨得皮開肉綻，血流不止。他一進宮就此留宿三日夜，當時外間已有雍正駕崩的傳說，三日夜後鄂爾泰從淸宮出來，雍正遇刺的消息終於獲得證實。據鄂爾泰事後向人透露，他在那三日三夜間，居然忙得沒功夫喫一頓飯，這正是呂四娘的平生得意傑作。

十九

於是，金陵城郊，棲霞小村。

村口，闃無人迹的黃土道上，一個神情憔悴，面容枯槁的青年男子，牽着他肥胖白皙，正在牙牙學語的小男孩，迎風而立，悵惘的向北方眺望。

那小男孩忽然揮動小手嚷喊：

『媽媽，媽媽！』

青年男子蹲下身來，捧起了小男孩的臉蛋，鼓勵的說：

『對，盼盼，我們天天在這兒等。你多喊你媽媽幾聲，總有一天，我們會盼到你媽媽回來的。』

驀的，一陣洒蹄疾奔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轉瞬便響得有如滾地焦雷。青年男子驚覺了，他一把抱起自己的孩子，拚命的往路邊跑。强風陡起，掀起了他的衣襟。再一回頭看時，一匹棗騮駿駒，鞍上無人，追風逐電般越過了自己的身邊。

哇的一聲，孩子嚇得放聲大哭起來。

於是，從他們家對面，傳來一聲親暱的低呼：

『南郎——』

『誰？』

『南郎！』

『啊？——』乍相逢，翻疑是夢。顧南郎把盼盼摟得緊緊的，踏碎一地的夕陽，快步奔向他家對面，那幢半圮的廢屋。是這門，是那房，他跑得氣都接不上。驟然間，落寞失神的眼睛一亮，他嘴唇嚅動，但却許久許久都發不出聲音。

呂四娘風塵僕僕，黑外氅蒙上一層塵土。她望着南郎溼溼的笑。但當她看見了他懷抱中的男孩，那一對炯炯有神的眸子，立刻就射出了熠熠的光采。她從大氅裏伸出一雙玉臂：

『快給我抱！兒子，兒子，啊，你長大了！你比我朝思暮想，魂牽夢縈中的你，長大了好多好多喲。』

『四……』南郎急於聽她的吩咐，把盼盼遞到她的手裏。然而，他全身正在猛烈的抖戰，雙手，似已拘攣得沒法張開。——盼盼好奇的終止了啼哭，瞪大一雙眼睛，直勾勾的落在四娘臉上。

纖纖十指稍稍的一用力，呂四娘終於把盼盼接了過去。俠骨柔腸，輕憐密愛，像狂風驟雨一般的急吻。

『四……四娘！』

報他以深情款款的一瞥：

『南郎，多虧你，把孩子養得又白又胖。啊，不一定是你啊，南郎，那當然還有娘的功勞，唔，顧媽，對了，顧媽呀。無日無夜我不在想，孩子哭了有娘哄，孩子餓了有顧媽餵！』

『四……四娘！』

『唔，南郎。』——雙唇已經深深陷入盼盼曖馥馥的面頰裏去了；輕柔的吸，急切的吮。

『四娘……』

『唔。』

『娘——過世了，還有顧媽。』

『什麼？』霍然驚醒，忙不迭的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什麼時候的事呀？』

『就在妳走了以後，不……不到三個月。娘先得病，緊接着又是顧媽。』

先摟緊孩子，朝向對面顧家的那幢房子。四娘搖搖晃晃，終於屈膝跪倒，熱淚潸潸的在湧流——

『娘，媳婦不孝，媳婦不孝。當那最後一面，我還在强項的說：我和南郎從此永不相見。跟這可憐的孩子，我們兩母子的緣份也祇能到此爲止。啊，如今我多懊悔！娘呀，我讓您抱恨終天，直到您臨死的時候，都還在爲我們夫妻、母子永遠不能團圓，而在引爲一生的遺憾。』

『四娘，四娘，妳千萬不要這樣自責，』顧南郎亟亟於安慰她說：『其實，娘在易簀之際，她老人家的臨終遺言，仍還在安慰着我。娘說，妳一定會回來的。』

『南郎，你這是在騙我，給我一點安慰。』

『不，我說的是眞話！』顧南郎臉上開始湧現笑容：『娘臨死的時候說，海可枯，石可爛，男女相悅之情也能漸次冲淡。唯有爲人母者，她一生一世也捨棄不了她血肉相連的子女。所以，是娘給我們的孩子取名盼盼，她叫我日日到村口上往北方望，時刻讓盼盼喊妳。娘說她相信我們終有一天會團圓的。』

『我們現在已經團圓了，』四娘竭力平抑南郎激動的情緒：『而且，以後還會永遠永遠的團圓下去，永遠永遠的不負九泉之下娘的盼望。一切都成過去了，除了我們還要搬到一處更幽僻的地方。從這一刻起，我們一家長相廝守，永不分離。』

暮靄漸沉，蒼冥四合，然而，漫天風雨已成過去。顧南郎小心翼翼的攙着四娘，呂四娘雙臂緊緊的摟着盼盼，一家三口，歡天喜地的走向對面家屋去。

甘鳳池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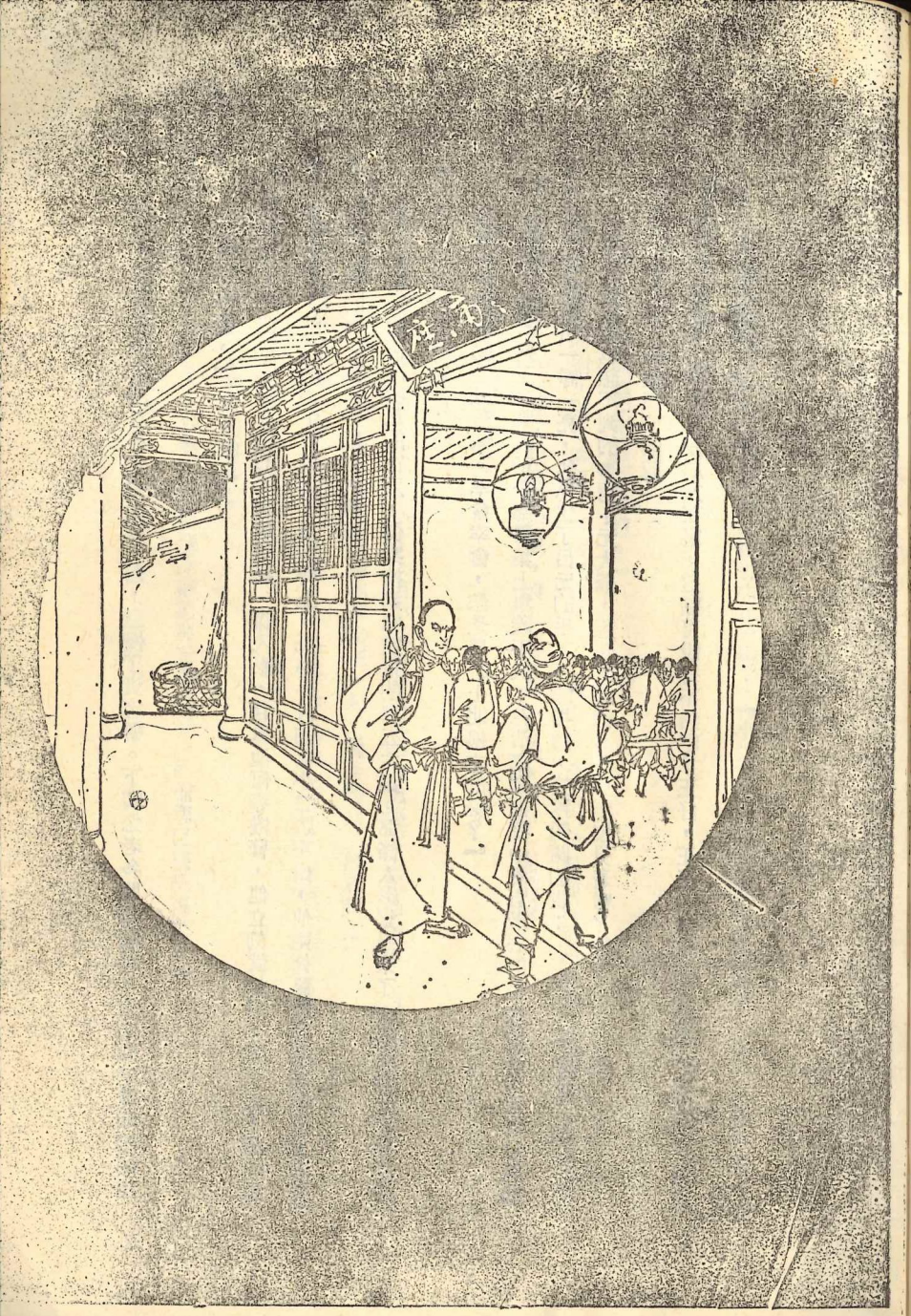
名利客棧，全部爆滿。

店面，二樓，四五十張漆得油光閃亮的八仙桌，映在熒熒燦燦的燈光下，像似燃着熊熊烈燄。一桌桌的擺滿山珍海味，熱氣騰騰的菜餚，圍坐着衣冠楚楚，體面風光的喫客。罈裝酒，大塊肉，搶拳的搶拳，對飲的對飲，還有人們拉開了嗓門高聲談笑。人語鼎沸，笑聲陣陣。甘鳳池一脚跨進了店門，嘈雜的聲浪冲着兩耳衝來，就好像滾沸的一鍋油，猛可潑進了一瓢水。

『五魁首呀！』

『四季財哪！』

『二哥，咱倆乾一杯！』



『好，乾就乾！』

甘鳳池的眉頭縐一皺，正趿起，是該往裏走呢，還是抽身急退？一個白白胖胖，堆一臉笑的店小二，雪白的搌布往肩頭上一搭，鞠躬如也的迎上來：

『爺，您老是用飯，還是投宿？』

甘鳳池向滿座的店堂兩頭一望，一聲苦笑的說：

『嘿嘿，我倒是想喫飽喝足了再睡一大覺，祇怕你們這兒早沒空了。』

『嗐，是的，是的，』店小二挺巴結的笑着：『不瞞您老說，這一陣子趕上乾隆皇帝登基。朝廷大典嘛，與民同樂。保定府家家客棧酒樓飯莊天天滿座。您老要投宿，確是一間空房也沒有。用飯的話喲，您老不妨等一會。一有空座兒，小的馬上給您擺杯筷。』

『要等多久？』

『那可沒準兒，您老，』店小二兩手直搓，忽然想了起來說：『要不，您老各處瞧瞧，可有熟朋友。併在一處喫喝，不比您老一個人喝寡酒强些？』

甘鳳池打個哈哈，笑道：

『小二哥，你倒挺會做生意的呀。可惜，這保定府我初來乍到，還沒來得及結交上朋友咧。』

店小二老大不安的，一疊聲的說：

『爺，千祈海涵，這可是小店招待不週，怠慢了貴客哪。下回您老多照顧點兒，算是您老體卹體卹咱們啦。』

『好說，好說。』

方轉身，待往外頭走。驀的，眼角掠過一條人影，甘鳳池何等機警，他立刻就站定，脚下立了個騎馬步，兩膝微彎，暗暗的把全身氣力，提到脊上。祇那外行的店小二瞧不出，他兩條胳臂運足了氣。衣袖底下，一團一團的肉，像小老鼠般的直竄。

沿着一排紅漆稿嵌明瓦的窗戶，側身擠過靠窗口的那五六桌。那條人影踅過來了，他走到甘鳳池的身邊，方始用低啞的聲音說：

『嗨，我瞧着就是鳳爺嘛。幸會幸會，您是幾時上北邊來的呀？』

一轉臉，瞧清楚了，來的正是臨濮集上舉義不成，在清軍圍捕聲中各自散去的呂大將軍呂元。甘鳳池喜得細瞇眼睛猛可一睜一亮，他抓住了呂元的手，一陣搖撼，笑逐顏開的說：

『這可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元大爺，想想，咱們有多少年沒見着啦？』

店小二也在一旁挺高興的說：

『小的請您老先瞧瞧有沒朋友在座，這話可說得不錯吧？正好，正好，這位爺們恰是一個人佔了個座，兩位爺們就請都一處吧。』

『那還消你請，』呂元喜孜孜的跟那店小二說：『小二哥，你再去燙兩壺燒刀子，切一大盤牛肉。咱們鳳爺下酒，非牛肉不可。』

甘鳳池笑呵呵的說：

『元大爺，虧您還記得這些過節。』

店小二聽完吩咐，滿口答應，轉身就往裏走。這一頭，呂元和甘鳳池親親熱熱的挽臂而行，走向他先來佔好的那張桌子。走時，乘衆人不覺，湊近甘鳳池的耳朵，一字一頓的說：

『甘爺，你好大膽！』

二

在近樓梯口的那張八仙桌上坐定了，店小二一陣風似的送上燒刀子跟滷牛肉。四週圍人語嘈雜，吵得人頭暈腦脹，但却正好讓呂元跟甘鳳池兩顆頭湊在一起，說着隱語，搶着問話。

『在京城裏做下那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呂元忙不迭的先問：『你還不遠走高飛，儘犹在北方幹嘛？』

甘鳳池却仍然笑嘻嘻的回答：

『這麼說，我們入宮行刺，一舉殲除雍正那元凶巨惡，呂爺您已經曉得囉？』

呂元聳肩一笑，說道：

『皇上暴卒，舉國皆知。誰不知道是你們師兄弟仨幹的？』

『可是，朝廷還把這一件事瞞得水洩不通呢。』

『那是滿洲韃子顏面攸關，他們不得不瞞。』

『呂爺，』甘鳳池想起了他時刻在念的一位好朋友：『曹仁父曹爺那日獨自迎戰清軍，直到今天我還沒得着他的消息。您是否聽說過他的下落？』

『曹爺那天大發神威，』呂元眉飛色舞的說：『他殺了三十多名清將清兵，連晉興那惡奴他也一併殺了。清兵再多，又怎攔得住他這頭出柙之虎？我只聽說他在大戰一場以後，早已飄然而去。他把臨濮集舉義失敗的事，認做是他一個人的過錯。所以他拋棄家小，披髮入山，就此皈依三寶。』長毛的嘆了一口氣，又道：『今生今世，朋友們是再也不會見到他了。』

甘鳳池也是不勝慨嘆，他黯然的低下頭去，大口大口的喝着酒，乘此機會，呂元便問：

『甘爺，當日臨濮集六俠聚義，除了曹爺和你我之外。其他三位，你可曾得過他們的音訊？』

『實不相瞞，呂爺，』甘鳳池愁眉不展的說：『我這趟隻身北上，正是爲了打聽列位朋友的下落而來。如今來了都快三個月，通商大邑，冒險出入。今兒且喜遇見了您，又聽說了曹爺那日脫險，而且還看破紅塵，出家爲僧去了。』

『這麼說，』呂元又問：『你連令師姐呂姑娘的下落也不知道麼？』

甘鳳池緩緩的搖着頭說：

『家師姐在上臨濮集以前，原已成了親的，她還有一個襁褓中的兒子。自從我們師兄弟仨進北京行刺得手，爲了避過韃子們的追捕，我們早已有約在先，事成以後各自投南向北，不再見面。呂爺您知道我是在金陵土生土長的，那家鄉之地我一時回不去，就各地雲遊了兩年多。到過湖廣，進了四川，再從漢中、西安出潼關。在這次北上探訪列位之前，我也曾悄悄回金陵去打過了個轉，找到了我師姐住過的棲霞小村，可是一到那兒就發現人去屋空，我的那位師姐夫，早已帶着他的兒子搬得不知去向了。因此之故，此刻我最放心不下的，還是我的這位師姐，他們夫妻母子既沒團圓，兩地離散，連她自己也像個斷線風箏似的，杳無音訊。』

呂元凝神諦聽，瞑目沉思，他在細細玩味甘鳳池的話。陡然之間，他兩眼一睜，恍然若有所悟的說：

『甘爺，呂姑娘的下落，我已經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啦。』

甘鳳池急急的問：

『呂爺，你猜她會到那兒去了？』

『雲深不知處。』呂元莞爾笑着答道：『且喜她闔家團圓，長樂永康，過這後半世風平浪靜的生活。』

甘鳳池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的問：

『呂爺，您是從何猜出來的？』

『從你方才的話裏。』呂元舉杯在手，一飲而盡，然後方始說道：『呂姑娘既然早有歸宿，而且還曾生下一個甯馨兒。她爲了國恨家仇，奮然北上。大功告成以後，她就不會不回棲霞小村，接出她的一家。然後再找個隱秘的所在，改名換姓，一家團圓。依我看，呂姑娘的下落，必定是跟曹爺一樣，遁入深山，永不再出。』

『這倒未必見得，』甘鳳池搖頭不信的說：『當年入京，在路上我也曾跟我師姐私底下談過。我問她事畢以後，要不要我陪她回一趟金陵，接出她那一家。我師姐當時就一口回絕，她斬釘截鐵，說他們夫妻塵緣已了，且讓那兩父子去獨立謀生，過一世的平安日子吧。呂爺，須知我師姐平生說話，向來說一不二，任憑誰也打動不了她的。而且要她自己改變主意，那更是千難萬難，絕對沒有這個可能。』

呂元却啼啼一笑，說是：

『甘爺，您怎知道令師姐不是有心推却，因而在言不由衷呢？』

『言不由衷？』甘鳳池反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問道：『對我，那似乎大可不必吧？』

『不，』呂元低頭啜着酒，邊啜邊說：『甘爺，在當時那般情況之下，唯有對你，才大有必要呢。您不想想，甘爺您威鎭金陵，莫說官府衙役，便是街上的三尺童子，也能認得出您來。呂姑娘要是讓您也在京城事畢以後去趟金陵，官府正奉了密旨嚴行緝拿，那豈不等於要您自投羅網了嗎？』

『嗯，這話的確有理，』甘鳳池想通了，便直點着頭說：『不過，呂爺，您又怎知道我師姐會得遁入深山，永不復出的呢？』

呂元附在甘鳳池耳邊，悄聲的問：

『甘爺，您可記得，當年在臨濮集，我送了一把短銃給呂姑娘？』

『嗯，是有這事。』

『前年春天，』呂元仍然輕聲細語的說着：『就在雍正授首不久以後，我在泉州得到了消息，很惦記着您們師兄弟三位。滿心指望也許我能助一臂之力，幫您們逃出天羅地網。於是我決心再度北上，那日在江山小城過夜，棧房裏門窗關得緊緊的，我也睡得很熟，忽然我被床前掠過的一陣風驚醒，拔劍而起，房裏早已不見來人的蹤跡。不過，我的枕邊，却多了一把當年我送給呂姑娘的短銃……』

甘鳳池驚喜交集，打斷了他的話問：

『那一定是我師姐親自給您送回來的囉？』

『除了她還會有誰呢？』呂元捋着鬍鬚笑笑：『不但如此，我還可以斷定呂四娘她會從此退隱，不再出山。而且，他們一家是在往南走，許是在福建，許是在兩廣、雲貴一帶定居落籍了。』

甘鳳池一陣歡喜，忘形的伸手一拍桌沿，高聲的說：

『對之至，我師姐一定是向南去了！』

『噓——』呂元趕忙告誡他說：『甘爺，放小聲些。這兒人頭太雜，耳目衆多。……』

他的話剛說完，打從樓上，走下來一名老漢，一個少女。兩人正在聚精會神說着話，都沒在意。那老漢却突如其來手一伸，直伸到兩人的面前。驚得兩人霍的猛跳起來，雙脚離地，向後一蹤，蹤過三尺來高的靠背椅子，輕悄的落在椅子背後。落地時，雙雙的站好了門戶，左拳作勢抵擋，右拳伺機出擊，凡此祇不過是一眨眼功夫的事。相隣座上，却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不約而同的喝起采來：

『喝！好身手！』

『眞功夫！』

就在這時，老漢却不驚不慌，笑瞇瞇的，再補了一句：

『客官，可要買螃蟹？』

甘鳳池和呂元一看，都怔住了。但見那老漢鬚髮盡白，兩手青筋暴起老高。偏還四指相併，一手夾住了三隻活螃蟹。那螃蟹都有半斤多重，張鰲舞爪，儘在老漢的指縫中間掙扎。瞧這一眼，甘呂二人頓時明白，老漢的十指竟有千斤之力。否則，他又怎能將六隻螃蟹箝得那麼牢？還不讓那大鰲鉗着自己的手。兩人心知這下遇見了武林高手，急切迎敵，就怕地窄人多，施展不開。正在以目示意，不如退到店堂外去，再作計較。於是，又有一個黑裏帶俏，閃動一對靈活的大眼睛，千嬌百媚，體態輕盈的姑娘，露出一口細糯米牙，鶯叱燕語的說了話：

『兩位爺們，這是江南來的活螃蟹，味道最鮮美不過。您二位買下來，叫店小二拿去現蒸現喫，且好下酒喲。』

這時候，隔壁桌上，又有一個油頭粉面的少年人，穿一身綢。站了起來，帶點輕狂的插嘴說道：

『姑娘，妳不如說妳自格兒下酒味道纔鮮美咧，古書上不是有什麼秀色可餐的說法嗎？』

那姑娘竟惱了，柳眉一豎，臉色一沉，手那麼一揚，站在她一旁的店小二，肩上搭的搌布直飛起來，一支箭般的射向那少年。祇聽到他一聲怪叫：『哎喲媽呀！』咕咚一響，往後便倒。直到這時姑娘才杏眼圓瞋，罵了一句：

『貧嘴！』

甘鳳池和呂元簡直鬧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被姑娘一搌布擊倒的少年，又從地面上掙扎着爬起身來。搌布一着，額頭上起個大疱，他撞屈似的喊叫：

『哎呀，這可不是老大的寃枉！姑娘，妳分明是上保定府來挑女婿的，藉着跟妳爺爺上酒樓飯莊賣螃蟹爲名，物色天下英雄好漢。妳自格兒說過，誰能贏得過妳，妳就跟着他走，做一生一世的夫妻。咱們保定府裏練過把式的，那天沒有十個八個敗在妳手裏呀？』

呂元總算有點明白過來，念在自己跟甘鳳池都是官府嚴行緝拿的欽命要犯，官司在身，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因此他再向甘鳳池施個眼色，掏一塊碎銀子往桌上一放，吩咐那店小二說：

『勞駕，小二哥，代我們會了賬。餘下的，都賞給了你吧。』

店小二歡天喜地，正吆喝着：『謝賞！』甘鳳池向那老漢道聲：『得罪，螃蟹雖好，可惜咱們沒口福，還有要緊事呢。』說罷，挽起呂元的胳臂，擠出人叢往外走。當時滿店堂的喫客，都在笑那被一摑布甩倒的莽撞少年。甘鳳池正跟那老漢擦身而過，他步步小心，時刻留意，從眼角瞟見老漢飛快的一換手，右手挾着的三隻螃蟹，竟交給左手掌心給捏住了。然後，他再伸出騰空了的右手來，一把攥住了自己的胳臂。

白髮皤皤的老漢，居然眼明手快到這個地步，讓甘鳳池覺出了『强中自有强中手』。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不得而已站停下來，勉勉强强的笑着問：

『老人家，可是還有什麼指教？』

甘鳳池站停，互挽着臂的呂元也就祇好止步。他暗裏運氣，試着把甘鳳池往自己這邊拉一下。他沒想到那七八十歲的老漢力氣有那麼大，甘鳳池像是被他點穴定住了在地上，自己竟拉他不動。一心急，呂元也騰出右手，探手入懷，捏住短銃銃柄。他打算掏出短銃來，脅迫那老漢放開甘鳳池，然後兩人一道離去。

幸好，他的短銃還沒掏出來，老漢先已和顏悅色的發了話：

『請放心，小老兒和我孫女其實絕無歹意，方才那位小哥說的也是實話。我只有這麼一個孫女，自幼

跟我也學了些武藝，如今我確是想給我孫女找個婆家，了掉我一樁大心事。咱們爺兒倆在保定府尋訪了五六天哪，還沒遇見個能夠贏了我孫女的。』

甘鳳池一來被他拖牢，二來想想也是好笑。便回過頭去問那老漢道：

『老人家，敢情您是要在咱們兩個中間，挑個孫女婿呀？』

老漢朗爽的笑着答道：

『江湖之上，彼此較量較量，又有何妨？』

『老人家，』甘鳳池爽性也跟他開起玩笑來：『您究是挑我這有兒有女的中年漢子呢，還是挑他這位年將半百的窮老頭？』

轟的一聲，滿店堂的喫客跑堂，全都失聲笑了起來。

老漢跟那俏姑娘，居然也不在意。俏姑娘低下頭去，伸手捻弄着衣角，老漢却還在苦苦勸促的說：

『兩位爺們，俗話有道是：「曲不離口，技不藏身。」咱們一世習武，各有各的師傳。總也得訪尋些高手，比劃比劃，切磋切磋。古往今來，這是一定的道理，又算是啥了不起的事咧。』

甘鳳池脫口而出的說：

『比劃比劃，切磋切磋，那當然沒什麼了不得。』

呂元想要攔他，已經來不及了。他這話一出口，不但那一對祖孫，高興得很。滿店堂的喫客，全都拍

手歡呼，吆喝起鬨：

『照呀，又有好戲看啦！』

『走走，都上外頭街上去，那兒有多寬敞！』

『小二哥！』還有人在高聲的嚷嚷：『關照掌櫃的，多點起燈籠火把。蟹姑娘今兒又要比武招親嘛！』

樓下一起鬨，轟動了樓上的喫客和住客，爭先恐後的全下來看熱鬧了。

賣蟹老翁和那位蟹姑娘，甘鳳池跟呂元，全被成千上百的人，推推搡搡，脚不沾地的往店門外走。一片亂雜雜裏，呂元還在低聲的埋怨甘鳳池說：

『甘爺，你這一答應，又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了。』

『這有什麼關係呢？』甘鳳池毫不在意的答道：『世間該不會有第二個呂四娘吧。一會兒，我贏了她，咱們立刻上路。』

三

店外，街心，名利客棧掌櫃的亮起了無數燈籠火把，將一團漆黑照耀得如同白晝。大街小巷，聽說了蟹姑娘賣夜比武，紛紛的從炕上爬起一擁而出。萬家空巷，人山人海，挨挨擠擠，擠來擠去的，只留下中間一丈見圓的一個圈子。把賣蟹老翁祖孫倆，跟甘鳳池、呂元團團的圍在核心。連巡街的，打更的都趕了

來瞧這場熱鬧。那天晚上，甘鳳池門蟹姑娘，眞箇是一城轟動，盡人皆知。

雙方商議定了，只比拳脚，不使兵器。甘鳳池脫下了團花英雄氅。呂元一伸手，輕輕的接過。他往場子左邊一站，再細細的打量那蟹姑娘，見她秀髮高綰，粉頸一弓，那身姿說不出的有多苗條。蜂腰削背，三寸金蓮，穿一身紅底白花襖褲，站在距離他不到一丈的地方，一副弱不經風，人見人憐的模樣。她那風流嬝娜，要比呂四娘還更勝幾分。看罷了時，甘鳳池反而在心裏提醒自己，他沒敢忘記當年師父的教訓：『僧道婦孺，老弱殘疾。若不是身懷絕技，斷不會在江湖上來往自如的。』於是他喃喃自語的說：

『方才還在呂爺跟前誇下海口。莫不要說嘴打嘴，今兒個栽在這小娘兒們的手下。』

那頭的蟹姑娘，學男子漢的樣，雙手抱拳，略拱一拱。銀鈴串響般的，說了聲：『請——』，便緩緩的順着人牆，一步一步的走向右方。在她右邊的甘鳳池也不敢怠慢，慢慢的向左移動。一雙小眼，睜得的溜滾圓，死死的盯住她那一雙三寸金蓮，他是想從她的走步，看出她一身武藝裏的破綻。

一男一女，就這麼沿着人牆內圈，一步一步的接連打了三個轉。別看雙方誰都不曾挨近，誰也沒有動手，連賣蟹老頭跟呂元在內，圍着看的上千個人，連粗氣都沒敢透。所以呂元直在心裏想，這可是個千載難逢的大場面，比劃的，把陣的，連帶看比武的，竟然全都是在行咧。

三圈走過，兩人的步子既穩又勻，誰也瞧不出誰的破綻，可見得兩人武功的底子相差無幾。如今要看的是誰能沉得住氣了。呂元暗忖，甘鳳池千萬不可輕敵，萬萬焦躁不得。

正躭心，驀的一條人影飛起，衆人失口驚呼：『啊！』的一聲，居然連身經百戰的呂元也在其內。他的嘴方合攏，竄起兩丈高的那條黑影，已在鶻起鶻落，像鵪子叨食那般的破空直下。呂元一想這下糟了，果然是甘鳳池疏忽輕心，操之過激。這一手蒼鷹搏兔必是求勝心切，因而想要併力一擊，反倒給對手方得了個以逸待勞的好機會。不論左閃、右挪，鯉魚打挺跳出圈子外，都能叫出手的直栽下來，摔個七葷八素，腦袋開花。他替甘鳳池捏一把冷汗，心想你忝在大江八俠之列，跟一個小姑娘比劃，怎的一下手就出這麼個險招？然而，甘鳳池似鷹隼般的將要落在蟹姑娘的腦門，蟹姑娘發出一聲冷笑，往左邊一閃竄。那甘鳳池竟會在半空之中停住，他僅不過伸手往蟹姑娘頭頂上一抄。蟹姑娘一聲：『哎喲！』才叫出口，又見甘鳳池在半空之中猛可把腰一挺，他凌空向後打了個車輪，悄無聲息的落在場子中央。衆人幾曾見過這種絕技，轟雷也似的叫起好來。

叫好聲中，蟹姑娘伸手去摸自己的頭。她手一動，衆人笑聲便歇。甘鳳池趁此機會調侃的說：

『蟹姑娘，我方才是瞧見妳脚下太使勁，轡子都顫鬆了，特意替妳綰一綰的。一片好心，千祈勿罪。』

燈火燦爛，蟹姑娘臉上羞得通紅，四週圍爆起了哈哈大笑。呂元唯恐驚動官府，多所不便，他一心只想早早結束這場無謂的比武。因此他趁機大踏步走進場子裏去，一手挽着甘鳳池，朗聲的說：

『列位，江湖上說的是「高手再高，祇在一招。」在場的全是行家，就方才那麼一下，這場比劃的勝

負已經定了。恕在下兩個還有正辦，我們這就告辭。』

不曾料到，他剛要拉起甘鳳池走。蟹姑娘却喫甘鳳池戲弄得發了怒，她厲聲嬌叱的道：

『想走，沒這麼容易！姑奶奶跟你們還沒見高低哩！你們是想兩個一道跟姑奶奶交手，姑奶奶要是皺一皺眉頭，就算連我爺爺都栽了跟頭！』

這位蟹姑娘伶牙利齒，話可是說得太重了。當着那麼些個人，呂元不能代甘鳳池示弱，他只好自找台階下，擺開了甘鳳池，訕訕的說：

『蟹姑娘還想跟我朋友再走幾路，那就祇好聽姑娘的吩咐。』

看熱鬧的有人在插進嘴來——

『哎，這才對嘛！一生難得一見的比武，別儘在那兒打岔，讓大夥兒多飽飽眼福。』

那邊的話才說了，這頭蟹姑娘已在毫不容情的使出了祖傳絕招。小姑娘打那千變萬化，神出鬼沒的猴拳。甘鳳池就祇有振作精神，急起招架。蟹姑娘顯然是自小經由高人傳授，她使猴拳的招數，却又參雜進了形意、八卦拳的精髓。衆人祇看到兩條身影蹤上蹤下，東翻西飛，根本分不出誰是誰來。瞳仁急轉，眼花撩亂，彷彿在看一對蝴蝶翩躚糾纏，却又比蝴蝶翻飛快過了幾千百倍。只有兩位高手賣蟹老翁和呂元，站在近邊，直看得擊節讚賞，嘖嘖稱羨。蟹姑娘使出了一身功夫，甘鳳池也不得不施展他的眞才實學。兩方面不論出手飛脚，全都在拳法上叫得出名堂來。可是兩人推陳出新，變幻無窮，每一招都有出人意料的

奇變。臨了但見兩人正在橫身飛舞，着着進逼，那蟹姑娘忽的一聲叱喝，飛到了圈子外邊。

甘鳳池連忙收拳止步，站在圈子中央，瞧着蟹姑娘發呆。還以爲她有什麼話要說咧，殊不料她又奮身前撲，使了個雙龍搶珠，直取甘鳳池的兩眼。甘鳳池大叫一聲不好，忙使一記推出窗外月，想要抵擋她那能致人命的絕招。可是，蟹姑娘的兩手剛指快要跟甘鳳池的雙掌相交，她偏又豁的左右分開，『雙龍搶珠』一變而爲『焦雷灌耳』。甘鳳池嚇慌了，招數一變來上個應急救命的『海公大脫袍』，兩手分向左右去抓蟹姑娘的兩腕，眞虧他在倉卒應變之中還能估得這麼準。『啪』的一聲響，竟然被他把蟹姑娘左右分擊的手腕一把抓了個牢。甘鳳池要再使勁往兩頭一拉，蟹姑娘勢必會『投懷送吻』，給他來個嗳玉溫香抱滿懷。

這一下甘鳳池臨機應變贏定了，滿頭大汗的呂元，已經在爲他長長的吁一口氣。再也想像不到，蟹姑娘唯恐當場出采，讓那麼些人看着像是自己飛身投入甘鳳池的懷抱。小姑娘一發急，就顧不得她原本無意傷甘鳳池的了，乘着兩人四手纏牢，各人胸腹相對，毫無防備。她運足全身氣力，冷不防的向甘鳳池當胸飛起一脚。

呂元想要上前解救，時間已是不及。連賣蟹老翁都急得高聲大叫：

『萍兒，不可傷人！』

在場的，看得清楚，知道這迎門一脚的厲害，全都嚇得閉起了眼睛。原以爲再睜眼看時，甘鳳池一定

倒地吐血身亡了呢。怎知道，眼沒睜開，就聽見蟹姑娘一聲聲的在喊：

『你放不放開，放不放開？』

大夥兒全睜開了眼睛，啊也，這才好笑。——原來，當蟹姑娘那一脚飛到，甘鳳池已無法閃躲抵擋。他也有他救命的一招，一張嘴，輕輕把那三寸金蓮的脚尖咬住了。

蟹姑娘的兩隻手，被甘鳳池撐開了拉住，左脚點地，右脚被他咬在嘴裏。那情景，十分的狼狽，萬般的窘迫。她這才無可奈何的發出聲聲急喊。四週圍，誰料到甘鳳池有這麼一手妙到毫巔的絕招，成千的人，沒一個不笑出了眼淚，沒一個不笑得前仰後合。

賣蟹老翁又急了，呂元也覺得甘鳳池不該開這大的玩笑。兩人雙雙的搶上前去，趕緊勸開。然而，甘鳳池却一等呂元臨近，立刻就鬆手張嘴，放了蟹姑娘，低低的向他說了句：

『咱們趕緊走！』

四

兩人連跑帶躥，從人牆的頭頂上蹤身而去。然後脚不沾地，一路飛奔。保定府連城帶郭，高大險峻，一道護城壕，足有五丈寬。可是甘鳳池、呂元仗着一身輕功，翻城越壕如履平地。轉眼間就出了保定南門，沿着大路，洒開脚步，施展出陸地飛騰術。祇聽見風聲呼呼過耳，天還沒亮，就已經來到了石家莊。沒進城，兩人再轉折向西，遠離了市集。遶過獐鹿，逕向井陘，在將要入山的時候，找了處山脚坐下來憩息。呂元直喘着氣，他在問道：

『幹嘛這麼急呀？一口氣跑了三四百里。好久都沒這麼急行軍，趕夜路了。』

甘鳳池祇顧着在調勻呼吸。他來不及答話，望着呂元聳肩一笑。

於是，呂元又調侃的道：

『甘爺，你是不是怕你的岳太爺，硬逼着你昨夜成親？』

甘鳳池苦笑着，搖了搖頭。

『你倒不管你的那位蟹姑娘，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乘龍快婿，却又當着衆人飛快的跑了。人家此刻正不知道有多麼傷心難過咧。』

『呂爺，』甘鳳池終於開口說了話：『您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們有多險？我在跟那蟹姑娘蹤高蹤低比劃的時候，就已經在高處瞧見了。無數官兵，一隊隊的前來，在人牆外頭，又匝上了一重銅牆鐵壁。我們當然不怕這些韃虜鷹犬，可是，當時人那麼多，一旦動起手來，眞不知道會傷多少無辜的人命。所以我定了個主張，咱們還是趕快走了的好。』

『這可就是我錯怪你了，』呂元由衷致歉的說：『又有官兵認出了我們，趕來逮捕。還在人牆之外佈了陣，眞是我再也不曾想到的事情。』

便在這時，兩人身後忽又響起了一串粗邁豪爽的笑聲，驚得甘鳳池和呂元，蹤身起立，拔出了腰間大

刀。兩人背對着背，由甘鳳池厲聲的問：

『什麼人？』

『兩位不必驚慌，是我。』聲音來自一塊岩石的後頭：『保定府裏，賣螃蟹的。』

甘鳳池不禁暗喫一驚。他心裏想，這老頭兒來得恁快，他那一身輕功，顯然就跟自己一樣的了得。接下來他又怦然心動的想到，那位跟自己交過手的蟹姑娘，多一半也跟他一道來了。

想到這兒，他兀自心花怒放，便說：

『老人家，您既然來了，就請出來見見禮吧。』

賣蟹老翁又是縱聲大笑，他從那塊巨岩後面轉出身來。右手牽着羞人答答，垂首匿笑的蟹姑娘。

『老人家，蟹姑娘，』甘鳳池在荒郊野外，殷殷勤勤的接待：『您二位請在這兒坐。』

於是呂元也招拂的說：

『您二位請坐，請坐。』

纔坐定，賣蟹老翁便嗤嗤的笑着問：

『如果老朽猜得不錯。您二位，多一半是大江八俠之中的二俠吧。』

『眞人面前不說假話，』甘鳳池陪笑的回答：『這位是大明宗室朝元法師的衣鉢傳人，曾經在台灣當過大都督的閩台大俠呂元。』

他伸手指着呂元，賣蟹老翁便連連的向他拱手作揖，口口聲聲的說：

『果然是呂大俠，失敬失敬。』

呂元見甘鳳池已經洩露了身份，曉得他無意隱瞞，便伸手一指甘鳳池，說道：

『二位急於想問的，恐怕還是這一位吧。恕在下放肆，煩二位打個啞謎。這位在大江八俠之中，有威鎭天下的了因法師，和白泰官是他的師兄，蓋世無雙的俠女呂四娘，是他的師姊。』

蟹姑娘情不自禁，一聲歡呼的說：

『啊，他是金陵大俠甘鳳池！』

甘鳳池連忙抱拳施禮說：

『老人家，蟹姑娘，在下正是甘鳳池。方才在保定城裏走得急，實在是有不得而已的苦衷……』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賣蟹老翁一伸手，攔住了他的話，方說：『昨天夜裏，我們也見到了官兵暗暗圍攏，心知大事不妙。二位飛蹤奔跑，突圍而出。我們緊跟着一路追下來，也無非是想給二位出點力，必要的時候，替二位擋上一陣。』

呂元忙向賣蟹老翁和蟹姑娘道謝，再問：

『老人家和姑娘一身的功夫，我們兩個都是衷心的佩服。不知道老人家可否見示尊姓大名呀？』

『那當然可以，當然可以。』賣蟹老翁笑着一口答應了。他說：他姓解，名子清，關外人氏，自幼習

武。一向在做鏢行買賣，膝下只有一個兒子，娶親以後，一連爲他生了四個孫兒，居然感染時疫，先後夭折，就祇留下最小的一個孫女萍姑。前七年裏，萍姑的父母也得病雙雙亡故。自此他一家門，就唯有祖孫二人相依爲命。解子清說萍姑武功根柢紮得還算不錯，所以她眼界高，小時候發了個願，非得武藝勝過她的，她才肯嫁。因此還延再還延，蹉跎再蹉跎，今年已經二十七歲，還沒找到婆家。解子清心知關外的武林高手不多，能贏得了萍姑的，恐怕一個也找不出來。他爲了解決孫女兒的婚姻大事，不惜迢迢千里，帶着萍姑，從關外到關內，歷經直隸、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五省。到處比武招親，却始終不曾有人贏了萍姑去。祖孫倆灰心失望，已經在回關外的回頭路上了，沿途還在試着尋訪乘龍快婿。詎料，就在保定府，解萍姑輸在甘鳳池的手裏。

解子清在說這一番話的時候，萍姑害臊，早已躲得遠遠的去了。呂元聽完了解子清的娓娓細訴，心裏曉得，他仍然有意把萍姑嫁給甘鳳池，結這一門親，了掉萍姑的終身大事。因此，他覺得十分之爲難，便情詞懇摯的對解子清說：

『解老英雄，甘爺和令孫女武藝相當，人品都是出類拔萃。按說他們是良緣匹配，挺合適的一對。祇不過，如今甘爺和我都是難處必欲置之於死的欽命要犯，身上担着血海干係。天涯海角，四處流浪，連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沒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怎忍心連累令孫女，誤了她的一生呢。』

甘鳳池也搶着搶着的說：

『老英雄，還有一層，我甘某年齡要比令孫女大上了一截。何況，我還在家中娶得有妻室，生得有兒女。……』

『這些，都不妨事。』解子清搖搖手，止住了甘鳳池再往下講。然後，他推心置腹的說：『從昨夜到今兒下午，甘爺和萍姑不是在比武，就是急急忙忙的趕路。我雖然還不得空問過萍姑，可是，這妮子自小跟我長大，她的心事，我不用問，看也看得出來。她對甘爺竟是由衷的愛慕。男子漢大丈夫，三妻四妾算得了什麼？只要彼此情投意合，她甯願嫁給甘爺作妾。』

『可是，』甘鳳池沉沉的嘆口氣，兩手一攤的說：『此刻我正是有家歸不得，藏藏躲躲的在做逋逃客，而且還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爲止呢。』

解子清微微一笑，他坦爽的說：

『甘爺，我孫女兒的武功雖然及不上你，可是你我心中自知，畢竟也相差不到那裏去。俗話說：「雙拳不及四臂」，以你今天的處境，身邊多一個幫手，再怎麼說也是比較好些。』

話說到這兒，甘鳳池就不得不揭開心事，吐露衷曲了。他低下頭去，面現苦笑的說：

『老英雄，想來您老人家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您自然曉得，以我今日的處境，就只有兩條路好走。一條，是隱姓埋名，遁入深山大澤，從此不再拋頭露面。另一條呢，祇好鋌而走險，三江五湖，四處流浪。一直到束手被擒，腦袋搬了家，方始算是了結。』

『那麼，』解子清關懷的問：『甘英雄，你究竟打算選那一條路呢？』

『頭一條路，我試過了。』甘鳳池不堪回首的說：『我也曾遠走湖廣、川陝。想找一處隱僻的地點，投一處古刹，或者找一個洞窟，向佛也好，修煉也罷，從此不再拋頭露面，涉世蹈險。可是說來慚愧，我終不是修持成仙的材料。一心祇想着師父授我這一身的本領，原該行俠仗義，爲貧苦無告，受人欺壓的善良百姓多盡點力。所以我入山不深又跑了出來。從今以後，我只怕還是得走第二條路子。江湖子弟江湖老，走到那兒就算那兒吧。好在世間無處無青山，總不愁沒我埋骨的所在！』

『說得好！』解子清猛的兩手一拍，歡聲說道：『江湖上的英雄好漢，原該有這份元龍豪氣，俠義精神。這一顆腦袋和滿腔熱血，都得爲天下不平之事拚却洒盡。否則的話，我們熬那麼些年，下那麼些力，學的這一身本領，却是所爲何來？甘爺，你有這份壯志，我相信我孫女也能跟你有一樣的見識。你們恰好同心協力，遨遊四海，專爲扶危濟傾，鋤暴安良去吧。』

話都說到這兒，甘鳳池和解萍姑的比武結親，天賜良緣，就此算是定規了。甘鳳池固然推辭不得，連呂元也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安排。那解子清興冲冲的，把躲得老遠的萍姑叫了過來，三對六面，把話說明。萍姑臉上飛起兩片紅暈，她含羞帶喜的不肯答腔。喫她祖父逼不過，方始說了一句：

『但憑爺爺做主。』

當時，就怕後面還有追兵，解子清見識既廣，地理又熟，他主張四人仍然結伴同行。越娘子關進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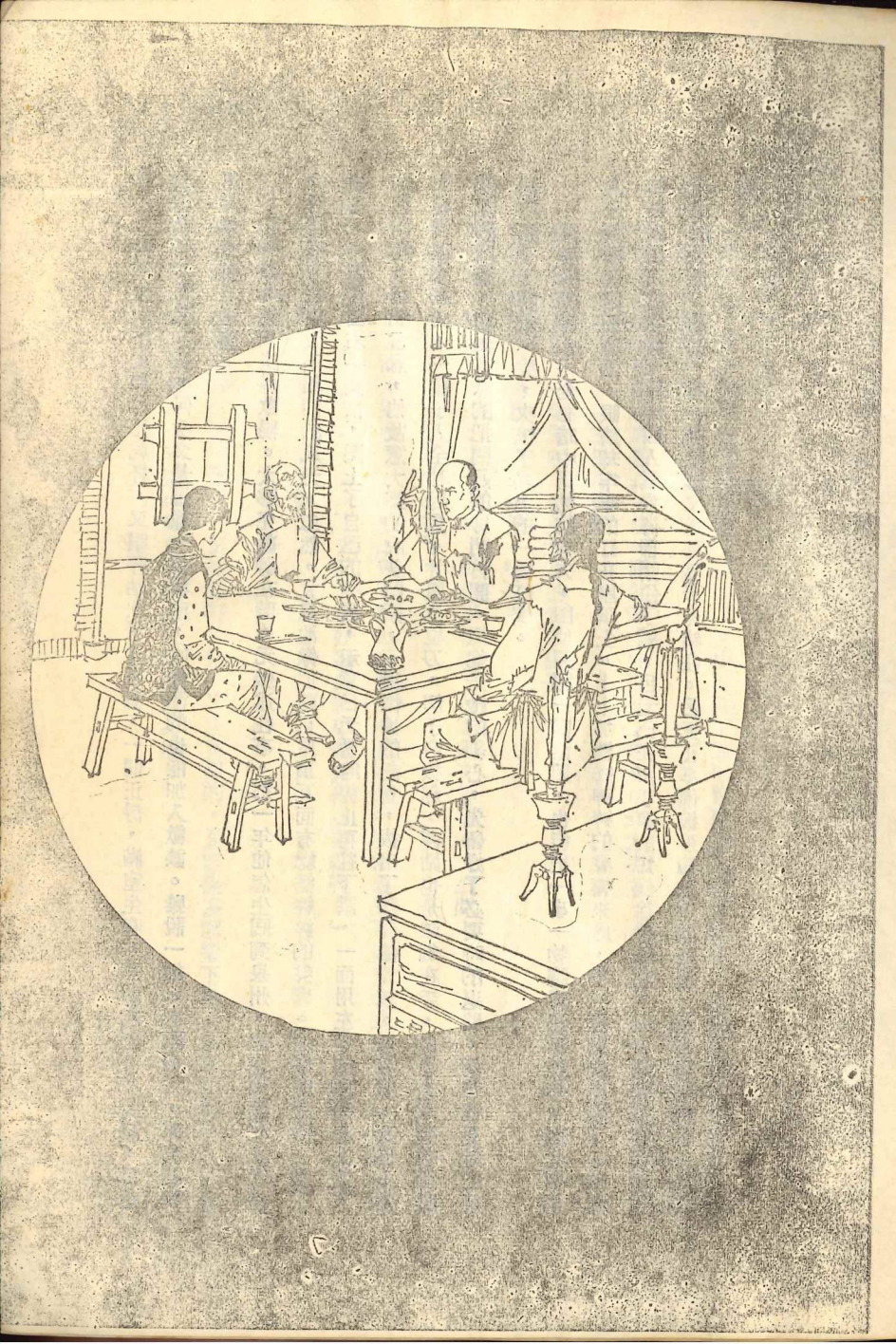
，到首府太原，然後分道揚鑣。呂元出風陵渡過潼關，轉折南下。他仍將回到福建泉州，授徒教書，以終天年。解子清要往北走，朝五台山。萍姑出嫁，他已了無牽掛，正好一償他多年以來遍遊口內口外名勝古蹟的心願。從五台山到張家口，隨興之所至南來北往。不過他鄭重其事的告訴甘鳳池和萍姑，最遲不過兩年，他一定會回到關外奉天老家。他希望有朝一日，他們能到關外和他同住一段時期，或者乾脆就在奉天定居。婚後的甘鳳池和萍姑呢，將要踏上他們的漫漫旅途，四海爲家萍蹤靡定，過他們一心嚮望的江湖遊俠生涯。

那日，出了娘子關，一脚踏入山西省境。過下盤石、白羊墅，到了平定所轄的陽泉小鎭。那一帶盛產煤鐵，商業繁盛。鎭上很有幾家高敞閎麗的客棧，也做得出上等的酒席。他們一行四人抵達的時候，正是夕陽啣山，暮靄漸沉。依甘鳳池的意思不妨再走上一程，到壽陽再過夜。却是解子清向呂元拋了個眼色，把他拉到一邊，悄聲的商議着說：

『呂爺，祇今日便是吉辰。我們若是到縣城府城給他們兩個成親，官府衙役耳目衆多，怕不穩便。不如今夜就在陽泉歇了。叫一席豐盛的酒菜，我主婚，你大媒，關起門來讓他們交拜交拜，從權完了婚禮。就不知道呂爺的意下如何？』

呂元一想，這話倒也不差，便點點頭應允了。他走過去一拉甘鳳池，笑容可掬的說：

『甘爺，令太岳丈有意今晚讓你們在陽泉成親。一席酒，拜一拜，再謝謝我這大媒，跟你太岳丈磕幾



個頭，那如花似玉的蜜姑娘就算是你的人了。天下有這樣的大便宜，你竟是願不願意撿？』

一番話，說得解萍姑、甘鳳池不由自主的臉紅起來。甘鳳池也害了臊，他訥訥的說：

『悉……悉聽尊便。』

『嗨，這是你成親的事呀，』呂元伸手指着甘鳳池，嗬嗬大笑的道：『怎的要我做起主來了呢？』

『好了，好了，』解子清忙搶上前來，排解的說：『悉聽尊便，當然是他在說他正一廂情願。今兒夜裏，就請你這位大媒，多喝幾杯喜酒吧。』

五

因爲在保定府行藏敗露，險些閃失。即使是到這陽泉小鎮，呂元和甘鳳池也是格外的小心謹愼。他們挑了鎮上最大的一家興隆客棧，選了三間上房，都在樓上。而且一座樓六間房另三間選空着，就祇他們選的這三間住人。恰是正中下懷，一行四人無不大喜過望。

解子清叫店小二整治一桌酒席，擺在甘鳳池和萍姑的臨時新房裏。酒菜送齊了以後，推說他們要喫喝談心。吩咐店小二不必在一旁侍候，那店小二樂得偷一晚上閒，自顧自上炕去睡。留下解子清、萍姑祖孫二人，和甘鳳池、呂元。燃上了一對紅燭，由呂元司禮，命新婚夫婦一拜天地，二拜祖父，三拜大媒。然後夫婦倆交拜過了，四個人歡天喜地，都坐下來喫喝。人逢喜事精神爽，在患難顛沛之中，得了這麼一房既美且慧，又有一身武藝的侍妾。甘鳳池咧開張嘴，嗬嗬的笑個不停。那天晚上他顯得特別殷勤，親自把

盞，一再的請太岳丈和呂元乾杯。又跟萍姑飲了合巹酒，一間正房，滿室生春。萍姑起先不多說話，可是江湖兒女，洒脫自然，何況又是這樣一個場面，她漸漸的也能加入歡談。雖說一總只有四個人，房裏的氣氛却越來越見熱鬧。

正喝得興起，談得歡暢。大夥兒凝神在聽呂元敍述往事，那一年他怎生回到泉州，怎生又度北上？途中所見南方北方大不相同的風光。忽然，甘鳳池像似聽見屋頂瓦面有繸繸綷綷的聲響。他頓時就臉上變了顏色，一面伸出右手食指，壓上了自己的嘴唇，示意呂元暫時停止再往下講，一面用左手向頭頂心上的天花板指指。呂元會意，他故意大聲的說些閑話，一邊悄悄的起立，拔出了腰間的短銃。這時候，瓦面上的聲響還越來越大，一屋子人全都聽見。甘鳳池拉刀，解子清拔劍，萍姑也是掣劍在手，但是她却騰手躡脚的走到門邊，毫無聲息的把門好的房門打開。這就是她的細心，先留好了必要時的退路。解子清見她已經把門開了，噹的一聲，吹熄了桌上的一對紅燭。

房裏的四個人，全有暗中見物的功夫，即使週圍一團漆黑，也能把一事一物瞧得清清楚楚。因此四個人分別貼着四面牆站，眼睛却牢牢的盯在屋頂上。——那繸繸綷綷的聲響來處，不一會兒便出現了一個能夠容人出入的窟窿。屋中四人緊張得都閉住了氣，呂元已在將手裏的短銃徐徐舉起，銃口瞄準那窟窿裏透出來的天光。驀的，有一團陰影又將那團天光堵住。呂元正準備扳那短銃上的扳機，忽聽得甘鳳池一聲大叫：

『且慢！』

『噗』的一聲，一個小包袱落到了席面上。由上而下丟那包袱的人覷得好準，正好落在甘鳳池座位的前面，杯筯與碗盞中間。

甘鳳池離那包袱的落處最近，他一眼就瞧見包袱面上寫着八個大字：

『五弟吉席　　三兄拜賀』

然後他便發出了一聲歡呼，告訴房裏的衆人說道：

『點起蠟燭吧，來的是我三師兄。』

解子清一聽他說便掏出火石火繩，點燃了紅燭。呂元却在驚疑不定的問：

『甘爺，你怎知道來的是白爺呢？』

『喏，』甘鳳池走近席前，抱起那包袱給呂元看：『這不是明明寫着三哥給我送禮來了。』然後，他喜孜孜的望着房頂上喊：『三哥，下來吧！也好讓你新弟妹給你見個禮呀。』

那白泰官却先在房頂上說了聲：

『得罪，休怪！』

緊接着，他頭朝地，脚向天。一個倒栽葱，像一片落葉似的，從窟窿裏飄墜下來。房高不過丈二，他偏能在半空中翻了個觔斗，不聞半點聲響的落在甘鳳池身邊。

他一落地，便向解子清抱拳行禮，拱到眉心，必恭必敬的說：

『在下白泰官，參見解老英雄。老英雄是關外武林泰斗，鼎鼎大名，如雷灌耳。今天貪緣參見，眞是在下三生有幸。』

『好說好說，』解子清連忙回禮，說是：『誰不知道當今之世，了因法師昇天，雍正韃虜授首，天下武林高手，就數白爺居第一了。』

『豈敢豈敢，』白泰官遜謝不置的說：『老英雄過獎了，眞教在下汗顏無地。尤其是方才闖席，還學了那穿窬鼠竊的伎倆，好不貽笑大方。』

解子清、白泰官一來一往的儘在客套。甘鳳池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他搶在頭前問道：

『三哥，你怎曉得今夜我在這兒成親？又爲什麼舍正路而不由，放着這扇房門不走？』

『你問這個呀，五弟。』白泰官回過臉來直笑着說：『好教你以後行事小心在意些。我告訴你，從保定府的名利客棧起，我就已經在跟着你們來了。保定比武，井陘訂親，你們列位長篇大論的談着，其實我就站在距離你們不遠的地方。』

解子清嚇得一吐舌尖道：

『白爺跟了我們這麼久，我們竟會絲毫不覺。可見他的這一身輕功，眞當得起來無影，去無蹤了。要是滿清官兵之中有白爺這等人物，那我們豈不是早就完了嗎？』

呂元却在意味深長的說：

『托天之幸，但凡是白爺這樣的人物，就決不會甘當滿清韃虜的鷹犬爪牙。』

白泰官聽見呂元說了話，便上前去跟他把臂契濶。甘鳳池又牽着新娶的解萍姑，參見三師兄。白泰官滿面春風的跟萍姑說：

『弟妹，恭喜恭喜。我正是爲送妳一點薄禮，又怕呂爺的短銃不長眼睛，轟我一銃。這才穿窬而來闖席，倒教列位驚了一驚，死罪死罪。』

說時，他叫萍姑親手打開包袱；——也不知道他從那兒得來的全套鳳冠霞帔，還有全副珍珠頭面，四件金銀首飾。萍姑看了好不歡喜，忙道謝說：

『怎好生受白——呃，三爺送恁貴重的禮咧。』

『這算不了什麼，』白泰官忽又正色的說：『弟妹，我五弟在金陵原是深宅大院，有頭有臉的人家。祇不過如今落難，他在客中，草草成親，委屈了妳。我這做師兄的再不替妳措辦一兩件衣飾，那就未免太說不過去。弟妹賢慧，只要曉得愚兄這一番誠意就好。』

幾句話，聽得甘鳳池跟萍姑衷心感激。解子清、呂元也是肅然起敬。當下，甘鳳池又忙着重整杯筯，再次坐席，他急於要聽白泰官講一講別後這兩年多的經過哩。

燭光搖曳，時近午夜。聽完了白泰官滔滔不絕的從詳敍述。在座的人都感到異常欣慰。自從臨濮集舉事失敗，雍正授首。清廷表面上不動聲色，其實是內張而外弛，全國各地，都奉到了嚴行緝拿大江八俠的煌煌嚴令。繪影圖形，緹騎四出，賞格也在千兩萬兩的與時俱增。白泰官仗着自己的一身絕技，根本就不把官兵捕快看在眼裏。他依舊穿着大明的衣冠，公然往來大江南北，祇不過大白天他從不在官兵捕快跟前亮相而已。兩年多以來，他走遍河南各府縣，尋訪中州大俠周壽。且幸尋到桐柏山中，跟周壽的妻兒子女都見過了面。打聽到了周壽也是獨自一人，四海飄泊，到處做些扶危定傾的義舉，而且前半年還曾回他家裏住過些時，顧見得他是故人無恙了。

白泰官也曾四處探訪過路民瞻的消息，並且打聽到了確訊，說是路民瞻反清復明的壯志從未消滅。他在這兩三年裏，經常都是風塵僕僕，奔走各地，連絡英雄志士，準備一有機會立即再舉。所以白泰官最急於找到的舊日伙伴，就數路民瞻了。却是苦於路民瞻的行蹤極其機密，一直到當時，都還沒能跟他見上一面。

聽到這裏，甘鳳池和呂元，不約而同的長長吁一口氣。當年臨濮集聚義，大江八俠除開了因已死，七俠全部到齊。此刻把甘鳳池、呂元、白泰官所得來的音訊總加起來，七位大俠不但沒有一位遭到清廷的毒手，而且退隱的安然退隱，行俠的照舊行俠，密謀再舉的仍然在奔走各地，這眞是再好也沒有的消息。

因此，當夜衆人興高采烈，個個開懷暢飲。一席酒，直喫喝到四更天，遠遠的已經聽到鷄唱，方始由

呂元想了起來在說：

『哎呀，我們祇顧談得高興，喝得痛快，竟忘了今天是一對新人的洞房花燭夜呢。人家的春宵一刻值千金，全都給我們泡掉了，眞是罪過罪過。我看我們還是趕緊散了吧。』

那甘鳳池，這時候也不免有點靦腆，臉上訕訕熱熱，他還直在說：

『沒關係，沒關係。兩年多以來，纔祇有這麼一聚。不如喫喝到天亮，爽性談盡興，然後各自回房安歇吧。』

正說時，忽然由街心傳來聲聲叱喝，辨不清有多少人在齊聲嚷叫——

『各處小心把守，莫放走了樓上的欽命要犯！』

衆人一聽，大吃一驚。紛紛的拔出兵刃，離座起立。因爲甘鳳池、萍姑的這間正房朝牆裏，沒窗戶。衆人忙奔向前一排的空房，戳破窗戶紙往外一看；——樓下街心，燈籠火把照耀得一片通明。無數官兵，刀槍如林，早已把一座興隆客棧圍了個水洩不通。騎在馬上的清軍將校，正在吆喝着，命興隆棧裏的人趕緊從裏面跑出來。又說什麼馬上就要放火燒房，看樓上的那幾名『欽命要犯』往哪兒逃？白泰官聽眞切了，反倒是一聲冷笑，回過頭來說道：

『這一定是從保定直追下來的官兵。今天陽泉往來客商到得少，很容易就打聽出來你們住在這兒了。』

呂元又一次的把短銃拔出攥在手上，他自告奮勇的說：

『讓我來打頭陣，我們乾脆踹在官兵的頭上衝出去！』

白泰官欣然贊可的說：

『很好，我們不妨衝它一陣。好教這班鷹犬爪牙，嚐一嚐我們的手段！』

千軍萬馬，在這五位英雄看來，就像是瓦鷄土犬一般，不經一擊。樓下，已經在潑油縱火，整幢房屋，都在嗶嗶剝剝的燃燒起來。樓上，五位英雄還在殷殷道別。相互約定，除了甘鳳池和萍姑得在一齊。其餘各人，一衝出去以後便各奔前程，繼續上路。於是，當火舌伸向樓窗，呂元手揚短銃，奮勇當先。他一脚踢開了雙扇窗戶，飛身而出，瞄準了麕集一處的幾名清軍將校，晴天霹靂般的轟轟兩響。霰彈開花，馬背上的清軍仰後便倒。大隊官兵，頓時就是人仰馬翻，一片大亂。呂元樂得縱聲大笑，跳下樓，再蹤起，飛躍直登對街的樓房。三蹤兩蹤，一眨眼便不見蹤跡了。

趁着樓下街心官兵狼奔豕突，四散奔逃。白泰官從容自在的向解子清說了句：

『老英雄，請！』

解子清還好整以暇的掉過臉來，叮嚀了聲：

『賢孫婿，萍姑，後會有期，珍重珍重！』

說罷，他也不等兩人回答。跟呂元一般身手矯捷的跳下樓去，再躍登對街高牆。轉瞬間又是人影不

見。

然後，白泰官還開玩笑似的跟萍姑說：

『弟妹，好生留意愚兄的這一招。幾時妳要能學會，那才方便呢！』

一語未竟，他霍的蹤身，就這麼鷹隼似的，直飛上對面高牆去了。

萍姑驚得舌撟不下，她剛在跟甘鳳池說：

『爺，學三爺的這一招，只怕我今生今世是不能了。』

便在這時，轟隆一聲巨響，風助火勢，迅速蔓延。整座二樓猛一下子倒坍下去了。

甘鳳池和萍姑毫無防備，兩個人的身子齊齊的向樓下墜跌。方落地，就發現全身正裹在熊熊大火裏。萍姑不免有點着急，她一面嗆咳，一面大聲的問：

『爺，四週都是火，這可怎麼辦呢？』

甘鳳池也被濃煙薰得直咳嗽。他一抬頭，瞧見了屋頂猶仍完整，就祇有白泰官挖的那個大窟窿，正在透進魚肚白的天光。於是，他伸手一指，吩咐萍姑：

『那兒有三哥給我們留的退路！』

萍姑忙點頭，兩人一前一後，就在火燄裏蹤身竄高，扶搖直上。恰好穿過那個窟窿，站停在邊廂的瓦面。這時候，街心的官兵重又聚攏了來，彎弓搭箭，齊聲嘆嘆。甘鳳池却不慌不忙的問萍姑道：

『三哥送的禮呢，是否丟了？』

『才沒嘞，』萍姑得意的一笑：『我早就揹好在肩膀上啦。』

『那好，』甘鳳池和她手兒相攜，柔聲的說：『我們再走一程路，挑家好棧房投宿。今晚上我要妳穿上鳳冠霞帔，我們重度洞房花燭夜。』

噗哧一聲，萍姑笑了。

樓下，一名清軍總兵，趕來押陣。他一聲令下，梆子急響，剎那間便是箭若飛蝗，射向房上。然而，甘鳳池和他的新嫁娘，却發出了一串清脆的笑，手攜着手，飛身而去，轉眼之間就走得不知去向。

尾聲

大江八俠，七位反清復明志士，縱橫大江南北好幾十年，滿清朝廷却始終拿他們無可奈何。白泰官一輩子都穿大明衣冠，表示他決不臣服韃虜。曾有幾次清吏險乎逮着了他，都被他施展飛簷走壁之術從容脫身，他活到九十多歲，無疾無終。呂四娘隱居西南邊陲，過她幸福美滿的生活。呂元回到泉州課徒，八十歲時，他病逝泉州。曹仁父一心禮佛，多半成了正果。路民瞻曾經多次舉事，可惜屢起屢仆，後來竟以憂憤致卒。祇有周壽，他一生逃過清吏無數次毒手，但却在他的晚年，因爲喝醉了酒，在客棧裏被清吏刺斃。至於甘鳳池，他一直攜着他的愛妾萍姑，轉徙各地，行俠仗義，他一生的傳奇事蹟，口碑載道，甚至在『清史』中都有他的傳記。

七俠反清，雖然未能及身而成。但是他們的愛國精神，英雄事蹟，却能垂諸久遠，永爲炎黃子孫所傳誦。

劍娥

張谷著

出版者：皇冠雜誌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九四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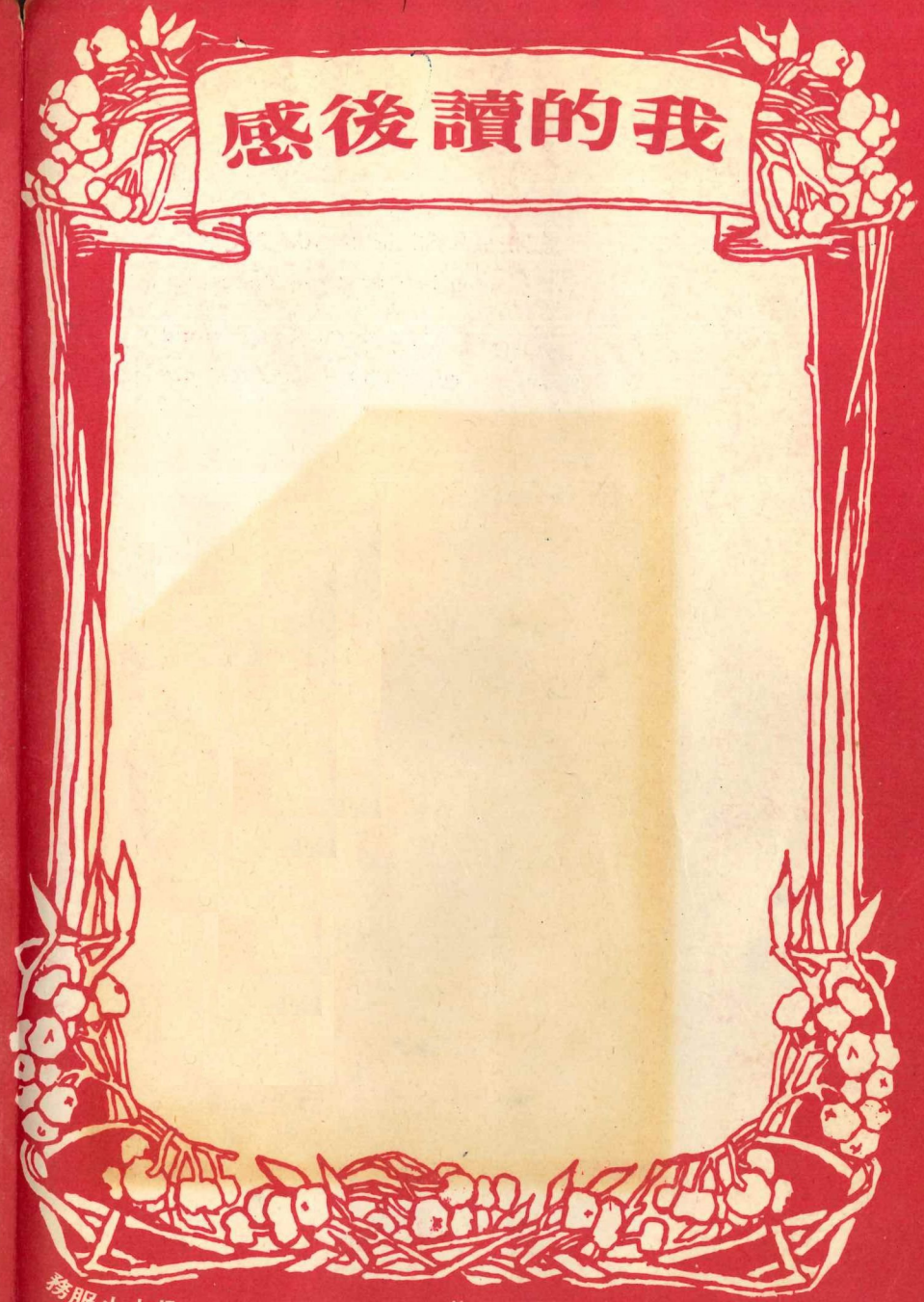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定價：新臺幣伍拾元
港幣捌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
本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
著作權已登記・嚴禁盜印

感後讀的我



務服小小份—的您爲冠皇是這，想感後讀的您下記，新猶憶記着趁，